

幾死竟謫戍邊

按張需之政雖古之循良不是過

也使天下之爲郡縣者皆若此則海內富庶而三代之治不難復矣有臣如需正宜如漢法褒表選爲公卿以勵其餘顧爲王振摧沮其殆斯民之不幸而國家之否運也 六月 禮部右侍郎錢習禮致仕

秋七月 河決張秋潰沙灣入海尋決滎澤入淮工

部尚書石璞治之 八月朔日食 九月 禮部侍

郎兼侍講學士馬愉卒 冬十月 浙東葉宗留反

十一月 十二月 襄城伯李隆卒

十三年春正月 二月朔日食 三月 殿試禮部

中式舉人岳正等一百五十人賜彭時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岳正一甲第三又得王恕劉翊夏寅陳俊
彭時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隱几不寤竟失朝
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禮書胡濙出班奏狀元彭
時不到合掌錦衣衛尋上是之命內閣選進士
爲庶吉士止選北方及四川人而萬安遂與其列

夏四月 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僭稱閩王先是巡
閩御史柳華檄各郡縣令鄉村置隘門望樓編鄉民
爲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防寇盜不從令者聽總
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

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總甲嘗佃人田例於輸租外餽田主以新米雞鴨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輸租於遠者令田主自運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檢追攝之因而殺弓兵數人縣聞於上官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鬪殺傷殆盡遂刑白馬軟血誓衆舉兵反別縣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十餘萬人僭稱王號署官職八閩騷動詔遣都督劉聚爲總兵陳榮爲副總兵陳詔劉德新爲左右叅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事討之初福建叅政宋彰交趾人結納中官侵漁銀以萬計餽送

王振遂陞左布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科歛貧乏者甚爲所迫不能聊生於是鄧茂七因人心搖動遂畜異志乘縣勾攝嘯聚窮民一呼而集旦夕數萬東南震動浙寇聞風而作若火燎原矣 五月 以侍郎薛希璉巡撫福建提督軍務 六月 以侍郎楊寧巡撫江西 秋七月 處州賊葉宗留猖獗征閩都督陳詔遇之與戰不利敗死遣工部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督諸軍討之 河決滎陽東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淮 八月 以魏驥爲南京吏部尚書王英爲南京禮部尚書

九月 侍郎孫原貞鎮守浙江都御史軒輓爲巡

撫 冬十月 雲南思機發叛總督軍務靖遠伯王

驥總兵都督官聚副總兵張凱田禮帥師討之 宣

府總兵楊洪破虜阿台於塞下封昌平伯尋總兵鎮

守宣府 十一月 王驥兵至金沙江思機發堅柵

以拒驥潛渡破賊柵乘勝進至孟養賊斂衆據鬼哭

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思機發遁孟

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自古中國兵無渡金

沙江者至是深入夷酋皆震恐驥還詔增祿一百石

起復于謙爲兵部右侍郎 張楷分兵討浙賊葉

宗留副總兵陳榮戰歿楷進兵討閩賊 朝廷慮葉
宗留與閩寇合命御史朱英與中官分守閩浙要地
英榜諭脇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賊首周
明松等數人械于慶元謀報賊衆三萬來劫明松等
中官大懼欲走英不可即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之
遁去 十二月

巳

十四年春正月 大發兵討閩寇先是陳詔旣敗賊
勢益熾遂圍延平汀州張楷奏請益兵乃命寧陽侯
陳懋充總兵官保定伯梁瑋平江伯陳豫爲左右副
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爲左右叅將刑部尚書金濂叅

贊軍務太監曹吉祥陳蕪監軍御史張海丁瑄紀功
大發兵討之 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福建左叅政
張瑛戰死瑛初知建寧府多善政進叅政仍掌府事
至是茂七寇城瑛憤率兵拒戰陷陣而死 二月
鄧茂七寇延平劉聚禦之茂七中流矢死賊黨推茂
七兄子伯孫爲主 北虜酋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
馬報作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
失和好入寇大同 貴州苗反總督軍務兵部侍郎
侯璉副總兵都督方瑛率兵討之 彭韶曰先是麓
川之役朝議皆以爲不可獨王振與王驥主之盡調

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陞秩萬數而夷酋終逋將士多死大軍未班列衛空虛苗獠乘間竊發攻城堡於是貴州東路閉矣驥與都督官聚張軌等先後擁歸師所至人遮泣陳苗獠之害皆曰吾征麓寇不受命殺苗也去之苗前截後殪我軍無復紀律死亡數萬軌等僅以身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饑死者太半而東南因之騷動驥輩不得辭其責矣惜哉昔唐天寶之盛而有事雲南今我正統之盛亦以麓寇爲意世道升降之幾無乃有數存焉吾於是不能無感

感 三月

以監察御史韓雍爲右僉都御史巡撫

江西先巡按江西有聲吏民奏留再巡一年回京遂
有是擢時年纔二十有八民情吏治素所諳練恩威
大著凡臨衆決事皆引經據律一時皆以爲不及云

浙江僉事陶成招賊首葉宗留陳諫胡降之擢成
按察副使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
入險阻乘間倏出官軍調集又復遠遁師老財費莫
能爲計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
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等環聽竦動悔悟率其黨出
降惟陶得二殺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 夏四月
王驥擒苗虫富檻送京師伏誅尋召驥還 五月

侍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

湖廣苗反右都御史王

來保定伯梁瑋率兵討之

六月 丙辰南京宮殿

災是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及奉天

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盡燬下詔赦天下 前少保

大學士致仕黃淮卒謚文簡 秋七月 熒惑入南

斗 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堡多

陷警報時至王振不與大臣議勸駕親征百官伏闕

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丙戌駕發京師命郕王

居守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等率官軍及私屬共

五十餘萬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風雨人情

洶洶聲息愈急駙馬都尉井源等敗報踵至隨駕文
臣連上章留之振怒悉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
糧僵屍滿路寇亦佯避誘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
兵北行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
中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
若有踈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鶴曰臣
子固不足惜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
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繖罩營雷雨大
作人畜驚懼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
冕全軍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其勢決不

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駕宜從紫荆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 八月 辛酉上

至土木壬戌我師敗績車駕北狩先數日師過雞鳴山虜追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冒入鷓兒嶺虜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兵部尚書鄺楚請車駕疾驅入關嚴兵爲殿振怒曰爾腐儒安知兵事次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虜四面合圍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遣使持書責逼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

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攻圍兵士
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
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
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 上與親兵乘

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英國公張輔尚書鄺埜王
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皆死其幸免者踰山
墜谷連日饑餓僅得達關騾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
械輜重盡爲虜人所得 虜酋也先奉上居伯顏帖
木兒營伯顏亦也先弟也 戊辰報至京師大震皇
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段疋等物請也先營請還車

駕 已巳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郕王權總萬
幾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啓事施行 辛未皇太后詔
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郕王爲輔
代總國政撫安天下 癸酉早朝九卿科道交章劾
王振擅權誤國之罪郕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
言振罪惡滔天傾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
族屬何以慰安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衆
隨擁入太監金英傳令旨且退衆奮欲摔英英懼復
傳旨言籍沒王振等家英脫身入錦衣衛指揮馬順
從旁叱各官且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摔馬順首曰馬

順平昔助王振爲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
衆爭毆之蹴踏分裂頃刻而斃血流庭中復索振所
親信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都御史陳鎰奉令旨
籍振宅并其黨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蹠
于庭衆共唾罵之衆競誼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王
亦疑懼屢起欲退還官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
止之且請降令旨馬順罪惡應死勿論獎諭百官各
歸蒞事皆拜謝而出明日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
命籍王振家振宅在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
擬于宸居珍奇寶玉綺繡金銀凡十餘庫是日磔王

山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 皇太后命以于謙爲兵

部尚書 甲戌虜擁 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

至即歸駕都督郭登閉門不納 上傳旨曰朕與登

有姻媿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

敢擅啓閉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

伯劉安孫祥霍瑄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駕

旣獻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初虜來索賂郭登曰虜給

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駕入城此爲上策

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刀因

擁駕還召壯士與之盟繳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

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沮者既淹久虜驚
擾而去虜擁上皇道宣府總兵楊洪閉城門不出
朝廷聞之逮洪繫詔獄上既陷虜營也先屢欲謀
害一夜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馬虜人由是恐怖
益加敬禮錦衣校尉袁彬爲虜所掠得侍上左右
頗知書識字百凡警敏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
羈留在虜至是亦與彬同侍駕留虜庭維持調護二
人之力居多又有衛士沙狐狸者亦隨上至虜中
汲水取薪備極勞苦也先問之亦善於應對云庚
辰皇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皇太子幼冲未能踐祚

理萬幾廓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於是文武羣臣交章勸進擇日行禮 懿旨命翰林脩撰商輅彭時入內閣辦事 是月廣州盜黃蕭養圍廣州殺副總兵都指揮使王清遂僭稱東陽王蕭養者南海冲鶴堡人以強盜事靈禁郡獄踰年所卧竹床漸生竹葉同禁者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設謀越獄出凡十九人先已潛通其黨艤舟以待遂遁入海嘯聚羣盜赴之者旬日至萬餘人遂攻圍郡城官軍禦之輒爲所敗城中困餓死者相籍製雲梯呂公車衝

城幾爲所破招誘愚民至十餘萬王清自高州引兵
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
迸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伏兵出柴中擒清盡
殲其軍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而死
蕭養既屢勝遂僭號改元據五羊驛爲行宮授僞官
百餘人 九月朔上在虜營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
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二百疋賜也
先 癸未郕王即皇帝位遙尊上爲太上皇帝詔赦
天下改明年爲景泰元年 也先復遣使致書辭甚
悖慢兵部尚書于謙言于帝曰虜賊不道氣滿志得

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爲計邇者各營精銳
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分遣官四散召
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
軍人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齊集物
料內外局厰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
令都督孫鏗衛穎等統領軍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
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輩分投巡視勿致
踈虞徙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毋爲虜所掠通
州壩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寇宜令在官人員悉諸
關支准作月糧之數實爲兩得帝皆嘉納施行之

進陳循爲戶部尚書高穀爲工部尚書仍兼學士商輅彭時並進侍讀時以憂制去擢邠府左長史儀

銘爲禮部左侍郎右長史楊翥爲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爲太僕卿審理副余儼遷僉都御史伴讀俞山爲鴻臚寺丞楊輿爲戶部郎中時京師擾攘人

心洶洶廷臣雖職居臺諫者亦莫敢昌言國是長洲

練綱以鄉舉士歷事都察院上中興要務八條一曰

謹天變二曰急先務三曰正軍法四曰布恩澤五曰

廣言路六曰屏奸邪七曰公薦舉八曰察羣吏援古

証今大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因敗爲成轉禍爲福

惟在君心一轉移之間 帝命所司知之 擢兵部

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並爲副都御史分守居庸紫

荆等關 給事中程信薦薛瑄爲大理寺丞分守北

門 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

警調用民壯之設蓋肇於此云 命武清伯石亨總

京師兵馬亨先協守萬全坐不救乘輿械繫詔獄至

是使戴罪總京營兵馬 冬十月朔上皇在虜營也

先以送上皇還京爲名與可汗脫脫不花入寇紫荆

關京師戒嚴先是太監喜寧原係胡種及土木之敗

降于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爲彼嚮導奉上皇自

紫荆關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
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英召廷臣問計侍講徐
理自以爲通曉天文倡言上占天象京師必不可守
必須南遷語瑣瑣不巳英叱之令人扶出 練綱復
上勤王急務疏其畧曰虜勢猖獗非直要求金帛而
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我國家國富兵
強固非宋比然求其人如种師道李綱亦未多見乞
遴選武臣授以方畧俟其深入乃奮擊之及勅邊將
勒兵內向邀其歸路設有倡爲和議緩於武備且請
南遷以圖偷安者卽爲奸臣宜卽加誅以爲衆戒帝

閱悟命施行之且竒其才即授以浙江道監察御史
明日于謙上䟽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
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
渡之事可鑒矣太監金英宣言於衆曰有以遷都爲
言者 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固守之議始決

時承平日久城外壩上等處倉塲芻粟以數百萬計
于謙聞虜迫于關遂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之一
面奏聞或謂姑待報謙曰寇在目前若少緩彼將據
之適以資其糧餉宋時牟駝岡之事可監矣衆皆是
之 虜破紫荊關孫祥走死遂薄京城命于謙石亨

等率師出德勝門守禦 虜焚長陵獻陵景陵 虜

既抵城下連日攻城四散抄掠石亨等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嗾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衆知其詐以通政司叅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朝上皇復等至虜營見 上皇及也先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漢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上皇諭二人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復縱騎四面剽掠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支矣先是陳循等䟽請勅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

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至是又請勅數道諭回回
韃靼及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
復致書與司禮太監興安云約誘也先入寇宜乘其
孤軍合兵勦殺詔許之所致書爲也先邏卒所獲既
而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彪及管
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宵遁
復以上皇北去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北遁
也先出居庸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出紫荆關連
日雨雪乘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袁彬執控
哈銘隨之既入虜境也先來見宰馬披刀割肉燎以

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 脫脫不花遣使來

獻馬議和朝廷却之胡濙王直言不花也先君臣素
不睦宜受其獻以開之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
饌金帛視常年有加 釋楊洪于獄中使之自効洪

與孫鏗范廣等率兵二萬擊餘虜于涿州紫荆等處

逐至固安大捷補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四百八

十邀還俘掠人萬計 先是郭登欲率所部兵并糾

集忠義入援登者鞏昌侯郭子興之孫初爲勲衛從

征麓川有功擢都督僉事協守大同時我師屢劔邊

陲無完地大同軍士戰沒之餘城門晝閉人心瓦解

有愛登者謂之曰事已至此柰何登曰天若祚國家
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莫過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
不使諸君獨死也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壯弔死問傷
親爲裹創傳藥晝夜籌慮脩城繕兵以圖後舉旣而
虜侵京師登議率所部并糾集中義從鴈門入援先
以蠟書馳奏大畧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
地爲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內廷京兵
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尾不
救之患且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
負爲臣之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焉

尚書石璞

鎮守宣府 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 都督王通守

天壽山 僉都御史王竑守居庸城昌平 都御史

鄒來學提督京東軍務 平江伯陳豫守臨清 改

刑部侍郎江淵爲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

機務 擢吏部侍郎何文淵爲吏部尚書文淵初由

温州知府起陞刑部侍郎以病乞歸至是廷臣乞起

之乃召爲吏部侍郎至京遂進尚書尋加太子太保

改戶部尚書周忱爲工部尚書仍巡撫南直隸時

蘇松糧運不繼仍命忱巡撫添撥民運數百萬石承

造軍器數萬件皆鱗次發運未嘗愆期 十一月

虜退京城解嚴隆詔撫安天下

楊洪等班師還京

論功封洪昌平侯石亨進封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

督軍務餘陞賞有差

按李賢曰楊洪起行在生長

邊陲用詭道以立邊功歷陞將師善於劫營虜人畏之然自宣德以來胡人與中國和好厚往薄來未嘗大舉入寇其有擾邊者不過朵顏之類多不過百餘騎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大抵用譎取之及也先大舉入寇洪在宣府驚惶無措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在後衝之必無是敗及胡人奉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視君父之難畧不爲急

所存可知矣後召至京師適虜寇猖獗人心驚疑念以舊將遂進侯爵亦終不能大挫賊鋒然在邊校之諸將紀律頗嚴士卒用命爲一時之巨擘云嗚呼由此觀之要亦非忠勇之將也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郊社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爲便從之先是土木旣敗邊城多陷宣府孤危旣而

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皇皇或欲遂棄其城衆紛然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劔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始定城中老稚懽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等討福建盜執鄧伯孫誅之餘黨悉平先是懋等受命南征至建寧鄧茂七已敗死伯孫繼之勢益熾懋等乃揭榜招諭立賞格能自相擒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於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尤溪山中降其衆數千

爾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鬪自茂七起事恒倚仗之
遂榮乃爲書遺之許其自新謀者傳致之伯孫伯孫
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
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兵
解汀漳之圍八閩遂平 命都督同知董興總諸道

兵討廣東盜黃蕭養以兵部侍郎孟鑑贊理軍務僉
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 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

廟老營伯顏帖木兒設帳迎駕進膳上壽 虜寇遼
東提督都御史王朝等嚴兵禦之虜遁去 十二月

虜寇甘州提督都御史馬昂收斂人畜悉入城堡

簡精銳選騎射躬擐甲胄出屯山隘以伺之虜聞遁去 尊皇太后孫氏爲上聖皇太后尊生母吳氏爲皇太后冊妃汪氏爲皇后冊上皇宮嬪周氏爲貴妃即皇太子所生母也 追封英國公張輔爲定興王謚忠烈 命禮部右侍郎俞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綱無他材能以生員薦入翰林謄寫宣廟實錄除郿府審理至是以從龍恩驟進密勿尋改爲南京禮部侍郎 令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各處起解備用馬匹照北直隸事例論糧分俵

憲章錄卷第二十五

憲章錄卷第二十六

景泰元年庚午
至三年壬申

恭仁康定景皇帝景泰元年春正月朔 上皇在虜
營寫表祝天行禮也先迎上皇幸其帳宰馬設宴

帝受朝免賀 彗星見 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命

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賀節進冬衣上謂
必能識太上皇帝者始可行羣臣懼謝罪繳納原奏
事遂寢 御史練綱上時政五事皆一時安攘之計

命下其章于所司 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

知經筵事內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事江淵商輅及

侍郎儀銘俞山俞綱祭酒蕭鎡侍講學士劉鉉諭德
趙琬皆兼經筵官 內侍覃增下獄時增恃寵驕縱
威勢日熾大臣有給武弁持賄賀其生日如往年王
振故事都給事中林聰合科道上疏暴其罪惡且謂
復起羣邪趨媚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乞急治之
不然必蹈覆轍帝覽疏命錦衣衛捕治尋釋之 都
督汪全恃戚晚勢縱家人奪民田御史朱英等劾之
詔責全歸其田于民 大學士彭時乞終繼母喪不
許忤旨去 以副都御史軒輶鎮守浙江兼理鹽課
北虜入朔州大同守將郭登敗之於栲栳山初賊

入境登率兵躡其踪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掠回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於是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率先諸軍繼之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首虜二百餘奪回被擄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聞賜勅褒美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 閏正月 京師烈風晝晦 鎮

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兵出大同宣府尋召還

勅大理寺丞薛瑄總督松潘糧餉 二月 侍講

劉定之抗疏言人主當總攬乾綱親決政務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近臣侍于側大臣奏于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遵而行之則剖決萬幾日益以熟審察百官日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無事但以奏本進入擬旨批出臣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成也疏入不省 以邊圉事殷今天

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
自後納粟入監此其肇端云 山西行都司天城衛
令史賈斌上疏言漢桓帝權歸宦豎唐文宗受制家
奴宋徽欽聽用閹寺皆馴致敗亡太上皇失位去國
亦由此輩今皇上肇登寶位宜法高皇帝以爲治事
無大小必悉經宸斷閹人專備灑掃不許竊柄凡阿
諛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
於歷代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與恃寵宦官撮其尤者
錄成四卷名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以
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者亦不得縱其姦宄之私矣

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覆奏謂斌言雖有理然章皇帝御製臣鑑已行頒給足為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言斌擅自離役發回原衛斌後莫究所終按洪武中

馮堅以一典史言防制宦官事稱旨超擢僉都御史使斌遇其時當與馮堅同陞矣胡濙乃沮格之無非畏避宦官以為容身之地耳豈大臣以人事君之道哉進苗衷為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贈前侍講劉球為翰林學士謚忠愍球二子長鈇次鈡皆好學通春秋痛父死於非命皆杜門家居養母絕意仕進及王振馬順死球被褒贈時刑部侍郎楊寧巡撫江

西召二子慰勉之曰先公忠義顯白子可以出而仕
矣乃出應舉鈺即舉是秋鄉試第一尋與兄鈇先後
登進士鈇仕至叅政鈺選翰林庶吉士改御史陞浙
江提學副使雲南按察使嗣世子孫科第相仍人謂
天固所以報忠愍云 三月 虜分道入寇 兵部

右侍郎俞綱直文淵閣尋出理部事 孫原貞爲兵

部右侍郎叅贊浙江總兵都督李信軍務 夏四月

叛臣喜寧伏誅寧懷二心數教也先擾邊且不欲

送上皇還京上皇深惡之謂不誅寧還京未有期也

寧又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上皇急救之乃免及

是彬與上皇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繫磐髀間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叅將楊俊出與寧領書磐抱寧大呼俊從兵遂縛寧至京師誅之自寧既誅虜失其嚮導稍稍厭兵矣 都督董興等大破廣州賊黃蕭養誅之初楊

信民爲廣東叅議有惠政恩信素孚於民及爲都御史巡撫至廣州民爭歸之信民發粟賑濟民益喜賊衆日散旣而信民卒興等帥兵至時天文生馮軾隨行至中道夜半聞雞鳴興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雞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經清遠峽有白

魚入舟中軾曰昔武王伐紂有此徵此逆賊授首之
兆也時蕭養聚船河南千餘艘勢甚張衆欲請益兵
軾曰兵貴神速若復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
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興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
星墜于河南岸軾以所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至
是興帥官軍至大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蕭養中流
矢被擒伏誅餘黨悉平封興海寧伯 吏部侍郎何
文淵請罷貴州布政司不許 大同叅將許貴請使
虜議和不許 國子祭酒致仕李時勉卒年七十七
謚文毅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永樂二年進士庶

吉士授刑部主事召脩書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以言

事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職洪熙宣德初累上疏觸

怒下獄正統三年進學士陞祭酒觸王振怒幾不免

乞致仕平生操行脩潔嚴以持已恕以待人蓋剛方

正大之士云 五月 虜攻代州 處州賊陶得二

寇武義縣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之戰死得二先已

招降旣而復叛率衆來攻武義無城惟設木柵賊大

至或勸成稍卻以避其鋒成不可麾兵與戰自辰至

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爲內應者兵遂大

潰成策馬突陣死之事聞贈左叅政諭祭配享越國

公胡大海廟廕其子魯爲廣東新會縣丞成廣西鬱
林人初舉鄉試告就遠方授交趾典史以有守有爲
累薦至今職立京營團操法于謙以京師兵馬分
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
每遇調遣選摘輾撥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至誤
事乃議揀選諸營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爲十營每
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千用都指揮一員每千又用
指揮一十員把總每五百名用指揮十員分管每隊
用管隊官二員常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
出征就令原管都督等官統領前去號令歸一行伍

不亂團營之設自此始 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初

謚文安改謚文忠英字時彥金谿人平生直諒好規

人過不爲三楊所喜 城固原 六月 薛瑄轉餉

貴州 北虜使來議和遣禮部左侍郎李實等使虜

先是也先以和議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

叅政完者脫歡齋番文赴京請和是時韃靼政事皆

也先專之其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爲可汗兵稍少知

院阿剌兵又少衆虜鼎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

多歸也先而弊則均受及欲和耻屈意而陰使阿剌

等來言於是禮部會奏虜遣使迎復當從明日帝御

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
絕而卿等累以爲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首對曰上
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帝不
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于謙對
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答使盡禮紓邊患耳帝意
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羣臣出太監興安復出
傳旨言爾等固欲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
富弼其人耶衆未答王直面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
言今日羣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是用孰敢有不行
者如是言之至再興安語塞旣而陞都給事中李實

爲禮部左侍郎羅綺爲大理右少卿充正副使以行
勅書旣下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驚訝詣內閣白之
遇興安被詔曰爾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
虜使北行 秋七月朔 李實等起行十一日至也
先所營失八兒禿之地也先曰你每來的好我正歡
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每七月十五
日人馬到北京也明日引實等見 上皇進紵絲四
疋稜米魚肉煤炒燒酒等物實等泣下叩頭畢見上
皇所居者皮帳布幃蓆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
爲移營之具上皇謂實等曰比先我來非以游畋而

出乃爲天下生靈計躬率六軍征討迤北不意被留
皆王振陳友馬清馬雲所致也及也先實有意送我
回被喜寧引路先破紫荆關搶殺人後至小黃河及
乾河屢欲送我回俱被喜寧阻住喜寧聞已凌遲處
死陳友等不要饒他因問聖母及今上安好上皇泣
然淚下旣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
實曰昔陛下錦衣玉食今服食粗陋乃如此因極言
王振當日寵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而陛下有蒙塵
之禍上皇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姦
今悔何及也先宰馬置酒以宴李實實以迎駕之意

告也先也先曰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
接駕 上皇帝留在這裏是一箇閑人我還你每我
千載之後只圖箇好名你每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
一二人及大臣三五人來迎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
去呵忒輕易了你每皇帝復再三言之十四日實等
辭 上皇歸也先遣其右丞把禿同赴京復遣人同
羅綺往大同調回山西大同一帶擾邊人馬時虜主
脫脫不花普化可汗亦遣其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議
和朝廷復遣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使虜報命是
月壬子起行甲寅至懷來遇李實亦至丙辰實等至

京奏請使臣奉迎不許文武大臣上章懇請遣使亦
不許帝問李實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
入番境彼處虜人皆忻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
飲之咸願和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死又因離家
駐邊上日久論其和意似有實情帝曰待楊善回來
再定奪 八月 丁卯楊善等至虜營也先見善等
至甚喜許送 上皇還京有平章昂克問有何禮物
來迎皇帝善曰太師仁義克順天道敬我君父故送
還豈爲財物乎此舉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
太師愛錢了也先曰都御史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

我只圖垂名後世耳也先復問善皇帝回去還做否

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

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堯舜一般

明日善等見上皇于伯顏帖木兒營又明日也先設

筵宴請上皇至其營餞行善等亦侍飲也先曰都御

史坐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

君臣禮也先顧羨曰中國好禮數又明日伯顏亦設

宴與上皇錢行又各設筵宴與使臣送行癸酉上皇

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率兵護送乙亥

日過野狐嶺丙子至萬全右衛演武亭駐驛丁丑宣

府南城東駐驛戊寅仍駐宣府 下千戶龔遂榮詔
獄時上皇已入塞朝廷猶以虜情多詐爲疑禮部連
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遂榮寓書於學士高穀言奉
迎當從厚大畧謂上皇之出非游畋無益爲宗社計
耳今都人一聞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上皇
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
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穀袖其書入朝以示廷
臣曰武夫尚知此禮况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
之野耳胡濙欲封進庶見朝野同情以感動上心都
御史王文止之陳循見之恚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

罪遂下錦衣衛獄尋會赦得釋 已卯上皇至懷來

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

部總戎議防變方畧朝退多官集會議所王文忽厲

聲曰來孰以爲來耶黠虜豈誠真彼不索金帛必索

土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爲來耶衆素畏文聞此皆相

顧無復有言者胡濙獨具儀注送內閣 庚辰上皇

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羣臣迎丙戌百官

迎于安定門 上皇自東安門入今上迎拜上皇答

拜各述授受之意推遜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宮陞座

羣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 劉定之曰聖朝承平旣

又爨孽潛滋內而姦臣播弄外而驕虜憑陵故已已
中秋之變亘古所無然尚賴天心默佑皇圖鞏固振
威以遏其侮厚德以順其化故庚午中秋之變亦亘
古所無幹旋乾坤撥亂返正何其神速也哉雖然聖
神相繼于億萬年撫念前事豈不留心于制治保邦
之良圖也 王鏊曰英廟北狩蒙塵虜人悔禍旋奉
駕歸此自古之所無也固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
以中其機會是時郕王監國不欲急君邊人謝之曰
中國有主矣虜人抱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所以汲
汲來歸盖合鄭公孫申之謀也魯成公時晉人執鄭

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晉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

是諸侯伐鄭鄭伯歸

按建文時節義之士相踵視

死如歸至正統景泰間未五十年也土木之難未聞

皎然死節如所謂南朝李侍郎者豈亦建文末年摧

抑太過而士氣不無少挫邪噫此士氣之所以當培

植也

苗衷致仕

刑部右侍郎江淵兼翰林院學

士直文淵閣

鎮守雲南兵部侍郎侯璉進兵部尚

書尋卒先是貴州饑苗叛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梗

弗通城中食且盡命璉督諸軍往征之時普定圍急璉自雲南選善射者爲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州副總兵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龍里甕城羊腸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圍俱解上嘉其功遂遷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璉得疾舁歸普定卒命保定伯梁珪右都御史王來督同叅將都督方英陳友等征勦湖廣貴州等處苗寇先是靖遠伯王驥與都督宮聚張軌等還自麓川即命征苗聚軌皆失利惟驥擒其酋叟富檻送京師然苗勢愈熾驥亦不能

定奏言又在南裔身染瘴毒乞還朝廷乃以珪等代之先是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于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機騷動幾至變亂至是發兵征湖貴及廣東西諸處寇盜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石亨楊洪率師分道出紫荆居庸巡哨大同宣府是月翰林侍講學士劉鉉主考順天府鄉試及揭曉第一人劉宣乃盧龍軍士也同事者欲更之鉉爭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時論懲之

九月 改江淵爲戶

部右侍郎進商輅翰林學士 冬十月 以王驥爲

南京兵部尚書總督機務 十一月 上皇萬壽聖

節禮部尚書胡濙等請羣臣朝 帝詔免朝 南京

吏部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以老乞骸骨許之內閣陳

循驥考試時所取士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

于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渠將

朝廷事爲一己私事安得善終 十二月 胡濙請

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不許 荆憲王請

朝上皇不許 陳鑑王文下獄尋釋之 南京國子

祭酒陳敬宗致仕 革提學憲臣

未

二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命右僉都御史王竑

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饑民死相枕藉竑至盡救
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
廣運倉官儲賑之近者日餉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
徙者給米以爲道食鬻子女者贖還之共用米一百
六十餘萬石全活數百萬人以空庾六十楹處流民
之病者擇醫四十人療之死者給以棺爲叢塚葬之
窮晝夜竭精慮事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
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君子述其行事爲救荒錄云

勅御史練綱巡視兩淮鹽課自是權貴中鹽者斂戢

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爲吏部右侍郎文曜媚附于謙每朝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及朝退亦然行坐不離時以文曜爲于謙婢妾內議患其黨比乃調文曜於吏部 令午朝翰林院先奏事時翰林學士周敘上疏曰臣職叨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旣退各衙門卽於門上次第說事君臣相與商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幾不泄誠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振擅權獨立在旁於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對亦不敢盡言以釀成今日之禍宜令羣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庶得

吐露肝膽不從 按丘濬曰我祖宗以勤爲治無日
不朝而每日之間有早午晚三朝或再朝焉誠以自
古禍亂之端皆起自蒙蔽蒙蔽之由起自上下之情
不通上下之情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徒接見
而不相親問答猶不見也故聖祖御製大誥首篇以
君臣同游爲開卷第一義所以示萬世聖子神孫者
至矣 二月 大理寺丞薛瑄乞致仕不允 三月

廷策舉人賜進士二百人是科鍾同馬文升余子
俊林鶚楊守陳秦紘高明後皆以功名顯 都御史
王來擒苗苗韋同烈香爐山平 夏四月 詔顏子

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授翰林世襲五經博士
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
嗜欲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
結民心大畧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中外
進言已詳然有關於上之身心者或畧臣以爲陛下
一身國家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
事理惟陛下之心旣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
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旣而給事中李侃等
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採納乃復取奏入命
翰林繕寫置諸左右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

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也時帝頗事聲色

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

爲闕笑編脩楊守陳賦銀豆謠未及上京師傳之尚方

承詔出九重治銀爲豆驛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

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灑金塔下

萬顆珠玑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鴛瓦中官跪拾多盈

袖金襦半墮羅裳縵蠹得天顏一笑權拜賜歸來坐

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

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煙空別有銀壺薄如葉拜刀剪

碎盈丹匣也隨銀豆灑金塔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

見民餐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入珍官倉有米無

銀糶操瓢盡作溝中瘠明主由來愛一頓安邦只五

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

月 江淵巡視淮徐諸郡 六月朔日食 四川巡

撫李匡破草塹賊

錦衣衛指揮盧忠有罪誅之時

上皇居南宮忠上變妄言帝怒殺中官阮浪等猶欲窮治不已忠嘗屏人請卜者全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爲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太監王誠等言盧忠是箇風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體傷骨肉之情後追問忠果謂供養真武得其通報以妄言伏誅寅山西安邑人少瞽而性聰警學京房易占斷多竒中名聞四方正統間客游大同上皇旣北狩陰遣使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龍變

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
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
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
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
也南面子衝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旣而也先復
入寇京師戒嚴寅時在石亨幕下召問休咎寅筮之
曰無能爲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踰年
也先欲奉上皇南還時率以爲詐獨撫寧伯朱謙上
書懇請朝廷持不敢發寅力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
義我中國反失奉迎之禮獨不爲夷狄笑乎亨遂與

于謙協議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 秋七月 尚書

石璞兼大理卿總督軍務轉餉獨石 處州盜平析

麗水青田二縣地置雲和宣平景寧三縣 王來率

兵討貴州賊 以薛瑄爲南京大理卿 八月 巡

撫南直隸工部尚書周忱乞致仕命戶部侍郎李敏

代之忱在南畿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忱爲

人謙恭不立崖岸謀慮深長善採衆論征輸皆有常

度遇屬郡有荒歉即以便宜行事撥餘米以補成數

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及馬草夏稅鹽鈔驛馬鋪陳

歲辦該徵者盡出於所積餘米民賦歲輸外再無他

役科率之擾諸郡縣學校先聖賢祠宇橋梁河道多
所脩葺濬治一切取諸餘米人爭爲立生祠沒因以
祀之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
括餘米歸之官於是徵需雜然而逋負日多人益思
忱之功 九月 以陳文爲雲南右布政使 冬十
月 浙閩盜平 以孫原貞爲兵部尚書鎮守浙江
福建 以文選郎中李賢爲兵部右侍郎 以祭酒
蕭鏊爲戶部右侍郎與禮部左侍郎王一寧俱兼翰
林學士並入內閣參預機務 中書舍人何觀調外
任時觀辦事文淵閣奏言大臣如尚書王直胡濙等

正統中皆阿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
北虜來朝宜驅置于南方下科道看議以聞吏科給
事中毛玉爲奏稿謂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正觀
罪等語同列林聰葉盛皆勸玉易稿不從盛曰朝廷
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曹看議蓋
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之事乎球之死人至今以
王振馬順爲恨此諸君所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
測是我曹爲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
言官獨不爲他日計乎玉意解乃稍易數語奏上詔
令錦衣衛杖觀調外任明日盛道遇錦衣二鎮撫語

及杖觀事皆曰彼何可深罪杖惟具數耳是武臣猶知事體毛玉言官顧獨覘望云 十一月 十二月

申壬

三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也先遣使通好固邀

我使往報言官以虜懷窺伺之心宜絕之執政謂苟不往報恐開邊釁侍講劉定之言宜遣使羈縻之使我得以益脩內治朝廷從言官之議詔絕之令廷臣共議備邊長策李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又有取勝之道

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
虜弗能當也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
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
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百二
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
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
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
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於此 按春
秋時晉荀吳毀車崇卒以致車戰法亡而說者又謂
漢衛青唐哥舒翰皆嘗用車戰以破敵則是其法猶

未亡也但後來用車戰者不唯失利且車亦牽制難
行至目爲鷓鴣車謂其行不得也李賢余子俊丘濬
猶陳車戰之利者豈亦未嘗試與 二月 也先攻
敗普花可汗來獻捷 進江淵爲吏部左侍郎蕭鐵

爲戶部右侍郎

王翽爲左都御史掌院事

詔各

處見任官員有才行政事優長屈在下僚及有文學
才行堪授職任之士隱於民間及官員罷職委無職
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品以上在外巡
撫巡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舉薦赴京考用所舉之
人後犯贓罪運坐舉主 按當時罷職官員唯無贓

犯重情其有可用者並聽舉用自嚴氏擅權遂以考察中傷善類倡爲不許舉用之說自是玉石不分一犯宰臣之怒者皆禁錮終身矣 三月 有星孛於

畢 彭時復爲翰林侍讀 虜寇廣寧 以右僉都

御史李秉叅贊宣府軍務總督邊儲秉旣抵任請銀

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耕種秋成償其價軍民樂

業邊餉充足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米朝議每大口

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

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爲礙例秉曰何忍使吾赤

子爲夷人耶專擅之外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帝

以秉爲是

夏四月

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

馬營等處以都給事中葉盛爲山西右叅政協贊軍務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

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

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畧仍命盛贊其軍務盛至列

其利害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

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

餘頭簡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

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盛在

獨石五年邊人賴以賑給歲亦屢登

學士商輅上

言邊務訪得口外田地極廣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莊田其諸空閑田地又被鎮守總兵叅將并都指揮等官占爲己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有已行之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奈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事下該司議行 按王鏊曰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田湟中內有亡費之

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困西羗唐韓重華營田之利
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
萬緡此前事之明效也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
爲不可行者何哉鑿之此論誠當今之急務也 帝
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與太監王誠舒良謀先
啖內閣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命廷臣俱
兼宮僚王直胡濙兼太子太師陳循高穀于謙並兼
太子太傅儀銘俞士悅楊善王文王翱何文淵並加
太子太保江淵蕭鎡王一寧並加太子少師商輅進
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蒲朝感惠遂以太子

爲可易時廣西思明府知府黃瑠庶兄黃珖以捍禦
功累官廣西都指揮使珖欲奪嫡陰謀使人殺瑠巡
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發珖情
罪置獄當死珖知帝意欲易儲無人先發乃遣人赴
京賂用事者然後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
陳循等遂承上意覆奏及署名王直有難色循持筆
半跪奉直直因而署之唯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都
給事中林聰御史朱英亦言不可然皆不能出一語
爭之也聰退而語人曰唯吾抗議後聰尊顯諛者遂
附會云 五月 上皇在南宮 甲午廢上皇長子

皇太子爲沂王出就沂邸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生
母杭氏爲皇后廢皇后汪氏居別宮大赦天下王直
得所賜金寶扣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變
夷耶吾輩愧死矣累疏求退李侃陞詹事府丞林聰
陞右春坊司直皆偃然受之不辭黃琰以大赦原免
復職尋陞都督武毅以事降黜李棠著致仕 先是
帝意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
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爲之默
然蓋帝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
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亦可以愧

死矣 按南城之錮已昧子臧之節易儲之舉益滋
軫矜之謀王直猶知愧死而委任權力之重如于謙
者顧獨無一言天順丁丑之及恐亦不當獨罪徐有
貞也 六月 岷莊王乞徒封不許 召征苗總兵
官保定伯梁瑋提督右都御史王來回京以苗寇稍
寧故也 秋七月 命左都御史王翱總督南廣軍
務時兩廣寇作兩鎮將官互相觀望故命翱總督之
四川巡撫都御史李匡罷命侍郎羅綺都督徐海
整飭四川軍務 太子少師王一寧卒一寧之入閣
以中官王誠輩嘗受業報其私恩遂致顯融非士論

所與也贈禮書謚文通 命侍郎李賢姚夔副都御

史洪英等分詣兩直隸及十三省考察庶官之不職者 按李賢曰洪英儒雅君子洎往浙江考察爲被黜者妄訴之且加謗毀朝廷不及察而罷之令致仕二三大臣雖知其故莫能扶持朝士皆後進不知其爲人旣去方惜之彼譎智者阿世同俗無所可否是非而因循以致高位世顧謂之能人噫此朝廷所以無任怨之臣而小人多致亂邦也 八月 癸感晝

見 九月 南京兵部尚書王驥致仕 閏九月

立團營 冬十月 命左都御史王文入內閣叅預

機務文初與中官王誠結爲兄弟謀入閣嘗私以語
高穀穀亦嫌陳循獨見寵任思有以間之乃疏請增
內閣員數且云不拘繁劇衙門詔下內閣推舉陳循
曰旣不拘繁劇衙門則法司亦可乃舉都御史蕭維
禎穀遂舉文尋改文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直文
淵閣 十一月己未朔日食 癸未客星見輿鬼
十二月 清理鹽法 申勅薦舉

蘇遠舉文舉如文蓋吏治尚善舉有

曰預不味樂佩衙門以去同亦不文舉清喻史蕭

內閣員燠且云不味樂佩衙門臨才內閣對舉朝前

高遠舉亦舉朝前其蕭升思育以問之及強請舉

蘇遠文亦與中官主婚論然且策指人國嘗舉以請

憲章錄卷第二十七

景泰四年癸酉
至五年甲戌



四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北虜也先弒其主脫

脫不花併其部落遣使入貢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
朝廷欲答詔而疑所以稱之者命羣臣議禮部郎中
章綸言可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稱也先則非宜
若止稱太師恐虜酋慚忿犯我邊陲宜因其部落舊
號稱爲瓦剌王庶幾得體從之 吏部尚書何文淵
罷時科道交章劾文淵貪縱姦邪實跡乞治其罪詔
下文淵獄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佑下民

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乃令致仕人
益鄙之 按李賢曰何文淵守温州時廉靜寡欲一
郡大治召爲刑部侍郎有餽金者却之好事者爲立
却金館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書主之弗克自遂
人亦未知其微也後以病乞歸正統末天下多事廷
臣交章薦起之召爲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其於擢用
人才之際詭譎之跡始露而臺諫公論皆不能容雖
百計固位而攻之者益衆指其姦邪暴其情狀終於
斥去其初廉於作郡者乃其干進之計也及立身一
敗雖有喬新爲之子不能蓋其愆矣可不畏哉 增

定各鄉試取士額數

累朝以來漸增取士額順天府各一百名浙江福建皆六十名江西六十五名河南廣東皆五十名湖廣五十名山東四川皆四十五名陝西山西皆四十名廣

西三十名雲南二十名正統三年及景泰元年開科皆不拘額數至是以天下人才彌盛始加增定順天應天各增三十五名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廣山東各增三十名廣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五名雲南

改侍郎耿九疇爲副都御史仍鎮守陝西

以陝西左布政使許資言侍郎鎮守與巡按御史不

相統攝文移輒礙故也時詔陝西市羊角爲上元燈

九疇上疏畧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

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上遂

止二月以王翱爲吏部尚書時吏書缺上命

舉可稱任者練綱率諸御史上言左都御史王翺嚴
公峭直右副都御史牟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
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
王直於是召翺爲吏部尚書翺嚴加考察公銓注抑
奔競杜請託一時任使並稱得人 三月 以軒輓
爲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尋丁內艱歸 夏四月 五
月 歲星晝見 王文以憂去 六月 秋七月
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先是登上疏曰往者
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官無廉耻惟肆貪婪釀成汚濁
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

預度倘或淪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足無措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正欲大興屯田以病召還 八月 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旣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

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
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
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
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
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
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
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
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遁甲有九星開八門
用三奇者則又皇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神道
設教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

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時居兵科見圍
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沓致死効其操練不
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
始整其法 命太監阮安治張秋決河道卒安交趾
人爲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於工作之事其脩營
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皆大
著勞績平生所受賜予悉出私帑歸之官用不遺一
毫蓋中官中之不易得者 九月 王文起復 左
都御史陳鑑致仕尋卒鑑吳人先鎮守陝西十餘年
有惠政陝人尸祝之 以蕭維禎羅通爲左右都御

史 召薛瑄爲大理寺卿時有太監金英奉使至南
京還南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
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君子謂至誠動物瑄固
有之而英亦可謂公於觀人也孰謂中官盡無人哉
冬十月 以左諭德徐有貞爲右僉都御史遣治
張秋決河先是河溢滎陽自開封城北經曹濮以入
運河至兗州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
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阻先後遣工書石璞
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皆績弗成至是
集廷臣議于文淵閣舉可以治水者以有貞名上有

貞先名瑄以倡南遷之議爲太監金英所鄙遂累被
薦不允乃爲陳循推筭星命侑以玉帶一束謁循曰
瑄推公命玉帶當至矣故敢以獻循納之遂教之曰
汝當更名無使內家習知庶朝廷忘前議而薦可允
也乃更名有貞至是遂舉治河有貞奉命循行度地
行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濬漕渠凡四百餘里歷
三載始訖工有貞又求循舉入閣不得因啗之 召
總督兩廣軍務左都御史王翱還爲吏部尚書以副
都御史馬昂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時何文淵旣
去朝廷以王育年老思得剛明果斷者以協助之乃

召翺 十一月 皇太子見濟卒 虜寇遼東 十

二月 瓦剌諸酋並遣人貢馬

五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遣平江侯陳豫學士

江淵撫安山東河南尋召還 積雪恒陰詔求直言

二月 會試天下舉人 三月 殿試賜進士三

百四十九人得張寧內丘濬何喬新楊瑄耿裕鄧廷

瓚皆以功名顯 夏四月朔日食 新建隆興寺成

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夙駕除道太學生濟寧楊浩上

疏言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覩

今又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

而可垂範後世者邪儀制郎中章綸亦疏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聖德帝覽疏即日罷行先是虜也先殺其主而併其衆浩請乘虜使未還出其不意調遼東陝西諸路兵征討疏雖不行識者壯之 時又有太學生西安姚顯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脩大隆興寺極爲壯麗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之得禍若梁武帝者足爲前車之鑒請自今凡內臣脩蓋寺院悉行拆毀以備倉廩之用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

二百餘區大臣諫官不言而二生言之一時名震中外
五月 下禮部郎中章綸及御史鍾同于獄時

所立皇太子見濟遘疾殤鍾同手疏請朝南宮復沂
王爲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廣衡止之以
諷胡濙濙縮頸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同不聽竟上之
下禮部會多官議適章綸疏陳脩德弭災十四事其
一謂太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
下嘗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率羣臣朝見
于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又當復汪后
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於儲宮以定天下

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回災沴可消矣晡
時䟽入 帝覽畢大怒日已暝宮門閉乃傳旨自門
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綸入獄拷訊又明日併鍾
同逮治日加榜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大臣并南宮
通謀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濱死卒無一語他及
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密勅錦衣衛緩其獄令囚
禁終身 時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以書上于謙
畧曰姦人黃玠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爲脫死
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宮僚之賞而不思所以
善後乎脫章綸鍾同死杖下而公坐享崇高柰清議

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
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集爲六安州知州進士選知
州始此 時有給事中吳江徐正密請召見便殿屏
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
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所封沂州增
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帝
怒黜爲雲南衛經歷尋謫戍鐵嶺衛 齊庶人賢懃
谷庶人賦愀移置南京 六月 加王文少保東閣
大學士 秋七月 勅儒臣纂脩宋元綱目 復勅
禮部纂脩天下地理志禮部奏遣文學之士分詣天

下蒐採

詔頒君鑒錄于羣臣吏部侍郎李賢擇其

中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最切要者三四
事集爲鑑古錄上之奏言前代聖賢之君事跡浩漫
難於徧覽今特錄堯舜而下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所
行之最善者數事集爲一帙臣於每段之後畧爲解
說數句欲陛下易於覽而行之兼此二十二君之善
而有之則功德之隆真比於堯舜而光祖宗矣帝覽
此䟽問中官王誠等曰此奏欲何爲誠對曰欲陛下
學此數君耳乃領之 八月 九月 冬十月 十

一月 十二月

王恕爲揚州知府

謫福建巡按

御史練綱爲邠州判官再徙甘州前衛經歷時福建
官臺山民聚爲盜綱趣兵捕其渠魁而釋其脅從於
是與諸司相忤按察使楊珏奏其縱盜當道亦多忌
綱遂致遷謫綱適遭父喪自是遂不復出矣 是年
致仕工部尚書周忱卒年七十三謚文襄忱吉水人
宇量恢弘才識通敏蒞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
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訪納是以集衆思廣忠
益而成軍國之務或又以其未免徘徊於王振之間
短之此其苦心之所在亦未免招物議云

憲章錄卷第二十八

景泰六年乙亥至
天順元年丁丑

六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命太監班佑鎮守兩

廣太監鎮守始此 總督兩廣都御史馬昂征廣東

瀧水猺賊破之時瀧水猺賊趙音旺作亂合諸山叛

猺大肆殺掠民罹其害昂乃調廣西狼兵同官軍直

抵猺巢斬獲甚衆 按瀧水羅傍猺賊自馬昂此年

征後天順初葉盛成化初韓雍復一再征之至今無

復議征者賊日益肆夫今邊臣猶議西復哈密北復

大寧東勝河套今此瀧水羅傍一帶乃郡縣內地距

德慶州治僅隔一江去梧州總府不百里爲兩廣往來咽喉柰何坐視其暴劫吾民阻截江面爲肘腋之患而不恤緣江南岸數百里山林叢密不敢毀傷其一草一木朝廷設重鎮置兵衛果何用也霍韜嘗謂羅傍綠水之賊爲害深矣而有司不肯議征非不能征不肯征也若調狼兵達舍并官軍分爲數道一自鬱林入一自高州入一自新會入一自德慶瀧水入四面並進而梧州大兵上流振之且縱火盡赭其林木使無所蔽伏羅傍綠水之賊反掌可平也嗚呼馬昂葉盛韓雍獨何人哉 二月 三月 夏四月朔

日食 五月 閏五月 六月 以宋儒朱熹裔孫

挺爲翰林五經博士世襲 秋七月 八月 杖南

京大理少卿廖莊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闕下先是
莊嘗上疏勸帝朝上皇及加恩沂王忤旨至是莊以
母喪赴京關給勘合陞見命錦衣衛拿在午門前着
實杖八十謫定羌驛丞并拿章綸鍾同各杖一百同
死杖下綸不死仍禁錮詔獄 九月 冬十月 十

一月 十二月

子丙

七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于謙以病在告帝遣

太監興安舒良視之謙以國家多事窮年不還私第

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侍至是以疾在告興安舒良奉旨更番來視見謙自奉過儉因以上聞輟尚膳醢醬蔬菜之屬賜之駕幸萬歲山伐竹爲瀝畀謙和藥諸臣言寵用過重興安曰謙日夜與國家分憂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此等人今要再尋一箇來換于謙恐未便得衆皆默然

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

中以于謙薦陞是職未幾伺謙過誤密奏之帝任謙方專召入以偉奏授之謙叩頭認罪帝曰吾自知卿卿勿憾也謙出偉迎問曰今日聖諭何事謙笑曰吾有不是處子當面言之未必不從何忍至此乃出奏

示之偉惶愧局躄無地 帝用人多密訪於于謙時

缺祭酒翰林徐有貞屬意補之以門生楊宜爲謙內
姻託爲懇請謙曲意從之因中官以達於上上宣謙
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此人存
心姦邪豈堪爲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
被教壞了心術謙無所對惟叩頭謝過及退汗出浹
背有貞竟不之知自是遂嚙謙矣 順天河間二府

民饑命刑部右侍郎周瑄往賑之時二府素無蓄積
又連遭大水公私皆竭瑄奏乞裁省冗官停徵糧草
免追欠欠馬騾牛羊暫罷供應柴炭夫役聽民採取

皇莊湖泊之利及乞招商中納鹽糧損其斗數借水
次官倉之粟濟民凡七事行之 調工部尚書石璞

爲兵部尚書以江淵爲工部時于謙以病在告朝廷
欲得二人協掌兵部淵在內閣與同官不相能欲求
出補兵部王文與商輅密擬內批調璞於兵部而以
淵代璞淵不之知明日旨出淵大恚失望 二月

以誠意伯劉基孫祿世襲五經博士 三月 夏四
月 沙灣堤成 五月 寰宇通志成進陳循華蓋

殿大學士高穀王文並謹身殿大學士蕭鎡戶部尚
書商輅兼太常卿倪謙呂原左右春坊大學士 以

宋儒周敦頤孫冕世襲五經博士 六月 禮書胡

溪因災異乞罷不允時年八十二矣 秋七月 八

月 以徐有貞爲副都御史 賜大臣子陳瑛王倫

爲舉人舊制南北京鄉試令四方之士游太學及依

親仕宦者皆得應試至是順天府鄉試命右春坊大

學士劉儼侍講學士呂原爲考試官時內閣陳循子

瑛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式循等論奏儼原二人闕

卷不公許監試御史林鶚同邑林挺亦在中列且摘

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帝怒請如洪武間罪劉三

吾等例重開科考試上令翰林院覆閱取中試卷高

穀懼儼等禍且不測欲爲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跪稱臣高穀有言因召至榻前具白其情且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况又不安於命欲構考官可乎由是儼等得釋而英倫特旨欽賜舉人許赴會試一時異之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私其子失大臣體不當居內閣乞罷黜不報是月洗馬柯潛奉命

主考應天鄉試初入境時泊舟淮安有應試生暮夜投潛潛叱之彼以重賂遺前固請潛怒命左右執付有司以法懲之九月湖廣苗叛兵部尚書石璞討之冬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削寧府護衛

五丁 英宗睿皇帝天順元年春正月 景帝不豫 時儲

嗣未定內外憂懼閣臣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
王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旣而景帝病亟僉謂 上
皇子宜復立惟王文之意不然陳循輩亦知之吏部
侍郎李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鎡鎡曰旣退矣不可再
也文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衆
始覺其有異謀矣十一日早文武羣臣集于左掖門
僉奏乞蚤建元良以安人心左都御史蕭維禎舉筆
曰更建字爲擇字如何衆從之奏上不允且云待十
七日視朝咸謂奏詞擇之一字非復立之意於是京

師競傳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符取襄王世子矣石
亨知帝病甚必不起乃與掌兵都督張軌張輓左都
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謀迎上皇復位遂陰結
中官曹吉祥蔣冕白于皇太后許焉十六日既暮軌
輓等會于有貞宅時有邊報北虜欲寇京師有貞以
爲宜乘此爲名納兵入內誰曰不可軌首肯之有貞
復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矣將出
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滅
族之禍遂往會亨收掌門鑰開門納兵時已漏下四
鼓天色晦冥亨軌等惶惑顧謂有貞曰事當濟否有

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遂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
亨等入見上皇出問曰爾等何爲俯伏合詞請陛下
即位遂共掖登輿有貞前導忽星月開朗上皇顧問
卿等爲誰各以姓名對遂升奉天殿登御座初文武
羣臣約是日入候景帝出視朝頃之南城呼譟震地
羣臣失色須臾鐘鼓大鳴上皇復位矣羣臣遂入
賀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即日詔逮于謙王文及
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下獄石亨徐
有貞等言其共謀迎立外藩故也命徐有貞以本官
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明日癸未陞有貞兵部

尚書兼職如故逮內閣學士陳循蕭鉉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項文曜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下獄以其知于謙王文等前謀故縱也 出前禮部郎中

章綸于獄擢爲禮部右侍郎 擢太常寺卿許彬爲

禮部左侍郎大理寺卿薛瑄爲禮部右侍郎並兼翰

林學士入直文淵閣與徐有貞同視事初石亨輩迎

復之謀欲邀彬預之彬曰此義舉也臣子當爲第彬

老矣無能爲也乃薦有貞亨輩遂與有貞合謀成功

至是亨與有貞薦彬于上前瑄素爲衆望所歸故並

用之 論迎復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爲忠國公都督

張軌爲太平侯張軌爲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爲興濟伯並子孫世襲軌軌皆英國公張輔弟也軌尋改名賜論隨駕功擢鎮撫哈銘百戶袁彬並爲錦衣衛指揮僉事丁亥斬于謙范廣并誅王文及太監王誠等于市初于謙等下獄徐有貞張軌楊善曰不

殺謙等今日何名言官劾謙與王文等迎立外藩所司勘得金符見存禁中別無顯跡石亨等揚言雖無實跡已有此意及廷鞫徐有貞令所司痛加拷掠王文反覆力辨謙俛首不言但曰事已如此辨之何益法司成獄奏上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未及

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於死今日之事爲無名
上意遂決謙等斬于市籍沒其家家屬戍邊陳循江
淵俞士悅項文曜俱免死戍邊蕭鎡商輅王偉等原
籍爲民王直胡濙高穀並落傳保致仕景泰特賜舉
人陳瑛王倫並除名

以千戶盧旺彥敬爲錦衣衛指

揮使先一日石亨引二人侍於文華殿前上問曰此
二人者何人亨對曰臣有機密事必與二人謀他人
不知如迎請陛下復位時皆與之謀其功實多乃特
擢二人爲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陞職者
至四千餘人 令翰林官有帶東宮官銜者俱改別

職以景泰易儲故也於是李紹林文黃諫俱改尚寶
卿劉定之倪謙呂原俱改通政叅議兼翰林講讀以
下官仍舊供職尋並改翰林學士以王翱掌吏部
事楊善掌禮部事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尋解部
事陳汝言爲兵部尚書趙榮爲工部尚書二月乙
未朔皇太后誥諭廢景泰帝仍爲郕王歸西宮越
數日命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復爲宣廟賢妃廢皇
后汪氏復爲郕王妃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
上曰朕心有所不忍姑仍舊癸丑郕王薨於西宮
葬祭禮悉如親王謚曰戾妃嬪唐氏等俱賜殉葬

湖南諸苗平兵部尚書石璞還京總兵官南和伯方
英鎮守湖貴 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寺丞廕其一子

贈少監阮浪爲太監 召陝西驛丞廖莊復爲大

理少卿 以林聰爲僉都御史 調左都御史蕭維

禎於南京都察院 召巡撫陝西副都御史耿九疇

爲右都御史掌院事勅考察諸御史 召南京督儲

副都御史軒輓爲刑部尚書 詔推恩天下凡庶民

八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民有茹文中者年百有四

歲有司以其名上 上御便殿召見悅其狀貌與致

辭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設燕又命吏部尚書姚夔

以下造其第致賀

按崔銑曰三代之禮以養老莫

善於燕以養義莫善於享夫養老者養體也民見之而知加愛養義者養賢也民見之而知加敬

英宗

其能兼之與嗟乎上敬老則天下莫敢遺年孝弟興而頌聲作矣

會試天下貢士以內閣學士薛瑄侍

講學士呂原爲考試官

三月

殿試賜黎淳等進

士二百九十四人內楊繼宗彭韶後有令聞

夏四

月復立元子爲皇太子

封徐有貞爲武功伯兼

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按詞林記曰掌文淵

閣事有貞所自署也閣在御府大內非臣所可掌矧

非軍功冒進封爵識者固占知其不終矣 命吏部
右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典機務尋進吏
部尚書兼職仍舊 械前給事中徐正盧忠高平至
京磔誅之以其在景泰中嘗行離間也 前吏部尚
書致仕何文淵卒先是景泰易儲之詔既下文淵嘗
告人曰詔語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吾
所屬對也既歸鄉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
及上復位鄉人固虞文淵必及禍一日訛傳陳都御
史將至人皆驚疑文淵遂自縊死時同鄉侍郎揭稽
謫官家居與文淵子喬新構怨奏文淵之死實諸子

逼以脫禍喬新亦奏稽巡撫廣東時嘗薦黃紘及代
玠草易儲之疏俱命官校逮至京鞠之迹涉已往俱
釋之 逮巡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下獄尋令致仕
時富被叅將石彪奏害自大同逮繫至京 上問李
賢曰年富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上
曰此必石彪憚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陛下明見真
得其情遣官體勘無實狀富遂致仕歸彪亨姪也亨
因此與張輓等固請盡罷各邊各省巡撫及提督軍
務等官 謫漕運副都御史王紘爲浙江右叅政尋
除名爲民安置江夏皆石亨輩所惡也 吏部尚書

王翺以年老乞致仕李賢言於上曰翺廉謹老成雖老精力未衰乃留之命景泰汪妃出居舊王府先

是郝王卒

上欲令汪妃殉李賢奏曰汪妃雖立爲

后即遭幽廢若令殉情所不堪况兩幼女無依尤可

矜憫上惻然曰卿言是令妃遷居外王府原侍宮人

悉隨之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

竟獲考終

山東荐饑發內帑銀三萬兩賑濟有司

奏請增給

上召徐有貞李賢問曰可從否賢對曰

可有貞怫然曰不可發銀賑民里胥滋弊民無實惠

賢曰雖有此弊民方待哺不可不救也遂增銀四萬

兩有貞退而不樂蓋其意不論可否惟欲事之出於已也後上亦覺有貞之非嘗謂賢曰增銀賑民有貞不然卿言其謬如此 調禮部右侍郎章綸于南京禮部以與石亨楊善不協數短于上故也 襄王瞻墀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郕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泰立已八日矣至是得疏于宮中上覽之感歎手詔取王入朝禮待甚隆諸王自谷府以後不許入朝至是始一行之按黃瑜曰天順初于謙王文以謀迎立襄世子被誅

及襄王來朝上禮待甚隆其後世子竟嗣王位始終
親睦無間然則迎立之謀其實未發蓋可知矣謙等
之死亨軌實爲之上之盛德曷嘗少累哉或謂上

比狩時宜奉太子居攝借謙等見不及此識者謂謙
非見不及此蓋特以祖宗之社稷爲重若太子居攝
則唯父爲重天下爲輕而天理至情必圖迎復則虜
將以上皇爲重質豈有饜足宋徽宗之事可鑒也故
遂立邲王是不以金注而以瓦注竟致社稷獲安而
上皇之得以復辟者蓋寔權輿於是也但易儲一節
謙無一言以掄正之難乎免於責備者之議矣 追

復王振官立祠祀之正統中張太后既崩振益恣肆作大第于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宅左以祝釐及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擅權誤國或有謂今陷虜中反爲虜用者振族黨並坐誅夷第宅沒官改爲京衛武學至是振黨以聞上大怒曰振爲虜所殺朕親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詔復振原官刻木爲振形招魂以塋塑像於智化寺北祀之勅賜祠額曰旌忠以僧照勝奉其香火時謂多難興邦殷憂啓聖帝在虜營言及王振悔恨無及矣振就死虜中亦不足以贖誤國之罪乃復有此何哉 五月 進許彬薛瑄

禮部左侍郎 六月 逮十三道御史張鵬楊瑄周

斌等下詔獄復逮都御史耿九疇羅綺內閣徐有貞
李賢皆下獄降謫有差時石亨曹吉祥等恃功恣橫
御史楊瑄自河間印馬還京劾奏亨吉祥家人占奪
民田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 上謂有貞及賢曰御
史敢言如此實爲難得命吏部記之將以大任也旣
而慧孛連見亨吉祥勢益張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
等將並糾亨不法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知之潛以告
亨亨疑有貞與賢主使乃與吉祥合謀入譖遂同泣
於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有貞等欲加排階悲哭

不已且言鵬乃已誅姦臣內官張永從子故結黨誣
臣及䟽入上震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而
歷詰之有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
上意已主先入之譖竟莫能回悉收鵬瑄并各御史
下錦衣衛獄嚴刑拷訊究主使之人王鉉及錦衣衛
官劾奏耿九疇羅綺諷使爲此併執鞫之謂其阿附
有貞及賢遂併下有貞賢于獄是時士大夫莫不驚
懼方喜上嘉御史敢言以爲朝廷清正可卜不料如
此是日忽雷雹大作大風拔木走正陽門下馬牌于
郊外京師震恐於是獄皆從減翌日赦有貞等出獄

降有貞賢綺皆布政司叅政九疇布政瑄鵬等俱謫
戍遼東鐵嶺衛 上亦心知亨吉祥輩之非但以初
復位亨等自以爲功日在左右只得徇從旣而日近
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有
妄言今與有貞同謫於心不堪即召王翺曰李賢不
可放去還欲用之遂轉吏部左侍郎 李賢曰上之
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懽戴若無亨輩攪擾左右前後
皆得正人三代可復不幸遇亨輩讒言一人未能遽
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
不戒哉 內閣學士薛瑄致仕瑄見曹石恣橫日甚

遂引疾去 命通叅兼侍講呂原贊善脩撰岳正並

直文淵閣 秋七月初六日承天門災詔大赦天下

復下徐有貞獄先是有貞旣降廣東叅政石亨輩
猶慮其復起必欲殺之令人僞作奏䟽毀謗朝政假
養病給事中李秉燹名上之命逮秉燹拷訊至死不
承緝捕匿名者甚急亨等因譖有貞怨望使所親馬
士權爲此而滅其迹上遂遣官校捕有貞于途收士
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時掌衛都指揮門達陳諸刑具
于庭拷掠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有貞武
功伯誥券中有纘禹神功之語出有貞自撰實謀作

逆故出語不臣士權始大呼曰豈有自撰誥券露其
逆謀之理耶門達不能折會承天門災肆赦刑部侍
郎劉廣衡等猶劾奏有貞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
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貪冒天功大不敬無人臣
禮當斬上以有貞犯在赦前得釋編發金齒爲民
士權秦州人博極羣書有氣節寓京師教授多與學
士先生游與有貞尤厚故亨輩擠之使士權稍怵于
威則有貞不色矣有貞出獄感其義以女許婚其子
旣而曹石敗有貞自金齒歸負盟士權亦無言時論
皆重士權之義而薄有貞云按廖道南曰予觀吳

志謂徐有貞短小精悍其學自兵法河渠陰陽方術
無不通貫然而心術險賊急嗜功利首倡南遷繼謀
奪門比昵姦回屠戮忠勲金齒之行亦天道也夫
時緝捕匿名毀謗朝政者未獲石亨勸上出榜募
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上令內閣撰榜格呂原岳正
見上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
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昔堯設建善之旌舜立誹
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
過失不聞至亡國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爲
法以秦爲戒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息忽事自覺

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鞫晦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
旁請究甚力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刑部尚書軒
輓致仕輓以亨吉祥恣橫侵官稱疾懇乞致仕陛辭
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耶
輓頓首又問年未老得可用乎輓頓首以疾告上知
不可強賜白金綵幣遣之謫贊善岳正初正入直
文淵閣上嘗召問曰卿何以輔朕正曰今內臣武
臣權重上領之曰已諭正退告曹欽石彪令謝兵歸
第不然上將有疑心欽彪走告曹吉祥吉祥詣上垂
立免冠請死具道所由上曰無之乃召正責其漏

言正曰固也臣觀二家必有背叛之滅即今無可按
之誅臣欲全君臣共難之情故令早自爲計上不悅
會承天門災上命正草罪已詔歷陳姦邪蒙蔽詞極
切直石亨輩大怒遂指爲謗訕內批謫廣東欽州同
知有士人告之曰公犯孔子未信而諫之戒矣正曰
簡用置左右責任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
則恐未然也 調許彬南京禮部左侍郎尋出爲陝
西叅政 復謫前御史張鵬楊瑄戍廣西南丹衛先
是鵬瑄謫戍遼東鐵嶺衛未至道遇赦還或謂宜詣
曹石謝庶免後禍鵬瑄不從復謫戍南丹 進李賢

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文淵閣辦事初石亨怙寵
專恣官軍守諸關者悉放歸以市恩徐有貞李賢許
彬薛瑄在內閣以爲言上重違亨意別選兵以戍

之由是亨惡有貞等皆被讒斥薦其私人參議盧彬
太常少卿王謙入閣上不聽與王翱謀仍復賢內

閣八月革定襄伯郭登爵謫居甘州初上陷

虜時也先以復駕爲名徑逼京師于謙使人謂之曰
賴宗廟社稷之靈中國有君矣駕可勿復及至大同
郭登言亦如之上嚙之故謫逮岳正繫詔獄謫戍

肅州正旣降欽州同知道灤縣以母老留閤月兵書

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復希曹石意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錦衣衛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千戶所 九月朔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彭時復入內閣叅預機務時景泰初召入內閣辦事既而以憂制去起復不預閣事至是 上御文華殿召入見諭以擢用之意命中官送赴文淵閣治事 勅左順門闈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官不許擅入時石亨張軼輩每朝退頻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畏其勢而趨附之 上厭之召李賢謂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不必來蓋

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召然後往上覺其意
故召諭之擢御史林鶚爲鎮江知府河東運司判
官楊浩爲順德知府時上勵精求治命吏部選內
外臣僚爲郡守陞辭日召至文華殿親賜戒諭燕勞
及給鈔爲道里費冬十月遣行人曹隆齎勅幣
聘江西處士吳與弼時石亨用事邀名飾過其門客
謝昭倣張甯教蔡京招楊時故事勸以薦士亨從之
因見李賢說山林隱士有撫州吳與弼者乃司業吳
溥之子以學行名天下亨慨然代爲草奏上之上
召賢問曰吳與弼如何賢承亨意對曰與弼儒者之

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陛下
下行此一事實本朝盛舉上遂命行人聘之 時虜
酋孛來近邊打圍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
邊乘機取之 上召李賢問之賢對曰景泰以來連
年水旱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復位正宜
與之休息况胡虜雖近邊不魯侵犯今無故舉兵伐
之恐不可若寶璽乃秦始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
物不足爲寶上然之乃罷巡邊 十一月 陳汝言
下獄死籍其家時科道交章劾汝言怙勢亂法贓賄
狼籍先是于謙被籍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所

司陳所籍汝言家財物于大內廡下 上召大臣入
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父籍沒無餘物汝言未甚何
得賂之多若是邪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俛首自
是上漸悟謙寃而惡亨等矣初于謙等之死皇太后
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爲上備言于謙匡濟多難之功
迎立外藩之誣上始疑之事定日久察迎立事無狀
每詰石亨張軼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皆對曰臣
亦不知乃徐有貞等向臣言耳於是上深斲亨輩待
時而發有貞有金齒之行而亨輩俱不免者皆由於此

十二月 進彭時呂原兼翰林學士 太平侯張

賜卒賜初名軌先是景泰初賜自貴州征苗召還于謙劾其失機不可用景帝宥之自是賜與石亨皆恨謙既奪門復辟首謀殺謙以謙信任范廣併誣殺之廣既死賜一日遇諸途爲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過也歸家發病死遣中官送先師孔子并四配飾金銅像置文淵閣

金匱要略卷之八

血虛體寒發熱及 暈中官絳赤咽干并四肢

實則及眼一日黑睛發為淋淋米式古問之曰黃

精濁傳門針輕首痛絲精以精計五黃濁物為絲之

痛故其夫然不同用景帝皆之自景與與否有

顯卒顯以谷陣去具景泰味與自景附五苗各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憲章錄卷第二十九

天順二年戊寅
至六年壬午

二年春正月 郊天後上顧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
年危疑之際實賴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
倣前代尊上徽號如何賢曰陛下舉此可謂孝矣於
是命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復加
贈太后兄弟五人長孫繼宗廕會昌侯次皆都督子
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又有爲其宗親求恩澤者上謂
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太后之心正不以此爲
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

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物盛必衰
一旦有干國憲吾不能抹今若聞求恩澤必大怒矣
賢曰此太后盛德因問祖宗以來外戚不預政繼宗
為侯太后知乎上曰太后正不樂此初為內庭近侍
惑以關防之說至今猶悔曰侯為人淳謹不妨但後
不可為例耳上曰然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上
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
居武英殿但早晚朝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太子卿
可定擬講讀等官且曰先讀何書賢對曰四書經史
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上曰書經有難讀者賢曰

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
讀 以左都御史馬昂爲兵部尚書 勅今後僧徒
每十年一度景泰間太監興安崇信釋教每三年度
僧數萬至是又如期天下僧徒復集京師 上謂李
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況濫賢曰陛下明見最是宜禁
止之遂出榜曉諭今後十年一度擅自披剃者俱令
還俗違者發邊衛充軍度者俱令照定額考送於是
僧徒散去 勅內閣翰林脩大明一統志先是永樂
中令夏原吉楊榮等纂脩天下郡縣志未成景泰中
重脩寰宇通志僅成未刻而 上復位遂命李賢等

重脩賢嘗謂翰林實文學侍從之臣非雜流可與景
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
皆委靡浮薄之流一時無由而退至是上欲重脩通
志唯推擇進士出身者此輩遂知不當居此願補外
職賢乃言於上命吏部外除之翰林爲之一清 按
求樂宣德以前翰林不拘進士出身方孝孺楊士奇
胡儼輩非進士而文學擅一時至李賢乃有此論豈
非時世之一變耶自時厥後特重進士科而翰林非
一甲進士及庶吉士不預內閣非由翰林不入迨夤
緣阿附以希進者則反不拘此格遂與祖宗時大異

矣 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之次子也上
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輩無辜淹禁謂李賢曰親親
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
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右
或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左右皆愧服
遂遣居鳳陽令有司造房屋給薪米器用聽其昏嫁
出入未幾庶人卒自是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
矣 二月朔日食 虜孛來寇陝西總兵安遠侯柳
溥禦之敗績 閏二月 南京都督府都事倪敬卒
敬無錫人舉進士授御史遇事敢言景泰末以災異

類仍上敬天脩德六事忤旨謫宜山典史天順初遷
祥符知縣改都事從柳溥西征還卒于官年僅四十
有四人皆惜之 三月以陳文爲詹事 夏四月

復設各邊巡撫官初石亨等以文臣提督各邊軍務
武臣不得自逞因請罷之未幾邊徼騷然 上召李

賢謂曰如今各邊革去文臣巡撫軍官縱肆貪暴士

卒罷弊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紛以此爲不便

今乃知其謬也卿爲朕舉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

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須人最急上曰

卿與王翱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於是議推十二

人進呈遂定浙江布政白圭任遼東山東布政王宇
任宣府僉都御史李兼任大同監察御史徐瑄任延
綏山西布政陳翌任寧夏陝西布政芮釗任甘肅俱
以京官巡撫其地上曰武人所以惡文臣者只是不
得遂其私耳在任者即遣使召還馬昂以貴州賊情
甚急速請一人往理遂陞白圭右副都御史贊理貴
州軍務以太僕卿程信巡撫遼東 召守制山西右
叅政葉盛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盛乞終制不允
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爲害而兩鎮將官不協各分
彼此討賊迄無成功盛至請革兩廣守將立總鎮于

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衆是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乃請益兵上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謀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按何喬新曰葉盛巡撫兩廣合兵勦賊屬廣東叅議朱英督察姦弊叅將范信以兵會勦大藤峽信利誘掠馳至橫廉間誣宋泰永平等鄉居民皆賊屠戮殆盡又欲併進城等鄉屠之以爲功英力爭其非辜且遣間使請盛亟班師諸鄉民始免屠戮即此觀之則當時所謂破砦八百擒斬數萬者亦未免屠戮平民如宋泰永平類者不知其幾矣盛被殺降之謗殆亦有由也

故曰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者也 會昌侯孫繼宗

弟顯宗家人私起厯肆專利以病客商事聞 上謂

李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

若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厯肆家人

抵法顯宗姑免罪戒飭繼宗爲其弟乞恩上召賢謂

曰繼宗不知自責爲弟乞恩朕終不允賢頓首曰真

可謂王者不私矣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 上召

李賢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誠如聖諭蓋弘先以知

縣考滿赴京爲石亨鄉里囑留京官又因奉迎有功

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得此士林鄙之上又恐其

謀奪情即令守制復召賢曰吏部乃天下人物權衡
侍郎即尚書之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卿以爲誰可
賢曰無如鄒幹姚夔上復問其優劣賢曰幹端謹但
規模稍狹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上曰然以姚夔
爲吏部侍郎 五月 徵處士吳與弼至京師上謂

李賢曰與弼當授以何職賢對曰今東宮講學宜授
宮僚次日召吏部命爲左諭德朝士皆驚以爲布衣
召至一旦授此與弼䟽辭上召入文華殿問曰特聘
爾來何不就職與弼對以老疾 上曰宮僚亦優閒
不必辭於是賜以文綺羊酒薪米命太監牛玉送至

館務令就職與弼具疏固辭賢叩其所以不就之故
與弼謂勅書以伊傳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
受賢謂必欲如傳說爰立作相亦難不若且就宮僚
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與弼不從遂稱病留
邸兩月賢爲言於上復召入文華殿賜勅褒嘉賚以
銀幣允其所辭與弼疏陳十事上命有司月給俸米
以贍終身仍命行人送歸與弼復上表謝恩而去君
子謂其不受小官而窺卿相之位此漢之周黨樊英
所以不免於范升張楷之議也 按與弼有文集行
世所載疏陳十事皆無所發明跋石亨族譜則自稱

爲門下士其日錄所記每多說夢見文王孔子與朱子復言夢孔子來訪朱子來訪如是者至再至三或者謂其攀賢附聖伊洛諸儒未嘗有此先聖羨墻之見周公之夢亦有感而偶一及之耳真積冥會之驗豈專在此哉就使在此亦何必屢聞之於人也 漳州布衣陳真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真晟初治舉子業赴省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科舉務爲主敬誠意之學至是詣闕上書不報乃聞吳與弼名欲往見之行至江西見編脩張元禎元禎謂曰濂洛之學自有真傳如與弼者不

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尋卒 按張元禎謂不可見
不必見其不足於與弼者多矣羅倫平生無一語稱
與弼嘗按詩規之蓋與弼嘗以弟奪其田褫冠囚首
跪訟於府庭元禎貽書切責之有上告素王正名討
罪豈容久竊虛名之語時知撫州者番禺張瓚其事
具在廣州志張瓚傳中尹直又謂與弼辭職歸矜肆
無復故態羅欽順亦言其學一無所得夫元禎輩皆
其鄉人之善者評論有如此惜哉 六月 雲南總
兵沐璘卒沐瓚爲都督同知鎮守雲南 上躬理政
務凡天下章奏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李賢商議

可否且厭曹吉祥石亨等干預嘗於靜中召賢歎曰
爲之柰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上曰非不自
斷如某事某事皆不從其說但依之則悅不從便拂
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諭之上
曰今後彼欲用人不當者卿亦當執而沮之賢曰臣
若頻沮其勢必怨惟陛下明見以爲不可庶幾漸能
革之上曰然上一日屏去左右召李賢言政治得
失賢因言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上曰何害賢
極言錦衣官校差出抄提罪人勢如狼虎所至貪求
無厭有司不勝其擾上一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故

重事不差既而左右貴近有譖賢妄言者上因疎
復密察錦衣官校皆得其實尤有甚於賢所言者遂
召其指揮戒之曰今後差人敢有似前者必重罪不
宥旬日復召賢待之如初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
阿順權宦將往時送去雲南兩廣湖貴等處鞫官盡
數取回物論沸騰以爲不便李賢言於上曰鞫人非
我族類自古爲中國患前已送之遠方今復取來甚
是不便聞此類在彼住定亦不願來上曰吾亦悔之
初取時聽其不願最善若後願去者仍從之秋七
月以宣城伯衛穎鎮守甘肅南京刑部尚書薛

希瓊卒耿九疇爲南京刑部尚書先是九疇降江西
布政尋轉四川上一日對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
其罪李賢對曰九疇操行誠不易得未幾召至京爲
禮部尚書上憐其老改南京刑部曰遂卿優閒 八

月 九月 副都御史林聰捕江淮鹽盜 冬十月

上校獵南苑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

苑中有按鷹臺臺旁有三海皆元之舊也本朝闢四
門繚以周垣獐鹿雉兔甚多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
定都以來歲時蒐獵于此亦所以訓武也是日上親
御弓矢命勳戚武將應詔馳射獲輒獻之旣畢賜酒

饌以所獲分賜從臣而歸 鷹坊司內臣奏乞出外
採獵 上不許復固請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
害州縣既出外不能獲一禽有司懼其威歛之於民
聚鹿獐兔雉而獻之內臣以爲出獵所獲遣人預進
上令人密訪某州若干某縣若干皆得其數候其至
各杖而黜之 十一月 罷冬至宴初聖節及冬至
例宴羣臣於奉天殿 上謂李賢曰節固當宴不惜
所費但殺牲畜太多尚有正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
減之如何賢曰大禮之行初不在此陛下減之亦是
由是每歲二宴至於正旦亦或不宴惟慶成一宴歲

不缺云 虜酋孛來寇延綏守將都督僉事張欽連
戰敗之進都督同知命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
陽諸路兵先是也先以殘虐爲其部下哈剌所殺哈
剌復爲孛來所殺諸虜酋迭爲雄長自相讐敵久之
始定於是孛來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等相繼入寇
東掠延寧甘涼西侵宣大北邊無寧歲矣 十二月
左都御史羅通致仕

卯

三年春正月 二月 遣使使朝鮮及建州女直先

是朝廷諜聞建州酋董山潛結朝鮮命巡撫遼東都
御史程信譏察之信使自在州知州佟成詐以他事

廉其境上得朝鮮授董山爲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制書還報信具以上聞請乘其未發遣使往問之可伐其謀上乃命給事中往朝鮮錦衣譯者往建州兩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擢山東左布政使陸瑜爲刑部尚書定遠侯石彪

下獄死彪魁梧驍勇景泰中頗立邊功遷都督爲大同游擊天順初以石亨故累進封侯彪性凶暴貪狡包藏禍心謀鎮大同邀人奏保朝廷覺其有異遣人廉察果皆虛詐言官交章劾之遂逮繫詔獄論死禁朝臣交通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且謂恐有漏泄

於彪者 上召李賢曰羣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
曰誠如明旨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
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
朝臣肅然交通之弊始息 三月 夏四月 五月

致仕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卒年八十三敬宗慈谿
人容儀端整步履有則德望文章名聞朝野官太學
二十餘年矜嚴好禮約束諸生時比監祭酒李時勉
亦以師道自立時稱南陳北李云 六月 七月

八月 命三法司霜降後會官錄囚 九月 石亨
奉朝請謫吏部侍郎孫弘爲大理通判以姚夔爲吏

部侍郎 冬十月 石亨貪恣日甚賄賂公行強預

朝政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張其威子姪厮養勢焰
燻灼天下寒心而亨恬不知戒上干天象彗出星變
日暈數重累月不見蓋羣陰圍蔽太陽之象也時亨
門下有瞽目指揮童先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
謂天意有在促亨舉事亨信之乃與其黨盧旺彥敬
杜清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
彼充遊擊將軍異日命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
塞紫荊關東出山東據臨清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
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帶是年春虜寇延綏

命亨帥師禦之童先力贊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
難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週爲之未晚也童先日時
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
私罵曰這廝不足幹大事亨帥無功而還已而石彪
事發罪連于亨 上初念其功累宥之惟罷其兵權

命以本爵歸第未幾家人傳說怨謗遂露其不軌之
謀於是下亨獄死其黨童先等皆坐死 李賢曰石
亨罪惡貫盈神人共怒一旦除之當時若以石彪鎮
大同誠爲可懼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
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

可勝言哉今辨之於早除此大害非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祖宗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又曰天順初以迎駕爲功者大開賄賂之門在朝文武之士靡然從風奔走其門惟恐或後以財寶先投者先得美職無復論才之賢否風俗大壞不可勝言上亦極知其非但復位之初附而從之明年稍自振作十從其四五又數月十從其二三又明年凡百自斷其賄賂之門徒開而已初時有美要職事一缺謀之如蠅聚腥爭欲得之自後缺雖多而謀之者無一人蓋用人之柄在上權貴不與焉雖欲賄賂何所投乎

向日奔競之風一變而爲恬退之習可見士風之振
否係上人何如耳天下氣候關於朝廷驗之果然

上一日從容與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對曰迎
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况景泰不諱陛下宜復
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
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爲非順幸賴陛
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
足惜不審置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
方悟此輩非爲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
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

臣愚見若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攘雖欲陞賞以誰爲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而羣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擠排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爲尤信 上曰然

十一月 南內離宮成 十二月

庚辰

四年春正月 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 上召李

賢謂曰朝覲之弊不可不革賢曰誠如聖慮即出榜禁約不許與京官交通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挾讐

告害由是肅然不犯上曰黜陟之典亦當舉行賢曰
此祖宗舊制時吏部都察院退其不職者數百人旌
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賈銓等十人賜
以衣服楮幣禮部筵宴命太監牛玉及李賢王翺待
宴隨於其中召布政蕭暄爲禮部尚書賈銓爲副都
御史先時吏部舉銓爲戶部尚書上問李賢何如
賢以銓貌不稱名乃別求之賢以巡撫山東副都御
史年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上亦以爲然左右不悅富
者甚衆謂賢曰上不喜此人不宜再舉一日上召賢
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

悅者衆愈見其賢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
關豈顧私情不悅者遂召用之 二月 令冒報迎
駕功陞官者俱自首改正時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
官者俱合查究 上召李賢曰此事恐驚動人心賢
對曰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上曰然遂行之
於是冒報陞職者四千餘人盡首改正 致仕尚書
學士苗衷卒 議諸王出閣讀書 上皇嗣六長皇
太子次德王次秀王次崇王次吉王次徽王後秀王
國絕 會試天下舉人以學士呂原尚寶少卿兼脩
撰柯潛爲考試官取陳選第一時舉人不中有怨考

官者以李賢弟李讓不中謂賢亦怒考官遂鼓其說
奏考官校文顛倒宜正其罪上疑之召賢問曰此舉
人奏考官弊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
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乃命禮部會翰林院
考此舉子荒踈且其人狂妄遂枷于部前羣議方息

三月 殿試賜進士一百五十人得陳選張元禎

張悅劉健周經黃孔昭 召耿九疇爲南京刑部尚
書軒輓爲左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石亨旣死 上
每念九疇輓爲人廉正不易得故復相繼召用 夏

四月 五月 靖遠伯王驥卒年八十三贈侯謚忠

毅驥束鹿人永樂四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歷陞兵部尚書沉毅宏偉有文武才遇事剛果用法嚴明初督兵敗北虜阿台朶兒只怕再敗雲南思任發韋郎羅等屢見軍功世襲伯職 六月 秋七月乙亥朔

日食 八月 虜酋孛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

擁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衆直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捨掠砲火徹于京師人民驚疑棄家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 上

初謂北虜窮乏不過在邊掠牛羊而去李賢言於上曰京師宜出軍於紫荆倒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

敵一則安撫人民二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會
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殺賊上曰緩不及事
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
紫荆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此虜已有所獲見我
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勅二關之軍赴鴈門人民恃
此以不恐旣而虜亦引去 九月 寧夏總兵都督
張太破虜於東壩 冬十月 上御西苑閱將臣騎
射令三營管操侯伯都督以下皆騎射以三矢爲率
上親按籍記中矢多寡賜鈔有差旣而試御馬監勇
士亦如之有畏避不趨事者罪黜之自是將士咸加

警畏知所奮勵 命右僉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雍
在都察院時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有謂敬曾
邀亨至直房同飯欲坐朋黨雍曰律之本意謂交結
朋黨紊亂朝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况亨得志
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會
者何以罪之衆以爲然敬得輕坐 十一月 閏十
一月 禮部右侍郎掌欽天監事湯序下獄降爲太
常少卿仍掌監事時望後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筭
不行救護 上召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乃
失於推筭如此因言湯聚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

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爲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
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
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脩省而序
乃隱蔽如此豈爲臣盡忠之道賢曰自古聖帝明王
皆畏天變實同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於是下序
獄降職 召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崔恭爲吏部
右侍郎恭廣宗人剛廉有爲嘗知萊州府值歲旱蝗
恭親督捕發郡縣倉勸富民粟賑之民賴以全活在
萊六年屢辨冤獄遷湖廣右布政威惠大行巡撫蘇
松時有清軍御史郭觀持法過刻崑山縣有一人涉

誣連逮充軍者至二十四人欲訴寃於恭或謂巡撫
與御史各領勅行事訴之無益或謂在京刑部都察
院獄情必大理寺評允無礙方敢決斷御史在外行
事刑獄苟有寃抑伸理平反非巡撫而誰於是往訴
於恭果爲平反二十四人皆復爲民先是有提學歐
御史校士不公被黜者相率訴于前巡撫李秉不爲
理恭繼至諸生復往訴恭一一親試之移文提學覆
試仍送入學不數年有中鄉試者有登進士者南畿
巡撫自周忱之後恭爲特著云 十二月 以王恕
爲江西右布政使

辛巳

五年春正月 廖莊爲南京禮部右侍郎 二月

錦衣衛指揮緝江西弋陽王敗倫事涉虛 上石李

賢曰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咸以爲實今却謂無以此觀之其餘所緝枉人多矣賢曰誠如聖論上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辯理賢曰乞自今詔諭法司但有枉者悉與之辯不許畏勢避嫌上曰然遂召法司戒飭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實傷和氣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甚 三月 夏四月 以程信爲刑部侍郎 南雄知府劉實卒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未嘗投足權

門自陳才薄親老乞教職不允授金華府同知廉操
直節不與流輩伍擢順天治中景泰中召脩元史筆
削任心無所屈遜陞南雄知府南雄當嶺南孔道商
稅鉅萬實止稅十之一餘斥以寬商賈僅足公賦不
私一錢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遂實入見
輒加呵辱郡人擁實竟出中貴去至韶聞實節操懼
將不免急馳奏實抗毀使勅大不敬詔逮實至京下
獄獄中上書言臣歷官三十年未嘗以家累自隨餐
粗衣敝唯圖爲國養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
所逃罪 上亦漸聞實名不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

實喜著書中夜有得如獲至寶燃燈起書平生清苦
君子謂其與古范丹李及無異云 上謂李賢曰今
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且軍官俸一季關銀
十四萬餘兩奈何賢對曰自古國家惟畏冗食今一
衛官有二千餘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兵
部漸調出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 上曰此時
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無事然使其不覺可也
上領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
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安着矣自古有軍功者
雖金書鐵券誓以求存而子孫犯法即除其國豈有

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
供俸應役民必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上
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爲之 大明一統志成凡九十

卷 五月 江南北大水 六月 虜酋孛來寇河

西甘涼莊浪等處總兵仇廉敗績虜益猖獗關中震
恐乞大軍勦殺遣懷寧伯孫鏗帥師禦之以兵部尚
書馬昂總督軍務 秋七月 太監曹吉祥及其姪
曹欽作亂吉祥在正忝間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
結以恩惠收爲腹心天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陞峻
秩石亨事發冒功者俱革去此輩仍爲吉祥所庇如

故吉祥初以迎駕爲功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
鬻獄瀆貨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之後不能堪稍

踈抑之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
之人謀爲不軌會馬昂孫鏜統兵往甘涼殺賊期七
月二日早辭朝欽與吉祥約就乘是日殺馬昂孫鏜
因擁兵入宮爲亂吉祥居禁中爲內應幸而都指揮
完者透亮風聞異謀時漏下二鼓詣長安門通孫鏜
等潛報於內直先執吉祥將禁門嚴閉欽兄弟與諸
同惡者不知其謀已洩乃詣錦衣衛指揮逯杲宅前
遇杲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杲亦吉祥所恩之人朝

廷委任行事嘗緝欽過惡欽所最恨者故先殺之然後分布諸惡於各禁門待開擁入欽兄弟四五人俱在東長安門李賢四更時到朝房聞搶馬驚亂以爲出征之軍及入房間呼錦衣衛指揮焦壽郭英等拿住俄又呼尋李學士賢方恐未省何事即出至門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中一人砍賢一刀又擊背一下適曹欽至見賢不忍殺執賢手曰無恐叱持刀者退謂賢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今被逮杲潛毀反欲相害提杲頭示賢曰誠爲此人激變不得已也賢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旣除此害即可請命欽

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即令人挾賢至吏部朝房尚書
王翺處就紙筆寫成賢拉翺同行於門縫投進欽見
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欲殺賢令持刀者同賢尋尚
書馬昂幸翺等解之及天明欽上馬呼衆馳往東安
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賢翺等復解之忽
孫繼宗孫鏗領官軍襲而圍之賢乃得脫時恭順侯
吳瑾左都御史寇深各率軍逆擊俱被殺死至晚大
雨官軍圍欽等於其家盡誅之賢被傷在吏部慮脅
從者不寧即上疏請急宣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
之心是晚 上出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等于獄皆

伏誅籍欽等家以賞將士餘黨並流嶺南追封吳璉
梁國公謚忠莊贈寇深少保謚莊愍孫繼宗加太保
孫鏗進封懷寧侯馬昂王勣李賢並加太子少保進
完者禿亮爲都督餘將士陞賞有差 京師有賀三

老者曹欽妻父也先是見欽聲勢日盛絕不與往來
欽嘗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及欽敗凡姻親誅竄殆
盡三老獲免 八月 起前都御史王竑參贊甘涼

軍務時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未可輕出李賢
請起用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督兵禦虜竑等
至邊虜引退 以大理寺卿李賓爲右都御史時寇

深被害舉代深者李賢首薦南京刑書蕭維禎 上
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嘗力薦之非端士也
乃用賓 以擒逆賊詔示天下布寬恤開言路時李
賢上言曹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
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又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
路者或設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以導之或舉旌獎賞
勞陞用之典以勸之猶慮其訥默自保或設不言之
刑以懼之聖帝明王其惓惓求言若此者惟恐不得
聞其失也惟姦邪之臣惡其攻已必欲塞之以肆其
非由是覆宗絕嗣陷于大僂而不悟矣 上曰此吉

祥石亨張軌楊善輩實爲之今宜列之於詔咸使聞知先是御史張鵬楊瑄以言獲譴權姦遂肆行無忌相繼反逆故賢以爲言乃降此詔言路始開 賜馬昂玉帶及繡金麒麟服昂初附曹吉祥嘗薦曹欽得管大營禁兵至是以誅欽有功因得掩其薦欽之罪自是寵待特厚賜賚無虛日時謂昂有福相雖附吉祥而獲免云

擢吏部郎中萬祺爲太常寺卿祺江西南昌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仙骨否亦極貴因留一書與之乃祿命法也於是研精以卜公卿貴人多竒中景泰間以吏胥辦事吏部衆竒其術授鴻臚序

班進主簿及召見有言輒驗賜以白金綵幣既而景
泰不豫有議召襄藩者石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宮
奚事他求刻期復辟與全寅筮占及徐有貞迎駕觀
象合 上既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擢驗封主事累
進員外郎郎中曹欽久執王翺李賢時祺在旁欽問
之對曰公勿負國家且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
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當勿忘欽俛首其兄
鐸曰萬君言是也王李二人獲免事平上聞而壯之
召祺賜宴勞陞太常卿 上與李賢論人才及工部
尚書趙榮賢曰此人可取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

逃避况兵非已任誰肯當先惟榮獨披甲躍馬呼於
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
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
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
能及 上曰是忠臣也 初正統末也先奉乘輿入

寇京師時虜情叵測人心洶洶趙榮時爲中書舍人
獨請往迎學士高毅壯其志解所束金帶贈之至是
又滅曹賊二事忠義凜然一時鮮儷 放岳正原籍

爲民先正旣謫戍上每語及輒曰岳正到好只是大
膽至是曹石敗上思正言乃放還爲民正嘗隱括上

語題其畫像誓將之死而靡憾也 甘肅總兵宣城

伯衛頴破西番兵于涼州都督毛忠爲虜所圍頴提

兵往救全師而還 九月朔日食 冬十月 虜酋

阿羅出渡河入套寇延綏河套周迴三面阻黃河土

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

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黃河遠者

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

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

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

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

正統以後浸失其險虜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創緣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嚮導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境剝膚之害矣 十一月

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旣見吉祥敗稍收斂近又放縱朕每戒之曰汝等不可如此即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誅殛無遺且朕在南城時汝輩如何今日得志却又忘了朕今復位

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
卿豈知之又曰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畢即拜
八廟出則視朝退朝母后畢復親政務司禮監奏疏
一一自看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去取衣服
亦俱從便雖着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鐘鼓司承
應惟時節奉母后方用無事亦不觀聽賢曰如此節
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百姓自然富庶上曰
雖然卿當勉輔朕躬 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
考選送國子監肄業先是宣德中令生員年四十五
以上者考選送監以後間一行之 十二月 征夷

將軍都督顏彪都御史葉盛討平兩廣諸蠻

壬

六年春正月

虜酋共立脫思爲可汗

二月

復

設提學憲臣以黃潤玉爲廣西提學僉事時以學政
衰弛命廷臣舉有學行者督之楊士奇以潤玉薦遂
命之 三月 陝西管糧通政司叅議尹旻奏賊退
河開軍馬衆多人民供輸困極請乞罷兵議者懼有
後警難之李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爲
壯久則爲老且達賊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若慮
其復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之時今陝西人民困極
若不赴河開之時暫退軍馬寬其供給人民愈加逃

竄糧草旣缺大軍亦難駐劄况今年不得耕種明年
愈乏糧草寧可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彼庶使民得
乘閒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悞事此時莫若令彼
處官軍且耕且守調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官
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軍馬庶爲允當上命廷議從
之 調鎮江知府林鶚知蘇州時蘇學廟像歲久多
剥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脩飾鶚曰塑像非古我
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
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
像爲疑鶚曰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

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於是併易從祀諸賢
皆爲木主 夏四月朔奉天門奏事畢上起召禮部
尚書石瑁瑁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官呼止
方轉回御道跪承旨授勅選妃朝罷上召李賢謂曰
石瑁動止失措如此如何爲禮部尚書賢曰宜令其
自退因薦戶部侍郎張睿代之賢即報瑁䟽乞致仕
上見瑁䟽不忍其去曰瑁爲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
而退命太監牛玉吏書王翱與賢議留之陞張睿爲
戶部尚書仍管糧儲命下士論重瑁而疑賢賢曰若
非先報瑁求退上意未可測也 五月 六月 國

子祭酒劉益下錦衣獄 秋七月 八月 內閣學

士呂原以憂制去位 九月 皇太后孫氏崩尊謚

曰孝恭章皇后 少傳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年八

十四贈太保謚文端直致仕後嘗言西楊不欲與予

同事內閣出予理部事當是時不能無憾於西楊若

使在內閣丁丑正月當坐首禍能免遼陽之行乎詭

者謂直在翰林侍從三十餘年爲冢宰十六年躋三

孤登一品八十而後致仕而猶致恨若此此其所以

屈節於王振而致中書舍人何觀有阿附之劾委靡

於景泰之易儲而徒頓足於私室也 以項忠爲右

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忠爲陝西按察使適陝饑
忠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民感其惠聞繼母喪軍民
詣闕乞留詔奪服返任至是徵爲大理卿陝人復赴
闕借留乃有是命 冬十月 十一月 呂原卒贈
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原與李賢同在內閣賢通達應
酬原守正持重故爵位所至不同亦可爲時事一慨
云 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出入居河套 十二月

豐澤王帝冲蓋之次也其年三月二十一日

關前留以育其命 冬十月二十一日 君氣卒飢

前國之留信事服及封至其封蓋大聖職制之壽強

忠不替法辨陣發會烈之男烈其真圖繼世齊軍列

隔濬時史巡無刻西長其忠烈西對察新節刻繪





憲章錄卷第三十

天順七年癸未至
成化元年乙酉



七年春正月 二月 以詹事陳文爲禮部右侍郎
兼翰林學士入直文淵閣預機務 會試場屋災舉
子被傷者數十人 以姚夔爲禮部尚書尹旻爲吏
部右侍郎 以孔公恂司馬恂爲少詹事 是月晦
夜空中有聲李賢上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
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陛下憫念元元凡一切不便
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弭 上覽之命賢具寬
恤事宜以進上皆從之 三月 夏四月 五月巳

丑朔日食 六月 秋七月 追謚宣德廢后靜慈

先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宣宗晚年追悔廢后事曰

此朕少年事欲復后位號不果至是孝恭皇太后既

崩錢皇后爲 上言胡后賢而無罪廢爲仙姑其死

也人畏太后殮葬皆不如禮勸上復其后號上命李

賢舉行之 閏七月 八月 禮部奏補會試命太

常少卿兼學士彭時侍讀學士錢溥爲考試官時中

式舉人二百五十人 致仕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卒

年八十九贈太保謚忠安濙居官敬慎立朝幾六十

年爲尚書三十餘年恩榮始終世莫與比但過於畏

縮是故罔恤建文之難俛首王振之專至宣德易后
景泰易儲濙職司宗伯無所匡弼未免保身之意重
云 錦衣衛指揮僉事袁彬下獄尋釋之調南京錦
衣衛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
刑權傾中外橫恣羅織人莫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
自計得以進言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
排去之乃使邏卒摺摺彬陰私數十事上之上欲法
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拿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還
我彬既下獄達拷掠欲置彬死罪有彩漆軍匠楊暄
者憤然不平上疏言昔者駕留虜庭獨彬以一校尉

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
無憾并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上
令達逮問達逼暄令供李賢主使暄懼拷死于獄乃
陽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爲之但我言於此無人證
見不若請會多官廷鞫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信
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暄大言曰死
則我死耳何敢妄指李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
教我扳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暄亦
得免按黃瑜曰石亨欲陷徐有貞得馬士權不屈
而免門達欲陷李賢以楊暄不屈而免世曷嘗無義

士哉主使之套今猶襲用之豈成憲然哉賢之不爲
有貞特天幸爾吾於二義士有感 巡撫大同僉都
御史韓雍還京擢爲兵部右侍郎 以山東按察使
王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時吏部舉大同巡撫
上諭李賢曰湏得似韓雍者方稱賢以越對及越至
陛見上曰王越丰姿是武臣之英邁者遂用之 九

月 兩廣盜起太宰侯陳經都督歐信都御史葉盛
討平之 冬十月 濬涇陽鄭白故渠 十一月

十二月 以王槃爲大理卿 馬文升爲福建按察
使 燕耆民茹文中卒年一百十歲文中無錫人求

樂初隨其父徙燕性坦易志慷慨解書史而遠勢利
其壽固有所自益亦國之瑞云 按崔銑曰年之貴
于天下也尚矣有堅實之氣其體斯壯固而不羸有
精明之心其氣斯凝定而不搖彼顏夭而跖壽者殆
各值其變也

甲申

八年春正月 上不豫旣而大漸諭處後事命太監
牛玉執筆書之一曰東宮即位百日成昏二曰定后
妃名分三曰命勿以嬪御殉葬四曰殯歛器服從舊
書畢命玉持付閣臣潤色玉至閣李賢與陳文彭時
驚惶捧誦歎曰所言闢大體非上英明不能及此而

止殉一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十七日庚午上崩乙亥皇太子即皇帝位尊聖母皇后錢氏爲慈懿皇太后生母貴妃周氏爲皇太后先是大行旣崩上在東宮即命太監劉永成夏時傅恭會昌侯孫繼宗懷寧侯孫鏜尚書王翺年富馬昂閣學李賢陳文彭時議處置軍國重事遵累朝例也上即位之明

日命議上兩宮徽號夏時倡言錢皇后久病今只尊所生母周貴妃爲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即位四海顛望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時曰此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

今若只尊所生恐損聖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
仁壽宮旨曰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
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
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
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加正宮尊號若阿諛順從是
萬世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 皇上聖
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皆
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再三勸諭已蒙
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正宮
湏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乃於錢太后加慈懿之稱

而貴妃止稱皇太后翌日頒詔天下是日同議者懼
忤內旨有後患皆隱默不言惟李賢開端而彭時極
力繼其後賴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
宮以成大禮 下侍讀學士錢溥獄謫廣東順德知
縣出兵部侍郎韓雍為浙江叅政溥松江華亭人正
統時進士浮躁嗜進時太監王振訪可教內侍書者
或薦溥試薺薇露詩大加稱賞特授檢討累遷侍讀
學士溥所教內侍後多用事溥之居與陳文隣內侍
每來謁溥必邀文共飲及英廟大漸太監王倫者嘗
受業尋伴讀東宮至是來謁溥文意必召已竟不召

乃使人密伺之倫言上不豫東宮納妃如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遺詔李賢當秉筆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言溥倫定計將退賢以溥代之退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賢怒以聞乃下溥獄謫外韓雍亦貶 二月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葬裕陵 錦衣衛都指揮門達下獄謫戍南丹衛召袁彬復舊職先是達掌詔獄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校徧行郡縣緝訪事情有犯者即遣官屬拘逮所至狼籍天下騷然至是言官劾達欺罔

故殺諸大罪數十謫戍煙瘴達卒死謫所 三月

復前脩撰岳正御史楊瑄張鵬等官 加李賢少保

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進吏部左侍郎彭時吏部右
侍郎仍兼翰林學士 上以在疚傳策廷試癸未秋

禮部補試中式舉人賜彭教等進士二百四十七人
內劉大夏張敷華戴珊樊瑩謝鐸李東陽倪岳後皆

顯著 甘肅總兵官宣城侯衛涇巡撫僉都御史吳

璠率師討西番破之先是西寧番酋把沙作亂命涇

等討之涇與璠將中軍督甘涼蘭鞏山丹莊浪等衛

所官軍三萬五千人分五路以進追至駱駝山俘斬

共千七百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 翰林編脩張

元禎上疏勸行三年喪不報元禎引疾乞歸時禮部

奉遺詔百日外請行大昏禮南京吏部侍郎章綸上

言先王制禮三年之喪達乎天子陛下臨御之初當

以孝治天下以道率臣民今山陵尚新元朔未改諒

陰之中遽講昏禮臣竊以爲不可伏望降勅待來春

行之亦不報 夏四月 五月五日大風雹飄瓦拔

木壞郊壇 戶部尚書年富卒謚恭定富鳳陽懷遠

人爲人剛正言不輕發廉靜寡慾遇事敢爲臨利害

不少變氣節才識爲時推重云 時內臣用事勢甚

張在朝無敢公言者南京給事中王淵王徽率同官
上言五事一曰覽史書二曰開言路三曰重大臣四
曰選良將五曰保全內臣如王振曹吉祥事敗雖欲
全之不可得也近有無耻大臣結交內臣或行叩頭
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今後
內臣不許管軍管匠置立田宅其家人義子悉究其
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
斷自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覩清明之政
而宦豎亦享悠久之福矣保全之道豈有加於此哉
上嘉納之

按成周之制以冢宰統閹寺西漢之制

以丞相監宮中宋人循周漢之遺亦以宦官制屬於
宰相樞密故內侍任守忠有罪韓魏公得以檄召而
議貶近習梁彥俊言利僕射葉顥得以逮至政事堂
而叱責之他可知矣三代而下制置閹宦之法莫良
於宋故終宋之世宦官鮮專政亂國之禍視漢唐大
不侔矣 改兵部尚書馬昂爲戶部尚書時言者交
章論昂不職乃改戶部以王竑爲兵部尚書 復定
襄伯郭登爵鎮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團營登事母孝
有文武才所上章疏皆自爲之 六月 禮部左侍
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清瑄

字德温山西河津人爲學貴實踐不立門戶不尚辭說教人以復性爲本國朝稱理學之儒唯瑄無間言

秋七月

立皇后吳氏

八月

御經筵賜講官

學士柯潛等白金文綺寶鈔

脩英宗睿皇帝實錄

孫鏜奉朝請

九月

廢皇后吳氏下詔言先帝

臨御之日爲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

期不意內臣牛玉徧徇已私朦朧奏請將已退吳氏

冊立位不稱德不得已請命母后廢黜吳氏明正牛

王之罪免死謫居南京

逮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

王淵等下獄時徽淵等以牛玉罪重罰輕上疏請明

刑罰以正朝綱監往事以防後患數玉大罪四乞寘諸法因斥內閣執政李賢阿附權豎籠絡士夫中藏奸計外務掩飾奏入逮下獄科道交章論救命俱謫遠方判官徽普安州淵茂州 冬十月 立皇后王氏 調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時盛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議舉盛堪入內閣盛在廣東時或讒於李賢曰盛自負能文訾公文不善賢啗之至是沮其進轉盛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盛至鎮脩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

力脩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 革太平侯張瑾興
濟伯楊宗等爵時有內直將軍愬天順初因入直迎
駕而陞非冒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 上念其久
于役特復之自是以迎駕奪門陞者紛紛入訴命兵
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而下俱奪爵於
是冒功者盡革而紛紛入訴者始息矣 令正統十
四年守城者被虜走回遇駕拿馬者及出使瓦刺者
天順初迎駕者擒獲妖言者凡有陞職俱革不襲
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抄沒太監吉祥地撥爲
宮中莊田皇莊之立始此 時有建言請以天縱二

字加號孔子給事中張寧言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後世不在封號求勝于一名一字可得而輕重也議遂寢擢真定府東鹿縣知縣盛顥爲邵武府知府顥常州無錫人初爲御史以論石亨謫知東鹿邑之豪右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顥至變搏擊爲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服闋相率詣闕奏乞顥再任從之顥至不復用刑法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頭聽受不復辯隣邑訟久不決者上官委顥折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

如冰明如鏡之謠邑介真保二府間四境之民雖非
所治亦聞風趨赴市易郊外有荒落地遂聚以成市
人皆目爲清官店至是陞知邵武後歷陞左副都御
史 十一月 以高明爲南京僉都御史 十二月
平羌將軍定西侯蔣琬鎮守甘肅

西乙

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春正月己酉朔夜有流星光
燭地自左攝提東南行至天市西垣 詔釋戍邊陳

循江淵俞士悅等各回原籍王文子宗彝于謙子冕
謙婿朱驥並放回籍 召王竑爲兵部尚書李秉爲
左都御史 命都督同知趙輔爲總兵官右都督和

勇爲遊擊浙江叅政韓雍陞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
征兩廣蠻賊勅雍有無若葉盛殺降之語蓋出自李
賢也 國子助教李伸上言五事一曰明從祀之典
孔子廟庭顏淵曾參孔伋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
列之廡下先儒熊禾及國初學士宋濂皆嘗言之臣
謂顏路曾點孔鯉宜配啓聖公廟其諸從祀如公伯
寮荀況馬融杜預王弼理宜黜之元儒若劉因許謙
宜入從祀二曰嚴學校之職今天下教官類多匪才
以致提學憲臣往往折辱殊非右文之意宜勅提學
官凡教官之不類者起送別用其賢者禮貌之以示

敬學之意三曰擇承襲之胤今之武臣子孫憑藉世祿鮮克由禮宜勅兵部武臣子孫應襲者倘非其人奏聞革退別選其兄弟之良者襲職四曰廢大臣之子大臣非有過犯子孫應錄用者當先入國子監讀書習禮考其知所嚮往然後如例廢補五曰益小吏之俸常人之情必衣食足斯廉耻興今有司俱無全俸類多折鈔衣食不足未免苟取於民宜勅賜在內七品以下文職官員全俸在外七品以上半俸上命議行 命戶部右侍郎薛遠整飭兩廣軍餉上以征南軍士兩京及江西湖廣共調萬人需費浩穰

非郎中可理持以命遠 刑部主事馮俊上言生長
廣西深識夷情蓋廣西境內猺獞多居民少洪武間
設立田州泗城等府州選用土官世相統攝遇警悉
聽調用使之懷德畏威其餘種類令流官兼管是以
反側靡常近年益甚今總兵趙輔等奉命往征賊平
之後恐有遺孽遠遁宜遣官招撫或委附近土官管
束或別立司府推選其類爲衆所信服者授以世襲
長官俾從俗以治之事下兵部議令趙輔韓雍等平
賊之後斟酌舉行 李賢等言翰林編脩丘濬廣東
人深知兩廣賊情近見朝廷命將出師致勤宸慮因

條陳用兵事宜於臣謹錄上進是亦平賊之一助也
上命所司錄示總兵巡撫等官俾見之施行 兵部
尚書王竑言京營官軍因見總兵趙勝奏帶指揮鄒
勝等多私投勢要謀爲旗牌意圖妄報功次希求陞
賞及乘機生事貪索害人即今兩廣寇攘不支若令
此輩再擾恐致意外之虞乞移文趙輔等凡軍前應
用止許在從征官軍內選舉從之 福建汀州府奏

前推官王得仁當鄧茂七作亂時奮力殺賊卒於行
陣請立祠宇以昭報祀禮部謂宜如廣東楊信民故
事俾有司立祠致祭從之 二月 皇太后誕日建

設齋醮禮書姚夔會大臣歛香相率詣寺觀祈福給
事中張寧上言 皇上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

臣但當和衷敬德仰贊聖孝以綏懿祉不當崇奉釋
老導上醮祭以壞風教不報 寧夏總兵張泰言臣

嘗奏准創造兵車以爲戰守之具此寔禦虜良法兵
部覆奏謂泰又在寧夏虜屢犯邊未聞泰以此破敵
宜令巡守等官會議 禮部言迤比虜酋奏欲朝廷

遣使舊無此例宜令通事申諭來使還語其酋曰我
中國凡事法祖今爾欲中國遣使往來洪武年間舊
無事例正統中嘗一遣之反失和好 英宗皇帝深

自悔悟遂不復遣朕遵祖宗之意不敢有違爾每差人朝貢朝廷如例優賞不得別有希冀弗提衛都督察阿奴奏欲進海東青上曰此等野禽能令人蕩心於畋獵有司其即却之勅諭迤北使臣孛來曰我祖宗以來四方朝貢使臣管待賞賜俱有定例不可增減朶顏等三衛曩時無所依倚我祖宗特加憐憫設立衛分授以官職俾近邊住牧每年朝貢俱從東路喜峯口進入今都督朶羅干等不遵舊例却差人與爾等同來希圖混賞悉照舊例分別度見朝廷厚待爾處特諭爾知之御史趙敵言張鵬楊瑄

等在天順元年爲石亨構陷者俱蒙恩例復職郎中
吳節等爲人所累御史葉淇等犯進言之失乞通查
復職又言于謙等爲石亨等誣陷榜示天下其後亨
等不一二年亦皆敗露陳循俞士悅等前後恩宥無
俟臣言獨正統十四年虜犯京城賴于謙保固其功
不小餘亦可憫伏乞收回前榜死者贈官存者復職
上曰朕亦稔聞謙寃所司其悉如御史言行之 兵
部言延綏總兵官張傑上安邊方畧七事其一謂延
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須增立營堡以
時啓閉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兵不過一二

百人難以應敵府谷縣境極於東偏西距諸營八百餘里猝難應援可選諸營精兵九千分爲六哨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無事則巡歷邊境遇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俱在腹裏遇警猝難馳報况虜入寇必經邊堡過延安膚施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其鄜慶所屯防秋軍士二千乞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見今邊軍追補虧損官馬無力賠償類多逃竄致戰守缺人乞令所司停免買陪庶不使軍馬兩失餘六事亦多行陣攻守之策宜擇其可者移文總兵巡撫等

官舉行從之 按嘗巡歷延綏慶陽諸處張傑之言
迄今未盡舉行督撫諸臣率皆推託而邊方有司又
多無賴淹延度日者惟恃國家慶澤之宏遠也 上
祭先農之神遂躬耕籍田 翰林脩撰陳鑑居憂召
脩實錄固請終制許之 三月 加吏部尚書王翱
太子太保進陳文禮部尚書 以河南布政王恕爲
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荆襄三府流民 上視太學
釋奠先師孔子祭酒司馬恂率學官諸生表謝賜祭
酒等官及孔顏孟三氏子孫襲衣及諸生寶鈔 以
旱災免陝西延安等處稅糧八萬七千一百石有奇

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講王與爲南京翰林
學士 夏四月 甲申河南鈞州地震有聲至二十
三日方止 以都給事中張寧爲汀州知府脩撰岳
正爲興化知府先是南科給事中王徽等劾李賢不
職俱遠謫寧會六科申掾忤賢復有忌岳正者僞爲
正劾賢疏草賢亦嚙之會兵書王竑薦寧堪任僉都
御史正堪任兵部侍郎賢乃假歷練之說票旨各陞
知府士論不平 周洪謨陳四川勦賊方略六條一
曰阻絕路徑二曰先勦賊黨三曰固守重地四曰廣
募土兵五曰多用利器六曰密行反間兵部允其議

上命移文四川總兵官吳琮督理軍務都御史吳琛
採用之 荆襄流民劉千斤反初北方流民聚襄鄧
山中凡數十萬有錦衣千戶楊英者奉使河南策其
必反上䟽言流逋之衆宜選良吏賑恤其饑漸圖所
以散遣之辭甚諄切不報至是追頌英之先見者比
于茂陵徐福云 五月戊申脩比干廟命有司春秋
致祭 復倪謙爲翰林學士闌住謙上言天順三年
奉命充順天考試官都御史寇深陰結錦衣指揮逮
杲擗摺臣罪除名戍邊今幸遇登極恩釋爲民乞置
對以雪冤枉 上以事在赦前不問復職闌住 六

月 兵部尚書王竑以病乞免 上不允命醫療之

秋七月 御史李志剛言近日四川兩廣盜賊縱

橫所經兵民之家需酒食亂婦女驅人負擔或少留
所掠貨與之其恐貽累辭弗受者多被殺戮迨賊旣
去有司追捕者得所留與物輒爲通盜分贓拷訊誣
伏撫按但據成案被誣者懲拷訊之酷甘心速死受
誣含冤終莫能辯彼真爲盜者聞之曰其人且爾吾
屬可知是以不肯革心聽撫乞勅各處撫按分巡等
官躬詣盜所廉察情實此等冤獄咸與伸理庶幾良
善獲安盜賊向化章下都察院覆奏從之 贈廣東

按察司副使毛吉等官先是兩廣流賊數萬劫掠郡縣吉與知縣王麒驛丞秦瑄隨軍殺賊奮不顧身皆死之事聞皆贈官賜誥以褒其忠吉浙江餘姚人死時年四十四初吉出軍時給以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余文司之已費用十之三矣文憫吉死無以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僕俾爲喪具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走告近居沈經歷者沈報僉憲胡榮亟來視之瞪目視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憾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我

家雖官府無所稽考我負汗辱於地下矣願亟以還
官毋汗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婦甦大理卿王槃言
天下軍民詞訟自下而上違者罪之近來軍民徑赴
京陳奏者法司多從寬貸遂至訟繁民擾臣請今後
違例越奏者遞送押解原籍官司重究庶幾姦弊可
革而訟事可簡也從之命撫治南陽荆襄右副都

御史王恕賑濟饑民及勘災傷處所奏報定議以寬

糧稅勅南北直隸浙江河南巡撫巡按官賑濟饑

民王竑懇乞休致不許先是竑以疾辭命醫日往

視之至是復請上慰留之八月命工部侍郎

沈義僉都御史吳琛巡視民瘼

廣東按察使夏埏

言兩廣地方連年用兵未見成功猥獲逼脅平民使

爲賊黨進則驅我民以當矢石退則殺我民以抒怨

怒今用兵不已供費日繁臣恐外患未除而內變將

作誠宜慎選府州縣官善爲撫綏招致俾見在之民

懷惠而固守被脅之衆聞風而來歸又擇才面官以

兼總之則力分而事專勢親而人附矣兩廣藥石端

在於此奏入命兵部審處擢庶吉士李東陽倪岳

謝鐸焦芳陳音爲翰林編脩吳希賢爲檢討張敷華

等九人爲各部主事韓雍會趙輔等統率大軍在

廣西全州湖廣陽峒及桂林大藤峽等處節與賊戰
勝之 南北直隸及河南山西湖廣江西浙江所屬
郡縣凡一百四十餘處各奏水患詔戶部勘實以聞
九月 巡撫宣府都御史葉盛陳乞罷免不許

浙江提督市舶內官福住居寧波不法別築公館於
杭州騷擾軍民苦之寧波知府張瓚禁戢其下住因
誣奏瓚瓚遂列奏住諸不法事下布按二司覈實於
是布政使李顥等具實會奏上以住年老悉宥其罪
但加戒飭而已 兵書王竑三上章乞放免養疾准
其還家調攝竑以前薦岳正張寧爲李賢所沮遂堅

意求去士論惜之 戶部言鎮江浙江諸處旱澇相繼歲運京儲四百餘萬石今罹災傷優免數多來歲兌運不足請以淮浙等鹽廣募商人於淮徐德州水次倉中納俟來歲分撥官軍支運庶民不困於凶年而國用亦無所損矣制可 定烏思藏番僧三年一貢例 命福建延平府立祠祀宋儒楊時以羅從彥李侂配享 漕運總兵楊茂奏各處運糧旗軍以洪閘灘淺盤剝多費各帶土產物貨以資用度乞免河西務張家灣等處稅課以紓軍困上下其議行之

冬十月

禮部尚書姚夔會昌侯孫繼宗等議哈密

乃西域諸蕃要路近年爲訛加思蘭殘破其國人民
潰散不時來貢動以千百貪饗宴賜朝廷固不恤此
然道路疲於遞接合酌量事體哈密使臣歲一入朝
不得過二百人訛加思蘭五十人其土魯番亦力把
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貢經哈密者依期同來不得過
十人宜勅陝西甘肅等處鎮守總兵撫按三司等官
撫諭夷民嚴加防範及勅哈密王毋弩溫答失力收
集流散保守境土庶全朝廷始終優厚之意從之
戶部奏景泰末宣府總督都御史李秉嘗上言邊城
多空地而守城諸役外復有閑曠軍餘請量支宣府

官銀買牛給與耕種收餘糧易銀給貧軍買馬騎操
遂於億萬庫支銀一萬兩買牛給軍耕種至天順初
有言勞軍不便者行都督楊能等會議俱稱且耕且
守經國遠圖而大同宣府自懼兵變人畜蕩盡幸而
朝廷大發帑銀買牛給軍耕種邊人稍得聊生今宣
府巡撫葉盛復申奏先年原買官牛多死又以餘糧
續買給軍耕種官府不煩督責軍士不致賠償此皆
官田官牛之効驗然立法非難守法爲難乞申勅守
臣恪守俾久而不廢庶邊事克濟 上曰法旣善宜
永遵行 陞禮部右侍郎彭時爲兵部尚書仍兼翰

林學士 兵科給事中袁愷奏湖廣荆襄等處流賊
攻陷地方甚爲民患鎮守總兵李震巡撫都御史王
恕王儉巡按御史王瀛都布按三司汪澤等旣無撫
馭之方又無勦捕之策宜各究治以爲人臣誤事之
戒 上以王恕王儉大臣姑記過王瀛汪澤等俱奪
俸仍令同心協力平賊以弭民患 十一月 陞南
京刑部右侍郎廖莊爲刑部左侍郎先是南道御史
鄭安論莊法律生疎至是莊以進表入京上章乞歸
上以莊在景泰間大節可取不允其去特陞用之
戶部以所議漕運叅將袁佑上言便宜覆奏 上曰

律開收受稅糧聽納戶自槩平斛交收比來收糧者每石加耗米五升今軍官願加一斗可見官攢人等侵害過多今後收糧俱用平斛不許官攢人等勒要囤基財物敢有仍前作弊巡倉御史叅奏究問保
定永平二府所屬十六州縣水免糧一萬八千六百石有奇給孔顏孟三氏學印令三年貢有學行者一人入國學刑部奏南京戶部左侍郎陳翌因災異言審錄重囚乞照正統間事例差官請勅分往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州會同巡按御史審錄事下臣等議竊見是年各處司府州縣例該赴京朝覲廣東廣

西湖廣四川賊情未息南北直隸浙江等處水旱災
傷分官賑恤事務煩冗若再差官審錄不無勞擾乞
通行各處問刑衙門見監罪囚輕者從宜發落重罪
會官詳審不許淹滯隱匿違者撫按并按察司官嚴
加究治仍候時年豐稔地方寧靖會議差官審錄從
之 按差官審錄本非冗員而當時司寇若廖莊者
猶恐擾民嘉靖末年徵科常政撫按任之已有餘力
當國者顧動勤制使供億浩繁此豈爲國恤民以固
邦本之長慮哉 左府都督過興鎮守廣西召還道
湖廣祁陽縣怒知縣李翰接應夫船不時令子得隆

率部卒拽翰及其子釗榜掠俱死興亦以疾死于道
翰妻入愬于朝事下法司得隆伏死罪其母擊笞聞
鼓稱寃 上以其妄愬命即誅之 乙丑夜月犯太

微垣上將星 十二月 丙子曉刻金星犯鍵閉星

恭寧等衛右都督劉王兀喃帖木兒等奏欲於邊
地收買牛隻農具并乞賜蟒衣禮部以聞 上曰蟒
衣不可與其欲與民交易可許之 以福建按察使

馬文升爲南京大理寺卿 朶顏三衛頭目兀研帖

木兒奏乞職事兵部覆奏以未有功勞例無陞授不
許 癸巳夜月犯右執法星 命直隸容城縣立祠

祀元儒劉因 改庶吉士許禮等觀政各衙門自正
統以來所選庶吉士內閣奏請學士二員於翰林公
署教習與祖宗時文華堂文淵閣舊規不同內閣按
月考試第其高下以爲去留之地將及三年則邀求
散館不復以進脩爲事至是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
散館李賢謂曰教養未久柰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
對公從何處教養來賢稍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
該三年已燒郎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災故也賢怒請
旨分散各衙門觀政尋授禮南京刑部主事 追贈
已故南京兵部尚書黃福爲太保謚忠宣

憲章錄卷第三十一

成化二年丙戌
至三年丁亥

二年春正月甲辰朔 辰時日暈及左右珥背氣赤

黃色鮮明 彭時歸省以王復爲兵部尚書 御史

魏瀚等言自古備邊之策不過練卒擇將廣儲畜脩

城池利甲兵而已邇者虜寇長驅動以萬數而沿邊

殺掠殊爲可畏兵部以乏兵召募示弱於虜今京師

軍士不下三千餘萬或占役於私家或借工於公府

或買閒而輸月錢或隨從而備使令其操練者大率

老弱不勝甲冑且馬多羸瘠器非犀利使之折衝禦

悔安能嬰鋒挫銳况今之爲將帥者雖曰用勲戚取人望而身任安危忘家徇國爲陛下効力輸忠者則未之見也邇年各處率無積蓄且水旱相仍連年蠲貸戶部不能區畫設或警急何以濟用訪得鴈門偏頭一帶關隘踈畧虜每深入苟不痛懲前弊未見其爲安也伏望切責總兵等官將各營軍士整點操練命給事中御史各一員不時嚴查設有賣放占役等項通行叅究仍乞節財省用一應浮費悉從裁損遇有征進軍士加倍賞賚作其勇敢更乞於鴈門一帶關隘并山西地方添設才望重臣智勇叅將提督巡

撫綏輯地方然大要尤繫於兵部之得人今尚書王復質實有餘應變不足以此之才處此多事未見其克濟更宜圖之 上曰王復陞任未久難責近効頃

於三營內選撥精銳官軍十二萬分爲十二營團操情弊多端轉加廢弛今還歸三營照舊分一等次等訓練差給事中御史不時點閘若仍前作弊卽叅奏究治所云費用賞賜朝廷更當斟酌 詹事府少詹事孔公恂以言事下獄出爲漢陽知府公恂以先聖後且行聖公孔弘緒大學士李賢婿也遂不次用爲少詹事及 上即位改大理少卿尋自奏復少詹事

至是上疏謂總兵中止有朱永一人於是諸總兵譁然不平言官聞風劾之遂調外任 二月 重脩闕

里孔子廟成上製文以紀 李賢遭父憂命奔喪歸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章懋等三百五十

人賜羅倫及第第一時會元狀元咸稱得士內賀欽莊杲韓文熊繡許進林瀚後亦皆爲名臣 兵部言

提督荆襄軍務尚書白圭等奏賊首劉千斤等在襄

陽房縣豆沙河等處萬山之中分作七屯臣等會總

兵等官議欲分兵四路一從南漳一從安遠一從房

縣一從穀城掎角並進尅期會勦 上曰兵不可遙

制宜如圭等所擬行 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等言

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鬪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覆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於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每名量免戶租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是土兵盛強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 按此土兵之法不但可行於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困於賦役而心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雖欲入誰爲嚮導此寔久

實事錄卷三十一
三
安長治之至計竟無有申明此意者雖延綏此法亦
就廢弛而各邊多事兵力財賦日不暇給矣安得如
盧祥者當事而力主此議也 延綏紀功兵部郎中

楊琚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
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踈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
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游河
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
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
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
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蘆石海子回回墓

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鬍馬營
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
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
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
一路營堡移從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
實爲萬世防邊之長策也 上曰楊瑄所奏移堡防
邊具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 按
嘗歷延綏慶陽二境往復於偏頭關花馬池二千里
間凡諸營堡咸爲稽考詢之將官故老猶皆記憶楊
瑄之策且曰曾銑幾於復套其計蓋不出此惜乎垂

成而殺身也

禮部尚書姚夔奏南京兵部尚書李

賓等奉勅賑濟南京流民衆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弟
納米送監讀書切惟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資以
致治近因各處起送四十歲并納草納馬生員動以
萬計已不勝其濫今又行此將使天下以貨爲賢士
風日趨于陋尚望其有資於治理哉宜別爲處置

上曰祖宗設太學教育人才非由科貢者不得濫送
今賓等欲令官民子弟出錢穀賑民補太學生古無
此例且天下財賦所出其途孔多學校豈出錢穀之
所禮部議是其勿許 命禮部給度牒鬻僧以賑濟

饑民

閏三月

濟州衛典史喬曷上言朝廷以淮

揚等處饑饉勅命賑濟而州縣官將賑濟錢糧銀雜
銅鉛米和糠土不堪貿易食用戶部請移文撫按等
官將作弊官吏人等通行究治械送京師官發邊衛
充軍民發口外爲民後有犯者一例解京處治從之
巡視淮揚都御史林聰言鳳陽諸處災傷賑濟別
無餘策查得兩淮運司儀真批驗鹽引所見有沒官
鹽二萬餘引已行召商定價賣銀支用及淮揚所收
船料鈔亦行暫改收米以備賑濟從之 兵部奏延
安知府王鑑言神木府谷等縣堡以至安邊定邊等

營寨相去千有餘里撫按分巡等官罕有至者其邊
塞士卒爲官旗侵漁虐使以至衣食不給戰馬不暇
飼牧器械不得脩整莫能禦虜乞行撫按分巡等官
時常行邊禁革姦弊詔可 按王鑑斯言真洞切而

有餘悲矣邇來邊方撫按既不巡行邊堡而分巡等
官又往往叅謁撫按往返動二千里歲月幾何尚
有日力及此哉今之當事者宜深體王鑑之言而嚴
爲之所也 發松江府糧十萬石賑濟淮徐等處饑
民從巡撫都御史林聰請也 兵部奏哈密地方被
北虜亂加恩闡侵掠忠順王母率部屬避居赤斤苦

峪今北虜已退宜勅王母復還哈密舊地收其衆以
衛邊塞詔可 夏四月 巡撫山西都御史李侃奏

臣嘗讀唐陸贄論守邊事有曰直北窮邊寒風裂膚
驚沙慘目自非生於其域者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
也南際遐荒山巒瘴氣亦惟生於其地者方能服習
水土今南方之人補西北軍伍西北之人補南方軍
伍各不相宜多致疾病遁逃俱不得用茲山西人當
補南軍者就令補山西邊衛南方人當補北軍者就
令補南方各衛庶乎各得其所而習於戰鬪矣事下
兵部覆奏詳議檢閱今年南方各衛發冊所取山西

軍丁幾何山西各衛發冊所取南方軍丁幾何若數目相當堪以兩易各依發冊取補詔可 擢掌新會

縣事廣州府同知陶魯爲廣東按察司僉事魯初以父死事廕爲新會縣丞陞同知仍掌縣事至是都御史韓雍請進魯憲職專守新會并肇慶之新興陽江陽春瀧水等縣吏部覆奏從之 南京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高明言上元縣民匠高朋同妻龐氏將隣家十歲幼女烹而食之實由饑餓所逼請發軍儲倉糧數萬石借與貧民候秋成之時還官 上命戶部定

議以聞

五月

李賢奪情起復翰林脩撰羅倫疏

劾李賢遭父喪宜令終制宋仁宗起復富弼孝宗起復劉珙二臣皆不從綱常倫理所關甚大詔倫狂妄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留倫不報編脩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則不敢倫雖貶而士論歸之禁侵損古先帝王忠臣烈士名賢顯宦陵墓 召大同總兵楊信還京李賢等奏胡虜之衆不過中國一大郡連年被其侵擾往往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接境原非胡虜巢穴今虜酋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古云不一勞者不永逸今欲安邊必須大舉而

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進兵搜勦務在盡絕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預請處畫又秋禾方熟虜騎必入掠而延綏鄜慶環縣一帶宜推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諸處庶幾有備無患於是兵書王復及同孫繼宗等集議以爲大舉搜套必主將得人今鎮守大同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稔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成筭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大同宣府鎮巡諸官亦宜勅令整飭兵備候至期調發又信旣召還可以脩武伯沈煜代之上允所擬遂召信還

御史楊琅奏天下之士氣與國家之元氣相爲流通

士氣之壯弱國家元氣之消長繫焉 皇上即位以
來頒布明詔開廣言路以振作鼓舞天下之士氣未
幾而王徽等以進言遠斥士氣爲之一沮至是羅倫
又以論事補外士氣爲之再沮夫士氣之在國家鼓
舞振作尚恐其不振况從而沮抑之將諛佞成風聰
明日壅甚非朝廷之福也乞追回王徽羅倫等復其
舊職以作士氣奏入李賢票旨謂楊琅朋比姑宥其
罪 六月 改翰林學士倪謙于南翰謙自謫戍復
職閑住至是詣闕謝恩特命於東閣辦事言官劾其
貪冒無耻改命南京 巡按湖廣御史王瀛等奏賊

首石和尚集衆千數燒劫四川大昌縣治瞿塘衛指揮曹能夔州府通判王禎率官軍民快往禦之被殺者六百餘人禎與奉節縣典史并百戶二人俱遇害因劾能易敵傷威請治之事下兵部王復等請勅提督湖廣軍務白圭等議留京營及山東官軍分往勦殺仍勅四川守臣馳赴夔州調兵協勦及移文都御史王恕停能等俸俾戴罪殺賊兼守議城池從之反賊劉通等伏誅通即劉千斤河南西華縣人幼有膂力縣門有石獅約重千斤通手舉之人因以爲號正統中惑於妖言潛往襄陽房縣與妖僧允天峰謀

亂至天順八年有石龍者即石和尚糾合馮子龍等
四散劫掠通令勇聰約子龍等舉事乃於地名大木
廠立黃旗聚衆據梅溪寺稱王偽號爲漢建元德勝
聚衆至四萬餘人攻陷城池爲官軍殺敗通等就擒
與賊黨四十八人磔於市男子十一歲以上者皆斬
之 勅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協謀征
勦河套 安遠侯教讀戴伸銜上言陝西用兵事宜
大畧謂兩軍交戰生死定於呼吸彼摧堅執銳之士
奮不顧身何暇首級之顧此其功最爲上也今論功
者反以首級生擒驗功陞賞而當先破敵不爲上功

所以士無鬪志惟圖幸取首級往往坐是而敗乞稽
洪武永樂間舊例以當先者爲奇功生擒者次之斬
首者又次之如此則人以進死爲榮而虜不難滅矣
奏入 上令仲衡隨楊信勦賊仍命兵部看詳以聞
王復等奏以爲論功行賞欲以當先破敵爲奇生擒
斬首爲次恐事勢難行蓋擒斬者有實可驗而當先
者無跡可憑以是爲功賞之差不免有濫報之弊近
如涼州奏報功次生擒斬首者僅及三十而奮勇當
先者乃至千餘豈足憑信 上是之旣而仲衡考滿
停俸妻子在京無以養贍命以訓導俸給之 按戴

仲衡之論是矣而王復以事勢難行沮之天下事如此類尚多善謀國者當必有出格之見也初臺臣論復質實有餘應變不足殆此類云 陞南京翰林學士倪謙爲禮部右侍郎 秋七月 倪謙致仕科道會劾謙姦貪邪佞交結外藩本當寘于極典幸而得戍邊方復蒙寬恩復職閑住自合靜居閭里却乃不召而來希求進用玷污清班知不容於公論僞乞休致 皇上復徇所請俾官南京又貳宗伯朝野驚駭衆論誼騰臣等官居耳目職在激揚竊附呂誨之知人敢辭陽城之寘逐伏望俯徇輿情將謙革職以爲

希求幸進者之戒 上曰倪謙有隨侍舊勞特留任
用今公論既不可仍令致仕 兵部奏荆襄賊黨雖
已削平而元惡石和尚劉長子等尚未就戮茲又逃
往巫山瞿塘等處攻劫縣治請乘大軍勦滅之以除
後患從之 順天保定開封青州四府大水 八月
進士周鑑以避選王府官問遣爲民時崇王將出
就學詔吏部選進士官侍講讀鑑在選中稱病覲免
尚書王翺奏鑑懷姦不忠遂坐除名 南京光祿寺
卿蔚能卒能陝西朝邑縣人以吏員授光祿寺典簿
累陞本寺卿進禮部右侍郎後以忤旨調南京光祿

寺卿能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私持禁嚮還家其尤
爲人所稱者能偕同僚聯名上疏請查入內供應器
皿詔下禁獄問所由能私謂少卿輩曰上怒不可測
能老矣當獨任之勿累諸公也旣而獨受責降官調
南京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奮身如能與况鍾者
殆士人之高等云 命諭祭故少保于謙復其子冕
爲府軍前衛副千戶 九月 光祿寺以供應不足
奏添歲費禮部言正統間本寺雞鵝羊豕之類歲費
不過三四萬天順以來增至十六七萬費用過多暴
殄天物莫此爲甚宜從元年正月詔例令本寺裁節

冗費歲用不得過原定之數庶不靡耗民財 冬十
月 復徵湖廣金沙洲江西九江船鈔舊制無收船
鈔例景泰中以國用不足始筭及之每船百料納鈔
十五貫後以鈔法不行又與銅錢兼收尋以歲歉商
賈少通暫停其課至是所司奏軍士月糧不給復如
舊收之 提督湖廣軍務白圭等奏賊首石和尚劉
長子等復聚衆千餘燒劫巫山大昌縣治調叅將喜
信鮑政都指揮白玉等隨賊向往勦殺賊計窮力屈
兼以食盡乞降官兵乘機誘之劉長子縛石和尚送
至都督喜信營受之長子詣信營告缺食信給之食

俾近營居住既而併劉千斤妻連氏偽國師常通偽
給事中王靖偽都指揮苗虎張石英等三十人僞千
百戶張剛等六百餘人盡擒之奏聞區處下兵部議
賊餘黨恐有竄伏山林者宜移文總兵等官督兵搜
捕俾噍類不遺庶無後患因詔總兵等官候地方寧
靖區處得宜然後班師 整飭邊備左都御史李秉
言建州毛憐海四等諸部落野人女直來朝貢邊臣
以禮部定擬名數驗其方物貂皮純黑馬肥大者始
令入貢否則拒之且貂產於黑龍江迤比非建州毛
憐所有臣聞中國之待夷狄來則嘉其慕義不計其

物之厚薄若必責其厚薄則虜性易離或以啓釁非
厚徃薄來之意今海西建州等夷人結構三衛屢擾
邊疆進貢使臣一介不至若不更定其制恐邊患日
甚所係非輕禮部因請勅戒遼東守臣自後夷人入
貢驗數放人不得過爲揀選以起邊釁從之 十一
月 以兩廣平賊功陞左僉都御史韓雍爲左副都
御史初雍受兩廣之命會于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
從遊擊率達官由庾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
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雍曰不然古
者伏鉞臨戎專制閩外謂可安國家利社稷雖專之

可也夫兵有聚而爲正亦有分而爲竒今兩廣已無
完郡大藤峽爲賊巢穴舍此不圖而趨其末未見其
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接高廉雷東可
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
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煩於還乎自古蠻
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勝之而已軍志曰先人有
奪人之心所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又何泥於困乎
於是命將分兵示以賊勢可滅之機先破脩仁荔浦
次及大藤峽前後生擒斬首奪回被虜俘獲賊屬四
萬五千七十有竒顛越死厓谷者不可勝紀捷聞陞

左副都御史仍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磔反賊

劉通黨石和尚劉長子等七十三人于市并斬其家

屬五十二人和尚名龍詭言石亨家屬劉長子即馮

喜 整飭邊備兵書王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

甘涼邊備東自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

花馬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

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為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叅

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

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

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接及西南直

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稀踈空濶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趁今聲息稍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木植候春暖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土門堡移出十頃坪大兔鶻堡移出響鈴塔白洛城堡移出軌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莊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交界地名崖

寺子三眼泉柳樹澗瓦剎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量堡摘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爲溝墻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容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可以遙振軍威矣從之按嘗巡歷斯地營堡墩臺僅有遺址率多廢弛虜人出入如履平地當事者自傳

塘馳報收斂人畜之外一籌莫展縱有請纓繫頸之心而委任權力則寔有限言之督撫漫不爲意求如王復者且不可得矣 十二月 迤北瓦剌太師阿

失帖木兒遣使哈三帖木兒等貢馬及銀鼠皮等物舊例迤北使臣入貢必由大同路其賞賚宴勞優於他夷至是哈三帖木兒等乃挾朶顏三衛人從喜峰口入兵部先期以聞 上曰迤北使臣旣混同三衛來只以三衛常禮待之哈三帖木兒以待薄不平形於言通事諭之始悟乃上番書服罪上曰虜使旣服罪仍以本等禮待之求討官職者給以冠帶惟過分

如麟龍等物不與比辭禮部奏阿失帖木兒兩月之
間遣使進貢二次又不經由故道其用詭計以結各
虜由近徑以窺邊方情顯然矣宜有以遏其機破其
詐庶無後患上然之遂勅阿失帖木兒曰自爾祖脫
歡以來遣人朝貢有常時往來道路有定處未嘗牽
引他夷混取賞賚朝廷亦待之不疑無有敗事爾宜
遵守前人家法何乃不依時月既差使臣兀納阿等
糾同卜刺罕衛來朝回還未及兩月又遣使臣哈三
帖木兒等同朶顏衛不依故道却從東路來朝況卜
刺罕朶顏衛俱是我朝設立屬衛彼之朝貢自有常

例今爾無故糾引而來甚非所宜爾今後當順天道
敬朝廷體爾前人所爲每年冬月農隙之時遣使來
朝不過三四十人仍由大同舊路進入則事無猜疑
人不紛擾朝廷得以專意款待以篤爾世好庶幾永
享太平之福 刑部左侍郎廖莊卒莊江西吉水人
由進士改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正統辛酉奉命賑
陝西饑民多所全活歷陞南大理少卿景泰甲戌莊
上疏請景帝篤友愛以重天倫復儲位以固國本忤
旨未幾以丁母憂赴闕陛見景帝大怒命衛卒廷杖
八十謫河州定羗驛丞 英宗復位召爲大理少卿

時母喪未終復遭父喪起復調南大理寺天順五年
陞南禮部右侍郎七年調南刑部成化元年御史劾
其不謹 上曰莊景泰間言事大節可取陞刑部左

侍郎至是以疾卒賜祭葬贈尚書謚恭敏莊性剛直
而心坦夷人有不當輒面斥之已則釋然晚節稍弗
逮識者惜之 甲寅大學士李賢卒賢字原德河南

鄧州人初以進士使山西請見御史薛瑄人稱其知
所好尚授驗封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中景泰辛未超
擢兵部侍郎尋改吏部 英宗復位以張軏薦命兼
翰林學士入內閣叅預機務進尚書英宗謂賢忠勤

特加宮保 上即位進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獨被
眷遇扼於權姦雖承顧問不敢盡言立朝三十餘年
多委曲以容卒年五十九贈太師謚文達陳文誌其
墓謂賢量宏而福厚大臣遭遇之隆無與比者夫福
誠厚矣遭遇寔隆矣但忌岳正張寧王徽王淵俾終
身棄置而奪情戀位不能釋憾於羅倫則未見其量
之宏也 按王鏊曰國朝三楊後得君最久無如李
賢者亦能展布才猷然在當時亦以賄聞夫爲相而
以賄聞此固攘竊之流也北來蓋接踵矣雖小有才
猷皆矯僞以自文耳安足論哉 命太常少卿兼翰

林侍讀學士劉定之入內閣叅預機務 平虜將軍
總兵官楊信等奏虜酋毛里孩近雖北遁然畏迤北
強虜復回河套駐劄請更調大同宣府等處馬隊官
軍與臣等原統官軍計有十萬以來春三月初旬會
合尅期進兵併力勦絕以除邊患 鎮守開原右監
丞韋朗坐失機召還以監丞張鑑代之於是遼東屬
衛指揮王綸等詣鎮守太監李良保留良因奏朗失
機固宜置法但勝敗兵家常事昔武侯失利街亭韓
琦喪師西夏自古用人未嘗以一事之失而遽棄韋
朗之事揆之古人跡相似而情實輕今爲綸等保留

乞令戴罪殺賊兵部覆奏謂武侯漢之名臣韓琦宋
之賢相銜亭好水川之敗以馬謖任福違節制非武
侯韓琦之過也朗私役軍人圍獵誤事豈得援以爲
比且良劾朗有罪茲復爲朗乞留前後反覆朝廷常
法具在宜勿許內批韋朗旣爲良等保留仍舊開原
守備張鑑回李良處監鎗俾各用心禦寇 禮書姚

夔等奏今京城街市多有疲癯殘疾之人扶老攜幼
呻吟悲號足以干天地之和亦非所以令四夷使臣
見也昔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伏望特勅巡
街御史督五城兵馬拘審乞丐殘疾之人有家者責

其親鄰收管無家者收入養濟院照例時給新米其
外來者亦暫收之候天道和暖量與行糧遣還原籍
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所此亦調攝和氣之一端也
上可其奏曰無間老少男女有無家及外來者順天
府尹盡數收入養濟院記名設法養贍毋令失所

亥子

三年春正月丙辰朔 禮部奏遼東邊關驛遞致入

貢夷人嗟怨 上命移文鎮巡等官令各嚴飭守關

官軍及驛遞凡遇夷人入貢務待以禮必使其感恩

懷惠庶且朝廷柔遠之意 巡按廣西御史端宏言

賞罰明信則人力於事功如趙輔等討賊破峽之功

當賞妄言賊盡民安之罪當罰况統兵大臣俱冒賞
過分今賊釁漸萌流毒愈甚不罪輔等無以示戒輔
亦上疏自陳其功且言守將歐信忌功縱寇故毀成
績乞治信罪事下兵部言輔等捕賊實未盡殄今宏
所奏切中其病輔乃歸咎於人宜治如法輔見衆論
交攻願率兵自效 上曰殘寇只令韓雍督同和勇
會勦輔不必去 毛里孩侵大同求貢詔禦之 二
月丁酉朔日食既 虜酋毛里孩入大同界 上命
原調大同宣府偏頭關等處搜勦河套官軍仍留各
城守禦 國子祭酒邢讓等奏祖宗以來欽降監規

周備歲久恐致遺失乞鑄石樹立本監中門外使師生人等永遠遵守從之 禮部奏浙江按察僉事辛

訪言欲將宋儒何基王栢金履祥許謙從祀孔廟下禮部尚書陳文等議宜如楊時之例立祠鄉郡行翰林院撰祭文行浙江金華府每歲春秋致祭從之

三月復商輅爲兵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叅預機務 廣西陸川縣印爲流賊所劫知縣謝堅以聞禮部請益舊文曰陸川縣之印鑄給從之 罷兩廣

提學僉事時兩廣兵火之餘人物凋弊按察司夏垣請暫裁革提學官而以他官兼之 上可其奏 初

因前代任子之制居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子至是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許廕子孫一人入監夏四月六科十三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霾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遠在一方實關朝廷氣數况三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直隸水旱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側身脩行思患預防之時伏望以敬爲所以懲自懲游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以養聖心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罷之以防國用大於萬幾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仍勅在朝臣工同加脩省庶足以解天怒慰

人心以保受命無疆之休 上嘉納之 五月 免

遼東歲貢人參時以建州女直頻歲入寇人不聊生

巡撫都御史袁愷奏免之 荆門州學訓導高瑤上

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旣已北狩 皇上方在東宮

虜騎薄於都城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

長君則禍亂何由而平鑾輿何由而還迨夫先帝復

辟其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

終節惠賸祀未稱典禮伏望特勅禮官集議追加廟

號以盡親親之恩 稟下禮部議之 提督兩廣都御

史韓雍總兵歐信奉旨自陳隱匿賊情罪狀 上特

宥之 六月 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 復福建

市舶提舉羅倫爲南京翰林脩撰 秋七月 工科

都給事中黃甄等言南京乃祖宗創業之地邇者午

門正樓爲雷雨所壞實上天示警四川等道御史丁

川等亦以爲言 上曰朕當勉之 追封漢董仲舒

爲廣川伯宋胡安國爲建寧伯蔡沉爲崇安伯真德

秀爲浦城伯 巡撫河南都御史王恕奏開封彰德

衛輝地方蝗蝻傷稼固雖天災實人事良由臣巡撫

失職所致况河南地方連年水旱加以荆襄盜起軍

勞征調民困轉輸今年起運稅糧買辦物料多於往

年又遭此蝗蝻之災軍民何以聊生伏望將臣罷黜
別選賢能代理仍乞去奢崇儉除祭祀軍需之外一
應不急之務悉從停止庶幾天意可回災沴可弭矣
上曰王恕不准罷歸所言該部斟酌以聞 吏部尚
書王翱寢疾乞致仕從之時翱年八十有四矣 八

月 乙未夜火星犯壘壁陣東方第一星 以周洪

謨爲南京國子祭酒 召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項

忠署都察院事 學士陳文等進 英宗睿皇帝實

錄 九月 召宣府巡撫葉盛爲禮部右侍郎陞陝

西叅政余子俊爲右布政 刑部主事袁潔言自通

州抵儀真沿河人民編定夫甲拽送官船每歲自冬
月河水之外晝夜不息民遭重困日就流離請自今
沿河州縣雜辦正徭但出十分之二餘派不當夫役
之處則勞逸適均而民得安業矣戶部覆奏從之

翰林丁憂脩撰王獻乞終制許之 左春坊左庶子

黎淳等奏祖宗東宮官僚俱係兼領今臣等獨專職
任於舊制似有未合伏望命臣等仍兼翰林之職庶
上合祖宗之制下免素餐之譏詔不允 命停徵江

西湖廣有災稅糧 冬十月 左都御史李秉討董

山誅之以秉掌院事 南京司禮監內官家人阮權

盜南京

太宗神御珠冠金盆等物事覺伏誅

十

一月 致仕少保吏部尚書王翺卒贈太保謚忠肅

翺直隸鹽山人永樂乙未進士清心寡慾方嚴質直
循守禮法不尚文藝又在邊方一惟鎮靜及典銓衡
門無私謁明於知人進賢唯恐不及歷仕五十三年
第宅服食不改於舊沒後家無餘貲人謂其清白之
節雖古名臣何以加焉 以李秉為吏部尚書 移
直隸武進縣小河巡檢司於孟瀆河口孟瀆北通大
江唐元和中刺史孟簡所開議將通漕及出洋多罹
覆溺且大盜出沒遂塞為細流至是復移置巡檢以

關防之 復兵部尚書沈敬官敬嘗被石亨等誣與
于謙等迎取外藩謫戍邊至是事白 十二月 禮
部等衙門會議高瑄所奏追加景泰廟號事僉謂郕
王繼位六七年間行事具在實錄其廟號非臣下所
敢輕議請自上裁左庶子黎淳奏曰正統十四年八
月冊立陛下爲皇太子至九月羣臣又奉郕王即帝
位改元景泰緣陛下爲皇太子在前郕王即帝位在
後事理有礙至天順元年正月先帝復位欽遵聖烈
慈壽皇太后聖旨仍以景泰爲郕王詔告天下人
正天理得而名正言順矣高瑄建言乃欲加郕王廟

號臣惟朝廷既立皇太子則異時居天子之位乃皇太子也。曾未半月羣臣又立親王爲天子則前時所立之皇太子將何爲哉。若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周成王之時姬旦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取天位。若曰神器久虛不可無人共和之際周召皆王國之懿親何不共分姬室。特以君臣有定分皇太子爲君親王爲臣天經地義民彝物則截然一定而不可易也。今多官會議依違苟簡畧無定見猶欲煩瀆聖聽豈臣愚之所能喻哉。先帝明並日月此事處置已久人心已定。今若誤聽高瑤之言一加廓王廟號必將祭告

太廟改易舊制而行祔廟承祧之禮必將遷啓梓宮
改造山陵而加珠襦玉匣之典必將追贈皇太后皇
后之稱必當盡復當時所用之人所行之政且高瑤
此言誣先帝於不明陷陛下於不孝昔魯隱公內不
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拔而立之是
爭亂造端故春秋首書元年春王正月而削公即位
正大倫也邾王之即位內承國於何君上稟命於何
主不過羣臣拔已以立而遂立耳律之隱公允合無
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是
故昌邑王旣廢未聞復爲漢某帝更始旣廢未聞復

爲漢某王誠不敢悖逆春秋移不明之過加於先君而欲全孝道於子孫也陛下昔爲皇太子名正言順誰得私議郈王乃敢廢之易以己子至使先帝久遭幽閉此非郈王所自爲也當時館閣大臣陳循等貪圖富貴密運姦謀從諛爲之也至於天順元年郈王有疾陳循自合迎而先帝復位却乃率領羣臣奏乞早選元良正位東宮當時皇太子見在欲選何人以臣愚見若非南城迎駕之功先帝終無出路但迎駕者又皆貪圖富貴之小人氣盈志滿驕奢淫泆靡所小爲是故高爵厚祿尊顯於元年者賞其迎駕之功

也嚴刑峻法誅戮於後來者罰其驕矜之罪也陛下
即位之初有罪羣邪寒心破膽及見取回商輅復職
內閣然後欣然自以爲得計又皆私竊效慕希求進
用彼小人者但欲得官豈顧貽患臣謂高瑄此舉非
欲尊禮郕王特爲羣邪進用之地此必有小人主使
之者不然彼草茅踈遠安敢妄言上誣先帝之明使
後世視爲口實今之議者亦豈可不察乎此隱忍曲
從而煩陛下之議哉疏入上曰景泰已往過失朕
不介意俱不必行調翰林編脩章懋爲湖廣臨武
知縣黃仲昭湘潭知縣檢討莊景桂陽州判官時以

明年上元張燈命翰林詞臣撰詩詞懋等上疏以爲
陛下張燈之舉或者兩宮在上欲極孝養然大孝在
乎養志豈以張燈爲樂况今兩廣四川遼東賊情難
測北虜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亢旱數千里民不聊生
雖蒙優詔賑卹而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爲寒心此
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之時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
日至如翰林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鄙俚不經之詞豈
宜進于君上固不可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
取侮慢不敬之罪伏望將煙火之事一切停止省此
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庶兵戈

可息百姓可安其爲孝也大矣疏入忤上命廷杖調
外任 巡按江西御史趙啟言近往所屬巡歷百姓
羣訴今歲旱傷特甚不能聊生乞勅戶部定議請將
兗軍米容留本布政司六十九縣倉分上納以備賑
濟各衛所運糧官軍遇此凶荒宜暫休息每年徵收
戶口鹽鈔多被包攬刁徒賄囑吏胥同里甲下鄉逼
迫貧民子女牛畜田地房屋准折變賣今遇饑荒愈
加無措不免逃移請將今年鹽鈔通行停免戶部覆
奏俱從之 以河南左布政使楊璿爲戶部右侍郎
以少詹事萬安爲禮部左侍郎 京師復立十二團

營以御史陳選提督南畿學校選先巡按江西肅
察貞度至是以身為教力變浮華徧歷郡縣以示範
模諸生翕然感化時都御史韓雍居喪吳中猶務崇
飾聞選入境戒其下曰陳御史至矣悉屏儀衛去之

憲章錄卷第三十一

憲章錄卷第三十二

成化四年戊子
至五年己丑



四年春正月壬戌朔 改湖廣臨武知縣章懋爲南
京大理左評事湘潭知縣黃仲昭爲右評事桂陽判
官莊梟爲南京行人司副時六科給事中毛弘等上
言元宵張燈誠 皇上奉兩宮之孝心章懋等輒肆
已見過爲言論亦竊效因事納諫之意蓋以天下災
荒北虜窺伺兩廣猺獠未寧四川苗蠻爲梗無非欲
皇上常存敬畏制治保邦耳古來有言曰君明臣直
今懋等敢言直諫實由 皇上聖明有以致之旣不

容納其言而又改調外任恐遠近流傳其於從諫之
美不無少妨也伏望將懋等從宜處之豈惟慰人心
息物議而於國家大體亦未必無少補矣章上遂俱
改調南京時羅倫已復南翰脩撰人稱爲翰林四諫
二月壬辰朔日食以水旱免直隸高郵州成化
三年秋糧六萬五百七十石有奇馬草九萬五百餘
包 陞掌太常寺事禮部左侍郎李希安爲尚書希
安起樂舞生歷官至侍郎用蔣守約例進尚書本朝
革中書省立六部分掌國政尚書即前代宰輔而乃
以雜流爲之此景泰之失也一時當事大臣不能執

正遂致因循識治體者惜之 改府軍前衛副千戶

于冕爲兵部員外郎冕故兵書謙之子以父功蔭武
職天順初謙殺冕戍邊遇赦得還至是自陳乞改文
職從之 三月 改戶部右侍郎楊璿爲右副都御

史撫治荆襄南陽等處流民 陞刑部郎中何喬新

爲福建按察司副使 命祭宋丞相李綱于邵武府

學 夏四月 巡撫遼東僉都御史張岐以挾私生

事酷害邊軍爲軍士所奏命給事中鄧山刑部員外

郎周正方往按之 刑科給事中白昂以災異上言

六事一曰謹命令以全大信二曰脩治化以止流民

三曰禁科征以甦民困四曰專委任以革民姦五曰
立期限以集庶物六曰止虛僞以息刁風詔下諸司
處之 文淵閣大學士陳文卒謚莊靖文江西廬陵
人好行鄙事晚遭柄用與李賢同事羅倫之貶文有
力焉賢卒首秉國鈞益恣意不顧大體縱子與僕隸
大通賄賂初及第時頗事脩飾至是人皆醜之 五
月 禮部主事陸淵之奏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
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
不朽我朝祖宗尤重謚法邇者大學士陳文卒謚曰
莊靖莊靖美謚也陳文何以當此迹其平生貪穢彰

聞汚風大著縱子爲惡滅裂義方謬居調元贊化之
任素乏經邦濟世之才生旣逃于重罰死又竊夫美
名殊失古人勸善懲惡之典乞勅廷臣會議更以惡
謚以服天下之心以爲將來之戒 上曰陳文在時
人不言其過惡後後恩典已行如何方來許奏 山

西按察司提學僉事胡謚請頒大明一統志於天下
禮部乞於司禮監關領原本付福建布政司書坊翻
行 禮科給事中成實言近禮部奏稱該年歲貢生
員若已行起送遇有事故或過一年之上者不許補
貢夫以堂堂國學雖納馬納粟者皆得肄業其中何

獨於此數人不能容哉乞自今不分年月久近准令
次貢考補庶使人材無所阻滯 上命所司從其言

詔順天府存恤孤貧先是給事中陳鶴言京城內
殘廢無告之徒朝暮哀號排門乞食徃徃凍餓死於
道路乞勅有司添設養濟院給以粟布刑部主事薛
祺亦以爲言 上命府尹收入養濟院外來者給口
糧程送還鄉官司存恤母令失所 御史謝文祥言
聖人制爲謚法所以善善惡惡以公天下後世蓋賞
罰之尤大者近大學士陳文卒正宜跡其行實之惡
加以應得之謚豈期議者欲預爲已地乃朦朧妄擬

証曰莊靖夫睿通克服曰莊慎以處位曰靖蓋謚之
美者也陳文之爲人天下所共知以此謚之豈惟不
稱其情俾繼之者或慕而效之敢於肆行無忌則天
下國家尚奚賴哉乞勅有司會議別選惡謚與陳文
行實相稱者加之使天下後世曉然知陛下之大公
雖於輔近之臣尚不少貸則士氣振而公道行善者
勸而惡者懼矣 上以陳文既有過失當時如何不
言而於其沒後始言姑宥之 大學士彭時等言廣
東博羅縣儒學訓導游宣等奏乞將先賢熊禾從祀
乞令禮部行禾原籍建陽縣立祠致祭爲宜從之

六月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岐有罪除名 日本

國通事林從傑等三人奏原係浙江寧波等府衛人

幼被倭賊掠賣與日本爲通事今隨本國使臣入貢

將還乞容便道省祭從之仍禁其勿同使臣至家及

私引中國人通番如違聽有司治罪 尚膳監太監

潘洪奏兩淮運司積有餘鹽乞令其姪潘貴中納戶

部覆奏言凡內外食祿之家不得中鹽以侵商利損

邊儲今洪所請不惟沮壞定制抑且啓在位逐利之

心 上曰朝廷存積鹽課以待邊用祖宗禁例食祿

之家尚不許中况內臣給事內廷凡所以養生送死

皆朝廷爲之處置又可損國課以益私家乎其勿與
以旱災免江西南昌等府衛官民田并山塘屯田
秋糧子粒凡二百八十八萬六千三百餘石 甲寅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丙辰詔禮部會文武羣臣議

大行慈懿皇太后陵寢彭時等言臣等仰惟大行慈
懿皇太后作配 英宗皇帝正位中宮及 皇上嗣

啓宸極尊爲慈懿皇太后蓋先帝全夫婦大倫皇上
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今壽終之後所宜
奉梓宮祔于裕陵奉神主祔于太廟此古今不易之
理亦先帝與皇上之初心也今聞欲別卜墓地等

實切疑懼竊謂 皇上所以若是者必以今皇太后
千秋萬年之後當與先帝同尊于陵廟自嫌二后並
配臣等考之前代一帝二后並祔陵廟者未易悉數
只如漢文帝尊其所生母薄太后然於其嫡母呂太
后雖得罪於宗社尚且仍與父高帝並葬長陵無所
改易宋仁宗追尊其生母李宸妃爲太后然於其嫡
母章獻劉太后雖本無子尚且仍與父真宗同祭太
廟無所嫌忌 皇上於慈懿皇太后昔日致其養今
日盡其哀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若陵廟之祔稍有
未合於禮則致貽後議有掩前美况千秋萬年之後

今皇太后與慈懿皇太后同在陵廟不相妨礙且愈
足以見二太后生存之日雍和無間永久之後並美
無窮此臣等所深願也伏望體先帝之心稽前代之
制重念綱常之大以臣等所言下禮部會文武羣臣
議務合天理允愜人心則天下幸甚 上命禮部會

羣臣定議以聞

秋七月

禮部尚書姚夔及在廷

文武大臣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科道等官集議陵
廟禮制先後上疏悉如內閣彭時等議母后不從文
武羣臣皆跪伏文華門以待 上悉覽其奏懇請於
皇太后自己至申稍見從遂出數奏同辭批答云卿

等所言皆合朕意合葬之禮蒙允行矣於是文武羣
臣始退 己未夜北方有流星青白色光明燭地自

閣道旁西北行衝勾陳尾跡後炸散 姚夔奏頃者

謝文祥言臣濫舉張岐獲罪是朝廷因臣而罪文祥
此臣之罪乞貸文祥俾圖自新仍乞罷臣歸田里以
謝言路詔以文祥累肆狂妄故罪之非爲卿也不允
旣而刑科給事中白昂等亦言文祥論奏事情不實
誠爲狂妄若或因此而遂加竄逐則居言責者由此
而解體乞赦文祥以來忠言亦不允 巡按江西御
史趙啟言府州縣官徵派糧差分理爭訟未免結怨

於民朝廷建置風憲以糾察百僚必須激揚有道然後清濁分而公道明江西俗尚健訟有司官稍不順情者動輒捏詞告害其風憲官之忠厚正大者必先察其賢否以爲行止其用意深刻者惟欲張威于譽不復顧惜人才一繫遠繫甚至刁民自知所告不實潛行遠避致將被告者久稽不結受害殊甚誠恐各處亦有此弊請嚴禁之都察院議敢言有理洞悉人情宜行各處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今後按臨所屬地方務先詢察官員賢否體訪事情虛實不許逞威肆暴一槩凌辱則賢否庶有分別而詞訟得以少息

矣 陞御史趙啟爲江西按察使啟巡按江西將代
值歲旱荒戶部請勅啟賑濟候事竣代之江西士民
多上奏懇留遂有是命 戶部尚書馬昂乞罷不允

時六科給事中魏元等十三道御史胡深等言大行
慈懿皇太后崩勅令多官會議陵廟之事昂因事有
難處託病不朝却在部管事方衆論未定則竄身旁
視以爲得計及睿斷已頒則覲顏八朝恬不知愧似
此不忠不孝之人難容於有道之世且昂受濟寧知
州于靜覬女一人及受西僧劄實巴賂幣乞下法司
明正其罪詔不問昂上奏自辯言給事中將臣辱罵

比之犬豕乞放歸田里 上曰言者過實朕已知之
卿當盡職不准辭 降御史謝文祥爲南陵縣丞文
祥既下獄言者論救不已至是御史楊琅等復言文
祥一小臣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乞霽雷霆之威
曲賜保全以昭納諫之美作敢言之氣詔文祥徇私
植黨姑從輕降用若更奏擾皆不宥 命巡撫陝西
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都督劉玉充總兵官都指揮
夏正劉清充左右叅將統調京營及延綏寧夏甘涼
等處軍馬共一萬三千征勦固原反賊滿四 兵科
左給事中陳鉞等奏近光祿寺遣人於街坊市物不

復計直槩以勢取負販者不幸遇之輒號呼痛哭如
被劫掠臣惟國家富有四海凡光祿寺所供用者既
有天下州郡歲辦之額又有上林苑監進納之數昔
皆足用於今何獨不然若非宮掖間宣索過額必是
供應者侵漁妄費伏望念京師根本之地憫生民負
販之難自今上供之數務從節約嚴飭供應之人不
許侵漁遇有買辦依時估價兩平交易如仍前強奪
許巡城御史訪察治罪疏入上納其言命戶部議行

八月

襲封衍聖公孔弘緒以先聖廟御製碑亭

脩造畢奉表謝恩

刑部奏以辦事進士丘俊等與

見任官一體僉書問刑候遇缺選用從之 癸巳辰

刻京師地震有聲 甲午夜月犯房宿南第二星

九月 兵部奏陝西布政余子俊等俱職居方面不

能撫綏防範以致土達滿四叛逆及與總兵任壽進

兵又不能運籌畫策以致軍旅喪敗皆當究治 上

然之命停余子俊等俸 庚申祔葬孝慈睿皇后於

裕陵 癸亥夜客星色蒼白光芒長三丈餘尾指西

南變為彗星 初天順間宮人萬氏侍 上于東宮

及上即位冊為貴妃專寵居昭德宮父貴為諸城縣

吏以妃貴授都督同知兄通授錦衣衛都指揮恩權

隆赫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學士萬安認爲同宗陰使
婢僕結通妻往來于家朝士希進者羣趨通門劉吉
亦附之彭時言比年以來地震水旱相仍民不聊生
邇者彗星復見災異尤甚皆臣下不職所致乞賜罷
免 上曰朕自脩省所辭不允 吏部等衙門尚書
李秉等以彗星見俱引咎乞免不允 戊辰彗星晨
見東北方 己巳彗星昏見西南方 六科給事中
魏元等言竊見今春以來災異疊見近日彗星又見
于東方光拂台垣人心恟懼皆陰盛陽微之證也臣
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者外間傳

聞陛下於中宮或有參貳之者姚夔嘗以爲言陛下
謂內事朕自處置屏息傾聽將及半年而昭德宮進
膳不減中宮不增宮墻雖深而視聽甚近衽席雖微
而懸象甚著陛下富有春秋而震宮尚虛豈可以宗
廟社稷之大計一付於愛專情一之所而不求子孫
衆多以固國本安民心哉伏願思祖宗傳體之重明
伉儷之義嚴嫡庶之分使陰陽各歸其分日月相並
而明宗社萬年之基將在於此又言四方旱澇民困
日急盜賊日盛荆襄流民所在劫殺人心搖撼且君
者民之父母也子有饑寒疾苦父母必爲之寢處不

安今陛下作民父母覽民饑之奏不蒙省懼尚循故事付部施行尚書馬昂等凡遇奏報視爲泛常持尋常活套之言爲終身經濟之策是猶子訴饑寒而父母若不聞彼若棄父母而不顧則何以處之乞罷征稅之務發內帑之財遣官賑濟又言朝廷於僧徒過於信待每遇降生之辰輒費無限之貲財建無益之齋醮而西番割實已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賚隆厚出乘樓轎導用金吾也革去法王等號發回本國追回賞賜以賑饑民仍勅寺觀不得請建醮脩齋又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則公私俱困矣蓋由賞

賚無節玩好太多或印施經識或填寫佛經或爲繪
畫之像或造寶石之具及雲南等處鑛場採辦悉宜
停止又言大臣者君之家子而羣臣則衆子也若家
子懷姦而衆子效尤爲父者恬不之治則國家必敗
矣今兩京文武大臣多姦貪蒙蔽之徒陛下勿謂其
位高而不忍遽去勿謂先朝舊臣而暫且寬容宜令
自陳休致以全大體貪戀不去者令科道糾舉而臣
等濫居言路無補於時亦望罷歸以戒不職十三道
御史康永韶等亦以爲言 上曰所言有理宮中事
朕自處置其餘所司即擬行之 西天佛子劄實巴

先因造寺奏討河間靜海縣地爲寺田仍乞宛平縣民爲佃戶 上許之旣而戶科左給事中丘弘等劾

其妄請之罪上命戶部覈實皆民間地詔仍退還民

耕種 御史胡深等六人言邇者天出彗星昭示鑒

戒 皇上兢惕不寧臣等亦皆憂畏旣已畧陳愚衷

詔議行之竊惟應天以實不以文今日雖云上下脩

省亦徒爲虛文而已未得弭災之實伏望皇上總攬

乾綱凡大賞罰大機務斷自宸衷毋令左右竊以市

恩如兵部左侍郎商輅乃先帝親擢恩幸無比當皇

上正位青宮邸邸密謀廢立彼以內閣大臣畧無一

言正救方且自圖富貴徇其邪謀是乃賣國之姦也
兵部尚書程信頃承朝命督師四川聽囑權豪之子
弟多分首級以報功禮部尚書姚夔用私戚公貪財
黷貨比因度僧受銀鉅萬故京師有反賊劉千斤賊
官姚萬兩之誣戶部尚書馬昂不學無術妨政害民
納餽送之女結勢要之人四方水旱賑救無方三邊
軍餉調度無策凡此數人皆足致變乞賜顯黜用答
天意 上曰如今急切用人之際豈宜求備所言不
允翌日早朝兵科給事中黃旻等三人具疏於御前
面進上曰進疏自有舊規旻等紊亂朝儀本當治罪

姑宥之 辛未祔享孝莊睿皇后神主于太廟 姚夔程信商輅懇乞休致不准 馬昂乞致仕許之

吏科左給事中程萬里言陝西重鎮國初以來安置上達於寧夏甘涼等處種類蕃息往年虜賊侵擾今歲亢旱饑饉有司失於撫恤是以滿四等據險嘯聚況今黃河欲凍虜酋毛里孩去邊不遠寧無姦計且兵荒之後民窮盜起乞勅有司存省賑貸仍選大臣二員奉勅往彼與守臣會議招土達中年高有識者宣上恩威諭以禍福使之各率其屬無自疑貳且罷一切苛政庶足歆動其心潛消其患臣又見毛里孩

等久不朝貢往來宣府大同其情叵測萬一有變擾畿內臣愚意其有可敗者三距我邊方纔二三日程是彼爲客而我爲主以客就主以勞待逸一也自恃強衆併吞諸郡志滿氣盈兵驕者敗馳驅不息人馬疲勞二也比來邊報見賊煙火有一二百里者有三五十里者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三也爲今之計宜選京師騎兵一萬宣府大同各一萬每三千人爲一軍驍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密使人探毛里孩所在出其不意晝伏夜行徑擣其壘破之必矣昔李靖以騎兵三千破突厥大衆我今宜及其未發早爲之所

欲戰則圖方畧欲守則飭兵力毋祇憑文移致誤大計詔下兵部會廷臣議謂毛里孩自前歲朝貢後不復犯邊今無故興師遠涉沙漠恐非萬全之計請勅東北一帶沿邊守臣但戒嚴以備 上是其議 按成化間程萬里之言不行嘉靖間曾銑之計不竟自是無復敢爲復套之議矣掄千里可耕之地貽各邊多事之虞惜哉 丁丑昏刻彗星犯七宮西等四星

御史左鈺言比者科道因星變陳言欲革番僧名號陛下謂所言有理及吏部欲行發遣陛下又謂恐失遠人之心臣以爲陛下不忍失遠人心乃忍失邇

人心乎乞發廷臣計議不報 翰林檢討張頤上言

八事一曰溥恩澤以廣後嗣二曰求賢才以圖治理

三曰開言路以達道情四曰接羣臣以察庶政五曰

罷冗食以蘇民力六曰節賞賚以豐財用七曰擇將

帥以卹邊軍八曰去異端以崇正道命下其奏于所

司 壬午昏刻彗星入天市垣 命會官廷鞫給事

中董旻等三人御史胡深等六人先是旻等以彗見

各上疏請罷商輅姚夔程信輅等不自安各上章求

退夔奏多詆言者於是旻等復言輅等求退之章皆

有欲進之意飾非強辯決當罷黜而攻夔尤切 上

震怒命錦衣衛三法司執旻等廷鞫之會御史林誠
又言臣近劾商輅當邸邸易儲之際不能正救今復
起用不合人心上曰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朕用商
輅有何不可而屢奏擾亦命廷鞫之各問擬贖杖還
職冬十月吏部尚書李秉等奏近雖兩奉詔旨
監生有不能出仕願告回家者與冠帶閑住柰監生
中甘於恬退者少本部記名聽選者見有八千餘名
逐年起送到部者尤多於聽選之數先後積滯賢否
混淆其間衰老者銳氣已消庸懦者素志不立一旦
授以府州縣官不免漁獵以營家欲有司得人而民

受其福難矣茲欲將該選監生考選身言書判四事俱可取者居優等選用或三事或二事可取者量才授任其俱無可取而年貌衰老者依詔書例令冠帶閑住則任用得人而選法疏通人才不至於壅滯矣從之 吏部九卿等衙門尚書等官李秉等俱午朝失期不及入侍聯名上奏待罪詔爾等常以勤政爲言及朕視午朝却又怠慢旣引咎姑宥之 陞商輅爲兵部尚書劉定之爲禮部左侍郎俱兼翰林學士給致仕禮部右侍郎倪謙誥命謙子編脩岳考滿例得推恩吏部持之不行岳上奏自陳李秉等言謙

先任學士曾犯贓罪充軍原授誥勅俱已追奪後雖
遇赦致仕終係犯贓之人例難推封 上曰謙因子

推恩其與之不爲例 吏科給事中毛志言邇者京

師地震妖星示警御史康永韶等奏稱兩京官員宜

從公考覈以消天變奉旨着吏部會同各堂上官考

察各堂官當念陛下克謹天戒以遵常憲却乃朋姦

欺蔽虛應故事如戶部郎中邊末以六十有五被黜

而年過於末素行不端如蕭繼者尚留工部郎中鍾

成以有疾被黜而久病曠職清譽無聞如彭尚者猶

在主事陳瑾行人馬桓貪名素著此而可恕人將教

尤乞將府部等衙門堂上官曾預考覈者明正其罪
以爲大臣欺罔之戒詔考察事已處置矣但今後諸
司官考滿吏部都察院務嚴加考覈 甲寅彗星犯
天屏西第一星 十一月 戊午夜彗星滅 項忠
等征勦滿四叅將伏羗伯毛忠力戰死事聞命與贈
謚葬祭 南京十三道御史楊智等言妖彗示警災
異迭至自非君臣恐懼進君子退小人不足以盡應
天之實大臣如南京守備成國公朱儀兵部尚書李
賓俱以猥瑣之才濫膺根本之寄吏部右侍郎章綸
從事先朝雖有可取及任吏部以來功名大損如以

子玄應冒京衛軍餘僥倖薦書欲求事君而先欺君
刑部右侍郎王恕不顧名節託本部郎中黃紱娶已
故劉指揮妻文氏爲繼室以大臣而偶失節之婦工
部侍郎范理外似純朴內實姦貪大理寺少卿金紳
背公營私詳駁失當伏望嚴加黜責庶可以答天戒
安人心南京兵科給事中朱清等亦以爲言命禮部
右侍郎葉盛刑科都給事中毛弘往按之 南京吏
科給事中王讓言南京戶部收糧委官罔恤民困每
於收受正數之外又行加贈甚至縱容攢斗肆害百
端民困於下怨歸於上召災致禍未必不由於此乞

勅都察院轉行總督糧儲都御史嚴加禁革具實奏
聞區處今年春夏南京處決重囚甚衆甚非法天用
刑之意乞勅刑部等衙門凡遇該決重囚除謀逆不
拘外其餘務使秋候會審處決詔下其言於所司

十二月丁亥朔日食

巡撫江南都御史邢宥脩復

運河壩閘先是正統初巡撫周忱經理運道武進奔
牛呂城設爲壩閘俾漕舟由京口出江最稱便利迨
景泰間壩閘漸頽以致水道淤淺有議從蔡涇孟瀆
出江者因迫海洋漕舟多覆溺且鹺盜因之出沒天
順己卯巡撫崔恭奏請從周忱故道增置五閘至是

宥委常州知府卓天錫成之 順天府學生馬璞痛

父貞從征滿四死于賊上章乞同兄璠往討賊爲父

復讐 上憐其志命馳驛而往 中書舍人黃瑾等

奏本朝置中書舍人紀錄綸命書寫誥勅在朝廷爲

近侍之臣未樂宣德間皆以進士舉人爲之陞擢亦

異比年來有由勲舊錄用者有由技術乞恩報効者

猥以白丁冒居清秩名器之濫莫此爲甚請自今除

中書舍人一如未樂宣德間例下吏部覆奏從之仍

定其陞進之格進士舉人出身者陞員外郎主事其

他光祿寺署正著爲令 雲南道御史戴用言六事

一勵實行二精考察三公薦舉四均爵賞五弭盜賊
六革宿弊 上曰勵實行朕自處置今後兩京四品
以上官吏部具缺朕自簡除方面官照正統間例保
舉餘付所司計議以聞 戶科給事中彭序上疏言
十事謂保邦之事莫先於端身心以立治本崇儉約
以厚民生審時政以急先務却虛名而脩實行簡大
臣以固根本勸節義以敦風化臨午朝以諏治理謹
門禁以防不虞時稽考以通選法清版籍以均賦役
制治保邦莫此爲要弭災消變莫此爲急 上命所
司知之 調御史邵有良爲四川蒲江知縣時有良

巡視光祿寺以光祿寺費出無經諭所司具報實數
署吏遲之不報有良杖之中官回保素惡有良執法
誣奏有良索報各言日用之數事涉不敬上大怒
命杖之調外任旌表福建上杭縣故民邵縉紳妻
陳氏弟縉纓妻黃氏貞節巡按福建御史涂棊言正
統十四年鄒茂七作亂攻上杭縉紳兄弟俱避難遺
二婦奉姑時陳氏年二十黃氏年十九同匿金山巖
穴間爲賊所執欲犯之二婦給曰幸存殘喘過河人
人家可從賊信促之行二婦附姑耳語曰我等寧死
不受辱因灑淚各抱兒行至梅谿渡俱投水死越三

日三屍浮出兒尚在抱人感悲之

丑 五年春正月丙辰朔 乙丑夜月犯五諸侯南第一

星 南京吏部右侍郎章綸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高

明會各衙門掌印官考察庶官綸明各徇意見奏罷

官九十六員 上曰既會官考察何以掌印官不同

僉名事有未當宜令侍郎葉盛都給事中毛弘將今

次考過官再從公體効應否來聞時盛弘奉勅往南

京按他事因以命之既而綸又訐奏 上亦命盛等

併勘 己巳夜月入鬼宿犯積尸氣 刑科給事中

蕭彥莊効奏吏部尚書李秉任情行私其大罪十有

三且言其暗結年深御史附已專權 上命三法司
會多官議聞於是尚書陸瑜會六部衙門議秉銜直
沽名顛倒選法詔曰秉有負任使革太子少保令致
仕其所言暗結年深御史仍命彥莊指實回奏時大
理寺卿王槩彥莊姻家欲謀逐秉而代之是奏槩所
授也彥莊旣被旨詰秉所結年深御史乃以劉璧吳
遠馮徽對蓋以璧等嘗建言推舉官當悉歸吏部遂
俱下錦衣衛獄彥莊所劾退丘陵孫遇李齡亦多誣
枉陵累愬辯不已乃命會官并彥莊廷鞫彥莊坐奏
事不實降四川永寧驛丞至永寧未幾署大寧縣事

以科罰過重爲怨者所殺聞者快之丘陵蘭陽人自爲知縣以至山西布政俱膺旌典孫遇福山人知徽州拯饑恤冤歷江西河南布政省斂節費李齡朝陽人爲北畿江西提學諸生皆率服 戊寅夜月犯心

宿 二月 總督陝西都御史項忠等奏固原地方

延袤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多內爲土達巢穴外爲

北虜出沒守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

梁捍禦無策州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三百餘里虜每

由此長驅宜於此添設一衛一所以振其要衝事下

兵部議如其言 癸巳曉刻金星犯牛宿 日本國

使臣回還捏稱海上遭風喪失方物乞給價回國禮
部執奏不與且欲治其通事閻宗達教誘之罪宗達
本浙江奉化人先年逃入海島今隨使來朝 上曰

宗達且不究治若再反覆族其原籍親屬 丙申夜

月犯木星又犯鬼宿 山東濟寧州老人李懋奏外

夷朝貢經過者擾害有司驛遞乞勅該部遣官伴送
事下禮部覆奏謂不必遣官宜令原來伴送人管束
并行沿途官司嚴禁違者治罪如律 項忠馬文升

督兵進攻石城擒滿四等檻送京師伏誅 勅陝西

巡撫馬文升等撫綏土達給之衣糧農具時滿四平

後其餘黨反側未寧巡按御史江孟綸以爲言故勅文升等撫安之 有王恕范理金紳章綸等罪初南

京科道因天變劾恕等 上命葉盛毛弘往南京按

之俱得實奏請區處事下刑部尚書陸瑜覆奏章綸

縱子冒籍入試事在革前宜行禮部改正王恕不惜

名節范理行事欠謹金紳叅駁失當乞宸斷將各官

或調用或罷黜逮問 上曰王恕范理金紳事亦在

革前并宥之 賜廣西田州府土官知府岑鏞誥命

先是李賢等以丘濬條陳事宜土官起兵殺賊功成

日重賞給誥勅至是總兵趙輔等奏鏞竭誠盡忠領

兵當先功勇可嘉宜如濬言給以誥命吏部覈實覆
奏從之 大學士彭時等奏衍聖公孔弘緒貪淫暴

虐宜置之法但弘緒爲先聖嫡孫今宜從厚伏望念
先師功德在萬世律有八議弘緒正合應議之例上
曰弘緒罹法殊玷家聲卿等欲俾散行就逮雖非所
以處弘緒而於待孔氏之道則得矣其繫之 戶科

給事中彭序言五事一端身心以爲治本二從儉約
以厚民生三却虛名而務實行四勸節義以敦風化
五臨午朝以諏政理事下禮部覆奏 上曰所言有
理係朕躬行者自處其餘所司舉行 閏二月 掌

京衛武學事國子監丞閻禹錫言三事一古者學必有廟受成獻馘示先禮義而後勇力也今本學餘堂數楹乞勅所司改爲文廟庶學者觀瞻知禮先勇後之義一兵部事例內外武職舍餘薦舉至部試有弓馬策畧者署陞官職今本學應襲子弟乞如薦舉事例亦試藝量陞庶幾人知所勸一天下各府州縣學生學無成效者例爲民充吏追糧今本學武生皆膏粱紈綺之裔靡費廩米者多潛心韜畧者少乞勅所司每歲終考試入學二年以上學無可取者計追廩還官送營操練庶幾人知所警奏入下所司議行之

已未雨霾天氣昏蒙黃塵四塞是夜月犯昴宿

大理寺評事申安言旌異之典朝廷所以激勸有司
今撫按官於廉能者未必旌異旌異者未必廉能如
紹興知府吉惠先爲上虞知縣以旌異而陞今貪酷
百狀一郡之人奚罪焉乞詔大臣議自今旌異必待
三年考滿之後若所舉不公後以姦貪敗者連坐庶
幾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矣下吏部覆奏從其議 癸

亥夜月犯積薪及木星 甲子夜月犯軒轅御女星

興化知府岳正乞致仕許之正字季方順天府灤
縣人以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陞春坊贊善剛方正

直與俗不羣 英宗復辟王翱薦入內閣叅預機務

極言曹吉祥石亨怙寵作威福曹石憾之適承天門
災詔正視草有自責語曹石遂指爲誣謗貶正欽州
同知正因母老未即行囑行事者發其遲滯復逮錦
衣衛獄備極拷掠謫戍鎮夷吉祥等敗旋復脩撰入
史館尋改兵部武選貼黃李賢惡之陞興化知府至
是入覲乞致仕家居五年卒年五十五正豪雋負氣
博學多才慨然欲樹功業每與人言恒自許若得柄
用必開世太平竟致顛躓不偶君子謂正浚恒起凶
不密失身僅得善終已爲幸矣世道固如此云 已

卯日變白土霾四塞 禮部侍郎葉盛奏臣與給事

中毛弘奉命會勘章綸高明考察不公及南京給事

中王讓御史李英等劾綸不公不法事具得其實當

會考之時章綸不能對衆執論偏執已見展轉煩瀆

高明亦不與章綸誠心商確以致積忿猜疑再三訐

奏旣而奏復之時又不與諸司掌印官僉名同進二

人俱宜逮問綸所言欲留考退郎中潘孟時等三人

黜見留左府經歷吳宣等十九人但考察已定恐難

紛更至於讓等劾綸事亦皆不實俱下吏部議擬以

聞議入 上是其言章綸高明姑置不問 禮部奏

本部右侍郎葉盛奉命體勘南京吏部右侍郎章綸所奏南京六部堂官與六科給事中會官審囚坐次議得南京法司審囚之日給事中與公卿並坐誠有未安但因仍之弊已久宜禁革其將來查得在京法司凡遇會官審錄重囚俱於承天門東西分爲四行列坐公侯駙馬伯列於東班前行都督等官列於東班後行尚書都御史侍郎等官列於西班前行通政司大理寺佐貳官并六科掌科事給事中列於西班後行及會議民情俱於闕左門東直房中序坐尚書左右都御史等官列於上坐侍郎副都御史等官照

席對坐通政司叅議大理寺丞等官列於東旁六科
掌科事給事中列於西旁俱有次序南京法司衙門
會官乞如北京坐次今宜依盛等所擬移文南京文
武衙門遵守 癸未夜廣東瓊山縣雨雹大如斗

三月 巳亥 上御奉天殿策試禮部中式舉人二
百五十八人賜進士張昇等及第出身有差是科雍
泰李崙後皆有聞 夏四月 械正一真人張元吉

至京擬罪凌遲下刑部監候處決元吉凶暴貪淫專
恣不法前後殺人數多莫敢控訴有縣學生蔡讓因
巡按御史趙啟發策詢及民瘼遂以元吉過惡條陳

敵亦未敢問元吉益無忌憚爲惡滋甚其族人張留
煥赴京具奏 上特命官勘實械送元吉至京更命
法司會官廷鞫元吉具服刑部尚書陸瑜等奏張氏
遠祖道陵主張玄教其言無稽天豈有師繆崇其號
子孫傳爲故事至援漢張良以爲所自出迨宋以來
加以真靜先生等號猶未有品級胡元入主中國始
有封爵三品我朝革去天師之號止稱真人延至于
今子孫爭襲致成讐隙今元吉所犯律當凌遲處死
其妻子當流其黨有當斬絞者且其先世無功於國
無補於世宜絕其廕封以扶植正教仍籍其族而徭

後之無令印行符籙以誣惑斯世并毀其府第革其所設管勾都目諸人 上如所擬監候處決自後敢有妄稱天師印行符籙者重罪不宥詭者謂張氏之禍起於符籙禁之誠是非但正元吉之罪實以杜惑世起亂之端惜當時失於執論不能絕其根源其徒奉行自若也 贈國子祭酒李時勉爲禮部左侍郎改謚忠文時勉先謚文毅至是其孫顯奏時勉歷官四朝曾效勤勞請如吏部侍郎曹鼐例改謚加贈上曰時勉在先朝直言敢諫毅不足以盡之改謚曰忠文 御用監左監丞龍閏娶南和伯方瑛妾許氏

爲妻事覺 上曰在昔帝王以內官給事內廷以其

絕生道無外觀也今閨在外娶妻何異常人其即離

異閨仍送司禮監處治之 辛巳 皇子生賢妃栢

氏出禮部奏春秋子同生即書于策重國嗣也 五

月 吏部尚書崔恭以母喪去任 以吏部右侍郎

尹旻爲本部左侍郎改禮部右侍郎葉盛於吏部陞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傑爲戶部左侍郎陳宜爲兵

部右侍郎翰林侍讀學士劉吉爲禮部右侍郎仍侍

經筵 以平兩廣蠻賊功賞右副都御史韓雍右都

督和勇都督同知歐信都督僉事廉忠都指揮夏鑑

葛宗廕僉事陶魯俱從厚餘官軍士兵民快人等四千二百六人陞賞有差時兩廣地方連年用兵人民凋敝猥獍千百成羣如入無人之境而守土官軍動以捷奏虛張名數陞賞日加而盜賊縱橫如故云

南京大理評事張珏陳言大理寺之設所以審錄刑部都察院鞫問罪囚其間或擬罪不當者一再駁還並令改擬或仍不當許叅問刑官此係舊制近見南京法司多徇私意或動輒嚴刑以威平民輒相誣服徃徃情罪不合迨及駁改而玩忽舊制恣意出入至於不可掩飾亦止於改正而無罪乞自今許本寺叅

問大理寺卿王槃覆奏從之 命禮部左侍郎萬安

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叅預機務 浙江定海衛副千

戶王鎧言倭夷姦譎時掠海邊見官軍追捕乃陽爲

入貢伺虛則掩襲邊境往者大嵩嘗被其毒近見使

臣清啓入貢臣恐使回有異謀或爲掩襲之計乞勅

鎮守總督巡海等官設策防禦之兵部因言邇者倭

使清啓凌轢館僕殘殺市人迹實桀驁鎧言誠當宜

移文備倭巡海等官令督緣邊官軍務振軍容嚴斥

堠以防其姦 復元臣賽典赤廟祀于雲南元時賽

典赤守雲南興水利以溉田崇學校以勸士民德之

迨歿廟食其地國初平雲南有司不廢其祀迨正統
間廢之至是三司等官言其有功德於民宜在祀典
事下禮部覆實請脩廟復祀從之 六月癸丑朔日

食 以禮部尚書姚夔爲吏部尚書初李秉去商輅
欲薦夔彭時欲薦王槩而尹旻又欲得之相持旻又
乃用崔恭至是乃以夔代恭 秋七月 己酉曉刻

木星犯軒轅大星 八月 廣西道御史李瑑言臣
巡視甲字等庫看得各處解納錢糧有數少而其來
自遠者如四川儀隴縣解成化四年分生漆二斤五
倍子十斤其直爲銀四錢而問關道路凡四閱月其

費將十倍請自今凡課程數多者許州縣徑解少則送府或布政司類解瑤又言臣觀內庫所藏弓矢動以億萬計其間弓之漆角解脫矢之翎榦蛀蠹者既多積於無用而有司續解者亦惟取其文移以致吏民並緣爲姦弓矢多不犀利有警何所資藉臣請申飭所司必使用心如式造解仍於歲辦額內量減十之一二或取其直爲脩整之費或徵其材爲成造之資庶上下財用不乏而內外之姦弊可除矣事下工部覆奏以定制不容增損惟命所司如式督造而已按嘗監收太醫院藥材亦各處解戶通同本院官

吏潛收價值將舊積藥材掩映匪直內庫而已此類寔多安得如李瑑者一一言之也言亦勿用可如何哉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劉定之卒定之江西永新人正統丙辰會元及第授編脩歷陞前職卒年六十一論者謂館閣之士定之可謂博洽但泥古而於事不達云 上復御經筵視午朝 戶科等科給事中李森等言昔奉 英宗勅諭皇親多有強占軍民田地及投獻者悉發邊衛充軍當時貴戚罔敢犯法近給事中丘欽建請不許權貴奏求田地荷蒙聖諭俞允中外懽忻鼓舞今錦衣衛帶俸指揮周或翊

聖夫人劉氏屢蒙給賜田土今或又求武強武邑二縣地共六百餘頃劉氏又求通州武清縣地三百餘頃陛下念及親親不忍拒之殊不知谿壑之欲無厭畿內之地有限小民賦稅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爲生且入皇朝來百年于茲民生日衆安得尚有不能耕不稼之閒田名曰求討實則強占伏望特勅有司仍將二家之田地與民爲業今後敢有投獻奏求者許科道劾奏各治以重罪則豪強畏法小民被惠宗社之幸也 上以所言良是待勘報區處 九月 命中書舍人解禎亮復職禎亮故翰林學士縉

之子九年考滿時已六十八歲矣例不復用禎亮自言父縉在末樂時擢居內閣頗效忠勤乞仍舊職

上特許之

南京翰林脩撰羅倫以疾去倫字應魁

江西永豐人初授脩撰甫三月值大學士李賢遭喪起復上疏劾之調除泉州市舶提舉既而改南京翰林脩撰逾年解官歸學者多從之游居金牛山中中嵐氣得疾倫性直齷不恤世情與人言竭盡底裏不察言觀色不好名不營利剛腸疾惡爲縉紳所忌憲廟實錄傳多貶詞此亦必有忌之者云 刑部郎中彭韶御史季琮下錦衣衛獄初錦衣指揮周或奏請

武強武邑二縣空閑田地事下戶部主事戴玉會巡按御史黎福按視因據民田籍步之每畝百步之餘皆沒入爲餘田得七十四頃有奇或不滿復言於

上改命韶暨琮覆按韶往不復步田但言田皆貧民恒產近在京畿之內不當動擾以失民心况土多瘠薄尤當使民歲耕培養地力豈可從而奪之且自劾不能步田之罪詔以田歸諸民因責韶等邀名方命昧大體命錦衣衛逮治之 冬十月 十一月 吏

部文選郎中陳雲員外劉恒主事乙瑄陳道爲吏訐其受賂放吏刑部請逮雲等下獄科道官劾吏部尚

書姚夔等私昵屬官刑部尚書陸瑜等朋比故縱并
掌通政司事侍郎張文質停留吏所奏本二日使雲
等得以爲計。上以雲等既下獄夔等俱置不問刑
部以被劾涉嫌乞調別衙門問理改下錦衣衛鞠之
既而都察院擬罪例贖杖還職。上命調雲等於南
京部屬其告訐吏孫慶等遣爲民。設總府於梧州
府總制兩廣地方時都御史韓雍以憂去兩廣賊勢
復張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
而爲二以是賊入寇掠無人任其責者乞勅大臣總
督兩廣如馬昂葉盛韓雍故事庶事體歸一巡按御

史龔晟亦言宜立總府於梧州簡命大臣兼制兩廣則事統于一而責有所歸兵部亦言兩廣互爲唇齒廣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藉廣東之糧儲今巡撫等官名位頡頏議論之際甲可乙否宜如魯等所請

上命兵部會官議舉其人以聞起復右副都御史韓雍陞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十二月禮部尚書鄒幹等奏海西等處并朵顏等衛女直達子來貢宜令通事都督武忠等曉諭各夷除馬及貂皮常貢外其海東青兔鶻今後不許來進上是之禮部尚書鄒幹等奏天順年間因建州等衛

野人女直來朝日衆供給浩繁勅令一年一次來朝
其數不許過五十人已經通行遵守今年自正月
起至十二月止海西等處女直人等進貢者已踰
千人宜勅遼東鎮守總兵等官照例驗放仍勅通事
都督武忠等省諭夷人使知此意暫停比較民間
牧馬舊制民間牧馬歲一比較責限有司征解兵部
言馬政固不可緩而民隱尤所當恤今年山東河南
兩直隸多水旱宜輕之以待來年從之
浙江台州府黃巖縣地分設太平縣

憲章錄卷第三十三

成化六年庚寅
至八年壬辰

六年春正月庚辰朔 丁亥河南地震 兵科給事

中郭鏜奏今年正月河南布政司奏地震既而掌太常寺事李希安奏甘露降俱下禮部尚書鄒榘等即以甘露事上聞臣備位諫官適覩二事不敢不言蓋遇災異則懼心起悅休祥則驕心萌懼則脩德驕則怠政故聖人不貴祥瑞春秋獨紀災異商之中宗高宗桑穀生朝雉雊鼎耳二君因巫咸祖已之言恐懼脩省變災爲祥故能享國長乂商道益隆漢文景之

時日食地震山崩川湧星變之異未易遽數二君恐懼脩省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以致民和氣應海內富安惟遇災而不知懼者然後亂亡隨之 皇上踐阼于茲六載位列大臣職居典禮者正當如巫咸之告君祖已之正事鄒幹等乃以先奏地震遲留不言顧以後奏甘露譖言瑞應跡其所存實懷容悅之私伏願皇上以年豐爲瑞以民安爲祥以賢才爲寶遇災而懼聞瑞不喜仍罷幹希安二人以謝天下及禁約天下今後不許獻言祥瑞仍以地震天旱因災求言博訪政事缺失民間疾苦以次施行

使天下後世知 皇上不愛祥瑞不近諂諛懼災脩
德其爲瑞應豈不大哉 上曰朕未嘗以此怠於德
政郭鏗安得爲此言姑置之 以湖廣地震遣官祭
告境內山川 韓雍奏乞終制并辭免右都御史兼
總督兩廣軍務之任 上曰兩廣用人方急難拘常
例守制不允辭 二月 晉府悼昭王嫡長子竒渾
奏乞存留先王時私自淨身二人在府任使 上曰
王擅留淨身人教授不行諫阻本當逮問姑宥之所
司即以其人送京仍通行各王府及兩京公侯駙馬
伯家凡有淨身人即送京毋隱違者罪之 勅刑部

左侍郎曾翬等循行天下考察官吏得失訪求軍民
利病 吏部尚書姚夔等議陝西山西山東湖廣荆
襄兩廣貴州南北直隸俱有巡撫都御史江西亦有
撫民按察使趙啟雲南多係土官衙門不必遣官惟
河南四川浙江福建及直隸大名等府無巡撫官擬
各堪爲巡撫者奏入 上命曾翬往浙江原傑往河
南滕昭往福建黃琛往四川宋旻往大名令召趙啟
還京待缺夏時正往江西召湖廣巡撫羅篴掌南京
都察院事以吳琛代之 三月 免河南汝州糧三
萬七千六百石有奇草四萬八千餘束 翰林編脩

陳音言養德之要莫先於講學講學之功莫先於好問今陛下雖間御經筵然勢分尊嚴上有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暇擇儒臣有學行者引至便殿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如天開日皎則以之正心正家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載太平之業基於此矣異端者正道之反害治之大者也當今號佛子法王真人者無片善寸長可采名位尊隆賞與濫溢伏願降其位號杜其恩賞繼今凡有請脩建寺觀者悉置於法永爲定制則妖妄絕正道明而民興行矣上曰此事累有人言俱已處置京師雨霾

畫晦陝西寧夏大風揚沙黃霧四塞 癸未昏刻月

犯金星 改趙府左長史雷霖爲金華同知 免直

隸蘇松常鎮四府蘇州太倉鎮江三衛去年秋糧二

十四萬八千餘石屯糧七千一百餘石 致仕右都

御史羅通卒通江西吉水人末樂中舉進士歷官兵

部郎中以貪淫謫廣東東莞縣河泊所官已巳之變

通上戰禦之策于謙薦爲兵部員外守居庸關尋至

副都御史大學士陳循復薦之景泰中轉右都御史

通好談兵遇人輒喋喋不已其言詭怪不經說者謂

其挾詐以取功名如通比者世常擬其邊才云 免

直隸池州寧國二府去年秋糧一萬八千七百餘石
宣州衛屯糧二百六十餘石 夏四月 庚戌立夏
雷未發聲陰霾四塞 大雨水 以水災免直隸溧
水溧陽句容六合江浦當塗蕪湖七縣稅糧共三萬
六千四百餘石 致仕南京工部尚書王來卒來浙
江慈谿人由乙榜舉人授江西新建教諭擢御史巡
按蘇松常鎮貪暴者望風引去歷陞右都御史征勦
湖廣苗賊縛渠魁韋同烈等以獻轉南京工部尚書
天順初致仕至是卒年七十六訃聞賜祭葬來臨事
明達奉命宣力四方所至以幹辦稱 五月 工部

左侍郎霍瑄卒瑄陝西鳳翔人由舉人授大同府通判薦陞知府正統己巳英廟北狩車駕至城下守

城者戒嚴不敢啓瑄從水竇下匍匐出謁叩馬嗚咽進膳羞靴袍等物出府庫金帛犒虜尋遷山西叅政仍掌府事英廟復辟徵拜工部侍郎賜二品服成化初因言其屬何經經計其擅費工料瑄不自安以老乞休至是卒瑄質樸少文勤於幹理在大同最久熟知邊務雖官至工侍然亦不究其用去 巡視河南

戶部左侍郎原傑奏黃河自古爲河南患蓋以水勢瀾漫遷徙不常彼陷則此淤軍民隨處開墾退灘之

地以給口食以供租稅蓋以此而補彼也柰何姦徒
陰結王府官校槩指爲園場屯地投獻徼賞王府輒
便標封界至占收子粒民不聊生請自今有犯者不
問軍民舍餘俱終身謫戍其王府官亦不許陰結受
獻致興詞訟違者一治以法則姦猾有警而民無橫
擾矣又彰德懷慶河南南陽汝寧五府山多水漫衛
輝一府沙灘過半軍民稅糧之外僅可養生開封一
府地雖平曠然河決無時洪武間蒙恩例除常稅外
荒地許民耕種永不起科景泰時乃創起科例致令
姦民互相告訐徵歛日重民迫於勢傾家陪納請如

舊例凡軍民有告訐不起科者不聽則可免賠償之

林

患矣戶部覆奏從之

陝西巡撫馬文升奏陝西三

邊榆林最爲要害甘肅可以堅壁清野而坐困虜寇
寧夏可以恃山阻河而守禦叛羗惟榆林河套山澤
之利足以資虜又兼入境抄掠常獲厚利是以侵犯
我邊曾無虛歲及我出兵虜輒遁去徒費糧芻爲今
之計誠莫有過於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請勅該部每
歲秋初遣主事一員督軍計辦糧草事竣還京務使
常有十數年之積則軍民免轉輸之勞地方無驚疑
之患事下戶部議以爲陝西歲徵稅糧及部運銀布

三百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二石彼處歲支糧料并
銀布折支俸糧及冬衣布花折收止用二百一十六
萬六百八十三石尚餘一百三萬一千六百四十九
石此外又有開中鹽糧之類以三年計之可足年半
之用以十年計之可足四年有餘其所不足者有司
不能依期完納耳乞移文巡撫并布按二司總督糧
儲官預計各邊所用之數酌其地里遠近量爲派撥
秋收徵完則足以供用不須借撥他省別行措置從
之 按嘗備兵延綏其歲徵稅糧年例銀兩俱發延
安府收貯計應用有餘時有知府張邦彥者給散防

秋軍人尅減侵欺數多每稱不足又別行措置嘗揭
其端以達之巡撫總制皆支辭批答不肯查理上下
相蒙而邦彥亦遂負緣通顯邊敝日滋必專差科道
官以查理庶乎其可也 國子監丞李伸言前衍聖

公孔弘緒自幼失學長狎羣小以致干冒刑憲聖明
念先聖裔特加寬宥革職爲民命其弟弘泰襲封然
教之不豫將復蹈前轍伏望留之京師俾隨侍班行
獲覩禮制退則從游太學親近師儒俟其學成遣歸
奉祀禮部覆奏着弘泰在監讀書一年然後許歸朔
望隨班朝參從之 大學士彭時等言近來旱傷去

處除南方路遠未知虛實北方山東六府直隸大名
廣平順德三府及河南地方夏麥無收秋田未種雖
經累報災傷有司未免照例覆勘展轉遲延人心不
安流移道路勢所必至請勅三處巡撫官設法賑恤
凡災傷州縣今年夏稅并戶口食鹽鈔貫照數蠲免
其見今追陪各項馬匹亦暫停止太僕寺丞暫令回
京待後豐年再令買補如此庶民困或可少甦流移
或可少息奏入從之 上欲於西山建佛閣六科給
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哺荆襄流
民強梗陝西虜寇侵掠致勞宸慮分遣大臣巡視動

調官軍今乃起無名之工爲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孰若以之賑濟饑民賞勞軍士其爲福利豈不大哉 上曰歲荒民饑西山

佛閣其亟已之 六月戊申朔日食 秋七月 己

卯皇子生母妃紀氏初有娠萬貴妃知而忌之 上

令別居至是誕育西內廢后吳氏保抱唯謹 命都

御史項忠吏部侍郎葉盛賑濟饑民右府都督僉事

李杲撫治屯營 戊戌曉刻月犯昴宿 戶部奏給

事中韓文等勘實通州張家灣等處被水軍民二千

六百六十戶漂損房舍六千四百九十處 上命所

司賑恤之 八月 免陝西臨洮府屬縣并鞏昌等

五衛去年稅糧八萬一千石有奇 兩京御史員缺

吏部請循舊例選人進士中文學優長年貌相宜者理刑試職 上曰御史職司風紀糾察百僚自非學行老成之士鮮有不變亂黑白者今可遵憲綱選用務在得人凡以科目進身歷任三年者不限內外皆用之 以旱災免山東濟南東昌兗青萊登六府

農桑絲絹 己巳廣東高雷二府地震有聲夜月犯

天罇星 巡視浙江刑部侍郎曾暈奏罷布政張清

清四川巴縣人宣德庚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官布

政清奉職廉謹非客至罕御酒肉人號爲青菜張以其執法太嚴又謂之板張浙俗侈靡清一敦之以節儉同僚多不堪竟致以老疾去人多惜之 九月丙子朔曉刻金星犯軒轅左角星 甲午夜金星犯左執法 巳亥曉刻金星犯木星 大學士彭時等奏京城米價日貴一日在京蓄積之家因而閉糴以要厚利乞命戶部將官俸軍糧預放三月如又不足將東西太倉米平價發糴收貯價銀待豐年支與官軍折俸其德州倉糧亦宜量數發糴以濟河間之急此令一下庶幾人不閉糴米價可平且荒年盜起不時

出沒乞命錦衣衛早加緝捕庶免貽患 上嘉納之

庚子曉刻金星犯左執法 吏部言邇者兩奉詔

旨以人才難得恐考察黜退官中尚有一二可用者
命臣等集議臣等詳審得廣西平樂知府袁衷山東
泰安知州畢宗賢河南脩武知縣劉昭山東濟寧州
判官張寧歷城主簿郝志道似被黜之數舍短取長
尚有可用其餘一時難知不敢泛舉至於伸訴奏告
之人難以准理宜照舊發遣從之 冬十月 丙午

夜東方流星赤色光明燭地自昴宿東北行至井宿
總督兩廣韓雍等奏斷藤峽殘賊二百餘徒夜入

神電衛城燒燬電白縣治 刑部奏罪人張元吉法

當凌遲處死刑部三覆奏詔免死杖一百發肅州衛

充軍家屬隨住都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張元吉襲祖

左道謬號天師罪重惡極今殺人而獲生何以馭天

下伏望戮之於市以昭國法 上以事旣施行姑已

之 戶部會官議巡撫漕運等官所陳事宜一蘇州

松江常州及嘉興湖州五府輸運內府白熟粳糯米

并各府部造粳米每歲十六萬石俱官給以船今經

沿途輒厥鈔關必欲如民船帶輒納鈔兼遇水涸守

閘又爲運軍凌逼及抵楊村等處則攬頭包攬巧肆

刻削是以留滯日久困於負貸請罷帶輓納鈔之例
及禁包攬之害仍移文漕運官令軍民船皆魚貫而
行其有漂流糧米以該納京倉者改納通州省腳價
以補其數議上從之 以水災免保定等衛子粒二
萬三百石有奇 以旱災免河南民田夏稅三十七
萬七千七百石有奇軍屯子粒八萬六百石有奇
放國子監生歸原籍以聽取用時吏科給事中程萬
里言饑民流集京師米價騰踊吏部聽選官及監生
不下萬餘率多缺食故准回籍 十一月 命右副
都御史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荆襄軍務 十二月

調江西按察僉事張悅于浙江提調學校戶科都
給事中丘弘等言近來京城內外風俗尚侈服飾僭
用無度酒席皆用簇盤民之窮困由此在京射利之
徒屠宗順等數家販賣寶石至以進獻爲名或邀取
官職或倍獲價利蠹國病民莫甚於此乞嚴加禁革
及將宗順等倍價賣過寶石銀兩追徵入官給發賑
濟刑部尚書陸瑜上議以爲弘等所言深切時弊逮
宗順等數人治罪追價利以充賑濟詔宗順等姑置
不問備榜申明禁約管理柴炭工部侍郎王詔言
惜薪等司諸項柴炭年增一年今順天真定保定俱

被災傷救死不贍焉能應役乞勅工部行內外諸司
自今合用柴炭預為減省以節民力從之

卯辛

七年春正月甲戌朔 兵部尚書白圭等奏陝西近
年以來毛里孩滿四及阿羅出等相繼寇亂民遭荼
毒 皇上命將出師為民除害班師未幾虜寇如故
良由鎮守三司等官縱弛偷安負朝廷重托宜嚴加
究治 上即馳勅切責之 以浙江左布政余子俊

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白圭等言先因
荆襄等處流賊猖獗特勅項忠總督征勦今賊王彪
就擒餘黨多困於饑寒出於逼脅宜令項忠相度賊

勢會彼處巡撫總兵等官計議撫捕長策不必動調
永順保靖等處土兵騷擾地方 上是之 定長運

法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
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運官分派官軍轉運於通州
天津二倉往返經年民多受累宣德間周忱巡撫江
南議將民運糧儲俱於瓜洲淮安補給腳價兌於運
軍自是轉運變爲兌運至是巡撫滕昭議罷瓜淮兌
運令官軍徑赴江南州縣水次倉交兌民加過江船
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兌運變爲長運誠一代良法
開設浙江金華之湯溪縣割金華蘭谿龍游遂昌

四縣地隸之 二月 復設九江蘇州杭州三府鈔

關以戶部奏京庫歲用鈔不足故也 以水火免福

建福安連江龍巖二縣稅糧一萬五百餘石 丁卯

曉刻月犯羅堰星 平虜將軍總兵官撫寧侯朱永

等以河套虜寇未退議戰守二策其畧曰今虜賊數

萬在邊我軍堪戰者止可一萬而又分散防守何以

禦敵爲今之計宜於京營大同宣府寧夏陝西等處

量調軍馬數萬期三月內俱至榆林地方聽臣等調

度相機審勢擣其巢穴此戰之策也若軍馬餽餉一

時未辦宜慎固封守嚴督沿邊居民無事則分哨耕

牧有警則舉號避藏仍令隄備官軍各守城堡伺候
會兵截殺此守之策也事下兵部白圭等以馬方瘦
損供餉不敷勢難進勅請命諸將慎爲守禦以圖萬
全 上從之 三月 開設福建汀州之歸化縣割

沙縣清流寧化將樂四縣地隸之 增置工部屬官

三員往直隸太平之蕪湖湖廣荊州之沙市浙江杭
州城南三處專理抽分 上復御午朝 遣都給事

中丘弘爲正使行人韓文爲副使往琉球國封其世

子尚圓爲中山王 總督兩廣韓雍等奏近立總府

於梧州守禦士卒止三百餘人乞移奉議衛官軍駐

梧州以守城池又梧州舊城三面距江內包高山不足以容士馬城東南有教場遺址欲別立城與梧州城聯絡相通詔可

禮部侍郎邢讓國子祭酒陳鑑司業張業並除名國子監舊有會饌椒油錢鈔輸納者多後期師生不得時給出監則委而去之致有餘積監中相循以爲公用讓前爲祭酒凡造作等類一切任意爲之不立案稽考迨遷禮部鑑代其任亦循其舊給事中成實丘弘皆嘗言及至是掌助教事檢討葉時等訐典簿王允發其事下刑部請逮讓等置對詔不許讓等各上奏申辯科道據時所奏交章劾

之詔併逮讓等下刑部遣官覈實凡鈔三十三萬六千五十八貫錢一百四十九萬九千餘文俱無歸著刑部遂以監守自盜坐讓論斬贖爲民典簿王允亦以倉糧受賂充軍

湖廣總督項忠奏近詔臣撫諭

流賊不必調土兵以擾民臣等議賊在萬山中據險爲亂復有流民從之患將不測而分哨官軍不親履行陣已行保靖土兵分河南諸路兵刻期俱會南陽且以詔旨諭其生路流民攜扶老幼出山晝夜不絕計四十餘萬今若中止土兵恐流民間之仍懷二心且王彪雖投首而元克李胡子等烏伏鼠竄設復再

聚重調爲難事下兵部白圭言征勦流賊必須宥其脅從毋使玉石俱焚今賊首已得又招撫四十餘萬則李胡子雖未即誅計亦無能爲矣宜行項忠等如土兵已到嚴約不得擾民其流民在山眷戀生業不至爲非從宜區處詔曰可仍勅忠等用心設法撫捕以靖地方時楊璿巡撫荆襄恐流民爲變累及於已因爲危言以動朝廷自巡按御史薛承學及藩臬守巡官皆附璿議遂遷發流民各還故土 陞南京翰林學士王僎爲南京國子祭酒 以山東布政雷復爲禮部侍郎翰林脩撰耿裕爲國子司業時侍郎祭

酒司業缺員命吏部舉學行老成者各二人於是尚書姚夔舉復與廣東布政張瑄可任禮部侍郎養病侍郎李紹與南京祭酒王僎可任祭酒裕與脩撰鄭環可任司業且言國子養賢之地風化所關祖宗立法至嚴擇官尤慎如宋訥以碩德重望為祭酒劉崧以致仕吏部尚書署司業自是以後如胡儼陳敬宗李時勉俱師範可尊近年人不以此官為重而居是官者亦不知所以自重以致監規廢弛放肆無忌乞命禮部申飭監規崇重祭酒司業俾作新風化庶於賢才治道有賴詔更舉各二人以盡一時之選既用

復裕而驛召紹于江西召命未至而紹已卒云 夏
四月 乙卯雨土霾夜木星入太微垣留守端門

養病進士盧璣建言自古帝王皆設左右起居注之
官所以紀人君言動朝廷政事百官賢否我朝法古
圖治豈容獨缺此官宜命執政大臣斟酌以立之遴
選以充之置諸左右勅其直書無諱則非徒備我清
朝之史事實可維持上下之良心殆見百官庶職皆
欲以忠而見書以賢而見錄稔惡之人亦將有所畏
而不敢肆矣 上命所司知之 戶部奏近日饑民
行乞於道多疲不能支相仆以死已令順天府二縣

委官收恤其軍餘匠役各送所司給親收養所親不能贍給宜收入養濟院賑恤其遠方流移如例給糧發遣復業死無歸者葬之無令暴露以干和氣詔悉如議行之 五月 兵部奏陝西巡撫馬文升所陳收茶易馬事深切邊務宜令陝西布政司將庫貯茶課及綿花等物易銀遣官領送河南湖廣市茶運赴西寧等茶馬司收貯移文巡茶官同守備分巡官市易番馬俵給甘涼回原靖虜慶陽等衛缺馬官軍騎操仍行甘肅寧夏延綏總兵巡撫等官覈實缺馬官軍數目亦如前例行之詔可 詔京城外置漏澤園

中書舍人呂黨乞就順天府鄉試從之 都察院

等衙門會議江西按察使牟俸奏江西人民健訟往往虛捏情詞告訐乞將洪武年間榜文及前後議奏事例出榜於通政司門外張掛以革刁風時御史任璽亦奏近例以四川路遠軍民赴愬于京者免其遞解給引照回聽理以此告訐者多乞不分遠近一體遞遣都御史李賓等議合如所言 上從之 六月

巡按直隸御史梁昉言涿州良鄉等縣密邇京師其民迫於科差困於饑寒往往隱下稅糧虛賣田地產業已盡征科猶存是以田野多流亡之民田甲有

代償之擾宜令有司查實歸戶以清賦稅 秋七月

延綏巡撫余子俊奏慶延邊疆山崖高峻乞役山西陝西丁夫五萬量給口糧依山剷鑿令壁立如城山拗川口連築高垣相度地形建立墩墩添兵防守庶幾一勞永逸事下兵部言往因巡撫王銳建議欲於川空處脩築高垣嘗令會議舉行今余子俊欲復鑿山設險爲策固良但緣邊之民頻年困虜遭荒喪亂逃亡凋敝已甚今湏極力撫安難加勞役况延綏境土夷曠浮沙築垣恐非久計鑿山之事宜伺寇警稍寧督令邊城軍卒以漸圖之 上曰設險守邊與

工動衆當審度民力姑緩之 八月 御史梁昉奏

致仕尚書魏驥年九十有八德望素著詔遣勅存問
仍勅有司月給米三石贍其終身以表朝廷優老之
意 刑科給事中白昂等言大理寺以審錄罪囚叅
詳罪名蓋欲刑歸有罪不陷無辜良法美意具載諸
司職掌至爲詳密比者大理寺審錄有詞稱寃人犯
駁回再問者多行令調問者少及巡按巡撫官并在
外衙門詳議所屬申詳囚犯內有情弊者亦皆駁回
再問致被偏執已見不與辨明多用非法重刑鍛鍊
成獄囚人慮其駁回必加酷刑雖有寃枉不敢再言

今後乞命在外法司使遵諸司職掌事例行之叅審
所屬申詳囚犯中間如有問招不明擬罪不當及有
詞稱寃者俱聽改調別衙門官員問理不許仍行原
問官鍛鍊成獄如此則刑罰適中人無寃枉而酷暴
者知所警矣奏下三法司議如所言從之 九月

巡視四川南京戶部右侍郎黃琛言故翰林學士承
旨宋濂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初召置左右裨益良
多一應制度文章多出濂手開國文臣濂誠第一旣
老被累謫死於蜀非其罪也蜀獻王已爲塋之華陽
縣東臣惟聖朝凡羣臣之有才行勲業沒皆賜以贈

謚在前代者亦爲之建葺祠墓復其子孫此最盛德
事臣敢爲濂請上下其章于禮部 陞御史陳選爲
河南按察司副使提調學校 閏九月 吏部尚書
崔恭起復至京改南京吏部尚書 開設直隸常州
府靖江縣從巡撫都御史滕昭奏請 命工部右侍
郎李顥往浙江祭海神脩江岸是年九月風潮衝決
錢塘江岸洪水沸盈自近江以至山陰會稽蕭山上
虞乍浦瀝海錢清諸處民居田產皆爲滄沒守臣以
聞事下工部尚書王復等覆奏永樂年間浙江堤岸
爲潮水衝塌嘗遣官齋香祝祭江神及命大臣治水

築堤以除民害乞如永樂事例 上以命顛 辛亥

曉刻土星犯天高星 冬十月 殺江西吉安知府

許聰聰以吉安民好訟劫盜方熾且奉勅行事特嚴
刑立威以禁制其下死於獄者五十餘人又其爲人
矜傲藩臬官多疾之會副使夏寅提學至吉安聰屢
抗拒寅不堪回語按察使牟俸嗾寅奏發其平日凶
惡及侵欺官錢諸事未及勘報適南京大理卿夏時
正巡視江西考察官員入寅等言考聰貪酷黜爲民
聰不服守禦千戶蔣慶具以其貪酷事呈稟時正遂
委牟俸等執聰下獄具疏以聞巡按御史俞蓋以聰

與寅有隙事當究問亦具奏 上遣刑部員外郎李

廷美會蓋勘問還奏所勘人多病死於獄即有傷於
杖者亦非挾私所致惟侵欺罪實特擬聰監守自盜
律贖罪爲民刑部以爲宜盡受賦枉法例充軍聰以
被俸等搆陷亦具各人姦貪不法將人命誣害等情
訴辯不已 上以聰人命數多疑廷美等有所私時
蓋已代還俱被逮復遣錦衣衛千戶金璋械聰至京
仍命都察院會官廷鞫之乃比故勘律擬斬命即如
所擬處決刑科都給事中白昂等以未經審錄爲請
不從且命毋覆奏遂以是日夜四鼓押赴市曹斬之

廷美坐勘聰事不實降湖廣衡州府通判蓋降澧州
判官寅等事俱免勘聰之死說者謂其兇暴致禍固
宜但係比律不許覆奏又乘夜行刑則以司禮太監
黃高納其所厚吉安人洪僧官賄譖以聰嘗箠辱其
徒至以瓦擦其首流血積恨所致人不能無議云俸
得召爲太僕卿亦高之力也 調南京刑部左侍郎
王恕爲刑部左侍郎奉勅總理河道 戶部尚書楊
鼎工部侍郎喬毅上濬通惠河舊道事宜 上諭以
前元曾引西北諸水行船通行踏勘明白來聞於是
鼎毅等親詣昌平縣元人引水去處及宛平大興通

州地方各河道故迹逐一踏勘及據元史并各聞見樹碑文所載事跡稽考回奏命下所司相度行之

十一月 柯潛以少詹事居憂辭免召命乞終制許之 以水災免直隸鳳陽府泗州天長盱眙宿州徐州蕭沛碭山豐諸縣夏稅麥九萬二千餘石絲五萬九千二百餘兩 立皇子祐極爲皇太子萬貴妃所生也 彗見軒轅 荆襄南陽等處流賊平先是總督軍務項忠等已生擒首惡李胡子等而餘孽未除忠等復率漢達官軍移營竹山諸處分路撫捕時流民有自洪武以來住成家業多聽撫當差生子及孫

未嘗爲惡者兵刃之加無分玉石悉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其解去湖貴充軍者多死棄尸江汭說者謂忠此役寔多濫殺時有作平荆襄碑以紀大臣之功者或曰此亦墮淚碑也昔羊祜以善政及民而民爲之泣今忠虐政及民而民亦爲之泣其墮淚雖同而

情則異矣

十二月

項忠獻荆襄俘李胡子等一

百二十九人刑部尚書陸瑜等會奏坐罪有差 丁

丑夜彗星北行其光益著橫掃太微垣郎位星 併

廣東石康縣于合浦縣 巳卯夜彗星光芒長大東

西竟天自十一日北行二十八度餘犯天槍尾掃比

斗三公太陽 大學士彭時等言比者彗星見于天
田西掃太微北近紫宮其譴告警懼之至即漢董仲
舒所謂天心仁愛之意也 皇上憂切于心戒諭羣
臣同加脩省臣等備員近輔無以少裨實深愧懼謹
采脩德大端安民大要條陳如左 一曰正心術二曰
謹命令三曰親接見四曰慎賞罰五曰納諫諍六曰
勵官守七曰恤軍民凡此七事伏望皇上鑒除舊布
新之象斷自宸衷力行新政以正心爲脩德之本以
力行爲脩德之助德脩於上則羣臣咸知效職而善
政皆次第舉行矣轉灾爲祥莫切於此奏入 上曰

具覽所言事皆切實卿等宜勉力佐理以副朕懷

上以星變避正殿徹樂

禁革官司科罰左都御史

李賓等奏在外官司聽斷軍民詞訟動輒罰人財物

始則暫寄官庫以欺人終則通同庫役以入已至有

假立文簿虛作支銷者昔唐臣陸贄有言建官立國

所以養人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今舍法而重罰既非

所以養人罰物以爲私又非所以資國使不通行禁

革則貪風愈盛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今後官司於

軍民詞訟悉依律問擬或復科罰宜治其罪使無爲

下民之害從之

丙戌立春

昏刻彗星犯天河星

諭德謝一夔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上五事

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

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妄
費以足財用忠懇剴切多人所難言者 上怒斥之

壬辰

八年春正月戊戌朔 以星變免慶成宴 夜月犯

軒轅左角星

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卒驥字仲

房浙江蕭山人由乙榜授松江府學訓導諸生多所

成就與脩永樂大典陞太常博士宣德初陸考功員

外郎歷太常少卿吏部左侍郎正統間進尚書屢請

老不許景泰改元得請致仕年已七十七矣家居二

十年不別治生惟以文學自娛至是上遣行人持

勅存問未至已先卒時年九十八遺書戒其子勿以

塋事擾鄉里賜謚文靖論者謂自古大臣之最壽者

惟宋文彥博而驥年比之尤高蓋古今罕有云癸

酉曉刻月犯金星皇太子祐極卒禮部奏

諸司進賀表箋尚有未至者請移文停罷從之

二月甲申曉刻金星犯辰壘壁陣東第五星勅吏

部右侍郎葉盛詣陝西延綏寧夏會議邊務兵書白

圭上言虜性桀黠宜勅王越等俟盛至日即調甘涼

莊浪蘭縣官軍防守要害必須明年二月大舉搜套

庶收一勞永逸之功請先用軍夫五萬擺堡運糧計
可足半年之費然後選集精兵十萬簡命文武重臣
充總督總兵每兵一萬坐營統領者各一人所須馱
馬鹿角榨軍器之類俱宜預備期以十二月啓行

上曰其令盛與越等計議以聞 三月 總督軍務

都御史王越上言延綏罷遣戍卒近以兵部遣官來
議方畧仍令留駐朔州孤山諸處但今虜退日久邊
境稍寧且士卒衣裝盡壞馬死過半請如前罷遣休
息臣與所遣官俱暫還京 上曰邊境旣稍寧其即
移文諭越令與葉盛還京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人

吳寬等二百五十人仍賜吳寬進士第一先是寬屢試于鄉不利貢入國學絕意仕進不復應舉提學御史陳選禮聘敦請鄉試遂舉第三至是會試殿試皆魁天下不負科名是科又得陳壽孫需揚一清後皆有聞 葉盛及王越余子俊等會奏陝西三邊曰延慶曰寧夏曰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往年虜寇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不常爲患不久景泰初始寇延慶猶不敢深入天順間阿羅出進入河套不時出沒尚不敢迫近民居至成化初毛里孩率衆入寇威劫中國人爲嚮導又留河套

故今日賊首孛羅合札加思蘭相繼爲患臣等惟延
綏地方自正統初創築榆林城堡外築瞭望墩臺內
植軍民種田界石後以守土軍官私役官軍招引逃
民於界石外墾田因而召寇七年六月內用總兵巡
撫官議乃依界石山勢隨其曲折剷削如城川口左
右俱築大墩調軍防守以爲一勞永逸之計乞勅所
司申戒總兵巡撫等嚴加禁約不許軍民於界石外
種田召寇仍乞量起山西民一萬陝西民二萬聽延
綏會官移文兩布政司各選委堂上官每年三月八
月各一興工脩築邊牆此誠不戰而屈人兵之計也

詔脩築邊牆其令本地官軍以漸整理不須借役于民按白圭搜套之策王越沮尼不行而余子俊脩築邊牆之說先後相踵費財何止百萬而浮沙易傾邊牆實未嘗有唯剝削設險之法庶幾可行耳邊臣屢以築牆爲請朝廷屢發帑金輦載相繼至今並無一人敢言邊牆虛費者此誠不知其何謂也夫秦築長城今且平漫矣而謂浮沙可以築牆也哉自非躬歷其地者固難與言也夏四月京畿自二月至于是月不雨大風竟日運河水涸命詹事兼侍講學士李泰復任泰以伯父司禮太監永昌爲父不爲

所生母終喪士論醜之 兵科給事中梁璟等言頃
者荆襄盜起 皇上命項忠往總軍務諭令罔及非
辜後賊首王彪就擒盜亦漸息宜令附籍者聽其生
業未附籍者斟酌驅遣忠偏聽檢討張寬御史劉潔
總兵李震等貪利要功所過州縣見在附籍者不論
久近一槩逐之又縱兵驅逼畧無紀律以致冤聲震
天肝腦塗地比之夷狄侵擾慘酷過之邇者彗出旱
傷未必非忠等所致且寬以奸邪小人簡侍親藩惟
便身圖潔貪婪素著一善無聞忠爲所誘伏願陛下
察之衆論斷自聖心正忠等濫殺之罪以釋神人之

怒以紓萬姓之寃上曰荆襄流民爲患中外皆以爲
慮今忠等奉命祛除已畢若等所言未免出於偏見
不聽 兵部尚書白圭奏項忠所上荆襄功次文冊
與總兵李震所報名數前後不同又都御史楊璿先
奏潼關南陽等處官兵人等前後擒斬賊首王彪楊
俊王洪等首級凡九十餘人今冊內所開擒斬王洪
等賊級不開何人功次以致百戶孫廣等有言又生
擒數內張全等三十三人原作謀逆比法司審鞫情
可矜又所報被創軍士十有五人而陣亡者十有八
人使賊果聚以抗官兵則損傷之數豈止於此又豈

有陣亡者反多於被傷之理耶以此推之甚有可疑者請移文巡按河南陝西湖廣御史審覈前後擒斬之數可作論功陞賞與否庶恩典不濫詔不煩再勅第如忠震奏冊定擬陞賞論者謂兵部議是而朝廷不從蓋有主之者云 五月 巡撫延綏余子俊奏虜賊擁衆河套日急一日已嚴兵相機戰守謹以各邊謀報上聞 上曰邊事甚急其令趙輔王越刻日啓行 陝西都指揮董縉失機巡撫馬文升械之至京 上曰縉旣臨陣先遁本當處死姑從寬典降三級令當先殺賊今後失機將領監候奏治不必解京

著爲令 六月 增設慶陽延安二府通判各一員
專理邊備 項忠上疏辯誣且乞致仕不允忠奏雖
辯說者謂流民一百五十餘萬遣回何所謫戍并家
屬幾六萬人能生存者幾何槩以古人征伐要在平
定安輯之言難乎免於公論矣 擢掌京衛武學事
國子監丞閻禹錫爲御史提調北直隸學校 秋七
月 丙午陝西隴州大風雨雹中有如牛者五長七
八尺厚三四寸六日方銷是月州之北山吼三日裂
成溝長半里 脩隆善寺畢工命陞工匠張定住等
三十人爲文思院副使寫碑官爲尚寶司少卿工科

都給事中王詔等言陛下紹承鴻業于茲九載頻年
天變於上而星妖示見地變于下而江海泛溢或炎
夏霜降或平地阜出或猛虎食人或雨雹傷稼夷狄
侵邊師久暴露加以水旱相仍瘟疫流行軍民疾苦
日甚一日於此汰冗官去冗食以節國用以救凶荒
猶且緩不及事乃因寺成碑完而濫陞官爵如此彼
西征北伐捐軀隕命之人將何以酬之方脩寺之初
臣等失於論諫固已獲罪於陛下不容於清議矣於
此而又不言如祖宗設官之意何伏望斷自宸衷追
寢前命則名器不濫國體斯正矣不允 八月 鴻

臚寺序班魏完奏先臣驥以正月卒于家臨終語臣
母曰我即死朝廷賜葬必須辭免又以手書遺臣死
後慎勿以葬事累鄉里今者 皇上念先朝老臣特
加優卹而臣於先臣遺命不忍棄違故敢昧死以請
章下禮部言辭葬固魏驥之誠心賜葬乃朝廷之盛
典惟上裁處 上曰朝廷恤典爲盡忠者之勸今驥
臨終遺言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覽之良用惻然重
違其志特從之 九月 吏部尚書姚夔言南京及
浙江等處守臣各奏今年七月狂風大雷雨江海湧
溢環數千里城郭廬舍人畜田禾多致漂溺况前歲

妖彗示變水旱蟲荒山東河南湖廣尤甚加之胡虜
猖獗暴骨千里兵疲於奔命民困於供億萬一姦人
乘機扇亂禍將不測請命廷臣共脩所以安民弭患
急務事下禮部尚書鄒幹會府部大臣議南京承平
日久宜勅守備叅贊大臣整飭兵備臨清地控京師
鳳陽接境淮汝浙江福建連山濱海各宜簡大臣巡
撫其地三司郡縣官有不勤政務者悉行究治其濱
海兵民多以魚鹽爲生如肩挑馱負買食者戒所司
勿禁災甚之地今年糧芻鹽課頗料草束俱令勿徵
邊關士卒率爲主將私役宜悉究其弊議上詔皆允

行 冬十月 順天府尹李裕言本府所屬宛大二
縣多玩法之徒徃徃詐稱奉各衙門差遣挾勢譟託
又有詐稱內府催辦公務徃各處司府州縣需索財
物乞勅都察院懸榜禁約有若是者無問真偽械送
法司明正其罪庶使人知警懼奏下都察院如議行
之 十一月 癸丑 曉刻木星犯鈎鈴 十二月
以旱災免直隸順德真定等府所屬并河間衛秋糧
九萬七千餘石穀草二百餘萬束綿花五十三萬餘
斤



憲章錄卷第三十四

成化九年癸巳
至十二年丙申



九年春正月壬辰朔 免湖廣武昌等府糧三十二

萬餘石 二月 吏部尚書姚夔卒夔浙江桐廬人

正統間以春秋舉鄉會試皆第一賜進士擢吏科給

事中景泰天順間歷南京刑部侍郎進禮部侍郎吏

部尚書至是卒年六十夔豪俊慷慨不拘小節論者

謂其類唐杜黃裳而未免通餽謝當時蓋已疵之夔

既罹於清議而今其子孫產業未免淪落何苦為此

云 以尹旻為吏部尚書 以御史戴珊提督南畿

學校凡考校必以文藝占器識品藻精明諸生帖服
其最稱許者吳中王鏊也 上命儒臣校訂宋儒朱
熹通鑑綱目命刻梓以傳編脩謝鐸上言曰宋神宗
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於書不能推之於治
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爲二君之徒好上
嘉納之 陝西總兵白玉巡撫馬文升以虜寇入境
隄備不嚴兵部奏請究治 上宥之 三月 戶科
給事鄒山奏其直隸山東民饑相食其地密邇京畿
萬一患生不測爲費反多 上命各巡撫官即行賑
濟不許遲慢 夏四月辛酉朔日食 總理河道刑

部侍郎王恕奏去年自京師直抵揚州南北三千餘里水旱災傷令歲雨雪少降狂風彌月土乾麥稿民不聊生迺三月初四日山東地方忽暗黑如夜乞詔廷臣講究弭災恤患之策并祭告各處山川之神

上曰山東旣災重民艱須行實惠今年稅糧盡與蠲免仍遣禮部左侍郎劉吉往祭告東嶽泰山東鎮沂山及東海之神以祈雨澤

司禮太監沈繪下獄繪

恃寵稔惡後見疎斥常懷怨望奉御賈祥因教其私造兵器家僮演習以備不虞有畏祥者遂發其平日盜內帑金銀器物諸不法事及其弟千戶廣不時披

甲出入皇城莫測其意下法司推問獲實命繪祥斬
廣絞其黨二十一人送司禮監奏請處治 新會縣
民劉銘梁徇同往海康賣穀將還海康民吳祁與其
弟金童挈家避寇附舟至新會止於銘家祁遠出傭
工銘徇見金童妻色美屢欲犯之不從二人乃謀與
金童捕魚夜縛金童斫其腦投江中時江濱民闢道
安聞金童叫呼欲救不果銘歸欲犯莊氏而拒益力
居數日金童屍浮銘門適莊氏出汲識其爲夫尸哭
視之斫癡宛然得銘謀死狀願力不能報仇乃先投
幼女於水即自投水附夫尸死焉三尸隨潮上下旋

繞銘門其鄰李逢春買棺收葬銘夜潛發其尸棄之
大海吳祔自外歸得弟尸於海濱乃訴于官儒生李
啓李蕃及關道安等爭述莊氏節義并士人吊哭詞
章上之銘狗吐伏刑部員外馮俊特爲具奏 上令
有司即誅銘狗梟首示衆旌表莊氏刑部尚書陸瑜
奏李逢春等收葬二尸誠爲義舉今遭發掘宜命有
司即其處窆之立石大書其夫婦姓名以誌庶可垂
示永久詔可 五月 以兵部尚書商輅爲戶部尚
書禮部左侍郎萬安爲本部尚書 起致仕禮部右
侍郎倪謙翰林侍讀學士錢溥于南京管事六科給

事中唐仁等十三道御史羅明等劾奏溥謙擢自先朝累承異寵不顧清議污壞名節過蒙什其罪愆遣歸田里待之已厚而乃營求起用乞俾溥等仍舊致仕庶得始終保全 上批答曰朕念錢溥倪謙徃勞特起用之所言不准 六月 直隸河間府蝗廣平順德大名真定保定并河南懷慶府大雨水 秋七月 勅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往甘肅規復哈密城哈密既爲土魯番速檀阿力所併累求救援兵部言哈密實西域諸夷咽喉之地若棄而不救竊恐赤斤蒙古罕東曲先安定苦峪沙州等衛亦爲土

魯番所脅則我邊之藩籬盡徹而甘肅之患方啟設使河套之虜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繼矣 上命集廷臣議會昌侯孫繼宗等謂宜及今賊勢未盛遣使勅赤斤蒙古罕東等衛諭以大義俾知唇亡齒寒之勢且速檀阿力今亦遣使進貢因賜之勅使悔過自新庶可以散其姦謀縱哈密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內嚮之志因舉文等習知夷情宜委以使事乃勅文等往 北直隸提學御史閻禹錫奏近例廩膳生考黜者俱追廩爲民今奉勅俱發充吏請停追廩之例禮部覆奏從之 吏部尚書尹旻等言本部議奏天

下諸司官有缺每五日內申所司巡按御史兩月一次具奏各司府每三月類上本部而諸司乃有不如期奏報者自今乞下巡按御史并諸司令其一一如前所奏上之違者俱論以法詔從其議 以東直門火以水旱災免應天池州安慶徽州四府所屬上元休寧等縣十九縣去年秋糧九萬四千八百餘石

八月 南京六科給事中汪直等十三道御史吳種等劾奏倪謙錢溥不當起用仍乞放歸田里以爲姦貪者之戒不聽 少詹事兼學士柯潛卒潛字孟時福建莆田人景泰辛未進士第一授翰林脩撰歷陞

前職丰神峻整言動謹飭人皆以公輔望之是年居
母憂值祭酒員缺上以潛剛方特起用以厭士論
潛䟽乞終制謂親喪可短則所以事君者可知上覽
䟽許之因父居苦塊患左足風痺而寒熱繼作遂卒
憲廟實錄乃謂守制家居頗爲鄉人所議不知此何
以云 九月 永平知府王璽奏伯夷叔齊廟在求
平境內洪武中有司春秋致祭景泰中始廢今臣已
重建請賜廟額祝文 上特賜額曰清節命詞臣撰
祭文令有司仍春秋致祭 冬十月 總督兩廣都
御史韓雍以疾乞致仕不允 十一月 上諭大學

士彭時編纂宋元綱目時因奏翰林春坊等官劉珣
王獻彭華揚守陳尹直黎淳謝一夔鄭環劉健汪諧
羅璟程敏政陸簡林滄分爲七館編纂明年丘濬丁
憂起復令同編纂再加一館爲八館云 十二月
命暫停徵馬時兵部言比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水旱
民間馬宜停徵 上曰馬政固國家急務但歲歉民
貧救死不贍喪彼得此將安用焉兵部議是南直隸
等處凡災傷地皆暫停之 刑部主事張鼎上疏言
臣生長陝西比見邊務日廢水旱繼作謹陳事宜以
備採擇其一曰陝西八府三邊腹裏俱有鎮守總兵

巡撫都御史等官不相統一遇事各爲可否有警不相援救宜推文武兼濟者一人總制三邊副將以下悉聽調遣則事體歸一其二曰頃年軍法不行爲將者縱賊殺掠出入自由後有失機宜從律例科斷其三曰今官軍對敵罔有克捷蓋由腹裏官軍素係怯弱惟土兵驍勇而邊將多侵奪其功故多畏避宜立法召募特加優卹有功不得隱蔽則土兵効勇而鄉導可得矣其四曰今邊將上下相蒙互爲欺罔遇虜入寇閉門不出或有失機多歸罪於下邊備懈弛日甚一日古之爲將者與士卒同甘苦而今之爲將者

每以供饋勞人於千里之外宜禁絕之又余于俊議
徙綏德鎮城于榆林又築邊牆千二百里值邊境災
荒軍民役死者甚計墻亦旋傾虜竟入套

十年春正月丁亥朔 勅王越專居固原總督諸路
軍馬 北直隸提學關禹錫奏順天應天兩府鄉試
舊制以御史二人監試宜令預於十日前入院庶詳
察事端以杜積弊其同考試官宜令所司擇文學優
長素行端介者屏河勢要干請搜檢守號宜用在外
都司官軍毋遣不營之人庶革其傳遞夾帶之弊至
於校文須主考官詳慎將同考官落卷并二三場通

行檢閱務得積學之士不許懶慢推託且兩京主考
係侍從格心之臣若引嫌長避即內不足者隨當罷
黜試錄就刻舉人文字不許主考代作以妨校閱詔
從之 二月 免各處巡撫都御史赴京議事 靖
安伯和勇卒勇迤北人祖阿魯台初爲瓦剌馬哈木
所敗率其部落稱臣內附求樂初封爲和寧王仍居
漠北後復背叛宣德九年爲瓦剌脫歡所殺其子阿
卜只奄即勇之父窮蹙歸附命爲中軍都督賜之第
宅尋卒勇襲指揮使帶俸錦衣衛累軍功歷官左都
督成化初陞靖安伯食祿中府至是卒賜祭葬如例

勇雖出夷虜天性廉謹嘗從征兩廣一時文武大臣
多縱肆勇獨循理尚儉衆視之有愧焉 三月 命
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致仕先是鎮守廣西少監
黃沁訐奏雍坐視緝賊出沒隱匿不報以致斷藤峽
賊復嘯聚滋蔓流劫郡縣上免雍罪命致仕雍在兩
廣成令素行沁不得恣其欲布政何宜迂而固按察
副使張敦貪而暴不爲雍所禮乃與沁攻訐之及差
官徃覈適委宜敦行勘竟醞釀以成其罪雍督軍嶺
南賊勢雖不盡遏絕而功多于罪乃爲內侍奏黜公
論不平兩廣人思之不置 吏部左侍郎葉盛卒盛

崑山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己巳之變朝廷多事六科建白多盛與林聰爲倡景泰壬申陞山西參政協贊獨石等處設法創置百廢具興教民耕種多所收穫天順改元擢僉都御史巡撫兩廣成化初巡撫宣府墾田益廣以所積餘糧鬻戰馬千八百匹脩屯堡七百餘所召入爲禮部侍郎卒年五十五賜謚文莊盛留心世務在宣府多所建置但在兩廣不能戢下官軍多馘平人報功又以峒蠻出沒不常禁有司不許擅申盜賊必俟年終彙奏未免姑息觀望識者非之

工科給事中韓文自慶陽還奏比奉

命辨驗紀功郎中張謹所劾總兵官劉聚范瑾游擊
將軍祝雄繼謙都督周賢指揮劉琮都御史馬文升
等所報功次多虛少實其乘機妄殺幼男女婦誠有
如張謹所言劉聚馬文升敢相朋比互遣其子劉祥
馬琇奏捷左都御史王越職居總制幸勝邀功左副
都御史余子俊事出遙聞附聚罔上後知事覺掩奏
歸非上曰此曹濫殺妄報功次本宜重罪今虜賊旣
遁不爲無功總兵叅將巡撫等官姑宥其罪報功得
實者如例陞賞殺幼男女婦者姑免問俱調發邊遠
立功哨瞭 兵科給事中郭鏗等奏總兵劉聚都御

史王越馬文升余子俊等怠於敵愾急於貪功既無保障之仁反施屠戮之慘萬姓傷心四夷傳笑郎中張謹劾奏於前給事中韓文覈實於後乞大奮乾剛重加黜罰以爲邊臣妄殺邀功之戒上曰爾等所言良是但其事已裁處不必再問所司移文戒飭之以水災免直隸壽州和三州霍丘等八縣成化九年秋糧三萬七千餘石鳳陽留守左等七衛并洪塘湖千戶所子粒七千五百餘石以旱災免湖廣武昌漢陽黃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七府成化九年秋糧五十三萬五百餘石武昌衡州常德靖州沅州五

開茶陵黃州長沙銅鼓辰州十一衛子粒二萬九千
六百餘石 夏四月 調南京禮部主事林孟和爲
陝西慶陽府通判時孟和言本部右侍郎倪謙貶法
狗情市恩釣譽臣堅以理法執請謙姑爲信從而心
寔銜恨伏望調臣別用或罷歸田里貶竄荒域仍居
前職實非臣所願也詔孟和以屬官不知大體毀辱
大臣可調邊方 驛馬都尉馬誠乞錄其兄誥爲國
子監生詔許之後不爲例都給事中霍貴等言國學
乃首善之地教化之原惟科貢之士及大臣恩蔭子
弟得肄業其中馬誥身非科貢父非大臣而馬誠爲

乞恩入監祖宗以來未聞弟爲駙馬而兄得錄用者
也誠之狎恩蠹政誰之負緣求進俱當論罪詔旣准
入監姑已之 五月 六月 兵科給事中祝瀾言

大誥律令及諸司職掌洪武禮制等書頒布中外俾
臣民遵守然民生日繁庶事百出制書有未備載者
或朝廷有所施行臣下有所建請遂因之以爲條例
乞勅在京文武大臣備查內外新舊條例務歸至當
以類相從取旨裁決刊行遵守詔下所司議行 閏

六月 秋七月 巡撫延綏余子俊奏乞終養不允

八月 直隸博野縣知縣裴泰奏宋程顥程頤二

大儒其先博野人祖羽爲端明殿學士因家于洛陽
本縣程委社實其祖居舊有祠堂近爲脩葺乞勅禮
部定其祭品儀注令所司春秋致祭事下禮部覆奏
從之 左庶子黎淳主考順天府鄉試初場得一優
卷及觀後場絕不相類疑有弊勾稽墨卷果得謄錄
生截卷狀移簾外按其事而取優卷爲第一拆封乃
馬中錫亦一時名士時學士謝一夔主考應天府鄉
試得王鏊爲第一試錄五策皆刻鏊場屋中墨卷不
易一字一時稱得人明年鏊果會元及第 九月癸
丑朔日食免朝 以水災免直隸蘇松常鎮四府所

屬吳江等一十四縣并蘇州衛秋糧子粒共四十三萬四千六百石馬草一十六萬九千八百九十餘包冬十月 左庶子兼翰林侍講徐溥服闋至京詔陞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十一月 運太倉銀三十一萬兩以給邊需 改左都御史項忠爲刑部尚書 有自宮者二百一十四人先已謫戍皆逃至京師復希進用 上命錦衣衛重杖而遣之仍嚴加禁約 致仕兵部尚書孫原貞卒原貞本名瑀以字行江西德興人卒年八十七居官以清慎自將多著勞效令終壽考亦世所難得云 十二月 陞翰林

編脩程敏政爲侍講 罷湖廣寶慶等府縣淘金時

內費日侈帑金漸乏乃命寶慶等府武陵等縣開原
額金場淘煎以進巡撫等官命所屬十二縣開二十
一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而武陵之民傷於蛇
虎死於大水者無算僅得金三十五兩巡撫等官奏
工多金少徒害生民請有司取贓罰銀易金應用從
之 陞翰林編脩李東陽爲侍講 都御史李賓等

奏錦衣衛鎮撫司累獲妖書圖本舉皆妄誕小民無
知往往被其幻惑乞備錄其妖書名目榜示天下使
愚民咸知此等書決無證驗傳習者必有刑誅不至

再犯奏可 兵部尚書白圭卒圭直隸南宮人歷宦
中外數從軍旅累有勞效而荆襄之功爲最然乏清
譽旣沒而諸子以分財不均閔訟聞者唾之

未乙

十一年春正月辛亥朔 吏部奏罷朝覲官布政使
楊文琳按察使王琳等一千八十一員 陞吏書文
淵閣大學士彭時爲少保仍兼舊職理事 賜故御
史伍驥都指揮丁泉于福建上杭縣立祠祀之先是
天順六年盜賊竊發丁泉率兵守備賊不敢犯次年
賊勢益熾伍驥初入境聞變單騎冒險親造賊巢諭
以禍福賊聞所諭莫不感泣旬日間來歸者一千七

百餘戶俱給以牛具穀種俾之復業惟賊首李宗政等負險不服遂與臬率兵深入攻破營寨臬奮身力戰為賊所害驥總督官軍吊死卹傷激揚義氣與賊戰十餘合破犁壁等十八寨擒斬八百餘人賊平驥衝冒瘴癘致疾而卒衆皆悲傷痛哭如失父母立祠祀之至是知縣蕭宏奏乞載諸祀典事下禮部覆奏賜其祠額曰褒忠命有司春秋祀之驥江西安福人景泰甲戌進士二月 詔閉河南宜陽等衛銀洞先是兵科給事中郭鏗言河南各縣多有銀礦乞開煎以備邊用有司勘報言銀洞在山谷中道路險阻

礦脈細微所得以不多徒費民力遂命封閉至是戶部尚書楊鼎又言內府及邊儲缺用乞復開煎勘報如前上命仍封閉之國子祭酒周洪謨言天下有司聽訟輒用夾棍等刑具百姓不勝苦楚請勅法司禁約除人命強竊盜奸犯死罪湏用嚴刑其餘止用鞭朴違者風憲官錄其酷暴以備考劾詔可命少詹事徐溥翰林侍讀學士彭華爲會試考官華以從子入場䟽辭遂改命侍講學士丘濬癸卯曉刻月犯牛宿大星兵部左侍郎李震卒震居侍郎兩廣幾二十年弗遷而察長有缺多從他曹叙補至是以

瘍發于項而卒時謂其不能無缺望云 命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商輅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萬安吏部尚書尹旻戶部尚書楊勳兵部尚書項忠刑部尚書董方工部尚書王復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王越通政使司工部尚書張文質大理寺卿宋旻翰林院學士王獻侍讀學士彭華侍講學士尹直爲殿試讀卷官 三月 上御奉天殿親策舉人王鏊等二百九十七人親闈所對策賜謝遷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辛未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時江西

安福人卒年六十謚文憲時端謹嚴密外和內剛立
朝三十年公退未嘗語子姓朝廷事每有大政事大
議論持正居多雖不立赫赫之名亦隱然一代人望
云 夏四月 析河南汝州地置寶豐縣固始地置
南城縣 勅戶書翰學商輅兼文淵閣大學士吏禮
部侍郎劉瑀劉吉俱兼翰林學士內閣辦事 欽天
監五官靈臺郎劉伸奏自洪武以來凡天象有變本
臺官輒自具奏不用本監印信至正統間監正彭得
清等始變舊制且本監官俱故陰陽官子孫係專門
之學所奏天象據舊書以爲占候今掌監事太常少

卿童軒出自科目以天象隱匿不奏又所奏多增損
舊書不以實對 土宿之命所占天象仍會本封進

五月 以水災免直隸鎮江府秋糧五萬四千八
百餘石鎮江衛屯田子粒五千二百餘石 以水災
免福建漳州府龍溪南靖漳浦長泰四縣秋糧二萬
三百餘石漳州衛屯田子粒一千三百餘石 乙卯
昏刻月犯明堂中星 己未辰時金星晝見于巳
兵部奏自景泰初年立團營之後迄今僅踰二紀稽
其軍籍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餉如故良
由總兵等官因襲作弊若不嚴加追究非徒糧餉虛

贊抑恐兵政日弛 上命究理之 勅禮部朕皇子

年已大歲未有名其與翰林院定議以聞既而擬進
上親定睿名下宗人府書于玉牒皇子即孝宗也母
紀氏生時以萬貴妃所忌失傳于外廷臣不及奉賀
至是已六年矣因乾清宮門災 上欲顯示於衆乃

命司禮監懷恩等同內閣計議學士商輅曰若降勅

於禮部以擬名為辭則衆不言而自喻矣恩等請於

上遂有是命越數日 上命皇子至文華門召文武

大臣進見又數日上御文華殿召輅及學士萬安劉

瑯劉吉至御座前問曰皇子旣出將何如處之輅等

對曰 皇上即位十年儲副未立天下人心屬望久矣當立爲太子 上曰即舉行乎對曰今天氣尚炎侯秋涼舉行上曰然輅復曰皇子饑飽寒煖之節瀕勞聖慮上頷之曰朕知悉矣輅等退賜酒飯於文華門外命太監懷恩單昌待之 皇祖母紀氏立爲妃 徙居末壽宮 六月 皇妃紀氏薨先是受萬貴妃觴遂有疾因不起謚贈爲恭恪莊僖淑妃 乙酉卯刻日生左右耳重暈背氣皆赤青色鮮明 秋七月 朵顏等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 八月 命濬稽通惠河 開設陝西榆林鎮番二衛儒學 壬

實葬恭恪莊僖淑妃紀氏於西山 九月丁未朔日

食 文武羣臣上表請立 皇太子 選進士楊茂

元等二十人于刑部問刑尚書董方等言本部專理

刑名非得通曉律例者無以稱欽恤之意乞依正統

間例選諸司辦事進士同本部見任官問刑待半年

後主事有缺以可用者叙補詔從其議 禮部上冊

立 皇太子儀注 陞翰林編脩倪岳爲侍讀 冬

十月 國子監生三百六十一人奏臣等皆發身科

貢近有納粟入監者一千五百餘人率多幼稚而撥

歷反在臣先乞從宜處分必在學曾爲廩膳者方可

與臣等相兼撥歷於是納粟監生亦奏以爲臣等皆
出自學校有曾經科舉者朝廷以邊儲缺用下輸粟
入監之例初不以長少年齒論也俱下禮部議科貢
乃祖宗舊典納粟貢一時權宜况納粟送監其復班
之日多在科貢者入監之先若仍緣舊規以次取撥
是使納粟者得以遠捷取之願而科貢者不能無淹
困之嗟宜勅國子監於此兩途酌其多寡分序撥歷
議上從之 十一月 癸丑冊立 皇太子詔告天

下 十二月 命巡撫延綏余子俊巡撫陝西等處

戊子命復郕王帝號 己亥上恭仁康定景皇帝

西

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

辛亥南京地震有聲

二

月乙亥朔日食

南京六科十三道各以南京陰霾

蔽日地震有聲上疏脩省

陞翰林編脩陳音爲侍

講

三月

強盜宋全伏誅全武驤左衛勇士以山

後女直人又稱宋達子與都指揮滕雲相結爲盜往

來京城外劫掠人財強姦婦女多所殺傷官校莫能

捕後雲被獲服罪全削髮如僧將北走虜地爲千戶

李端等所獲命梟首示衆

夏四月

御史薛爲學

等言近者虜酋滿都魯自稱可汗亂加思蘭亦自稱

太師逆謀已著一旦大舉入寇倉卒之間難於制馭
况今災異屢見南京地震陰霾榆林天鳴如砲流星
隕於城中有聲大抵皆兵象也乞勅在廷文武大臣
及科道等詳議兵備若不先時而慮患至而後圖之
不曰將才難得則曰軍士不足不曰器械不備則曰
糧餉不給失機貽患可勝道哉 上命所司詳議以

聞 禮部言南方府州縣歲貢生員考中者例送南
監景泰間因北監充撥數少暫留今宜仍舊例從之
庚寅夜山西太原府地震有聲 五月 設大同

左雲川衛大同右玉林衛天城鎮虜衛陽和高山衛

四儒學 六月 濟通惠河成自都城東大通橋至

張家灣潭河口六十里 陞翰林脩撰劉健爲右論

德 秋七月 癸卯皇第二子生母曰宸妃邵氏

北城兵馬吏目文會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宣德間
有流民禦百川楊繼保等聚衆爲惡正統間民人胡
忠等開墾荒田始入版籍編成里甲成化年來石和
尚劉子斤李胡子相繼作亂遣大臣撫治而處置失
宜終未安輯今河南歲歉民饑入山就食者勢不容
已敢保無後日之患謹條陳處流民三事其一荆襄
之地土地肥饒皆可耕種遠年入籍流民可給還田

土收籍管業其新附籍領種田土編成里甲量加存
恤欲回原籍者聽其發充軍逃回者就編本處衛所
其二流民潛處出沒不常乞選府州縣正官及軍衛
守禦文書省得其人則流民自安其三荆襄上流爲
吳楚要害道路多通必於總隘處所添設府衛州縣
立爲保甲通貨賄以足其衣食立學校以厚其風俗
則其民自日趨於善矣都察院是其議請移文撫治
都御史原傑斟酌處置從之 庚戌京師西城有黑
物夜出傷人衆蹤跡之不得巡城御史以聞命設法
捕之仍戒人毋得傳疑 命宋儒朱熹十世孫燉

翰林五經博士秦祀事 八月 改南京戶部左侍

郎王志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 僧錄司右善世

道堅盜賣度牒有發其事者下刑部主事都存德鞫

實請于尚書董方治之方庇道堅欲緩其事存德發

間方上言存德率意妄爲詔存德道堅俱下獄存德

訐奏方黨比道堅 上以存德屬官違例具奏發吏

部降調道堅釋放刑科給事中雷澤等上言當罪道

堅而宥存德不從存德竟降山東寧海州同知 大

學士商輅等奏祖宗創爲郊祀歲一舉行極爲慎重

邇者傳聞 皇上又於宮北建祠奉祀玉皇取郊祀

所用服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并新編樂章命內臣習之欲於道家所言神降之日舉行祀禮臣等竊詳皇上爲此無非欲爲母后祝釐爲生民祈福但稽之古禮未協昔傳說之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况天者至尊無對事之之禮宜簡不宜煩可敬不可瀆今乃別立玉皇之祠祀并用南郊之禮一則是一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怠誠意不專 皇上爲天之子其於事天之禮豈可不斟酌典故致有纖毫不謹伏望將內廷一應齋醮悉宜停止勿致褻瀆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爲祥

矣。既入，上命折其祠祭器等件送庫收貯。按商
文毅公此奏亦人臣事君之常道耳。若我世宗開
之則從之，如轉圜不密，如憲廟矣。柰嘉靖末年之
相不惟不言，又且自爲醮祭以逢迎之。始知文毅公
不易得矣。薊州等處總兵右都督馮宗等奏比者
兵部以朵顏三衛與北虜交通，行令整飭兵備以戒
不虞。蓋朵顏北虜往往由喜峰口入貢，熟知我邊虛
實，尤爲可慮。薊州沿邊關堡官軍舊額二萬九千八
百餘人，今逃者已踰三千，無可調補。乞行法司問擬
謫戍囚徒量充三五百人，及雲南兩廣逃避軍役者

潛住境內乞容招集收用且喜峰口羅文谷黃崖口
劉家口石門子一片石挑林口等關俱係通寇要路
官軍防守不周欲選所屬軍衛有司舍餘民壯編伍
教練遇冬協守春深放免事下兵部言謫戍囚徒宜
行令法司區處就近收附遠方逃伍軍丁例已禁止
後者巡撫都御史閻本嘗奏允四方軍民人等願投
軍自効者聽令收後宜移文宗等會議如例舉行其
舍餘民壯俟邊情有急斟酌選用從之 都察院左
都御史李賓言古者多用戰車取勝乞製偏箱車五
百輛鹿角榨五百具相參而用每小車一輛榨一具

共用十人通用五千人行則爲方陣止則爲方營乞
命所司會臣計造并選閱精兵五千爲用命內臣并
文武大臣各一人統領教練俟警調用更諭令各邊
俱如式製造以備戰守事下兵部尚書項忠言陝西
諸邊收蓄兵車數千輛及京營亦嘗因定襄伯郭登
之言製小車二千五百輛日久無用俱已毀廢今賓
復及此但今宿將邊臣彼此異見如以車爲不可用
稽之於古如柔然侵魏而太武北征騎十萬車十五
萬輛遂造大漠柔然怖懼不敢南向突厥寇唐而太
宗遣諸將出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屢

見大捷以此觀之是車決可用也如以車爲可用唐
房琯效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行至陳濤
斜被賊縱火焚車人馬大亂官軍死亡四萬宋神宗
時契丹入寇取兩河軍民爲備沈括以爲車行日不
過三十里若被雨雪跬步難進以此論之是車未必
可用也今將士終歲操習自求樂到今止於馬步相
參較閱騎射不習車戰恐一旦拂其所素習強其所
不能臨期應用違悞非便乞如賓言遣御史及工部
官督工如式先畧車十輛榨十具送赴教場仍令賓
會同內外官驗其規制何以施行如虜輕騎剽掠何

以分布追之阨險邀遮何以乘危禦之開闔竒正之
妙推挽進退之法宏綱大畧俱要講明俟車製成日
以聞至是車成兵部以請命賓及忠等詣教場會三
大營內外掌兵官如擬分兵列陣以驗之旣試忠等
覆奏謂所造車棹若兩軍對壘之際用以守城安營
可以禦矢石防衝矣若追逐奔北登高致遠履險涉
危恐非所宜宜行工部以漸成造付教場操習若制
有宜損益者仍聽臣等會總兵等官酌量 上曰旣
登高涉險不便其已之 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宋
有文等奏土魯番速檀阿力復遣其使赤兒米即等

入貢且致書鎮守總兵等官誦其攻滅哈密之罪謂
王母已死城郭人民與金印俱存須朝廷遣使往諭
之即獻納然虜性狡獪實無還意其赤兒米即等宜
令赴京撫慰遣還事下兵部言速檀阿力菴爾小夷
誇詐無憚屢遣使臣游說搆亂宜先究治其使然後
徐興問罪之師以彰興滅之義但自古中國之馭夷
狄視若禽獸不足與較况哈密夷衆流亡之餘存者
無幾縱使得其城池及印粹難興復宜暫用羈縻之
術以俟可乘之機乞行甘肅鎮守總兵廵撫等官拘
集上魯番前後所遣使者曉諭之謂赤兒米即欺誑

無信朝廷念爾小國之臣曲加涵貸免其解京量加犒勞遣人護送出境仍倍加謹飭以戒不虞詔可既而禮部復言宜俯順夷情許其入貢而限其名數不許過多復有旨每十人內許一人來貢 九月 撫治荆襄右副都御史原傑奏地方事宜初河南巡撫張瑄請於荆襄南陽添設守禦千戶所兵部以爲不可行詔指揮於光州添設守禦千戶所兵部以爲不可行詔令傑會官審處至是傑言信陽固始等州縣南抵蕪黃西接荆襄東連鳳陽霍丘等處山勢綿亘河流四達盜易出沒且鳳陽陳州等處近皆被災流民載道

盜入霍丘劫掠帑藏執縛縣官民庶騷擾誠宜思患
預防今兵部旣云光州不可置所則汝寧所屬信陽
等一十三州縣宜令二司巡守官各選譏察兵牌人
等令備器械馬匹選委所屬州縣佐貳首領官一人
督之不得累以他役致妨緝捕又信陽州地方軍民
雜處奸盜尤衆宜調守備南陽河南都指揮等官俾
得專禦盜賊禁治銀洞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
餘里四野曠漫而金剛臺巡檢司乃在縣北今宜遷
置縣南馬頭山使便於巡邏詔如議行之 雲南巡
撫王恕奏帶男王承祿隨侍從之 陞應天府府丞

白昂爲南京大理寺右少卿 妖人李子龍等伏誅
子龍本姓侯名得權保定易州民幼名立柱兒爲狼
山廣壽寺僧更名明果稍長游方至河南少林寺遇
術士江朝推其命當極貴又遇道人田道真傳與妖
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盆李家有母孕十四
月生男子龍有紅光滿室白蛇盤繞之異得權聞其
說遂更名子龍蓄髮往來真定間交結不逞之徒又
有術士黑山者批其命若遇猴雞鳳凰交之語得權
謂與江朝所言符信之又遇道士方守真引至京寓
軍匠楊道仙家先是道仙有僞朝章勘合并勾籌符

印散與內使鮑石崔宏長隨鄭忠王鑑常浩左少監
宋亮右副使穆敬得權乃得黃綠出入內府石忠等
皆爲所誣敬信之時引至萬歲山觀望羽林衛百戶
朱廣素與鮑石鄭忠相議密言其事廣遂同小旗王
原訪得權稱有貴相乃傳於宋亮等往還日久情稔
各遺以鞍馬服用等物鮑石嘗報織染局內官韋寒
設饌具以待每入內府石忠等稱爲上師北面拜得
權不爲禮勢日張大旣而爲錦衣衛官校孫賢等所
發執得權等下獄將送都察院出衛門忽報曰韋寒
死矣都察院鞠實得權及楊道仙黑山朱廣鮑石皆

伏誅餘黨皆發充軍已而刑科都給事中雷澤等言
得權鮑石等內外交通陰謀不軌醞釀禍亂死有餘
辜乃止令得權等五名處死餘黨王原等九名俱獲
宥免刑罰太縱恐無以謝神人之怒彰朝廷之法乞
追究悉誅之 上以事旣行不聽兵部言錦衣衛官
校孫賢等俱都指揮袁彬提督能捕獲妖賊例應陞
賞詔命袁彬孫賢等各陞一級 命增孔子籩豆佾
舞之數國子祭酒周洪謨言臣比言孔子封號冕服
籩豆佾舞等事禮部尚書鄒幹以謚號器數之加否
不足爲孔子重輕請仍舊爲宜臣竊以孔子自唐開

元封爲文宣王被以袞冕樂用宮懸當時袞冕雖通乎上下而宮懸者天子之樂也樂旣用天子之宮懸服必用天子之袞冕是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禮樂矣宋承五代衰敝之制至徽宗始加冕爲十二旒元時孔子廟貌徧於天下而被以天子袞冕聖朝因之則孔子服冕已用天子之禮佾舞止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爲僭乞勅廷臣計議增籩豆爲十三佾數爲八則佾舞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補前代缺畧之典備聖明尊崇之制 上曰尊崇孔子乃朝廷盛典宜從所言其籩豆佾舞俱如

數增用仍通行天下悉遵此制 詔撫綏流民戶部

以河南巡撫張瑄等言河南各府流民蟻聚宜設法撫卹請行河南山西山東及北直隸各巡撫官俾曉諭各屬府州縣官凡有流民入境審其原籍省令復業沿途給以口糧并移文原籍官司復其事產之被人侵占者給以牛具種子免其賦役三年若無家不願歸者暫爲安插令所司招回撥與閑地如例賑卹仍稽有司之加意與否而黜陟之制可 冬十月

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朱英奏廣西徭徭屢服屢叛無有已時然彼亦人類尚可善化臣與鎮守等官會

議將撫治勸誘之方揭榜曉諭有願去逆效順者即定爲編戶復其徭賦三年或家業未成願還本貫者聽時則有荔浦縣立山鄉賊首李公主令其子扶寶率衆四十來詣軍門告稱本山乃古蒙州之立山縣請復立爲州縣見有衆數萬俱願歸順臣因行三司勘處分守柳慶等處叅政袁愷復招出馬平等縣徭徭五百二十八人叅議謝綾招出蒼梧等縣徭徭一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等亦招出陽朔等縣徭徭陸續報官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俟其編戶具籍復奏而處之䟽下兵部尚書項忠等言英等能下

順民情施恩布信令出未及數旬歸順幾及萬數宜
賜勅獎之 辛巳京師地震薊州等處亦震有聲

析廣東海陽縣地置饒平縣 禮部奏是歲度僧道

一萬三千三百四十名 南京禮部左侍郎章綸自

陳衰老乞致仕許之 十一月 鑄哈密衛印給都

督罕慎以其舊印爲土魯所劫也 陞撫治荆襄等

處左副都御史原傑爲右都御史馳璽書賜之 續

資治通鑑綱目成 上爲之製序 十二月 太監

懷恩傳旨南京禮部左侍郎倪謙陞本部尚書翰林

侍讀學士錢溥陞南京吏部左侍郎國子祭酒周洪

謨陞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開設湖廣鄭陽府即

其地設湖廣行都司衛所及縣蓋荆襄流民自永樂
宣德以來言者每以爲憂至是都御史原傑徧歷諸
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忻然願
附籍爲良民傑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潘臬
合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閑曠
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治之遂割
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津之地置鄖西縣割漢中
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爲商州而析
其地爲商南山陽二縣又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爲

桐栢南召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君又即鄖
縣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
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于鄖陽以爲保
障之計經畫既定乃上言謂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
猶民之秉彜而好德也曩脇從之黨豈皆盜耶設若
置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賦先以羈縻其心佩犢
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荆榛疆土入貢於版籍之間
反側蒼生安枕於閭閻之下撫安之策莫良於此因
薦鄖州知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充
復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裕

堪代已任總治三省 上悉從之擢道宏爲大理少
卿撫治三省八府州縣遂帖然安堵論者皆頌原傑
之功云 整飭邊備兵部右侍郎馬文升奏遼東地
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寧爲中路關
原遼陽爲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爲西路遇有警急彼
此應接切見遼陽迤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迤東二百
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冰結則人馬可行易
於應接或遇冰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猝
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
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中下聯鐵

素上加木板以爲浮橋兩岸豎大木爲柱纒繫其纒
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
至誤事從之 命掌國子監事禮部右侍郎周洪謨
理部事陞司業耿裕爲祭酒

聯將事刻百業輝煌矣然取
年貽事外之 命諭國子監書錄清林新頃臥然
其共驚中以財主來若道不遠山東而登楚休觀不
美土味木蘇以爲氣赫爾誠道大大亦欲款縣發其



憲章錄卷第三十五

成化十三年丁酉

至十四年戊戌

十三年春正月庚子朔

刑部議覆馬文升言武職

多不恤軍士侵尅月糧蓋以事發止於帶俸差操立

功贖罪故視以爲常不知警戒乞勅法司查照舊例

若都指揮指揮侵欺軍士糧料布疋者依律議罪立

功滿日俱降一級帶俸差操不許管軍管事宜行遼

東禁約指揮千百戶等官及通行天下從之 增孔

子籩豆樂舞之數遣兵書兼翰學商格告文廟翰學

王獻告闕里 分遣給事中御史查盤邊糧 二月

臧寧王莫培樂安王莫壘祿米初樂安王奏寧王
憐酷貪淫不執等事命太監羅祥駙馬石璟刑部侍
郎杜銘錦衣指揮趙璟往勘多實至是仍命皇親文
武大臣議擬各罪 上曰寧王所爲不法本當削爵
降爲庶人但念宗文姑從寬典革去祿米一半樂安
王所奏重情不實有乖倫理革祿米三之一仍下勅
切責及書報各王知之 福建建寧衛指揮楊暉故
少保榮之曾孫與其父泰戕害人命爲讐家所奏命
刑部主事王應奎錦衣衛百戶高崇往勘未報暉潛
至京營解主於錦衣衛百戶韋瑛家瑛給暉盡得其

所投營解情由傾取其貲執送西廠太監汪直勾取
獄詞連及其叔父兵部主事仕偉姊夫禮部主事董
序令瑛夜入仕偉家搜檢財物拷掠及其妻屬京城
驚怖侍講陳音與仕偉鄰居乃登墉呵曰爾何人敢
爾不畏國法瑛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音曰爾欲
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音也瑛亦爲之稍戢韋瑛本
一市井無賴因投內官韋姓者爲家人從征延綏冒
功陞百戶汪直先爲昭德宮內使年幼得寵陞御馬
太監去歲九月因黑青之異侯得權之誅命出外詔
察物議初出布衣小帽時乘驢往來京城內外人不

之知至是詗得畢事執以取信於上且謗及諸大臣
上益委任之遂權寵赫奕時吏部尚書尹旻好結中
官爲內助都御史王越因西征識瑛欲倚以濟事皆
密遣人預通情欵云 甲午浙江山陰縣地忽湧泉
如血高尺餘 閏二月 壬子夜月犯進賢星 三
月 錦衣衛旗校捕寧晉縣人王鳳等謂與瞽者康
文秀於臨清縣人于源家謀逆拜受妖書僞職以緣
事知縣薛方致仕通判曹鼎與鳳同縣預其謀發隸
卒圍其家搜檢無驗榜掠誣伏方鼎先後令子壻擊
登聞鼓稱寃鼎故學士鶴之弟事下法司時西廠緝

事旗校以捕妖言圖官賞無藉者多爲鷹書誘愚民
行事者捕之加以法外之刑寃死相屬無敢言者至
是都察院奏擬妄報妖言者坐斬 上曰自後但遇
寃抑者必推情審辨不許戕害無辜 夏四月 禮
部言自去春以來各處災異迭見或因山川鬼神有
所不寧以致之其嶽鎮海瀆并鎮山之神俱宜遣官
致祭從之 勅商輅兼謹身殿大學士加萬安太子
少保陞吏部左侍郎劉翊禮部左侍郎劉吉俱本部
尚書仍兼學士 命都察院右都御史原傑改南京
兵部尚書吏部以南道御史任英等建言會推南京

兵部正官乃擬侍郎滕昭翁世資名上皆不從特命
傑時傑方撫治荆襄命事竣回任都御史王越忌其
來密通內閣學士劉瑒沮之瑒違衆議力主其事遂
有是命 刑部郎中武清廣西勘事還至通州西廠
官校言其有所齎載汪直執而繫之廠訊鞫無實釋
之竟不以聞 汪直令韋瑛執太醫院判蔣宗武下
西廠獄 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同使安南還
汪直遣韋瑛執送西廠獄 浙江布政劉福起復至
京聽選有構其事于汪直者執繫西廠獄 建寧衛
指揮楊泰子暈爲汪直所誣下獄死 上命太監錢

僖百戶韋瑛籍隸家產并械泰及其同居男女百餘人至京獄具泰坐斬監候其餘擬罪有差財產沒官獨祠堂與田三十頃給還泰家屬以延榮祀泰弟仕偉調台州府通判婚董序調河間府通判從弟中書舍人仕敬調惠州衛經歷原勘官王應奎高崇下獄崇瘦死應奎充軍後泰以審錄宥為民 五月 發御史黃本為民本往雲南貴州清軍刷卷還韋瑛承汪直風旨就其寓舍搜得象笏等物送錦衣衛究問遂以罪坐之 汪直令韋瑛執掌太醫院左通政方賢下西廠獄 丙子罷西廠緝事者時汪直行事官

校勢橫道路以目朝臣皆不安商輅萬安劉翊劉吉
上言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人心洶洶
各懷疑畏承平之世豈容有此蓋緣陛下委聽斷於
汪直一人而汪直轉寄耳目於羣小羣小之中如韋
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與奪同惡相濟如王英者
肆無忌憚傷害良善陛下若謂防微杜漸不得不然
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逮
梟生事有以激之可謂明鑒伏願收回伺察之人誅
逐奸邪之輩不然此風日長國之安危未可知矣
上怒命司禮監太監懷恩單昌黃高至閣下謂輅等

曰朝廷用汪直緝訪奸弊爾等遽如此說是誰先生
意輅對曰汪直違祖宗法壞朝廷事輅等同心一意
爲朝廷除害無有先後恩曰不然聖意疑此奏未必
四人同下筆必有先之者安曰汪直挾勢害人人人
要說誰獨爲先翊曰翊等奉侍 皇上於青宮迨今
已二十年幸而朝廷清明四方無事今忽汪直爲害
遠近不安何忍坐視吉曰汪直之罪縱使吉等不言
必有言之者今旣奏入貶黜謫罰皆所不避於是恩
降辭色徐曰朝廷命恩等問具奏之由今皆執論如
此當具實回話倘 上召問幸勿變前言輅等曰變

者天殛之恩等去輅舉手加額曰三公肯爲朝廷任事如此輅復何憂已而懷恩傳旨曰卿等所言良是汪直壞事朕實不知今便革去西廠散遣官校卿等各安心辦事輅等皆頓首謝懷恩曰先生不知吾輩數人者已箝其二黃賜陳祖生皆攔在東華門外不容進見矣汪直謗福建人與楊暈通上疑此奏出二人所使翌日兵部尚書項忠具奏草會諸部院大臣共上之奏留中不出遂罷西廠召懷恩數直罪而責之退還本監調韋瑛於邊衛差操散諸旗校錦衣衛因奏直所遣旗校在外者二十人日久未還命都

察院移文令各該巡按御史隨處曉諭不得留滯人
心快之但上意猶未釋然 初項忠具奏草令武選
郎中姚璧持赴尹旻請署名旻曰本兵部所撰當以
兵部爲首璧曰公六卿之長當以吏部爲首旻怒曰
今日纔認得六卿之長旻署名即遣人報韋瑛曰本
兵部所寫旻但以次居首爾又數日都御史王越遇
劉翊劉吉於早朝越曰汪直行事儘公道如黃賜專
權納賂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萬二公在任又是非多
故有所忌憚二公入閣幾日况直又扶持何爲亦論
列乎翊曰不然吾等言事爲朝廷非爲身謀也設使

汪直行事皆公道朝廷置公卿大夫欲何爲天下後世謂此爲何等時邪越無以應 初西廠所執人旣多皆無案籍可證至是廠革其人各散去有太醫院判蔣宗武者囚服到家家人猶不之覺 兩浙清軍御史丘山奏廣東如高雷廉瓊肇五府地僻民稀而廣西荒落殘破尤甚有司如例清軍解遠衛補伍率多逃入賊中况今兩廣寇賊出沒缺軍調用乞將兩廣清出軍丁發附近衛所差操仍行原衛停勾爲便兵部覆奏從之 太監懷恩傳旨錦衣衛副千戶吳綬令於鎮撫司同林巒問刑綬貌陋心險頗通文移

詞翰時西厥雖華。上有時密召汪直察外間動靜。且令訪能文事者爲之輔。有一軍卒報直云錦衣千戶吳綬能寫本通行移直。遂召至批答封進。稱旨。遂有是命。兵部尚書項忠乞歸養疾許之。六月

南京兵部尚書原傑卒。傑山西陽成人。正統己丑進士。授御史。巡按江西。有聲。歷左副都御史。處置荆襄流民。任滿擢右都御史。掌院王越沮之。改南京兵部尚書。時傑已因勞成疾。竟卒於南陽之驛舍。年六十一。傑樂聞讒言。誠心待物。故所至成功。而區畫流民一事尤爲偉偉。使國家意外無窮之變。一旦潛銷默

定其功蓋不可掩云 革兵部尚書項忠爲民忠初

具奏草革西廠令郎中姚壁請各衙門堂上官署名

汪直嚙之至是直囑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揮劉江

與指揮黃賓事謂賓求于兄太監黃賜囑忠并武選

郎中姚壁得由京銜陞江西都司事下都察院給事

中郭鏜御史馮貫等交論忠違法詞連其子錦衣衛

千戶毅 上命三法司錦衣衛會問于廷忠抗辯不

服然衆知出直意無敢違者獄成忠革爲民其餘降

爵有差 陞王恕爲右都御史仍巡撫雲南恕上奏

鎮守雲南太監錢能令指揮熊誌將黃袱苦蓋黃鸚

哥一隻送臣進貢臣因思去年大學士商輅奏蒙准却貢獻今却令臣進貢前禽誠恐近日別有勅旨轉行能查理能輒稱不容鎮守行文都布按三司將爲中臣之地雖朝廷明見萬里必不爲其所惑臣不得不明言之能在雲南近年差官盧安等前去外夷孟密等處求索金寶禽鳥等物擾害夷人致指揮郭景授井身死臣聞漢時鼠巢于樹野鵲變色識者以爲不祥鸚哥本綠羽而今黃豈非變色類耶能何取于此故違詔旨遠取徼外而必欲進乎雲南近來貢獻少息人心稍安若容進此物弊端復開伏望痛却錢

能此貢仍通行各處玩好物件一切禁止天下幸甚
上嘉納之 御史戴縉言近年以來災變荐臻伏蒙

皇上諭兩京人臣同加脩省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
何不肖亦未聞羣臣革何宿弊進何謀猷惟太監汪
直緝捕楊暉吳榮等之姦高崇王應奎等之貪奏什
馮徽等寃抑之囚禁裏河害人之弊是皆允合公論
足以服人而警衆柰其部下官校韋瑛等張皇行事
大臣奏蒙俞允即將西廠革罷伏望推誠任人及時
脩政乞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留斷自聖衷 上悅其
言命所司議行之時西廠方革人心稍安縉九年考

滿不遷以西廠雖革汪直猶幸乃假災異建言頌直
功德以覬倖進先以奏草示直然後上之於是直復
開西廠訶察益苛人不堪命勢焰薰灼天下聞而畏
之其禍端實肇於縉又縉奏內自陳一事尤迎合直
意蓋直嘗謗楊暉投商輅李賓董方求緩其罪上
信之而難於施行縉言適中機會故尤爲直所喜云

調兵部武選司郎中姚璧爲廣西思明府同知璧
故尚書夔之子夔素與尹旻不協及璧又忤旻意欲
注邊郡恐致物議乃擬徽州近地知內批必不從果
得旨璧浙人何得處以近地遂有是命璧居廣西數

年以病歸卒于家 大學士商輅奏乞休致詔陞少
保賜給驛歸 雲南巡撫王恕疏奏近該臣等題爲

外夷脫回中華軍丁蒙差刑部郎中鍾蕃錦衣百戶
宋鑑前來行勘提取盧安等到官鞠問間忽百戶汪
清齋捧駕帖與鍾蕃等臣竊疑之臣聞駕帖下各衙
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各門俱打照出
關防皆所以禁詐僞也今齋來駕帖旣無該監印信
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况錢能等交通外國攪擾
夷方之事兵部奏行臣與御史甄希賢會問而木邦
等處節有緬書告訴臣不得不從實上聞其罪彼與

否朝廷自有祖宗法度在臣豈敢有一毫重輕於其間哉上下所司究之 大同巡撫李敏等奏報大同三路計脩邊墻壕軌墩臺共九萬三千七百七十九丈 命南京工部脩理南京國子監文廟兩廡厨庫共八十六間從祭酒王俱奏請也 秋七月 刑部尚書董方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自陳衰老乞休致許之 兵部主事陸容六年考滿御史張蕙掌河南道因私忿考容有兩京從仕公不勝私之語容不能平亦奏蕙心術陰險倫理有虧下吏部容竟從考稱詔翰林院會內閣自覈其官屬時考覈諸司官屬

俱聽吏部都察院會覈獨翰林以文學侍從爲職致
聽其長自覈 南京吏部尚書崔恭致仕 少詹事
兼侍讀學士徐溥以母喪去任 陸余子俊爲兵部
尚書林聰爲刑部尚書耿裕爲吏部右侍郎邢簡爲
戶部右侍郎張鵬爲兵部右侍郎程宗爲右副都御
史 陞陝西左叅政秦紘爲右僉都御史提督鴈門
等三關兼巡撫山西 以旱災免福建成化十二年
等米十五萬九千九百餘石 是月陝西鞏昌平涼
府諸州縣隕霜傷稼 八月 左都御史王越自陳
職專院事兼提督各營操練軍馬恐顧此 彼乞免

督操一事詔不允時旣用余子俊爲兵部尚書越忽
忽不得志故有此奏 命杭州府祭唐臣褚遂良遂
良仁和縣人前代舊有祠未入祀典至是儒士周璟
以爲言下禮部覈實行令有司每歲春秋致祭 詔
留巡鹽御史雍泰撫恤兩淮竈丁 陞翰林學士丘

濬爲國子祭酒 九月 改王恕爲南京都察院右

都御史叅贊軍務 南京科道官交論倪謙錢溥皆

老耄不職又爲清議所鄙乞罷斥之不允 冬十月

兵部尚書余子俊自陝西至京管部事 復立哈密

衛於苦峪谷時苦峪旁近赤斤罕東二衛屢相仇殺

都督僉事王璽等於苦峪谷築城復立哈密衛令罕
慎等居之且賜以布帛米糧分給土田及牛具穀種
陞御史戴縉爲尚寶司少卿縉欲得都御史及是
命下悻悻不樂 十一月 嚴文武官乘轎之禁太
監汪直言洪武末樂間人臣無敢乘轎者正統時文
官年老或乘肩輿景泰以來師保旣多乘轎延至于
今兩京五品以上無不乘轎者文職三品年六十以
上可許武職宜一切禁止從之本藁吳綬所撰也是
時王越尹旻及戴縉吳綬皆爲直心腹而學士劉翊
爲越所誘亦與直通數人者凡有謀議直徑達於上

輒見施行人皆畏懼雖司禮監亦謹避之 浙江杭州大雷雨虹見巡按浙江御史侶鍾言按月令八月雷始收聲二月雷乃發聲今十一月初旬一陽始生正閉藏之時而乃雷電交作虹霓出見皆爲非時乞加脩省事下禮部覆奏近年杭州等府旱澇相仍今又值此災變不可不預爲警備宜移文巡按及都布按三司等官痛加脩省伸冤抑捕強橫撫恤軍民操練士馬從之 山西太原府石州民桑冲伏誅初大同府山陰縣有男子習女工爲婦人裝以誘淫良家女婦有不從者用魘魅淫之冲盡得其術從而效之

者七人冲歷四十餘州縣淫女婦莫有疑其僞者至
晉州有男子欲強淫之始知其僞告官械至京都察
院具獄以聞上以其情犯醜惡有傷風化命凌遲于
市且令搜捕七人者誅之 十二月 詹事府少詹
事黎淳奏科場出題作文定式謂洪武年間已常頒
降近年所刊程文純粹者少駁雜者多乞移文所司
將考試官究治申明科場舊制頒降學校未爲遵守
上曰科舉重事各處出題刊文等事何爲違式差謬
該部會同翰林院學士等官覆奏考試等官務取學
行老成之士不許徇私濫舉出題校文并刊錄文字

必須合式依經按傳文理純正不許監臨等官干預
御史胡璘奏近年以來天下儒學教官率多歲貢
監生其言語文章不足以爲人師範乞今後會試多
取副榜舉人選用庶教官得人而人材可成事下禮
部覆奏師儒之職賢材攸係宜如璘言 命左都御
史王越兼兵部尚書加俸一級越自陳紅鹽池獲勝
之功爲故尚書白圭抑沮錄功反在諸將之後事下
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越統領孤軍深入虜境此捷從
前所無 上准擬陞授故有是命

十四年春正月甲子朔 吏部以朝覲奏老疾罷取

貪酷及素行不謹官二千十六員詔老疾者致仕罷
軟不謹者冠帶閑住貪酷者爲民唯福建右布政鍾
清浙江按察使劉鈺江西按察使趙啟清慎正直中
外所聞爲權奸忌陷俱列不謹君子惜之鈺忠愍公
球之仲子也學行爲尤著云 河南按察司提學副

使陳選陞本司按察使 二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

命萬安劉瑄劉吉提調各官講讀王獻黎淳謝一夔
汪諧鄭環羅璟更審付班彭華江朝宗劉健程敏政
周經陸欽張昇張順更審講讀 勅改太子少保戶
部尚書萬安爲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戶部尚

書劉珣禮部尚書劉吉各加大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 三月 皇太子行冠禮 禮部言皇太子冠禮已成每月朔望日文武百官于奉天殿朝參後合赴文華殿行禮 上命以四月朔日爲始 以南京右都御史王恕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勅兵部左侍郎馬文升等往遼東招安建州三衛夷人以大學士萬安劉珣劉吉吏書尹旻兵書余子俊刑書林聰工書王復兵書兼左都王越掌通政司事工書張文質大理卿宋旻充殿試讀卷官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人梁儲等三百五十人賜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時曾彥年六十餘執政以其對策簡約遂置第
一是科得林俊劉忠彥免浙江府縣收買花木

安南國王黎瀨奏占城頭目波籠阿麻先與臣國通
好成化十一年得琉球國海船漂風之衆遂率以侵
掠爲臣國邊兵所敗今陪臣黎弘毓回自天朝恭奉
勅諭責臣占奪占城地方改爲州邑此臣不能不瀝
血陳辭而訴其無此也夫占城提封全非沃壤家稀
蓄積野絕桑麻山無金寶海乏魚鹽止有象牙犀角
烏木沉香而臣國所產寔多不足爲貴得其貨不足
以富得其勢不足以強而守之甚艱臣何所利而古

奪占城改爲州邑也今朝廷又諭臣復其土宇不得
殞其宗祀誠恐天使急遽之際緝訪難詳而占城避
亂之人與臣國爲仇言不足信伏望特遣朝使申畫
郊圻興滅繼絕使占城上下輯寧臣國邊陲休息以
蕃中國以康遠人此臣之大願也謹遣陪臣阮達濟
以聞上下其章于所司 南京翰林脩撰致仕羅倫

卒 夏四月 吏科都給事中趙侃等言州縣守令

親民之職不宜以監生序補恐任非其人適爲民害
乞諭吏部取發身科目者選授之下吏部覆奏以爲
先年大學士李賢請選監生有學識者授知州知縣

等官至今行之歲貢有才識可用者固難以科目拘
自今大選比舊嚴試之其于府同知知州知縣有缺
仍視李賢所奏爲便詔可 設貴州程番府儒學

五月 免徵遼東藥材二年遼東都司歲貢人參三
百斤五味子一百五十斤連年貢未至巡撫都御史
陳鉞奏藥材產于鳳凰山靉陽等處距遼東四百五
里密邇虜巢時被侵掠不得採取乞暫停免俟事寧
之日採辦如例從之 以尚寶司少卿戴縉爲右僉

都御史管院事 翰林儒臣編輯御製詩集成凡四

卷五百八十九首 兵部尚書余子俊議上武舉科

條時太監汪直用事欲以建白爲名吳綬爲撰草奏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下兵部集議於是子俊會文武大臣暨科道官議上武舉科條大畧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場試射二場試論判語三場試策殿試以四月一日賜武舉及第出身有差恩榮次第錄名勒碑亦如進士科制內閣竊計汪直所奏出吳綬所撰祖宗設科取士文武自是不同然沮之必有禍及奏上票旨武舉重事未易即行令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效巡按提學等官具奏處置 六月 設廣東肇慶府恩平縣 命太

監汪直領通事百戶王英往遼東處置邊務初王英謀欲往遼東撫諭諸夷會遣馬文升不得遂至是聞文升等招安功番成復囑直往而佐之行其意謂建州雖安朵顏三衛宜撫欲因是以爲己功且沮詹昇之進後英竟得陞千戶而文升之禍肇于此矣 貴州普定等處蠻賊劫掠總兵官都督吳經等欲大發湖貴雲南兵擊之兵書余子俊以經乃吳綬之兄畏勢欲准其奏 上曰兵凶戰危豈可輕動蠻夷爲患在防禦有術若大發兵恐首惡未得徒傷無辜况貴州山箐茂密縱使兵至豈能得志乎其勅巡撫都御

史陳儼相度事情緩急應否調兵征勦奏來處置

秋七月 浙江按察使楊瑄卒瑄江西豐城人初舉

進士爲御史極論石亨曹吉祥被譖下獄減死謫戍
二凶敗復御史歷陞浙使力振憲度視天下事無不
可爲者年纔五十四竟卒于官人皆惜之 江西人

楊福嘗爲崇府內使僕役隨入京旣而逃還過南京

遇所識者謂其貌似汪直福乃詐稱爲直而所識者

僞爲校尉先自蕪湖乘傳給廩歷常蘇由杭州抵紹

興寧波諸府有司及市舶司等官皆信畏承奉軍民

多以詞訟往訴亦爲受理至台溫處州繞建寧延平

皆操兵盤糧以張威福所過假廉以取信而跟隨僞
校尉則任其納賄及抵福州稱有勅旨三司而下迎
候惟謹小官忤意者輒杖之竟為鎮守太監盧勝等
察知執問如律時直勢振天下故小人乘之擾害如
此云 八月 巡按直隸御史范珠奏江北大水為
災漂沒田廬倒塌城郭春秋傳曰大水者陰逆與怨
氣并所致也伏望親賢遠奸信賞必罰仍勅翰林院
博稽往事數陳致災之由欵天監占候天象推詳災
咎之應科道直言無隱吏部用人無私法司鞫囚無
枉戶工二部一切逋欠之物不急之務宜停徵罷役

及將被災之處今年夏秋稅糧爲除豁以甦民困既
入 上曰所言皆已行之事所司其知之 戊戌早
朝東班官若聞有甲兵聲者因辟易不復成列衛士
爭露刃以備不虞久之始定莫知其故 上命御史
究其事所從起竟莫能得也 執蘇松巡撫都御史
牟俸翰林學士江朝宗下錦衣獄事連浙江僉事吳
璠等多人差官校逮問初太監汪直欲往遼東詗察
事情不果遼東巡撫陳鉞聞之懼遣人賂直相厚者
漸爲之解既又令人自廣寧抵山海關一帶諷其居
人候直過羣伏道左右保鉞行事公當時直左右已

有納鉞賂者因加稱贊直信之不疑至廣寧鉞便服
雜僕從中朝夕左右惟直所命直遂大喜相合鉞因
諧馬文升及倭倭巡撫山東時鉞爲布政有隙及巡
撫南直隸適汪直南京公幹多造言於直者直歸未
發也至是倭議事至京直還朝鉞因囑直發之下獄
鉞子澍前以奏捷陞錦衣衛冠帶小旗至是鉞言澍
嘗爲生員不能操練乞入國學自效因引李秉子華
項忠子綬俱以奏捷陞所鎮撫之例事下兵部尚書
余子俊請免澍旗役而令冠帶入監從之 陞錦衣
衛問刑副千戶吳綬爲指揮僉事仍掌鎮撫司事

九月 以嘉興府知府楊繼宗爲浙江按察使 以
戴珊爲陝西提學副使珊躬教諸生窮鄉下邑無不
至約束堅明風雨不爽一如在南畿時云 冬十月
追降韓府漢陰王徵殺爲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
及員封郡王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恂凌遲及其妻
妾子皆斬之籍其家先是王有疾恂入問竊語王曰
王疾病無後何不取家人子以奉王後王以爲然令
二宮人假若有娠者諸王來問疾俱以託之王薨恂
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人男前後抱納宮
中旣長俱受封旣而恂之姪家以私忿發其事下撫

按諸司官廉得其實刑部尚書林聰等具獄覆奏

上曰周恂陰謀主使紊亂宗支凌遲處死妻妾子俱

斬冑封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徵銀追降為庶

人仍錄獄詞寫書各王府知之 命御史婁謙提督

南畿學校 勅吏書萬安為太子太保仍兼謹身殿

大學士兵書王越為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兵書

余子俊刑書林聰工書張文質為太子少保俱仍管

事 巡按江西御史沃類奏吉安知府黃景隆淹禁

凌虐故勘致死人犯自成化十一年至十三年計三

百八十七人都察院覆奏命刑部郎中屠勳錦衣衛

百戶楊綱會撫按三司官鞠治閱籍致死者總四百
十七人其無罪而故勘故禁死者實百有六人有一
家五人者有父子兄弟三四人者景隆坐凌遲罪械
繫至京下法司議之 十一月 十二月



發至京下武行籍人 十一月 十二月 俱俱仍仍

奉正人 諸首父子 只後三四人 皆家到生 凌妻罪

十子入其無罪 而始 國始 禁及 皆實 百休 六人 曾一

百日 縣縣會 縣縣 三官 詳官 關無 廷承 首餘 四官

憲章錄卷第三十六

成化十五年己亥
至十八年壬寅

卷三十六



十五年春正月戊午朔 勅加吏部尚書尹旻爲太子太保汪直爲之請也 改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爲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蘇松等處起致仕戶部尚書薛遠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巡撫大同都御史李敏奏今天下學校俱有樂以脩祭文廟而大同之樂獨缺乞照例頒降或容臣製造令本學生習演奏用庶邊方之遠預觀禮樂之美甲冑之士得習文物之儀 上曰大同雖邊方諸生誦法孔子

與內郡無異其亟令所司製造樂器備祭文廟俾本
學生習用之 吏科都給事中趙侃等御史王濬等
交章糾劾薛遠潛住京師實錄復用且南京根本重
地叅贊軍國重務遠昔總京儲尚孤委任今贊機務
豈能濟事况又以奔競而起臣等切恐天下效尤而
來者必接踵矣乞仍罷遠致仕弗從 二月 以去
歲湖廣荆襄德安府衛所屬水災免夏秋稅二十二
萬三千石 三月吉安知府黃景隆死于獄初知府
許聰之死景隆任同知有力焉至是景隆坐罪下獄
死屍腐流蛆滿地猶不及收或以爲有陰報云 致

仕南京禮書倪謙卒謙應天上元縣人舉進士第三
授翰林編脩歷陞學士主考順天鄉試舉子有掇拾
謙陰事者付行事校尉發之謫戍開平遇恩例放免
尋上疏自陳復職閑住既乃復入史館陞禮部侍郎
御史陳選抗疏極言之罷謙致仕後七年復起爲南
禮侍進尚書以疾致仕至是卒謚文僖謙在翰林與
錢溥相類好比匪人景泰中選內宦聰慧者數人俾
謙教之後俱柄用謙躓而復起者此數人力也子岳
後爲尚書有名克蓋前愆云 夏四月 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韓雍卒年五十七雍直隸長洲人自幼英

邁不羣爲御史時年甫二十一出按江西刁豪歛跡其所規畫多合事宜督戰兩廣民夷畏服雖費用過侈而兩廣之民不怨以費財之害輕于喪生也旣而爲廣西鎮守太監黃沁所劾致仕雍正志於功名至是鬱鬱不樂家居僅四年遂卒廣人立祠祀之 五月

太監汪直執兵部左侍郎馬文升下錦衣衛獄

乙丑直隸常州府地辰有聲生白毛 初牟俸與江

朝宗下獄幾半年吳瑀等始逮至會鞫理刑指揮吳綬承江直意備極拷掠訊之皆不實俸獨誣伏受常熟等縣糧長銀三千五百兩刑部擬俸受財枉法者

律謫戍湖廣鎮遠衛朝宗以嘗有事謫俸調廣東市
舶司提舉瑄等皆無罪釋之俸至戍所逾年卒俸爲
江西按察使時知府許聰之死寔有力焉已不爲公
論所與至是獄竟人皆知其爲汪直所陷而無恤其
寃者 謫兵部侍郎馬文升戍邊文升奉勅往遼東
撫諭夷人汪直亦往按事陳鉞譖文升於直直還朝
會余子俊有劾陳鉞疏鉞疑文升所爲遂囑奏文升
專擅行事撫按無方致啓邊釁初建州海西夷非一
種文升招撫之多順服間有未服而犯邊者故直以
此陷之吳綬承直意附會成獄刑部不敢違比依指

揮千百戶致所部軍人反叛者律遂命謫戍四川重慶衛 內官奉旨宣諭六科十三道曰年俸職居風

紀大肆貪婪馬文升撫按無方用致邊患科道官互相容隱緘默不言可自陳狀於是給事中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合詞請罪詔廷杖人各二十時文升謫不以罪俸贓證未明俊等莫有論列及承諾責而又不肯辨明冀以巽辭獲免竟被杖云 陞右僉都御史戴縉爲右都御史屠濬爲右僉都御史王濬爲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先是王越言御史王濬屠濬侶鍾楊守隨俱才識明達乞峻擢之

詔吏部擬缺以聞內批陞二人因及於縉 特加工
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先是皇太子出閣六卿皆加
保傅祺時理易州山厰不與竟寅緣得之祺起吏胥
所理者柴炭之事而居保傅之位大臣不敢執正而
言官亦無敢進諫者 貴州總兵官吳經等以平西
堡蠻賊報捷 上命馳勅獎勵之陞報捷人各一級
是役也蠻夷零賊劫赴任雲南叅政姚昶家屬吳經
奏欲大舉興兵滅之 上命都御史陳儼相度事勢
爲進止而儼畏經弟綬之勢竟遷延于家以致經大
肆殺戮地方疲敝冒濫功賞人莫敢非議云 調錦

衣衛掌鎮撫司事指揮吳綬于南京錦衣衛以指揮
趙璟兼掌司事綬初附汪直得用事後知不容於公
議凡文臣下獄非其罪者不加箠辱遂忤直意爲所
斥云 六月 命斬劉八當哈於遼東梟首示衆發
張驢兒等六人充軍八當哈東寧人天順間因盜馬
事露奔建州張驢兒等成化初爲虜所掠因相與導
虜寇邊至是各冒虜首阿卜等名朝貢比還遼陽爲
親知所識拘留之陳鉞等奏請梟二首以示衆事下
兵部尚書余子俊言八當哈等雖華人然旣冒虜名
朝貢亦使臣也若拘留之恐開將來之隙宜姑縱之

以懷遠人詔下公卿議感言八當哈叛華附夷宜服
顯戮張驢兒等為虜所掠可待以不死議 上乃有

是命 浙江湖州知府李雄苛刻取民賦穢狼籍巡

按御史張銳牒按察副使王齊按實劾奏未下會吏
部調雄貴州石阡府雄將行齊索與雄有隙乃給銳
留雄使不得行且檢其裝得金銀器皿封識之誣雄
夜半斬關而出為千戶所執銳不察復奏其事命官
校崔智械雄至京下錦衣獄雄奏稱銳等挾讐害之
再命刑部郎中顧福錦衣千戶謝瑛押雄往覓其獄
併逮銳齊鞠治福等擬雄監守自盜齊增減官文書

銳奏事不實俱坐罪有差刑科叅看福等會勘雄等
事情罪輕重不倫福等亦被逮刑部各擬合坐者律
雄發充軍齊革職爲民銳調梧州府推官福調永州
府同知智瑛俱調遼衛帶俸 秋七月 南直隸巡
撫王恕以災異自陳休致詔不允 王恕上奏臣自
去年奉命巡撫之後節據撫屬申奉各部勘合派買
各項物料未免取辦于民里甲多致逃移臣惟凡此
之類朝廷之上固有不可缺者亦有可減省者亦有
可缺者糧餉軍需不可缺者也花樣段疋可減省者
也珍竒玩好可缺者也今當軍民凋弊之際凡百完

費俱宜撙節一應不急之務俱宜停止俾軍民息肩
寔爲社稷之福又兩京一應收受錢糧內外官員請
勅戒諭各公乃心憫念民艱毋乃踰留難毋巧取財
物毋多收斛面務愛惜民力培養元氣如或不悛令
科道官指實叅奏拿問則東南困苦庶其少甦矣

上命查理禁約 命太監汪直行邊 彙頗福餘泰

寧三衛虜酋各奏報迤北滿都魯亂加想蘭已死且
請從便入貢并求開市兵部言三衛意在邀功希恩
宜令遼東守臣即在邊犒賞仍諭以朝廷恩義俾堅
歸附之心詔從之 八月 九月 致仕右副都御

史夏埏卒埏浙江天台人剛介廉潔不屈意于人自
爲御史以至布按兩司推鞠得情所至無冤抑然性
涉高亢故多齟齬不得盡行其志子鏞亦舉進士

丙子直隸無錫常熟二縣地震有聲 冬十月 命

汪直監督軍務撫寧侯朱永佩靖虜將軍印充總兵
官討建州夷時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希直意奏建
州女直伏當加聲言來寇遼東請命謀勇大臣假以
賞爵之權揜其不備擣其巢穴時鉞附直勢而司禮
內閣又有結爲心腹者遂主鉞奏而有是命直弄兵
之禍實始於此云 戶部尚書楊鼎再乞致仕詔允

所請令有司月給米二石人夫四名應用先是大臣致仕未有給米撥夫之例有之實自禹始 命徒延綏定邊營于中山坡初余子俊巡撫陝西建議安邊營平曠難守宜退守中山坡其後都御史丁川復以安邊營爲便而巡按御史李敏亦言開疆展土乃壯國之圖退地棄城豈守邊之策且封疆百里城池三座豈可輕棄若曰空曠難守則定邊花馬池何以防守若曰糧運艱阻則寧夏高橋兒何以運餉議與川合至是子俊爲兵部尚書固守前議言臣嘗訪求古今守邊事宜安邊及新興末濟等處水少昔范仲淹

守廊延必據水與險未樂間棄東勝不守亦其明驗
况今寶未嘗棄乎詔可 命陳鉞叅贊東征軍務初

建州之後其謀實起自鉞而王越亦有垂涎之意余
子俊以越開邊啓釁惡之旣而 上命汪直朱永將
兵而不及越越疑爲子俊所沮乃言本朝未嘗有武
職節制文職大臣者且征討重務豈可無文臣總督
意蓋自薦于是子俊言前命出于聖斷不可復移今
鉞自以風憲大臣不受節制故爲沮撓宜勅其協濟
共謀毋分彼此而鉞以直故且以計沮王越竟得叅
贊之命時稱鉞越相競云 閏十月 初汪直朱永

之討建州也。余子俊等建議諸夷不犯邊者，勿令驚疑。至是，直等以其所擬示，翦損威，乃遣使招誘建州夷人郎禿等四十人來貢，欲置之死。且言建州三衛法當殄滅，若今日縱還，明日復爲邊患。勅汪直等便宜行事。至是，直等械郎禿等，至遂令都察院錦衣衛禁錮之。命毀刊行會定見行律條，南直隸巡撫王恕奏律乃治天下大法。我太祖高皇帝斟酌歷代律條，定爲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頒示天下，而名例律有曰：凡律令該載不盡事理，若斷罪而無正律比附，應加應減，定擬罪名，近在京書坊刊行大明律後。

有會定見行律一百八條不知何時會定者在內法
官老于刑名者必不依此比附但恐流傳四方未免
有誤新進之士畧舉其兵律多支廩給條及刑律罵
制使及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不可行于天下乞
以其板毀之至是法司會議宜以恕言通行內外法
官自後斷罪悉依大明律并奏准見行事例敢有再
稱會定律條比擬出入人罪者以故出入人罪論仍
行書坊即將所刻本燒毀違者並治以罪從之 十

一月 吏科給事中王瑞言天下布按二司進表官
皆方面重臣乞令各陳所見以通天下之志詔瑞泛

言紛擾命錦衣衛杖之 十二月 御史許進言國

家以科目取士慎選考官近各布政司每遇開科輒
徇私情所聘考官者多非其人以致校閱不精兩京
俱命翰林官主考故所取得人乞各布政司亦如兩

京例命翰林官主考爲是 上諭禮部臣曰科目選

賢國家重事若聘主司有徇私作弊者令巡按御史
并布按二司互相糾舉或爾部中詳看體訪得出奏
來必重治之 按嘉靖戊子辛卯各布政司鄉試俱
命選京官二人主考亦與許進建言之意同恐此法
終不可罷 錄平建州功加太監汪直食米歲三十

六石韋郎十二石陞陳鉞爲右都御史官旗陞者一
千八十九人賞者一千五百四人 命禮部尚書鄒
翰工部尚書王復致仕有司給月米人夫視楊鼎例
陞右都御史陳鉞爲戶部尚書 兵部右侍郎李
敏奏臣往年爲浙江按察使守制還河南襄城縣嘗
市地于縣南紫雲山之麓凡三十畝有竒建屋若干
楹積書數千卷日與學者講讀其中其地之所入亦
足以供教學者之用願籍之于官以爲社學因請勅
額併令有司歲時脩葺從之賜額爲紫雲書院

十六年春正月壬午朔 戶部尚書陳鉞自遼東馳

驛至京命掌部事 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兵部尚

書王越提督軍務保國公朱永佩平虜將軍印充總
兵官率京兵萬人赴延綏禦虜其叅將等官即令直
等推舉以聞并速具從征什物待報啓行時鎮守延
綏太監張遐奏傳聞虜賊擁衆渡河潛圖入寇及巡
按陝西御史徐舟亦言靖虜等處虜賊入境乞下廷
臣議戰守機宜奏下兵部尚書余子俊探知汪直等
意不敢違拒奏請會官廷議且言往時各邊有警朝
廷命將出師多因整治什物遷延以致綏不及事今
宜議定早爲措置 上是之遂會官議上合行機務

并請命監督提督總兵等官故有是命 兵科給事
中孫博言數事一宜編集前代賢君所納諫章以備
御覽一令法司大臣刊布累朝奏准條例輔翼律令
並行一令各布按二司及守巡官各府知府每於歲
首即開僚屬考語冊報巡按御史以俟考覈其有偏
徇不公適加降黜治罪一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毛
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乃股肱
之任豈旗校可信反有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
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多乞嚴加禁革奏入上
孫博不諳事體本當究治姑恕之時汪直問博奏涉

西職事怒甚呼博面加詰責人皆為博危之 二月

詔天下學校孔子廟庭所在凡過門者皆下馬

三月 監督軍務太監汪直提督軍務都御史王越至威寧海子襲破虜營奏捷 勅吏戶二部臣曰汪

直王越出境勦殺虜寇有功直歲加米四十八石越

封威寧伯御史許進等奏王越原兼都察院左都御

史今蒙以靖虜功勅封伯爵寵遇非常臣工晉慶乞

照先年兵部尚書王驥禮部尚書楊善事例仍令本

官兼職管事愈見增重奏上命兼都御史掌印提督

團營如故 按王越逢迎汪直獵取爵位許進又從

而附會之一時皆謂之名臣士風習尚可知矣 夏

四月 錄威寧海子殺虜功賜王越誥券封奉天朔

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

食祿一千二百石本身免二死子孫世襲仍追封三

代子姪家人冒功陞賞者甚衆 五月 禮部右侍

郎周洪謨進所纂疑辨錄三卷言五經四書雖經宋

儒朱熹註釋間亦有仍漢唐諸儒之誤者乞特勅儒

臣考訂仰取聖裁 上曰五經四書漢唐宋諸儒之

誤者本朝末樂間儒臣考訂纂脩悉取其不悖本旨

者輯錄之天下學者誦習已久周洪謨乃以已見紛

更不准 六月 兵科都給事中吳原等劾奏遼東
鎮守太監韋朗總兵官繼謙前巡撫陳鉞等啓慶育
功失機匿罪以祖宗法度爲不足畏生靈血肉爲不
足恤不忠不仁莫此爲甚雖爲御史強珍所劾不過
停俸戴罪情重法輕公論未愜請重加懲治爲人臣
欺罔之戒御史許進等亦以爲言且謂陳鉞如宋黃
潛善賈似道其罪尤甚 上曰爾等所言皆是朗等
本當重罪但事已處分其已之旣而汪直自遼東還
憾珍奏其事乃奏珍行事乖方妄叅破虜人畜名數
過多請治其罪命錦衣千戶蕭聚往覈如珍奏不實

即械至京鞠之 秋七月 翰林侍講彭教卒教江
西吉水人甲申進士第一授翰林脩撰進侍講卒年
四十二教性刻厲尚氣不肯下人儕輩多忤因鬱鬱
成疾遂不起 八月 陞國子祭酒丘濬爲禮部右
侍郎仍掌監事 謫強珍戍遼東先是珍劾韋朗緜
謙陳鉞失機罪汪直奏珍欺罔命錦衣千戶蕭聚械
珍至京直先執珍於御馬監拷掠然後奏聞謫之

九月 辛丑四川威州地震有聲 夜四方流星如
大盞赤色光燭地自婁宿西北行至霹靂旁尾跡散
冬十月 南京十三道御史徐完等劾奏戶部尚

書陳鉞巡撫遼東時爲御史強珍所劾止停俸一年而鉞罪重罰輕不誅何以示戒六科給事中章玄應等亦言鉞存心陰險制行儉邪玩寇殃民冒功希賞乞明正典刑以爲人臣不忠欺罔之戒不報 十一月以旱災免直隸順德所屬九縣秋糧一萬八百石有奇草一十九萬餘束 十二月 吏科給事中王瑞等言比湖廣江西等處巡撫等官各奏所部災傷民饑盜起請免各官明年朝覲臣等以爲朝廷命官初意惟欲其安養生民撫綏地方今民饑盜起皆各官不職所致正當罪以示警顧乃爲之請留前後

因仍恐爲定制諸司正官旣留則進退人才無由而
審止憑巡按等官所報揭帖則考察之典亦應故事
而已且地方多事自宜設法拯濟何至故違舊制使
朝覲大典漸至廢弛明年來朝并在任官乞嚴加考
察或有不公者聽科道糾之庶足以爲徇情欺罔之
戒 上曰三年述職國家舊典若徇所司各庇其屬
有貪暴荒怠者烏得而數之給事中言是其令吏部
知之 廣東左布政彭韶奏乞停罷市舶太監韋眷
所請造辦進貢均徭餘戶因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
生齒之繁田野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

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於自給比之國初無經
營戰伐之需無創作營造之費富強反有不及何哉
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内外文武加數
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踈日益衆矣初僧
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賓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
初土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上用儉朴今百度
侈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士風淳實今
人情皆好馳騁矣初民用節約今閭閻皆競奢華矣
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撙
節猶恐無以爲繼况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

以善後哉 遣戶部員外郎官廉等勘覈東宮莊田
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宮莊管莊內侍
欲冒占且子粒十倍公家民其寃之訴于朝乃遣廉
偕御史錦衣官往勘內侍密遣人要廉曰田如歸我
講讀官可得也廉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弗爲也
至其地徧集居人指陳故迹卒以所占田盡歸於民
援例起科畝率三升同事者懼有所忤廉曰我戶部
也有害吾獨當諸公何憂旣命下皆從所擬

丑辛

十七年春正月丙子朔 禮部言二月會試天下舉
人合用同考試官今詩易卷多乞每經各增一員

上曰科舉取士務在得人增同考試官庶得詳於校閱從之 余子俊以母喪去任 二月 免山西大原等三府澤潞等五州并大原左等十二衛去年夏稅七萬三千四百石秋糧子粒四十萬一千九百石草八十六萬五千二百九十束以水旱霜雹等災故也 調國子監丞祝澗爲雲南廣西府經歷澗上言請天下府州縣學文廟皆如南京國子監制爲木主上謂文廟制體已定何復紊亂舊章禮部看詳以聞侍郎周洪謨劾澗輕率妄議命調外任 以周洪謨爲禮部尚書徐溥爲左侍郎 改戶部尚書陳鉞于

兵部 三月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進士王華等二百九十八人 太監懷恩傳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戴縉爲右都御史 禮部以二月初十日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等府州縣俱同日地震有聲奏言考之傳記地動千里有大災又云春動者歲凶二月動者水災今所動不止千里又况鳳陽南京皆祖宗根本之地宗廟社稷所在關係尤重乞行各處守臣理冤抑恤孤寡以消變異儲廣蓄省費用以備歲凶濬河渠築河堤以防水患毋徒事虛文從之 西域撒馬兒罕進一獅子至嘉峪關奏乞命大臣迎

接職方郎中陸容言獅子之爲獸在郊廟不可以爲
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馭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禮
部尚書周汝謨亦言不當命官迎接 上乃遣內臣
迎之 鎮守湖廣都督僉事王信上言湖廣蠻夷實
無能爲但我軍姦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
選精銳常加隄防其患自息湖湘田地高下不齊農
家無所蓄積歛穫未竟徵歛一空求免饑寒不可得
矣乞選方面守令大加存恤公以格物廉以律已端
本澄源在朝廷而已上下其章飭勵衆職信本寬河
衛千戶以功累遷至都督持廉秉公雖蠻夷亦信服

之末順保靖二夷世相仇殺信諭以大義尋自解靖
州及武岡蠻又不靖守臣議勦之信巡邊面諭竟不
煩兵而下召諸酋犒以牛酒且詰其逆順故皆稽顙
曰累歲苦磨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方
願爲屬役尚敢反耶信沉寢簡重敝袍糲食閒居輒
展玩經史歷鎮大邦不營私產金玉竒玩一無所好
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遺也
總兵權者皆爲子弟奏官信絕不爲只令讀書自力
雖公卿士人亦鮮見其儔云 夏四月 南京十三
道御史陳金等言南京地震有聲白毛頓長猛虎近

城傷人且當春陽和煦之時而寒風淒雨有類秋冬
臣惟根本重地災異獨甚皆大臣不職所致劾南京
工部侍郎劉俊兵部侍郎馬顯禮部侍郎李本國子
祭酒王僉皆有干清議乞罷歸田里南京六科給事
中周紘等亦以爲言且及左副都御史胡拱辰鴻臚
寺卿李璠章下吏部覆奏俱留治事 五月 山西
巡撫何喬新奏緣邊軍民往往潛出境外伐木捕獸
猝遇虜寇拘執其人莫得免死遂用爲嚮導侵犯邊
境設有桀黠不逞者如匈奴之於衛律趙元昊之於
張元昊其爲邊患可勝言哉是宜嚴立禁防凡守

把關隘之人知情故縱俱謫發煙瘴地方充軍有能
捕獲者給賞犯人財產庶奸頑知警邊防戒嚴奏上
從之 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威寧伯王越佩平胡
將軍印克總兵官率兵三千赴宣府調度擊賊 六
月 左僉都御史李綱卒綱山東長清人天順丁丑
進士授御史陞太僕少卿嘗過薊州盜奪其篋問其
隸曰乃李少卿邪是無錢者擲篋而去歷陞僉都御
史卒于官 直隸宿州民張珍妻王氏臍下右側裂
生一男子 築遼東鳳凰山等處城堡 秋七月

汾川王貢錄奏求書籍 上以勸善書為善陰厲孝

順事實與之 八月 真定縣學教諭俞正已上言
曆象授時乃敬天勤民之急務後世曆法失差由不
得古人隨時損益之常法也我朝盡革前代弊政獨
於曆法可議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之常度本
曆元以步筭又以陰陽虧盈之理求之以驗今曆謹
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己丑子正初
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於斗宿七度至三十三
年丁巳十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
與天復同會于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爲一章
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月

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冊上進請勅該部
精加考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曆頒布天下詔以曆
法已嘗稽定今奏有差所司其看詳以聞禮部尚書
周洪謨等會掌欽天監事太常卿童軒集曆科官生
與正已參考講論竟日不能決洪謨等因奏正已止
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筭氣朔又祖
述前代術家評論咸差之意言古今曆法俱各有差
曾不知與天合雖差而可今正已膠泥所聞輕率妄
議請下法司治罪詔以正已不諳事體妄議曆數錦
衣衛其執治之按周洪謨嘗纂五經四書疑辨錄

以獻而朝廷謂其紛更已從寬假茲命正已上言曆
法縱未必是亦當存之以備參考乃必請法司治罪
錦衣執之此休休有容古之所謂一个臣也 順天
府府尹杜謙奏請較定權量以給民用從之 九月

兵部奏安南國併在西南萬里之外與雲南兩廣

接壤永樂間王師克伐邵縣其地其後守臣失馭乃
復陷沒今又轉肆憑陵東吞占城西併老撾殘破八
百偽勅車里宣慰司殺滿刺加使臣先年有邊人還
自安南稱其國欲犯雲南以其母諫而止都御史王
恕亦稱安南遣人偽為商人來覘虛實又聞有江西

人王姓者亡命爲僞御史爲之畫策督兵累次侵擾
未必非此人之謀占城使臣亦言安南治戰船三千
欲襲海南不可不爲之備上曰朕視安南禮絕外
國每優容之而彼外示恭謹中懷桀黠迹其所爲蓋
有不可揜者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宜
申命雲南兩廣守臣嚴越境亡命之禁彼若有犯當
整兵問之誅強賊劉通等六人於市通直隸鎮海
衛人成化十五年犯罪亡命因聚衆奪民船往來江
湖中販鹽爲盜剽劫殺人南京僉都御史白昂奉命
巡江遣人誘致之通等亦饑困遂與其黨束身自歸

於昂收其兵器一千六十件械通等二十一人送京
師法司議通當凌遲處死餘悉當斬詔通等聚衆劫
殺拒敵官軍本當依律但力窮投首俱減等通斬首
惡五人皆絞餘擬罪有差 冬十月 總督漕運都
御史張瓚言宋儒胡瑗揚州如臯縣人與孫明復石
守道讀書泰山明體用之學教授蘇湖當時取其學
規行于太學所著有資聖集景祐樂議口義中庸解
春秋口義言行錄皆有益後學仰惟聖朝崇重儒術
凡前代諸有功斯道者悉已列之從祀如瑗者獨在
所遺乞下禮官考瑗功行或陞從祀或專建祠事下

禮部知之 嚴遼東馬市之禁先是陳鉞巡撫遼東
奏開馬市於開原廣寧二處朵顏諸夷每月兩市後
通事劉海姚安稍侵倖之諸夷懷怨寇廣寧不復來
市至是越爲兵部尚書懼罪及已乃奏言初立馬市
非資外夷馬以爲中國之用蓋以結朵顏之心撤海
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每爲市令參將一員布按司
官一員監之有侵剋者重罪之庶毋激變之患詔可
仍令巡按御史治劉海姚安之罪以聞 十一月
貴州程番府知府鄧廷瓚奏本府新立學校土人子
弟在學者乞歲貢一人 上曰朕以蠻夷率化旣建

學置徒比之內地但科舉之業未可猝成宜歲貢生員一人俾觀光上國相勸於學以稱立賢無方之意太監汪直威寧伯王越督兵宣府乞班師兵部尚書陳鉞謂宜如所請會宣府巡撫秦紘奏虜數出沒上以邊務方殷不許 開設廣西田州府儒學 十月 命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偁與汪直提督各路軍馬防禦虜寇

十八年春正月庚午朔 命南京糴常平倉糧時歲饑米貴南京戶部請減價糶以濟民候秋成平糶還倉 二月 三月 勅蘇松淮揚等處各巡撫都御

史賑濟饑民 復罷西廠時汪直在大同科道交章
奏西廠苛察紛擾大傷國體內閣雖萬安亦謂宜罷
劉翊不從萬安乃上疏謂官民人等衆口一辭皆稱
革去西廠爲便 上乃罷西廠中外欣然翊有慚色
右軍都督馬儀奏兵書陳鉞巡撫遼東時姦貪欺
罔倚法弄權剋取官銀密求陞職御史強珍劾其失
機隱匿侍郎馬文升發其激變夷情鉞輒報與汪直
誣陷二人請戍御史王崇之不從其濫報功次亦被
誣陷降官其子澍冒授錦衣千戶特勢爲非 上免
其勘問令鉞致仕儀閑住澍調木平衛帶俸差操

夏四月 琉球國中山王尚真奏乞以陪臣子蔡賓
等五人於南京國子監讀書禮部按舊例以聞 上
曰遠夷嚮慕文教朕甚嘉之先朝已有舊制其令蔡
賓等南監肄業有司歲給服饌俾知中國禮儀永遵
王化 賜晉王書該府承和王儀賓劉欽奏要將已
故東滕縣主收貯折色鈔貫及未支祿米四百石并
自己祿米二百石俱辭入官以爲軍國揀荒之助違
例奏擾掠美沽名其失有三王即拘欽到府責以前
失令其安分守己自有樂地何必爲此矯激虛語顯
書以達王其防範之 五月 故刑部右侍郎林鷄

子薇乞爲國子監生 上不允仍諭禮部曰蔭叙大臣子孫所以崇德報功示激勸也其間或有容身保位無益於時者恩典何可泛及今後在京三品以上官果政績顯著者蔭一子亦必能通經書大義乃許入監毋容一槩濫擢 六月 以秦絃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侵軍害民絃悉擒治不少貸王不能堪許欵欺凌親王 上怒逮絃下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具言絃貧狀上親閱所籍家貲嗟歎良久立釋之且賜鈔以旌其廉 秋七月 命雲南布政司歲祭故翰林學士王禕

八月 兵部請自後京軍遇警調發惟神鎗砲銃等物徵車兩丁夫傳送若官軍行李兵仗宜二人共給一馬負之庶軍行不至稽緩民力不至煩費 上是之 司該監太監杜福友傳旨着國子監生湯榮軍各孫智前往常州府取要截江編古書一部盧岐僧院刻絲作羅漢十八幅觀音二幅再有古跡書畫尋來進用 閏八月 南京留守前衛百戶高洪等已用管事復讎營屯 上曰國家做古屯出之法用戍卒耕守蓋寓兵於農之意也地有定業官有定員行之既久其法漸廢戍卒多役於私家子粒不歸於公

廩膏屯者有積蓄之利而無差操之苦所以啓後來者之謀也洪等宜加究治自後兵部凡軍官有濫設者悉退出差操 刑部尚書林聰卒聰福建寧德人少舉進士授刑科給事中改太子司直歷官刑書卒謚莊敏景泰中論諫之臣以聰爲稱首後與汪直鞠遼東守臣獄蓋多偏徇君子有異議云 按崔銑曰銑聞之張元禎曰初景帝將廢儲而立其子令百官各署狀惟給事中東安李侃執筆大慟給事中閔林聰退而語人曰惟吾抗議景帝聞之改聰爲太子司直郎聰欣然自負今諸家文集謂聰爲忠蓋聰後專

顯謨言相傳爾元禎又曰使李侃推働心於狀豈不
毅然大丈夫哉是時諫者三人鍾同死于獄章綸廖
莊晚雖貴咸黷貨敗節也景帝易儲時薛瑄以大理
丞治餉于滇署狀無瑄名謝理乃譏瑄非也然本朝
士節不厲少遭變事鮮不諂附者 調威寧伯王越
鎮守延綏都督同知許寧鎮守大同時汪直與王越
俱留鎮大同萬安等恐直爲越所誘以求復用乃上
議調越延綏以寧易之 九月 庚戌金星晝見於
申 遣少監孫蟒齎勅戒諭晉王茲巡撫等官奏慶
成王府竒澗抗拒父命打死平人姦占樂婦王即拘

慶成并竒澗到府令其望闕跪伏數慶成不能教子
不啓不奏之過數竒澗以前項罪惡降竒澗爲庶人

以巡撫山西左副都御史何喬新爲刑部左侍郎

冬十月 詹事彭華爲其鄉人所訐詔宥其罪停

俸半年 十一月 賜顏氏廟戶初顏氏裔孫博士

鉞以乏人灑掃援孟氏例奏請 上曰國朝祀典二

廟並隆其令有司如孟氏敷給與之 十二月 御

製文華大訓成 陞吏部尚書萬安爲太子太傅華


蓋殿大學士戶部尚書劉珣爲太子太保謹身殿大

學士禮部尚書劉吉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詹

事彭華少詹事主獻侍講學士楊守陳侍讀倪岳各
陞秩有差 杖監察御史于璧劉規於朝時一男子
行東闕門號呼壁等執以聞詔送錦衣衛以御史但
當糾奏今守衛官軍拘執御史何爲輕率自執姑宥
其杖而釋之 申明犯罪充軍不勾丁補役之例御
史姜昂言天下官民犯罪充軍宣德十年詔今止終
本身今有司遇凡逃亡事故率多勾丁補役殊失罰
弗及嗣之義并違舊制章下兵部言比因陝西巡撫
阮勤之言已嘗如例禁止今宜再加申明通行天下
從之

意章錄卷第三十六

國學博士王鳳翥字德祥
少敏博學工書法與吳魯
齊名鳳翥少敏博學工書
法與吳魯齊名鳳翥少敏
博學工書法與吳魯齊名



憲章錄卷第三十七

成化十九年癸卯
至二十年甲辰

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 定給湖廣太嶽太和山香
蠟自成化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止蠟二萬三千四百
三十餘斤香一萬三千八百四十餘斤令於襄陽府
夏稅折收給之 二月 以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

建右叅政 命浙江蕭山縣祀魏驥于德惠祠祠舊
祀宋縣令楊時驥家居日躬率鄉民脩築海隄田獲
其利邑人謂驥之功與時等相率赴京具奏請以驥
配于時之祠故有是命 三月 陞都察院右都御

史載縉爲南京工部尚書 南京禮部左侍郎致仕
章綸卒贈禮部尚書謚恭毅綸浙江樂清人少好學
至老讀書不廢忠節炳然爲世所傳誦云 夏四月

陝西巡撫阮勤奏岐山縣有周公廟咸陽縣有周
公墓沔縣有漢諸葛祠鳳翔府有宋范仲淹祠藍田
縣有呂大中大臨大鈞祠俱歲久頽圯乞脩治并賜
祭 上曰朕考祭法凡法施于民以勞定國者則祀
之周公制禮作樂通行萬世諸葛亮興復漢室范仲
淹經畧西夏皆有功當時而呂氏兄弟得伊洛之傳
又於名教有補者祠墓弗脩祀禮廢墜豈祭法崇德

報功之謂哉其令有司各務脩治於周公廟歲春秋
二祭墓以二丁守視亮仲淹及呂氏兄弟俱歲一祀
庶稱朕褒美先聖先賢之意 五月 鎮守大同太
監汪直等勦奏有自虜中逸歸者傳報北虜小王子
欲糾率部落大舉復讐恐衆寡不敵乞將直舊所統
達官頭目都督盧深等一千一百人兼程赴援下兵
部議尚書張鵬等謂時方盛夏師難久戍計大同各
邊士馬數及四萬使內外守臣戮力齊心兵亦足用
直所請姑勿許宜勅大同宣府等處守將合兵禦虜
仍令永平山海遼東各邊嚴謹提防且言京師武備

所以控制四夷必須養成蓄銳於閒暇之時方能折衝禦侮於有事之日邇來困於差役銳氣消沮恐一旦警急難以調用宜悉停其後詔可 六月 調汪直於南京御馬監巡撫大同都御史郭鏜奏直與總兵許寧共事以來寧恐直之見陵直忌寧之相軋互生嫌隙不相和協平居如此猝遇大敵豈不僨事 上降勅切責調直南京初直之出使有司追送不及勅遣箠撻有定州知州裴泰者預饌且以待饋從皆辭飽直心悅之至是被調道經曲陽縣有司皆避之直困卧公館孤燈熒然適泰至曲陽迎謁上司直喜

甚求食且曰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 上意猶未可

測明發但得夫馬起程足矣人謂小人得喪之態可

爲世戒云 秋七月 前兵部尚書余子俊服闋召

爲戶部尚書 命御史司馬堊提督南畿學校 八

月 應天府尹魯崇志卒崇志浙江天台人故僉都

御史穆之子平生少嗜好於人不苟合安分自守不

附勢以干進云 汪直有罪罷削王越威寧伯追奪

誥券編管安陸州兵書陳鉞工書戴縉錦衣衛都指

揮吳綬俱革職爲民工侍張頤致仕初越縉等諂附

汪直内外交結朋比爲姦勢傾中外翰林都御史科

道布按等官江朝宗牟倬王崇之趙良張善吉方賓
沃類馬文升強珍張銳王齊等皆懼其害至是公論
快之越濬縣人鉞獻縣人縉南海人頤江都人山西
軍籍皆進士出身可爲科目愧云 命太監懷恩戶
部尚書余子俊閱視團營官軍不許私役隱占 調
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先是鎮守內臣顧恒歲
有進貢之儀里胥乘之求索多方民不勝其擾韶上
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
上爲恭不知凋傷國本爲害反大市舶內臣韋眷請
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舶司爲造辦進貢之需韶上

疏減其半太監梁方弟錦衣千戶在鄉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俱罹其害韶復上疏言狀忤旨遂調貴州廣州父老皆涕泣如去父母云 九月 授吏部聽選舉人陳獻章爲翰林檢討獻章廣東新會人巡撫廣東都御史朱永等薦其學行可以追匹古人乞以禮徵聘吏部謂獻章乃聽選舉人非隱士比遂移文取至京欲考試授職獻章奏言臣以舊疾未平未能就試母年七十有九乞放歸侍養 上特授以翰林檢討聽歸一時推尊之目爲道學尹直謂獻章初至京潛作十詩以頌太監梁方方言于上乃得受職

及請歸出城輒乘轎張蓋列樂開道無復故態楊維
新張弼輩皆贈言嘲議張元禎采以載諸憲廟實錄
且備述其矜持沽名之狀雖尹直輩未能成人之美
豈亦獻章或有以自取云 都察院副都御史李裕
等奏太監汪直偏信兵部尚書陳鉞錦衣指揮吳綬
之言報復私讐擯斥良善誣都御史牟俸謫死且累
翰林學士江朝宗遠調巡視侍郎馬文升巡按御史
王崇之強珍俱奏鉞遠東冒功致忤直意謫戍調官
給事中趙良張善吉工部主事方賓御史沃頰張銳
陳遵毅按察司副使王齊皆以忤直官校被殺文致

其罪或除名或遠謫今直等罪露前事已明乞復各
官原職召還 二以事已處分裕等煩擾各停俸半
年 冬十月 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王時除名隨
居安陸時前威寧伯越次子也 太監李榮傳陞僧
錄司繼曉爲左善世惠昇右善世 十一月 太監
王敬千戶王臣等以購書採藥爲名乘傳南行所至
縱暴橫索貨財搜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凡江南書
畫玩器之奇絕者檢括殆盡至蘇州府令生員抄錄
所謂子平遺集者衆以妨廢學業辭敬即令有司追
逮至驛中亂審之生員趙汴等閔然攘罵數其擾害

百姓諸罪敬還京奏訴下巡按御史提問擬杖贖罪
奏繳從之 禮部奏湖廣武岡州民劉善初等告岷
府選用乳婦爲軍民害請通行天下今後王府乳婦
止於本府所隸軍校之家選用不許外及從之 東
垣王見湏有家奴吳安童誘王淫戲數與王同卧起
無貴賤禮因欲毒殺王妃不果事覺命官勘實擬罪
奏至 上謂見湏狎近頑童謀害正妃有乖大義下
勅切責令戴民巾讀書改過安童依律斬之 江南
巡撫王恕疏奏太監王敬其畧曰近見內官監太監
王敬齋來駕帖止開前往蘇常採取藥餌收買書籍

別無行拘大戶索要銀兩緣由豈期王敬勳以朝廷
爲名需索銀兩無有紀極東南騷然民不堪命王敬
方來太監段英又至造辦藥梅冰梅蘇松常三府已
辦與價銀六千兩鎮江太平池州寧國安慶徽州廣
德七府州與銀一千五百兩又發鈔四百塊于松江
府索銀二千兩王敬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與寧國
等府逼銀三萬二千五百兩又有鹽數百船發去江
北廬州等府衛江西南昌等處逼賣不知又得銀幾
十萬兩至蘇常等府刑驅勢逼索取官民銀三萬六
千餘兩其在江浙二布政司并南京沿途索要官民

金銀不知又有幾千萬數千戶王臣專弄左道邪術而王敬聽伊撥置舳舻相啣滿載而歸虧損國體大失人心謹將臣該管地方索取金銀開數具題伏望留意於難保之天命割恩於壞事之小人明正法典詔差官校械三人下錦衣獄王敬段英克淨軍王臣伏誅中外雖稱快以爲敬等猶幸免云時常州知府孫仁爲王敬誣奏被逮恕亦奏釋之 吏科都給事中王瑞等言三載黜陟朝廷所以勵庶官之典也今天下諸司除土官外無慮九千餘處諸司官除陰陽醫學僧道外無慮千萬餘員吏部於各官之賢否在

布按二司則據撫按揭帖在諸司則叅布按等官揭帖上之詢訪雖出於公心下之奏報多任其私意或假公以市恩或乘機以償怨毀譽失真賢否失實其他弊端不一而足乞諭吏部榜示各官凡揭帖所報失實者連坐或有當黜而留者許本處撫按論奏有當黜而妄訴者亦罪之 上曰朕以黜陟之典付吏部吏部以賢否之實寄長吏使其所報失實則黜陟不公賢否無別何以示勸懲于人是宜嚴連坐之罪其當黜而留與當黜而妄訴者俱如所言 按王瑞等所言是矣但內閣部院之恩怨則猶未之及也撫

按之賢者其揭誠有可據苟非其人鮮有不視內閣部院之意以爲低昂者唯內閣部院得人則恩怨不行而撫按之言可據黜陟庶乎其當矣 十二月

贈故禮科給事中林榮爲都給事中行入黃乾亨爲司副各錄其子一人爲國子生榮克正使乾亨克副使往滿刺加國封王航海遇風溺死兩廣巡撫朱英奏聞乞加恩典命賜祭蔭子其官軍人等同行溺死者令有司於海邊設位招魂以祭 陞脩撰謝遷爲右諭德 吏科王瑞等言爵賞者天下之公器自古帝王所以驅策羣臣制馭四海者也我祖宗列聖法

古爲治設官分職各有定員惟有功德才能者授之
初無倖取之路今恩典內降廝養賤夫市井童稚皆
得以夤緣而進名器之濫一至于此伏覩英廟復辟
之初懲景恭間倖用者多率皆黜罷 皇上臨御之
日察天順初冒功者衆一切革除史冊書爲盛事天
下傳爲美政伏乞斷自宸衷一槩革罷以絕弊端御
史張櫻等亦上疏言之其畧曰比年以來末流賤技
多至公卿屠狗販繒亦居清要有不識一丁而濫授
文職有不挾一矢而冒任武官末流之弊不可勝言
伏望命內閣大臣同吏兵二部一一審實明正其罪

以警其後奏入 上曰瑞等所言事朝廷自有處分
自今仍有奏擾希求進用者必罪之

二十年春正月己丑朔星變地震勅諭羣臣同加脩
省指陳時政利弊 陞廣東右布政使陳選爲左布
政使陝西提學副使戴珊爲浙江按察使 械司禮
太監尚銘杖之一百押發南京充淨軍孝陵種菜銘
本汪直所屬謀入司禮監與當道者相埒至是籍其
家得貲數萬輦送內府者累日不絕云 王瑞等奏
近蒙逐去東廠太監尚銘臣民大悅但不去其黨將
來之患猶未可知尚銘舊爲汪直所引得入東廠近

爲李榮蕭敬所引得入司禮監司禮監乃朝廷機密
重地豈可同惡相濟引用匪人臣等又聞榮昔在大
同嘗黨汪直隱蔽避情以致胡虜入寇敬使湖廣所
過貪殘用貽數千里之患其他隱惡未易悉數天下
大事以衆賢人治之而不足以一匪人壞之而有餘
榮等旣黨汪直又黨尚銘人皆言汪直開西廠而黑
胥見尚銘入司禮而地道震若非 皇上早見而勇
去之後日壞事或不止此更望并去榮等以絕其黨
宗社生民之幸也疏入 上曰李榮蕭敬朝廷自有
處置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萬祺卒祺江西南昌人

少爲縣學吏以善星命擢鴻臚序班陞吏部主事天
順初贊南城舉事陞郎中曹欽作亂以授大學士李
賢於難薦陞太常卿成化壬辰陞禮部左侍郎丁母
憂起復爲言官所論改工部丙申陞尚書晉易州廠
柴炭尋加太子少保至是卒賜葬祭祺起自胥吏居
六卿之列且加宮保之任人駭物論一時大臣不能
執正科道亦噤不一言人心殊爲不平但祺爲人謙
約故得保全云 錦衣衛軍餘貴鐸擊登聞鼓訴太
監尚銘因索金珠寶石不得誣其子宗源以殺人罪
用刑訊鞠備極慘毒索賂金一百兩銀三千兩及

他竒寶事下都察院以銘已被罪去宜令鐸與其黨
對辨詔宗源已免死發遣銘賊已入官連坐者置勿
圖鐸業巫祝家素貧與內局人匠凌安徐茂輩市青
紅石飾爲竒巧首飾器用託內侍親幸者以進互相
估直得利百千倍歲費內帑金鉅萬諸人暴富屋舍
服用窮極奢僭京師人多效慕之 二月 命戶部

尚書余子俊兼左副都御史總督大同宣府軍務兼
督糧儲 陞大理右少卿佶鍾爲右副都御史巡撫

保定等處兼提督紫荆等關改南京刑部右侍郎盛
顛爲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三月 上親策會試

中式舉人儲瑾等賜進士三百人內蔡清邵寶儲瑾
王雲鳳俱有聞于世 處士胡居仁卒居仁字叔心
江西餘干人自幼穎異有大志嚴毅清苦涵養體驗
慨然以斯道自任所著居業錄敬齋集 甲辰江西
新建豐城高安三縣大風雷雨雹壞民舍宇民多壓
死 余子俊奏比奉勅整飭邊備至大同宣府與內
外守臣會議邊陲所急保障爲先頃臣巡撫延綏嘗
議削山築牆建墩挑塹今十餘年民被其利請以其
法行於宣 或可捐小費而成大功竭一勞而享永
逸條具事 以聞 夏四月 陞河南南陽知府雍

泰四川成都知府毛松齡爲山西副使陝西慶陽府
同知李萼鄜州知州周寧爲山西僉事時余子俊奏
大同宣府二處倉場隔遠政務繁劇乞各增設官二
員督理糧草禁革姦弊因舉泰等可任用故有是命
陞浙江按察使楊繼宗爲右僉都御史整飭永平
山海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永平二府 命江西貴

溪縣重建象山書院祀宋儒陸九淵兄弟 五月

起馬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王恕仍改南

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大同總兵官都督許寧巡

撫右僉都御史郭鏗鎮守內官蔡新下獄 上以去

年大同失機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寧新於午門前問
狀錦衣衛即遣人執鏜至三法司會鞫具奏詔寧等
輕率進兵折損官軍致虜賊剽掠邊民情犯深重本
當處死姑從輕寧降羽林左衛帶俸指揮同知鏜降
四川射洪縣知縣無錫處士陳公懋刪改朱子四
書集註進呈命賤之仍遞回有司治罪唯以孟子馮
婦章士則之爲句亦人所傳云 山東黃縣民李安
逃居京師大興縣陳留村村民田政等四人各有子
年十歲皆倩安闢以求進其欲自求進者安輒爲闢
之事覺刑部論安等皆當置之法因據近例自闢者

本身處死全家充軍以具獄上請詔李安違例爲人
淨身情實殘忍重杖一百發遼東鐵嶺衛充軍田政
等四人減死發遵化厰炒鐵三年其子俱發本縣嚴
督戶長牧管 六月 右春坊贊善陳濟卒濟字伯
載常州武進人少穎悟與弟洽同游鄉先生譚應芳
之門旣長貫穿經史百家未樂間以布衣召脩大典
書成擢贊善居輔導之職十有五年僑居一室僅蔽
風雨常曰文如菽粟布帛貴有益於世不爾雖工奚
益所著有綱目集覽證誤 南京兵部侍郎萬翼以
父安爲大學士乞改比部許之 秋七月 兵部奏

泰寧等衛夷人欲從遼東開原入貢舊例三衛入貢俱從永平之喜峰口無自開原入者况今大同宣府屢報虜勢東向此地正其入寇之衝難從其請宜令遼東鎮守等官諭之俾循舊路從之 八月 余子俊奏自古出師多用戰車今奉命督軍邊境大同宣府地多平曠寇至車戰為宜大率以萬人為一軍用車五百餘兩每兩用步軍十人駕馭行則縱以為陣止則橫以為營兩車之間空闕處以鹿角榨補之乞勅工部量運生熟銅鐵至大同造車一千宣府五百以備戰守 上從其議命速為之子俊為此車費用

不貲而遲重室礙不可用初試之日因而死者數人
卒歸于廢云 吏部尚書尹旻選觀政進士儲燿爲
吏部主事燿以父老懇求便養改南京吏部尋陞郎
中考察南官執政親戚不職者咸去之 授直隸蕪

湖縣老人張禮爲繁昌縣荻港巡檢禮先後捕獲
徒強盜二百餘應得九品散官操江都御史白昂奏
請實授官以示激勸從之 九月乙酉朔日食 巡

撫都御史葉淇奏山西連年災傷乞給太倉銀數萬
兩以備賑濟詔發京庫銀三萬兩遣官齎付淇糴糧
應用俟豐年徐議還官 冬十月 刑部員外郎林

後上言太監梁方招權贖貨貢獻淫巧引用妖僧繼
曉以左道惑上建木昌寺傾竭府庫貽毒生靈請誅
二人以謝天下命下俊錦衣衛獄杖三十降雲南姚
州判官時欲建寺西市逼買民居數千家工役甚鉅
二人勢方熾無敢言者俊上此章君子壯之 後府
經歷張巖上疏言今三邊未靖四方災旱軍民愁苦
萬狀凡有世道之憂者惟恐陛下不得盡聞人臣不
敢盡言耳今林俊上言而反得罪則遠近相傳以言
爲諱豈朝廷之福哉乞察俊忠直恕其僭越使士氣
益張謨論無隱詔責巖回護并逮于獄令杖三十調

雲南師宗州知州。陛翰林脩撰吳寬爲右諭德。

十一月。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其畧曰。邇聞刑部員外郎林俊陳言過直。冒干天威。後府經歷張轍爲林俊陳情。亦蒙全問。臣當以二臣爲戒。而復敢進言者。寔爲國家天下慮耳。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銀數十萬兩。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獨林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獨張轍言之。今悉寘之於法。人皆以言爲諱。設再有奸邪誤國。陛下何由知之。乞復林俊等以慰天下。停建寺以理兵荒。廢宗社可。

鞏固天命可求保矣。䟽入留中。先是大監懷恩諷兵書余子俊救俊子俊謝不敢至。是恩見恕上䟽每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繼曉乞歸養母，併乞空名度牒五百道許之。詔許母終，仍出供職。繼曉自知以邪術進，罪將不容於公論。故僞陳被恩以來，每有納忠陳善之益，希免後禍。大監懷恩傳旨進吏部尚書尹旻爲太子太傅，取丁憂中書杜昌文、華殿書辦允加大臣保傅，皆賜勅授之。旻獨出傳奉，又與杜昌同受命，前此未有也。萬全右衛百戶韋瑛伏誅瑛先任錦衣衛從太監汪直用事，及罷西厥調外任居

萬全欲邀功以希起用乃自撰妖言以誣巫人劉德興等十餘人謀不軌走告監督軍務太監張喜善令人助瑛捕獲德興等加以毒刑取其家貲無不誣服善等以聞命官會鞫皆誣上曰韋瑛曩罪當死朕已從輕謫調而怙惡不悛宜亟斬之仍梟首于被害處其惡黨無論罪有差被誣者皆釋放瑛初附直爲惡直敗其黨多竄死瑛獨不及人皆疑之至是自致死地天下聞而快之南京戶部主事張倫陳魏運事言黃河自河南入淮直抵南京水路無礙請量摘淮安瓜洲充軍糧十萬石南京常平烏龍潭等倉糧十

萬石運至沔池縣令河南山西陝西三司委官轉運以五萬石存留懷慶二府等處以五萬石給平陽蒲州等處十萬石給潼關西安等處以備賑濟又以兩浙鹽七十四萬餘引兩淮鹽一百二萬餘引賣銀送京以給軍餉所司謂其言皆可行且倫陝西人方以公務至京宜遂令奉勅督運俱從之 十二月 預度天下僧道六萬人時山西陝西饑諭江浙等處願為僧道者輸粟賑濟給以度牒 大學士萬安等言我朝廷都於北而上下供用多取給於江南然必藉船而後可達於京師是運道水利所係甚重如河南

懷慶地方築隄障沁水以濟徐呂二洪及邳州宿遷
桃源運道山東兗州等處導引汶泗洸河諸泉以濟
濟寧上下運道今沁水衝決堤岸流入黃河汶泗洸
諸泉歲久不濬亦多壅塞以致河流淺澁糧運稽遲
請勅工部重臣選領諳練屬官詣彼會撫按督有司
一一踏勘衝決壅塞之處脩築疏濬 上命工部侍
郎杜謙率郎中蕭冕員外李濬往董其事 命陝西
耀州判官張善吉爲兵科都給事中善吉初爲兵科
給事中調外任久之不遷遂以方術托太監高英轉
聞於 上因得召見遂有是命士人耻之 命有司

歲祭巡撫廣東故命都御史楊信民先是信民為廣
東叅議以註誤去既而黃蕭養作亂起陞都御史巡
撫其地招徠安集多所全活及卒廣人思其德相率
請于朝為之立祠然歲時未有祭也至是聽選官盧
從原等為之請上特命廣東布政司歲於其忌日祭
之

憲章錄卷第三十七

憲章錄卷第三十八

成化二十

一年乙巳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申朔申刻有火自中天西墜花
白氣復曲折上騰聲如雷踰時西方復有大星赤色
自中天西行近濁尾跡化白氣曲曲如蛇形久之如
雷震地 詔寬恤天下舊年糧米及坐派物料未徵
者盡行蠲免已徵者糧米就留本處賑濟物料准作
次年之數不許朦朧再徵 復雲南姚州判官林俊
為南刑部員外郎師宗州知州張黻為南左府經歷
梁方等以星變謂俊黻禍由已作恐言者及之遽乞

內降復其官 初江西人李孜省嘗爲吏以賊敗巡

按御史楊守隨逮問充軍孜省逃至京賞緣入禁中

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丞守隨還朝劾孜省罪惡不

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正尋加禮部侍

郎兼通政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賜圖書封進 工

部主事張吉上疏斥僧繼曉李孜省等罪惡勸 上

親賢圖治脩德遠邪以謝天變中書舍人丁璣上言

十事進士敖毓上言四事皆爲李孜省僧繼曉輩發

也疏入俱留中 戶部主事周軫兵部郎中崔陞蘇

上疏皆言星變者因闡豎干政妖僧蠱惑援芘

儉壬竄逐忠良所致䟽入皆不報 時言者漸及宮
闈 上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吏部皆不敢
推陞 吏書尹旻余子俊禮書周洪謨兵書張鵬刑
書張鑿工書劉昭右都朱英掌通政事尚書張文質
大理卿田景暘等以星變各條陳政事 吏科都給
事中李俊等言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近倖千紀大
臣不職天變之來率由于此國初近侍皆有定制今
或一監設太監一二十員或一事參內官五六七輩
或分布藩郡或總領邊疆或援引儉邪或投獻竒巧
如梁方韋興陳喜輩難以數計大臣如殷謙張鵬艾

福杜銘李本劉俊張鑿田景暘張瑄尹直李溫輩或
老懦無爲或清論不愜皆所以虧聖德損至治而招
天變者其間方士道流如李孜省鄒常恩繼曉輩尤
中外所切齒乞通行革去庶天變可回 上批答曰
梁方韋興陳喜姑已之殷謙等令各脩省李孜省鄒
常恩降職繼曉輩爲民 浙江道御史汪奎等言妖
僧繼曉結太監梁方建寺又給與度牒二百江南富
僧一牒可售數金當此凶荒留賑饑民不猶愈於繼
曉一人用乎乞罷建寺而治梁方之罪取回繼曉追
奪度牒斬首都市以謝天下近年亡命負販之徒工

藝方術之輩傳奉通政太常鴻臚錦衣中書文思等
官者不可勝數如顧賢顧祥顧蘭顧果顧俊太監顧
恒之姪也有何勲勞而俱陞錦衣指揮千百戶鎮撫
之職李孜省緣事之吏也有何才能而濫授通政之
官似此之類難以悉數俸祿之費歲以萬計宜令所
司悉究以去冗濫 勅各處誤事官姑不究繼曉齋
去度牒令巡按御史追取繳來 以星變赦天下

兵書張鵬等奏邇者本部陳言謂內地鎮守等官可
以量減五府陳言謂邊城沿海添設官可取別用刑
部及十三道陳言又欲查照天順八年正月詔書通

行斟酌鎮守等官地方緩急量爲去留俱下本部覆
議查自天順八年以前接管已定者不復開具謹將
八年至今各處添設鎮守等官上陳但地方有事河
南又有流民江西盜賊浙江福建俱邊海鎮守內外
等官應否去留伏乞聖裁詔鵬等旣言地方有事鎮
守內外等官姑存之時謂鵬之罪不容誅云 二月
復命戶書余子俊兼副都御史往宣府大同等處
總督軍務倉場尚書賤謙兼理部事俟子俊還日各
仍舊 巡撫宣府右副都御史李岳等奏連歲兵荒
軍民困極今東作方興恐言者仍以脩邊爲事未免

動衆妨農乞暫停止以待豐年事下兵部尚書張鵬
等以爲差官脩邊已有成命請自聖裁詔令余子俊
至彼酌量處之 南京兵部尚書王如應詔陳言有
曰端人正士何代無之異端邪術世亦常有近者林
俊張黻蒙召復職繼曉亦被遣歸此固以彰天地之
量日月之明矣竊惟諸司之中固嘗有先林俊張黻
而被謫者天下之大亦豈無後繼曉而肆術者宜勅
吏部通查數年以來有因言事降調閑住者悉令復
職仍許直言無隱及勅都察院行委巡城御史嚴加
禁治如有奸妄巧技邪術之徒不許潛住京師敢有

藏匿者并罪鄰佑如此則崇正黜邪災變可弭而協
氣交應矣詔所司知之 都督同知陳達卒達應天
六合人初蔭授忠義左衛指揮同知景泰初賂結中
貴屢進都督同知天順初于謙遭極刑是時羣兇氣
焰可畏乃獨收謙屍歛塋君子取其一事云 三月
泰安州地震泰山動搖 禮部議覆南京吏部
等衙門應詔陳言內一事欲將各處納銀米監生分
送南北二監自願具新米坐監者聽其年十三四或
十五六七則俱行各處提學官收入該學肄業滿十
年乃復監從之 夏四月 置密雲後衛指揮使司

儒學 温州府訓導鄭璟建言浙江溫台處三府人

民所產女子慮日後昏嫁之費往往溺死殘忍不仁
傷生壞俗莫此爲甚乞曉諭嚴禁都察院議此弊不
獨三府延及寧紹金華并江西福建南直隸等處亦
然宜悉曉諭如璟言 上曰人命至重父子至親今
乃以昏嫁之累戕恩敗義俗之移人一至于此此實
有司之責自後民間昏嫁裝奩稱家有無不許奢移
所產女子如仍前溺死者着隣里舉首發戍邊方
閏四月 兵部尚書張鵬致仕 五月 順天府晉
河治中陳翼以巡撫楊繼宗屢拒叅見不加禮遇訐

奏其平日諸過以爲失大臣體及巡按御史鄒庠擅
停夫役有妨漕河皆當究治事下刑部奏遣官勘問
獲奏 上以繼宗執性既偏處事過當難任巡撫調
除外任翼訐奏事多不實降級調外任庠恤民停役
置不問 改大理寺卿彭韶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順
天等府 廣東肇慶大水左布政陳選具奏災傷未
報便宜發粟賑之 廣東市舶司太監辜卷奏乞均
徭餘戶六十人添辦方物陳選奏近奉詔例宜悉俸
免 上諭戶部從之 番人馬力麻賀貨海上說稱
蘇門答刺國貢使辜卷利其珍奇許焉陳選發其僞

逐之 番人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東謂將往蒲刺加市狡倪入貢所過震驚陳選上言臣聞西旅貢葵召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覲蓋不惟防玩好之漸寔以杜窺伺之萌也迺者珍禽竒貴旁午徵求外夷小醜探聽舉動豈真有貢獻之誠惟以邀賞賜之利陛下必以爲娛玩之物於民無損不知奸貪憑藉因緣爲利招引殊方營圖攘剋即如後覘本非澤國所產假借意指入海宣索驚擾寰中貽譏海外是陛下忽細行之矜而爲大德之累也疏下禮部覆奏從之 改總督宣大余子俊爲兵部尚書

令防秋畢始還京

六月

戶部尚書楊鼎卒鼎字

宗器夾西咸寧人正統己未會試第一廷試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歷陞戶部尚書延綏用兵議欲預徵邊餉鼎言黃河漢唐漕運故道三門而上小河可達延綏者尚在請身督之竟沮于議不果居數年乞致仕至是卒謚莊敏鼎初試禮部不第聞南監學規整肅獨請就之竟爲祭酒陳敬宗所知在翰林迥然自異及遷戶部亦執法不羣唯不寢開鑛一節有可疵云 秋七月 余子俊奏去歲受命行邊即以曩在延綏曾脩邊墻事宜建議聞奏蒙賜允行適歲歉而

止今會大同山西宣府一帶邊關內外文武守臣隨
方經畧射率士馬遍歷邊關登高屨險凡四十餘日
度地定基東自四海冶起西至黃河止長竟一千三
百二十里二百三十三步舊有墩一百七十座內該
增築四百四十座大約今年八月始事明年四月可
以告成工視昔延緩脩邊之費雖曰有加實一勞永
逸之功也 上然之即勅所司預備器物是奏也子
俊欲以築墩責成於邊臣而以闕實付任於科道計
功筭數行之惟艱且自欲還京而以重役付人蓋不
近人情之甚者是後物議誼然不平蓋有自云 八

月已卯朔日食 余子俊奏大同宣府并偏頭關等處欲大發兵夫脩築墩臺計用糧一十五萬四千八百石防護官軍馬用豆共八萬五千五十石銀七萬七千四百兩鹽二十五萬八千引請詳議措置奏至戶部會議軍民轉運疲敝未可再勞宜准已運宣府者除放支外見在者不必轉運即補作宣府來年脩造之數其大同亦儘見在者放支以候來年會計子俊原擬于山東等處添派俾足前數其銀以糴糧料內插撥鹽於順聖川煎辦給用從之 韓王偕藩奏羣牧所千戶朱致魯祖信年一百八歲而終租全一

百二歲俱正千戶致仕誠世之上瑞國之休徵乞賜
褒嘉以敦養老之禮以表氣化之盛 上曰老壽之
人禮所宜厚矧在一門尤不易得有司宜勞以羊酒
進全階爲宣武將軍賜米十石絹二疋 九月 大
學士劉珣致仕珣鄙薄萬安交聞積恨百計中傷一
日申刻太監覃昌傳旨召學士萬安劉吉赴西角門
劉珣欲往召者止之昌出紙一緘朱書封字乃御筆
也啓視之謂劉珣貪財好色與太監汪直認親納王
越銀謀與復爵朝廷若不去珣必壞大事等語安等
佯驚曰此即匿名文書律有明禁朝廷何不火之惟

冀太監扶持昌曰聖意堅不可回明且發出則無及矣安等曰必不得已令珣自陳休致昌曰上意正如此翌日珣乞致仕許之安等復請賜給驛歸陰爲中傷而外若從厚奸險固若此云 冬十月 南京刑侍陳儼子杲乞恩爲國子監生不許再勅所司今後大臣子孫乞恩入監須審其父祖歷任乂而政聲著者方許奏聞 十一月 陞廣東按察副使陶魯爲湖廣按察使魯以父應授縣丞歷陞副使至是九年秩滿乞改別省撫按等官各爲具奏乃有是擢仍奉勅兼晉嶺西道兩廣有警聽往來撫治 廣東左

布政陳漢奏據番禺縣知縣高瑤呈鞠犯人黃驊招稱縣民王凱父子招集番禺商交結太監韋眷出海通番佑勢殺人驚擾地方被縣遣兵壯人等搜沒番貨鉅萬見在奏下都察院請行巡撫都御史宋旻勘報旻畏眷不敢詰問姑緩之十二月 勅改太子太保禮書劉吉爲戶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詹事彭華爲吏侍仍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 京城外有軍民葉玘靳鸞等發人墓取髑髏及頂骨以爲葛巴刺枕假以爲西番所產乘時市利愚民競趨之至是緝事者聞于朝番僧嘗買以進者皆遁去獲玘等送刑部

鞫治得其黨俱坐罪如律 上曰律載發墓罪死况
取人鬻骸市於人挾左道以邀厚利其視支解之罪
同當即誅之錄衣箱仍嚴加緝捕 以旱災免常州
府所屬武進等五縣秋糧十七萬二千一百餘石草
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包

憲章錄卷第三十八



憲章錄卷第三十九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



二十二年春正月戊申朔 兵部覆議淮揚巡撫劉璋所奏淮揚滁和四處產馬小翁許令納價廬鳳并徐州水草便利之地宜仍令納馬從之 二月 戶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劉昂等劾奏都御史余子俊取民無度用財無節國家賦有定制今則創爲預徵邊有常供今則索於額外借漕運而京儲因以不充急款運而京民爲之擾動報虜警而勢多虛張脩邊防而財多妄費徒勞人力未見完功惟務更張無益

於事雖侵欺之情未露而妄費之責難逃乞逮至京
明正其罪以爲大臣妄費邊儲之戒河南等道御史
朱欽等奏余子俊徃在陝西繕脩城堡䟽開河湟虛
張聲績邀獲時譽遂蒙拔自踈遠置諸六卿增其職
任委以邊寄昧於審時急於功利乃於凋弊之餘輒
興城堡之築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致邊
備空虛羣情嗟怨臣等切惟邊防之險不在地利而
在人心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百姓今疲中國以
事邊境重手足而輕腹心非惟不能保邊而適足以
擾邊非特不能安民而適足以困民此而不懲何以

警後䟽並入 上命該部議其事以聞既而命工部侍郎杜謙等勘報還奏以爲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用官銀一百五十萬餘兩糧料二百三十萬石雖因供給軍馬脩築墩臺置造兵器皆出公用然亦勞民傷財不爲無罪復下戶兵工三部會議覆奏 上曰余子俊受朝廷重託不審事勢偏執已見處置乖方費用錢穀數多姑置不問革大子太保令致仕去按嘗視師延緩其遺民故老咸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簷荒廢千里丘墟孤兒寡婦衰麻扶杖日哭于軍門而浮沙築壘終

難就緒向使其搆鎮河湟逼逐套虜興此大役猶可言也顧僅罷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於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由此觀之則宣大之役臺諫交章非無自也 許州知州邵寶躬課農桑教養耒耜倣朱子社倉立積散法爲備荒計作興學校諭諸生義利公私之辨讀書爲文之則正穎考叔祠墓改魏文帝廟以祀漢愍帝立范忠宣公祠於襄城裴晉公祠於鄆城毀龍骨杖妖巫而許之風化蔚然改觀又之遷秩士民遮道號呼咸稱不忍父師之去立祠祀

之 三月 琉球國中山王尚真咨禮部官生蔡賓

等五人在南京國子監肄業已經五年乞放回本國

省親禮部覆請 上曰昔陽城在太學諸生三年不

歸省者斥之其即放歸以遂其定省之私 夏四月

封金玉二闕真君爲上帝遣少傅大學士萬安赴

靈濟宮祭之 太常寺奏靈濟宮金玉二闕真君祭

祀舊例俱用素羞近加封爲上帝宜用牲醴 上曰

今後遇朕誕辰用太牢致祭其餘如舊 五月 以

馬文升爲兵部尚書文升等言故事各邊軍馬數目

三年一造冊奏報恐其間消長參差卒然有警難以

調度宜自今改議地方稍遠者歲一報邊方多事之地歲再報奏報之法不須造冊具名第以章奏具書兵幾何內騎幾何步幾何任戰者幾何常操者幾何冬操夏屯者幾何有故者幾何歲再報者以夏冬之季至部一報者以冬季至部有後期及數目不明者奏請處治其三年造冊畫圖仍舊 上曰可 翰林侍講尹龍除名并革其父旻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時東廠官校發龍諸陰事下錦衣獄既而吏科給事張雄等言龍竊弄父權納賄如市知縣孫盛送銀三百特授知州指揮吳昂送銀五百兼管糧運尹旻縱

子受賕欺公罔上罪惡貫盈人心憤怨御史陳致學
亦言尹旻賄賂公行苞苴競進通判王範濫陞主事
經歷張璩驟進少卿子龍素無學問之功久著貪污
之跡夫旻父也龍子也子之惡旻且不知何以別天
下之賢否使其知則於家且不齊何以典人物之銓
衡事既敗露復何面目立於清班乞特奮乾 大彰
天討以爲父子同惡人臣倖進之戒 上命三法司
錦衣衛鞫尹龍張璩王範于午門前拷訊明白革旻
太子少保令致仕龍等發原籍爲民 逮廣東左右
政使陳選至南昌卒時太監韋眷因選具奏勘問未

結知中官咸疾選乃誣摭選黨比高瑄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鞠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賂公所黜吏張褰令誣執公褰不從行等阿眷執褰拷掠褰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戕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公矯制發粟意在侵欺優獎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徒奏入詔奪選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建選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張褰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是豈成王

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陛下臨御區宇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惟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才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陳選移文嘉獎以激貪儒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觀以致韋眷橫行曾臆穢曠清節焚惑聖明勘官本行承眷願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註誤觸法爲選罷黜寔臣自取非選有加於臣也眷乃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啗臣令扶

同階選臣雖胥徒亦知廉耻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
非眷旣知臣不可利誘乃囑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
掠身無完膚臣甘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
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蔽屬官意
圖報謝是毀其姜爲夏姬詬夷齊爲盜跖也本年嶺
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張口待
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違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
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振志
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
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

潛遣養子密以選死報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結
權倖一至於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
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橫催讓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
臣以罪人擯斥田野乘來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
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蘄屈抑之冤長讒佞
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
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自少沉靜端慤立志以聖賢
自期潛脩默識不求人知終身儉約有寒士所不及
者蓋篤行之儒爲已之學也南畿河南廣東皆立祠
祀之 六月 六科十三道劾奏工部尚書劉昭心

懷奸險性復剛愎居官不法處家不齊昭比尹旻而
聲勢相倚子紳從比尹龍而夤緣陞官尹旻父子旣
已明正其罪劉昭父子亦合置之於法 上曰劉昭
不能謹慎以致物議是宜究治姑宥之 秋七月

調太常少卿劉淳爲柳州知府東廠緝其奔競于尹
旻父子也 致仕大學士商輅卒輅字弘載浙江淳
安人宣德乙卯鄉試又十年始登進士鄉會殿試俱
第一卒年七十三謚文毅輅簡重寬厚錢溥嘗爲禿
婦傳譏之亦不與較及除名再起黎淳以景泰中易
儲事專歸咎於輅上章攻之輅持之無異平時君子

謂其有大臣之量云 降翰林侍講學士焦芳爲湖
廣桂陽州同知先是芳與尹龍爲同官甚密會兵部
郎中鄒襲坐罪龍囑軍官奏保復職芳爲草奏尋爲
東廠緝知以聞下錦衣獄降調外任 八月 陞吏
部左侍郎耿裕爲本部尚書 九月 南京兵部左
侍郎馬顯乞致仕許之仍就顯奏疏批曰今南京米
貴民饑尚書王恕叅贊機務胡爲坐視無一策拯濟
可見年老無爲革太子少保亦令致仕蓋恕屢有諫
疏忤旨留中不下故及之 調司經局洗馬羅璟爲
南京禮部員外郎以璟與侍講尹龍有舊故責及之

然亦由其鄉人欲謀侍東宮講讀而璟適至囑李孜
省爲之也 陝西武功縣民王瑾等因歲饑荒行旅
就其家憇息者輒殺而食之雖婦人亦執刀相助前
後死者甚多巡撫官奏發其事命皆依律處決仍梟
首示衆是時民饑無聊如瑾等者比比不能悉奏也
工部主事王純奏曰王恕屢上封章直陳時事陛
下每容其言及以年老屢乞致仕輒蒙懇留不許今
革去太子少保令以尚書致仕羣情驚駭莫知其由
昔莊助論汲黯于漢武帝帝以爲古社稷之臣如黯
近之臣竊見一時大臣遇事敢言者無論于恕妄意

以愬爲社稷之臣則愬之夫就豈容不言伏乞特賜
寬假復太子少保召還以竟其用上以純出位妄
言要求名譽命杖之送吏部降調爲貴州思南府推
官改兵部尚書馬文升于南京兵部李孜省爲之
也刑部左侍郎何喬新等以播州宣慰使楊愛爲
其兄宣撫楊友訐奏奉命往勘因奏播州古夜郎牂
牁之地自唐乾符間太原楊原端據之歷五代宋元
至今子孫承襲雖慕華風而頑曠暴戾終爲夷俗今
友因家財不均奏其弟愛奢侈淫暴妖言等事命臣
等往勘使監候處治竊惟楊氏據有播州五百餘年

蠻夷服從久矣歷代撫以恩信寬以文法蓋治之以不治也今欲以友愛之事勘問監候則夷人驚疑互相扇誘恐生他變宜提二人面對虛實即省發聽候免其監禁爲便從之 勅兵部左侍郎尹直爲戶部

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叅預機務 冬十月

調吏部尚書耿裕于南京禮部改工部尚書李裕禮部左侍郎徐溥于吏部溥仍兼學士 復建大來昌寺先是寺建于西市已有成緒及繼曉以星變被譴寺亦隨廢至是梁方請更擇地建之乃令工侍杜謙等相度地基得故廣平侯去瑄宅時瑄家已失侯瑄

妻因請以宅獻而託方請龔侯方言于上而許之
既又市其旁民居數十家大興工役視舊寺益加廣
矣加大學士萬安少傅劉吉少保進彭華禮部尚
書尹直兵部尚書並加太子少保仍兼學士俱在閣
辦事司禮太監懷恩歎曰內閣用此四人朝廷可謂
無人矣十一月更定會試取士南北中卷額數

十二月戶部尚書劉昭罷初昭子綺納粟授錦
衣千戶例不得管事夤緣典司鑾輿至是事覺綺下
獄科道馬銓丁隆等交章劾昭貪名素著穢德稔聞
上曰劉昭縱子違例管事本當重究姑從寬革去太

子少保致仕綺發原籍爲民 太監韋泰傳旨降廣西橫州知州敖毓元爲縣丞調雲南邊方初毓元爲進士時以星變言時政辭甚激切蹠留中不出後循例放歸至是就選得橫州未幾復有是命 內官熊保奉命往河南以鴻臚寺帶俸右寺丞黃鉞等二十人自隨所過發賣私鹽求索財貨杖死人命河南三司鎮守王府各餽遺甚厚得金銀鉅萬玩器書畫稱是鉞得銀八百餘兩還京爲東廠緝事官校所奏下錦衣衛獄訊之具狀刑部論保罪絞鉞徒餘悉坐罪有差 上曰熊保沿途貪暴致死人命發南海子充

淨軍黃鉞等撥置害人俱押發遼東鐵嶺衛充軍

二十三年春正月壬寅朔 辛亥萬妃卒妃山東青

州諸城縣人父貴爲縣吏謫居霸州生妃四歲遷入掖庭及笄命侍 上於青宮上即位遂專寵皇后吳

氏之廢實由於妃及皇后王氏正位中宮每優容之妃警敏善迎合上意六宮希得進御生皇子一人未

朞而薨妃亦自是不復娠凡佞幸如錢能覃勤汪直

梁方韋興輩皆假以貢獻買辦科斂民財擅作威福弄兵構禍皆由妃主之也孝穆皇太后以妃之故遜居西內數年而崩至是慶成宴罷 上還宮忽報妃

卒上震悼輟視朝七日塋天壽山西南弘治初言者籍籍不已欲追廢妃號籍其家賴孝宗仁厚置不究云 調應天府丞楊守隨爲廣西南寧知府初守隨爲御史嘗論劾李孜省竊柄亂政孜省嘗之及守隨來朝乃讒于上宣諭吏部查守隨歷任之由吏部言守隨以御史陞應天府丞聞毋憂起復無缺添註管事奏入 上曰守隨旣係添註官可調除外任 二月 禮部奏成化二十二年天下鄉試錄文多乖謬乞將考試官訓導黃奎等追奪聘禮令御史究問 蓋教職多非有學識之士聘以典文罕稱其選云

旌表直隸桐城縣陶氏四節婦之門 三月 內閣

學士彭華乞致仕許之李孜省用事實華囑使之尚
隱而不露其後孜省敗人始知所自云 上御奉天

殿策試舉人賜費宏等進士三百四十九人內吳珩
舉傅珪王鴻儒鄒智楊廉石珪皆有聞于時 夏四

月 禮部致仕侍郎楊宣下獄宣妻王氏妬悍杖殺

使女十餘人宣不能制東廠廉得其事奏之下錦衣

衛鞫問併逮治宣刑部各擬合坐者律宣贖杖仍致

仕 上曰王氏雖係命婦納贖但肆意殘酷仍命刑

部決杖五十使知所警 上皇太后徽號 五月

工部尚書謝一夔奉勅代杜謙督造大永昌寺 詔
亢旱踰時田苗枯槁已嘗寬恤刑獄條示合行事宜
內外衙門着實舉行 改紹興府知府袁清于鄖陽
府先是清爲刑部員外郎勘事浙江陵轅藩臬比還
得紹興懼不敢往秦乞改任至累章不已吏部奏清
側媚狡譎猖狂妄誕由郎署而驟遷牧守已踰涯分
今乃假以微嫌希求改調請付有司治罪遂下清錦
衣衛獄旣而有旨清不必擬罪准調別用乃調鄖陽
先是清阿附萬安通同太監郭閏挾勢造言讒害良
善吏書李裕特遷清紹興而清不欲往累于安閏囑

裕裕不從安乃邀尹直爲援直囑李汝省爲之忽得
旨調任直揚揚言曰報道是龍人不信果然奪得錦
標回其意蓋盛贊汝省之得君也 謝一夔卒 夔

字大韶新建人天順庚辰狀元授翰林脩撰歷官工
部尚書當事者以其嘗有謹妄費以足財用之跡故
以未昌寺難之辭疾不允遂憤懣卒一夔平生篤於
友義初舉會試第三定尹直所取而終身以座主事
直直與李汝省通一夔不爲崖異而中實介然也後
都御史閔珪之調人謂直爲之而鄉人有忌一夔者
纂脩 憲錄遂併入云 六月 以災傷免陝西西

安等府州縣臨洮等衛糧十八萬六千四百餘石

雷震南京午門致仕南安知府張弼卒弼松江人

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奇節偉行舉進士歷兵部郎

中數以直言忤尚書張鵬出守南安平徭賦息詞訟

表章先賢折毀淫祠鑿梅嶺險梁橫浦崩瀕而居者

行者無不謳歌樂頌六年不調以病乞歸民立生祠

祀之 秋七月 召致仕左都御史余子俊爲兵部

尚書既至加太子太保初子俊巡撫大同被論落太

子太保致仕至是起用復加原官 少傅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萬安以一品官補九載

詔陞少師兼職如故降勅獎諭之 八月 庚辰上

不豫 甲申 命皇太子暫視朝於文華殿文武百

官朝皇太子如常儀 夜金星犯元宿 戊子上大

漸召皇太子至命早即帝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與

凡國事之切要者誨諭備至太子頓首受命 己丑

上崩壽四十一遺詔諭文武羣臣 九月 壬寅皇

太子即皇帝位 詔赦天下其以明年爲弘治元年

詔奉冊寶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繼天凝道誠明

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 李孜

省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爲民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恩

等俱謫戍邊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革職
追奪累次誥勅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

罷吏部尚書李祿及右都御史劉敷禮部侍郎黃景
等以附李孜省也 冬十月 丙子五更有大星飛

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朝宁之間人
馬辟易下詔求言庶吉士鄒智上疏言星變見於朝
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
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
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姦恬
無廉耻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

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
姦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皆君
子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
者陰主之也願陛下法太祖以待宦官法太宗以
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夫
豈不知刑臣之不可弄天網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
守者正心之功未之講也既上不報除進士李文
祥爲陝西咸寧縣丞文祥湖廣麻城人有才名與萬
安孫弘璧同年進士安欲引文祥附已使弘璧延欸
于家屬題畫鳩文祥即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李

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衡之文祥見浮沉世事者
輒斥且詈惟與鄒智及御史湯鶴中書舍人吉人等
數人往來高自標榜適詔開言路文祥上新政疏請
一權立法進賢黜姦廣言納諫語過切直召詣左順
門中官傳旨詰中興再造等語以爲不祥文祥從容
辨對而出安遂票旨令吏部除文祥縣丞着歷練遂
補咸寧 士午奉憲宗皇帝梓宮塋于茂陵 詔集
議祧廟國朝自德祖至英宗九廟已備及憲宗山陵
畢神主將升祔於制當祧廟乃下禮部集羣臣議少
詹事楊守陳上言天子禮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

子之言凡號太祖者必即始祖當尊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功論不以統論也宋之僖祖及我德祖可比商祖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嘗有取于王安石之說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太祖既以配天又不正南向之位名與實乖皆非禮也今憲廟升祔請并祧德懿熙三祖自仁祖以下爲七廟異時祧盡則以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于後寢祫禮行于前廟時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禮部尚書周洪謨及侍郎倪岳議以爲此說固所以尊太祖然豈太祖崇本尊

親之意哉國家自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德祖視周
后稷 太祖 太宗視周文武皆百世不祧懿祖而
下當以次祧遷今 憲宗升祔當祧懿祖宜於太廟
寢殿之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
合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祫祭之制 上從
之 建祧廟于太廟正殿後奉藏 懿祖神主及儀
物於其中奉遷 熙祖于正殿東第一室 仁祖以
下皆以次奉遷祔 憲宗神主於西第四室每歲暮
則復奉 懿祖神座於正殿之右居 熙祖之上行
祫發之禮 上兩宮尊號皇祖母周氏爲聖慈仁壽

太皇太后母后王氏爲皇太后冊妃張氏爲皇后

召王恕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先是司禮太監懷恩以直道黜居鳳陽至是召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諛佞王恕剛正力言于上請去萬安而召恕用之遂有是命恕至京鄒智往語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宜先請見君時政之不善者歷歷陳於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善其言而不能用時南京科道交章保薦恕宜入閣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擢刑部侍郎何喬新爲南京刑部尚

書喬新文爲人望所屬萬安輩不欲其在朝故薦往
南京雖陞之實遠之也懷恩一日詰內閣言新君即
位如何令喬新陞去南京萬安默然以少詹事楊
守陳爲吏部右侍郎召直隸巡撫彭韶爲刑部右
侍郎十一月尊謚聖母淑妃紀氏爲孝穆皇太
后建奉慈殿于宮中奉安神主一歲五享四時薦新
忌辰祭祀並如奉先殿之儀先是詔廷臣議太后享
禮周洪謨倪岳上言周之姜嫄爲帝嚳次妃后稷之
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闕宮之
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以祀之證也至宋元德懿德二

后既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慈之建每
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今 孝穆神主宜於
奉先殿傍別立廟歲時祭享一如奉先殿之儀 上
從之時有縣丞徐頊者上疏請究皇妣薨逝之由以
復不共戴天之讐常時矜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
衡俱宜逮治下禮部議禮部覆本請拘萬家親戚眷
屬曾經出入宮闈者究問萬安劉吉皆與萬家通好
懼甚私謂尹直曰我與萬家久不往來直慰之曰此
事只宜寬處共興大獄株連蔓引豈先帝之意哉安
等喜曰此言是也乃擬旨以爲外面浮議已之惟訪

求親屬之在廣西者或云皇妣本姓李入宮時誤報
李爲紀訪求數年竟不得其的 上孝思不已念吳
后保抱恩命宮中進膳如母后禮 萬安罷先是安
結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致省深相
結納凡附已者百計授之異已者百計去之舉朝側
目 上在東宮稔聞其惡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安
與之爲腹心取爲庶吉士擢爲御史日與講房中之
術 憲宗崩內豎於宮中得䟽一篋皆房中術也悉
署曰臣安進 上遣懷恩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
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 上令

懷恩復以章跪至閣示安每展一跪安即跪泣乞哀
猶無去意恩令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遽
索馬歸第初安又在內閣不夫人或微諷之答曰安
惟一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
無耻如此尋卒猶贈太師謚文康其子翼爲南京禮
部侍郎孫弘璧爲編脩俱淫恣不檢卒無嗣家財數
萬皆爲妾媵子弟僮奴懷竊奔散無餘者 以吏部

侍郎徐溥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
補擢禮書掌詹事府事 十二月 尹直以科道交

劾其阿附李孜省乞致仕去。以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爲雲南按察副使。滇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俊按鶴慶，命焚之，得金數百兩，輸之官，毀諸淫祠三百六十區。所在學宮，敝撤其材脩之。以劉健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兵部尚書致仕王竑卒，竑字公度，江夏人。初爲給事中，當郕王監國，捧王振黨錦衣指揮馬順殛之。歷都御史、尚書。聲望益重，平生守正，嫉邪人，知嚴憚，惜不能盡究其志云。

憲章錄卷第四十

弘治元

年戊申

孝宗敬皇帝弘治元年春正月。擢左庶子劉健爲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召巡撫遼

東副都御史馬文升爲左都御史召南京刑部尚書

何喬新爲刑部尚書。以給事中賀欽爲陝西左叅

議欽以母病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

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于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尤

當訪求真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廁其間。二曰

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

明學術純正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祖訓職掌不過灑掃供奉關防出入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方陳喜輩或階主虜庭或勸易儲嗣或謀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或納賂不贖或引用左道或導進淫巧此其階君悞國靈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宜深鑒已往之弊未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掌奏牘預大政外不可使守地方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官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

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
行朱子喪葬之正禮真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
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
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
坊之俗樂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民心
自善疏入名辭 閏正月 勅脩憲宗實錄 二月

上耕籍田禮畢宴羣臣時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
出狎語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
以此瀆亂宸聰即斥去之 以許進爲山東按察使

三月 上視太學謁先師 南京吏部主事儲巖

上疏薦舉誦籍遺才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
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遠謫讎言五人
者既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嶺海毒
霧瘴氛與死為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
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裨益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
若先用已試之人 上付吏部起用之 加贈于謙
特進光祿大夫杜國太傅謚肅愍建祠墓所命有司
春秋致祭時給事中孫需等言謙功在社稷宜賜贈
謚廟祀遂有是典

右 肅事楊守陳上講學勤政疏

上褒納之 吏部尚書王恕奏言正統以來每日止

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
識盡察不過寄聰明於左右之人左右之人與大臣
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或得之毀
譽之言或出於好惡之私未免以直爲枉以枉爲直
欲察識之真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
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
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才任使亦可以啓沃聖心而進
於高明矣 初開經筵賜講官程敏政等宴及白金
寶鈔有差 夏四月 天壽山大風雹 上遣官祭
告戒諭羣臣脩省先是大學士萬安尹直旣被劾罷

劉吉慮科道有言乃阿結科道昏夜欵門祈免彈劾
遂建言當起遷掌科道之官待以不次之位左庶子
張昇上疏謂應天之實有大本有急務大本在心急
務在政心在陛下固當無時而不謹畏矣政以人才
爲先人才以輔臣爲先可不慎乎初科道首以萬安
劉吉尹直爲言安與直以次罷遣惟吉儼然獨存知
今日惟科道得言遂欲起遷科道不知朝廷用人惟
取賢能不論方類吉柔佞取悅無所不至自是科道
無復肯言而羣臣靡然附之臣思陛下方日御經筵
虛心聽納吉以患失鄙夫爲講官領袖臣與之旅進

旅退實汗顏也先時貴戚萬通萬喜萬達等依憑宮
闈究焰熏灼吉與締姻請托公府賂入私門李林甫
之蜜口劔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吉實合而爲一因
數吉十罪請亟譴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疏上御史
魏璋等阿吉意交單劾并左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
逮御史湯鶴及壽州知州劉槃下獄鶴先是以印
馬詣內閣會勅萬安劉吉尹直謂曰近日詔書裏尚
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增之耳鶴即以其語劾
奏之謂其不當稱裏面且歸過於君非人臣之義數
日司禮監宣鶴入傳旨謂疏已留中鶴大言疏如不

出將併劾諸中官遂昂然而出以䟽草示人已而安
直皆免官鶴與李文祥等以爲小人退則君子進雖
劉吉尚在不足忌也吉使門客徐鵬啗御史魏璋以
殊擢使伺鶴傳家壽州知州劉槩與書言嘗夢一人
牽牛陷澤中鶴手提牛角引之而上蓋人牽牛象國
姓此國勢瀕危賴鶴復安之兆也因餽白金爲壽鶴
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謂其妖言誹謗遂捕鶴
及槩下錦衣衛獄 五月 六月癸巳朔日食 達
虜犯大同宣府詔鎮守等官各陳所見 給事中林
廷玉言姦僧繼賺罪惡貫盈先年雖發爲民然盜竊

賞賚家資鉅萬日擁姬妾以自娛元惡滯網非所以
昭法典而示鑒戒也 上納其言命錦衣官校械繼

曉至京伏誅 秋七月 文華後殿講書畢賜講官

程敏政等各織金緋衣金帶 以許進爲僉都御史

巡撫大同 八月 詔議孔廟從祀禮科給事中張

九功奏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賢豈容或苟

如荀况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郎

薛瑄在所當入少詹事程敏政上言聖王治天下以

祀典爲重况孔子功德在萬世必文與行兼名與實

副者乃可以從祀若戴聖身陷賊吏劉向喜談神仙

馬融爲梁冀草詔殺李固何休解春秋黜周王魯王
弼何晏倡爲清談王肅佐司馬昭篡魏杜預爲吏不
廉爲將不義得罪名教皆宜黜祀顏子曾子子思配
享于殿而父在兩廡非所以明倫宜別立啓聖一祠
祀叔梁紇而以顏無繇魯誓孔鯉及孟孫氏配享祭
酒謝鐸則謂吳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俱詔廷臣議
之學士吳寬言從祀苟有益於經傳則馬融楊雄昔
皆不廢侍郎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
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
授經以復存自是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

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於是從祀咸仍其舊云 擢
湖廣按察使楊繼宗爲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尋卒
繼宗山西陽城人好善嫉惡與人不苟合先爲嘉興
知府止攜老僕一人蕭然旅寓九載考績民老幼遮
道留之不忍捨去陞浙江按察使憲綱振肅初藩臬
諸司所用咸辦於下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一切
革去之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外國官官莊田凡
占民間地土者悉奪而還之權貴歛跡成化乙巳星
變上䟽左遷雲南副使旣復巡撫雲南居官三十餘
年剛直廉介之操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云 以都

指揮王欽梁宏爲都督僉事時太監李良典御廐爲
欽宏乞陞得之武選郎中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
極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良等招權市
恩當正典刑疏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壯之 九月

冬十月 禮部尚書致仕周洪謨卒謚文安 召

南京兵部尚書耿裕爲禮部尚書 以張悅爲禮部

侍郎 以兵部郎中陸容爲浙江右叅政容字文量

蘇州崑山人弱冠爲縣學生即有志經濟大肆力于
經史百家凡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究曉

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時邊報旁午章奏日

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里險易兵力分合皆具中肯
緊事下九邊邊人驚服而於沮征安南汎太監李良
乞陞數事尤偉改武選郎中值 上登極上覈論八
事曰儲養口輔教誨勲感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
武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言多懇切在職
方有名例遷京堂特劉吉柄國謂容侵官將陰中之
出爲浙江叅政容泄浙江尤有聲旣而竟以朝覲考
察去位聞者大駭凡在君子之列者無不憤惜容著
迹甚富有式齋稿菽園雜記等書 按陸容在當時
名實素著竟以考察去官此在弘治初劉吉當國雖

王恕宰吏部馬文升掌都察院蓋已然矣胡端敏公
在嘉靖間乃謂近年吏部上遵內閣分付下畏科道
彈劾多將剛正有爲不肯逢迎交結之人黜退致令
人才缺乏蓋亦未究其所由來也乃後則又爲一經
考察則禁錮終身自非尊德樂義藐視富貴之士鮮
不爲柄臣所制矣十一月把秃猛可可汗死阿
反立伯顏猛可爲可汗十二月土魯番殺忠順
王罕慎復據哈密授沙狐狸金吾衛千戶初正統
中沙狐狸隨英宗駕于虜中汲水取薪極其勤勞
光奇之召問中國如爾比者幾何對曰我何足數

勝我而精敏者十萬也先曰何不以此輩來迎駕曰
先是往征東南諸國未回回即來此矣也先色動及
駕旋被留虜中虜授爲士卒頭目浸用事納婦生子
遂致富貴亦時奉虜命至朶顏三衛開馬市如是者
殆四十年至是訪得舊在中國時所生子令輸情于
朝期以明年當遂歸朝其子以聞 上允且深憫之
如期率其胡婦胡兒一家悉至所攜輜重甚富入見
上上恐其詐命所司詳驗莫有識者狐狸曰先帝嘗
賜我一綉囊曰此周太后手製也所司取以進太皇
太后曰此真先帝物也 上乃授以千戶賜宅一區

憲章錄卷第四十

其日... 歲四十年至... 憲章錄卷第四十... 國神祇... 今備... 其... 國... 神... 祇... 今... 備... 其... 國... 神... 祇... 今... 備... 其... 國... 神... 祇... 今... 備...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憲章錄卷第四十一

弘治二年己酉

至九年丙辰

二年春正月

二月

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

謹肅敏子俊嘗語人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故其不恤生民之利害以務成其功名者其意蓋本諸此又曰慎勿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未免躬自蹈之世猶謂之名臣豈亦未之究云 謫兵部主事李文祥爲貴州興隆衛經歷先是文祥旣出爲威寧丞土怒尋奏召還授兵部主事居十餘日中書舍人吉人以言事下獄乃有媒孽文祥以希劉

吉意者於是亦被逮成獄降前職未幾進表南還汙
寒至商河城曲河決溺死時年三十人皆惜之 謫
御史湯鶴知州劉槃戍甘肅貶庶吉士鄒智爲廣東
石城千戶所吏目先是槃等旣下獄馬文升掌都察
院以鶴受槃餽遺誹謗朝政問充軍槃比擬造妖言
者律罪死時言官畏內閣威權無一人敢爲槃等申
白者惟王恕上疏救之劉吉票旨不從竟發充軍時
吉憾智嘗劾已諷錦衣衛因鶴獄辭連及智併下之
獄逼供與鶴等往來誹謗朝政欲處以死刑部侍郎
彭韶辭疾不爲判案王恕又力辯之獲免智謫石城

吏目 大理評事夏鏞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
庶吉士鄒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
不足以彰其譽有謫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
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惟今日之禍亦成後
世之名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
之則言者無禍然亦無名而名固歸於人主之一身
矣疏奏留中遂謝病歸 以都御史馬文升爲兵部
尚書召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屠濬回掌院事
調南京給事中周紘爲南京光祿寺署丞御史張昺
爲南京通政司知事先是紘等奉命南京教場點軍

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內臣奏其刁蹬劉吉票旨令調
外任王恕執奏絃曷奉命點軍不宜調吉不聽復票
旨周絃張曷點軍不到不即奏聞却乃展轉刁蹬挾
制人已從寬調外任了罷恕復奏言天下大事賞與
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爲治之良法也今不
治失伍者之罪反責點操之官何以使人服哉吉猶
不從科道交奏以爲老臣言宜聽絃曷乃得改京職
言在內閣專以報怨爲務 上初即位言官論薦大
臣必以王恕爲首及論劾大臣必指斥萬安及吉南
京科道保舉王恕入閣乞速罷去萬安劉吉言尤激

切及安旣去吉當國專政與恕內外不合恕有所行
吉必從中沮之時中官蔣琮等守備南京訐奏給事
中方向等吉稟旨貶謫殆盡琮獨自如王恕言宮中
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恕薦戶科給事
中陳壽爲大理寺丞吉諷御史論壽不諳刑名改南
京光祿少卿恕又薦太僕少卿白思明爲僉都御史
巡撫延綏吉諷御史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調外任
知府恕憤吉沮抑屢疏求退人皆知恕爲吉所媚嫉
而畏其威權不敢言惟太監懷恩在上左右知恕之
賢吉雖嫉恕亦不敢加害云 西域撒馬兒罕遣使

進獅夷人所過橫為侵擾禮科給事中韓鼎上言陛下初政放驅珍禽異獸天下聞之今未踰年遽受夷人貢獅恐無以杜方來獻者况律律之獸非宜狎玩且供費不貲宜罷遣之時上不置妃嬪繼體未立鼎復上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舍是弗圖乃徒建謏齋醮將以徼福於神不已惑乎 三月以吏部侍郎楊守陳兼詹事府丞掌府事 以張悅為吏部侍郎 夏四月 五月 河決汴城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 六月 京城及通州等處大雨水溢軍民房屋傾倒人畜多溺死 詔審錄獄囚百

官各陳政事闕失時皇莊厲民戶部郎中周軫言天子藏富於民不當有莊宜掄以與民否亦宜革管莊名目與民佃種責民入租有司解送以進疏入留中

秋七月

陞福建布政戴珩爲副都御史撫治鄭

陽

八月

刑部尚書何喬新等言伏觀大明律四

百六十條其間計贓科罪者居多至於計贓又須估

鈔方可定罪然計贓科罪者律也律一定而不可易

以贓估鈔者例也例所以輔律可隨時損益之但國

初制律之時每銀一兩值鈔一貫今則值鈔八十貫

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

兩方得斬罪今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五錢即坐絞斬罪名雖曰民俗澆漓恐人易犯故重以懲之然非祖宗制律之本意矣查得正統成化間都御史陳智御史李至剛等各有論奏或欲照依國初估鈔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坐絞罪或欲照今時估鈔常人盜銀一兩即坐絞罪合而論之賊輕罪重者似過於刻賊重罪輕者似失於縱合無今後估計鈔貫銀每一兩銅錢一千文各值鈔四十貫庶幾得中時議者以銀錢估鈔舊例行之已久宜仍依原估喬新等議遂不行 以周經為禮部侍郎 以平蠻將軍顧溥鎮

守湖廣 九月 徽莊王乞陞鈞州爲府不許 冬

十月 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卒謚文懿守陳浙江鄞縣人性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賢欲授之者使所親喻意守陳謝却之謂其人曰吾猶嫠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嘗被命教內壑多爲近侍與守陳同事者率因之取寵貴而守陳獨無所資藉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五年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採輯

尚可補國史之缺景皇帝已復位驪而英宗實錄
標目猶書邨戾王附是宜改正草奏欲上以病不果
令州縣選民壯十一月築高郵湖隄十二月
月甲申朔日食

戊庚

三年春正月致仕大學士劉珣卒珣字叔溫壽光
人以進士庶吉士授編脩歷官殿學善談論遇人無
矯飾景泰初議迎睿成化初議睿皇后喪禮末年論
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搃國本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
而憲宗實錄乃多隱詞云二月封后父張巒為

寧伯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徐溥少詹事汪

諸爲考試官 三月 殿試賜進士三百人狀元錢

福尋以不檢敗內方良永彭澤皆有聞于後 復官

員給出例先是成化甲辰令被災所在考滿官員納

米預備賑荒免赴部惟造牌冊差人齎繳至是王恕

等會題考課之法廢格不行甚非政體今後考滿官

俱令給由赴部照例考覈從之 夏四月 河決原

武議遷河南省城不果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

定預備倉糧州縣每十里以上積糧一萬五千石

州縣官考滿稽其備荒積穀多少以爲殿最 五月

六月 伯顏猛可遣人貢馬 秋七月 以謝鐸

爲南京國子祭酒 八月 以佶鍾爲副都御史巡

撫江南 九月 撒馬兒罕道南海貢獅却之 閏

九月 以副都御史王繼巡撫陝西 冬十月 十

一月 彗星見于天津 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

得失刑部侍郎彭韶上言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

能爲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錢糧工匠盡付其手分

例相沿更相倣倣虛實遮掩誰能詰之比見凡有章

奏先允而後下部該部承行不復審處及至有犯多

從寬宥第宅躡制服食求奇聲勢移人望風震惜於

矣可不亟爲懲戒乎又言臣獲隨午朝竊見日

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願陛下自今午朝惟議經邦
要務如大陞除大災異緊急錢糧邊關軍政工程囚
犯之類許令該衙門先期開具事由候駕御左順門
就於御前公同計議取旨奉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
如此不惟世事日達於聖聰而羣臣邪正亦因可見
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令羣臣率作興事 上嘉納

之 十二月 勅彗星垂戒朕與文武羣臣當同加
脩省 以林瀚爲國子祭酒 以副都御史張敷華

巡撫山西 以樊瑩爲平陽知府

四年春正月 禁胡服胡語 刑部尚書何喬新致

亥辛

仕喬新執法不阿羣小多不悅有御史鄒魯謀躡陞
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魯遂誣劾喬
新受親故餽遺值劉吉素嗜喬新得魯劾章從中主
之遂下喬新錦衣衛鞫訊無驗喬新仍乞致仕而歸
魯尋亦謫外 以吏部左侍郎彭韶爲刑部尚書

以林俊爲湖廣按察使 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
下獄奪爵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秦紘亦下獄坐免景
在鎮貪暴不法紘具列其狀劾之逮景下刑部獄抵
法追贓鉅萬僥其爵景求援于戚曉壽寧侯內降赦
其贓且據他事誣紘以圖報復由是紘亦被逮坐免

既而景賊銀追及八百兩詔免其餘彭韶上言陛下
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
臣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景所追賊數
十未及一乃特蒙恩盡行蠲宥如物論何且景賊既
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又可營
求出鎮矣姦回藉口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不
聽 二月 勅兩京三法司及天下大小問刑衙門
欽恤刑獄 三月 夏四月 勅諭三法司堂上官
審錄在京罪囚 南京國子祭酒謝鐸致仕 五月
以章懋爲南京國子祭酒 六月 南京工部侍

郎黃孔昭卒孔昭浙江太平人初舉進士授工部主事歷調吏部文選郎中以人才爲念常曰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爲文選而以杜門謝客爲高人才何由而知故客至輒見薦用必參輿論終其身以純潔正直見稱于人云 秋七

月 八月 脩憲宗皇帝實錄成總裁劉吉進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徐溥進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健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副總裁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丘濬加太子太保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汪諧進禮部侍郎 按王鏊曰前代脩史左史

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凡脩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繁者又爲二館分派諸脩史者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畧加刪削總裁亦畧潤色三品以上官乃得立傳亦惟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又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九月 大學士劉吉罷時 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命吉撰誥

券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其實無
慎重爵賞之意不過欲稽遲以俟贖耳 上惡之使
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去初吉屢被彈章仍加官進
秩市人嘲之稱爲劉綿花謂其愈彈愈起也或告吉
以爲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好恢諧者吉因奏定舉人
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至是吉出城兒童走卒羣指
之曰綿花去矣吉去舉人會試禁限亦除 二十四
日 皇子生詔諭天下 冬十月命禮部尚書丘濬
恭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先是召入閣者皆自侍郎
而下未有以尚書入閣者尚書入閣自濬始 以吏

部左侍郎張悅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一月 興獻

王徙封于安陸 十二月 復起秦紘爲南京戶部

尚書紘既免科道交章論救王恕亦極言紘清忠不
宜罷遂起用 錦衣衛都指揮使朱驥卒驥少保子

謙解也天順初坐累謫戍邊成化初得還任二年以

兵部屬陞指揮僉事尋掌錦衣衛印奉勅兼理機密

針察之務驥爲政不苛時重妖言禁凡株連波及者

悉置不問司衛事二十餘年善始令終君子稱其老

成得體敦厚不刻云 封皇太后兄王源爲瑞安伯

弟王清爲崇善伯王濬爲安仁伯源率進爵爲侯

以白昂為左都御史戴珊為刑部右侍郎

五年春正月 二月 封陝巴為忠順王入哈密

三月 冊立 皇子為皇太子詔赦天下 夏四月

大學士丘濬上疏陳時政之弊大畧謂 太祖開

國洪武建元歲在戊申我 皇上登極改元之歲適

與相符天意殆欲陛下紹休烈祖也邈觀漢唐宋之

世自百五六十以後徃徃中微政務日弊風俗日

薄紀綱日弛由是馴至於不可振起此無他繼體之

君皆生于豐亨豫大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歷險阻

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

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
因循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甘爲敗亡之
歸故也向使其君若臣當其將徵之時灼然預知其
中徵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脩省以祈天
求命其國祚豈止於此哉今災異迭見彗見天津地
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禁中其咎徵之應甚可
畏也宜登庶政盡復舊規以應天意願陛下端身以
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
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
理以絕神姦慎儉德以懷求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

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爲二十
二條以爲朝廷抑遏姦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
之助凡萬餘言上覽奏甚悅以爲切中時弊命議
行之詔以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者俱係輔佐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大有勲勞之人今其子孫有
不沾寸祿與編民無異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該部
查勘明白其實以聞蓋用禮科給事中吳仕偉建言
也於是吏部行各所在查取開平王曾孫常復寧河
王玄孫鄧炳岐陽王支孫李璿東甌王玄孫湯紹宗
赴京兵部奏請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俾各近其

墳墓以便奉祀 錄誠意伯劉基九世孫增爲處州
衛指揮使先是景泰中錄基七世孫與顏孟二氏後
並爲翰林五經博士至是給事中吳仕偉復言誠意
伯乃功臣其後不當爲博士乃改是職 提督軍務
副都御史鄧廷瓚總兵鎮遠侯顧溥討貴州蠻 五

月 六月 改黃紱爲南院左都御史秦紱爲南戶

部尚書 秋七月 河決張秋 八月 壽寧侯張

巒卒追封昌國公尋命其子鶴齡襲封壽寧侯 令

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於運司招商開中納銀類解

戶部太倉以備邊儲國初以來天下鹽課俱於各邊

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約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奏准商人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銀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其壞舊法也商人赴邊開中之法旣廢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湧邊儲自此資於內帑而國匱民貧日難整理矣

九月 冬十月 十一月 停止生員吏典上納

事例王恕等奏訪得末樂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聞有納糧納銀爲監生吏典等項事例糧草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近年以來各邊并腹裏少有災傷所在守土等官輒便奏開生員吏典納粟等項事例遂爲長策自有此例雜進者日多一日以致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出身候選多至十五六年以上纔得一官年已向衰誰肯盡心職業又况前項納粟人等旣以財進身豈能以廉律已欲他日不貪財害民何由而得本部已於弘治元年三月具題停止續該山東巡撫王睿南

畿廵撫卺鍾各明知本部題准停止再不許奏開前
項納銀事例乃敢故違戶部亦不查照輒使朦朧覆
奏准行是使後來雜進人數愈多選法愈滯况其所
得銀物不及一貴族所積濟人不多壞事實大所宜
通行就便停止今後各處災傷任從廵撫等官多方
區畫再有奏開前項納銀事例聽從本部并科道官
糾劾治罪 上從之 十二月 以樊瑩爲河南按
察使尋遷應天府尹

五款

六年春正月 詔考察官員未及三載被黜者非有
貪暴實跡許復職 二月 兵科給事中吳世忠疏

乞推恩典以表忠義謂昔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脩練子寧鄒瑾魏公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伏節以死夫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之伏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迹爲疑而不敢言此皆不知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太宗嘗謂羣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君在朕固當用之仁宗即位之初即詔齊泰方孝孺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識抄沒充軍者悉皆赦回此

二聖之所已行者也且仁宗旣罪李時勉而日後又有忠文之謚英宗旣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之

舉祖宗雄譽率多類此陛下以祖宗之心爲心褒表諸臣九廟神靈豈特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格不行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陽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陸簡爲考試官取汪俊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毛澄徐穆羅欽順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刑部尚書彭韶罷先是亢旱求言韶陳時政得失乞減去皇親昌國公墳塋工程及乞速正中官王萌苗通高永之刑皆時所不敢言者左右

及戚曉皆不悅大學士徐溥亦與韶不協韶乃引疾
乞骸骨歸尋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韶字鳳儀莆田
人舉進士筮仕刑部司屬以至尚書始終一節林俊
奏謂彭韶正色立朝先憂爲國生今之世無愧古人
沒而易名宜如吳訥魏驥葉盛等謚斯爲近之不知
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大錄細不副其平生之
行不足以服中外之心請乞改謚不報 內旨以通
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叅議王恕言祿出自科目自
可遠到而越次超升恐非所以愛之唯以天下之官
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義事乃止 以右都御

史白昂爲刑部尚書擢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爲右副都御史督治決河先是河復決楊家金龍等口東衝張秋堤命工部侍郎陳政治之政卒乃命大夏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罷時大學士丘濬亦階

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一日內宴濬以內閣位恕上恕以已冢宰不宜居禮書下頗有言適太醫院判劉文泰援例求進事下吏部議格不行文泰因憾恕遂訐奏恕變亂選法及不當令人作大司馬王公傳內多詳述留中之疏并封所刻傳進之濬謂恕賣直沽名恕上疏自劾乃下文泰獄降御醫恕求去益力詔

允之命乘傳以歸有司歲給役米文恭之奏許濬陰
囑之於是言官交章劾濬媚嫉妨賢乞賜罷黜上不
聽改禮部尚書耿裕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擢
禮部左侍郎倪岳爲禮部尚書命孔彥繩爲翰林
世襲五經博士主衢州孔子廟祀彥繩宋衍聖公孔
友端孫也友端從宋高宗南渡留居衢州遂以衢州
爲闕里仍世襲衍聖公爵入元始廢遣祭田五頃至
是因守臣言授是職奉祀夏四月太監韋泰傳
旨如今天氣暄熱兩法司錦衣衛見監囚犯笞罪無
干証的便放了徒流以下的戒等發落重囚可矜疑

并枷號的都寫來看 五月 佶鍾爲戶部右侍郎
總督京儲 閏五月 復以張敷華巡撫山西 六
月 秋七月 南京右都御史黃紱致仕以張悅爲
南京右都御史 八月 以周經吳寬爲吏部左右
侍郎 九月 冬十月 土魯番侵哈密執陝巴命
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經理哈密 勅南京內外
守備曰我國家並建兩京南京乃 太祖開基重地
列聖相承恒必慎擇其人以司留鑰爾等受茲守備
之寄不爲不重惟昔成周雖營洛邑而猶宗豐鎬唐
人雖都長安而尤重晉陽我 祖宗慎重南京在求

樂洪熙付之監國儲君自宣德正統以來委之內外
重臣其憂深慮遠思患預防之心蓋與古人同一揆
也爾等其思祖宗慎重根本之意體朕委任責成之
心協恭和衷同心戮力俾朕無南顧之憂則爾等功
德茂著朕亦官賞懋加矣欽哉 十一月 十二月

宣甲

七年春正月 興王之國安陸州 上第九人 興

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經王榮王岐雍二
王無後 山西巡撫張敷華奏乞增解池鹽課以補

宗藩歲祿從之時宗室日繁而山西累歲荒歉祿米
多缺故也 二月 河復決張秋 貴州蠻平加顧

溥歲祿鄒廷瓚右都御史掌南院事 三月己卯朔

日食 夏四月 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鏐協同都

御史劉大夏督治張秋決河先是大夏既受命循河

上下千餘里相度形勢乃集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

之大夏曰黃河猛悍張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輒治治

于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

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跪上報可工方興

而張秋東堤決九十餘丈合運河水盡由東阿舊鹽

河以入于海糧運愆期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

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興等協治之

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謫爲長沙府同知時
茂仁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旣委劉大夏又差李
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銳取回專委大夏
且謂水陰也其應爲宮闈爲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
邊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誣奏茂仁爲妖言逮繫錦衣
衛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府同知茂仁守陳子也

塞張秋隄更名安平鎮先是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
於黃陵岡南濬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濬孫家渡
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
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爲二派

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築長堤
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
百六十里始塞張秋隄分土命工五旬而事竣 按
治河之議自漢迄今紛載史集可謂周悉但河決不
常亦無定處治之定無上策唯宋濂謂自禹治水之
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其自大伾而下北過泲水至
于大陸播爲九河入海蓋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
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使一淮兼受黃河之全欲其
不潰溢而汎濫胡可得哉今黃河以北古道形跡尚
存因而相其地勢濬爲支河以達平原直沽諸處旣

可以殺其合流衝決之勢又可以得其灌溉潤澤之利而北方旱溢之災亦因之而可免矣乃今與脩水利之說獨聞於江南而北方則置不一講何也改南吏部考功郎中儲瓘爲吏部考功郎中瓘留意人才考注臧否無不曲當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僉事侯謙經畧哈密還京下獄哈密在肅州西北千五百里本古之伊吾廬唐之鞬鞞回回雜處之國也其北天山與瓦刺相界西接火州爲諸胡要路永樂初即其地設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裔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令爲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之朝貢脫脫死傳其

子卜答失里以及孛羅帖木兒無嗣王母理國事成
化九年土魯番王鎖檀阿力侵哈密虜王母金印以
去其衆逃居肅州及苦峪城朝廷屢命守臣經畧而
王母金印竟不獲迨十四年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
立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請封王母外甥都督罕慎
爲忠順王罕慎畏吾兒種也二十年遣使送入哈密
甘肅鎮巡而下皆以興復哈密受賞弘治改元阿黑
麻以罕慎非肅王後乃假結婚而殺之尋遣使入貢
求封不許弘治四年王母已故阿黑麻乃以金印城
池來歸會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自稱忠順王裔蓋

姦人教之其實非也五年兵書馬文升誤聽三種頭
目告保遂立安定王姪陝巴爲忠順王甘肅守臣急
欲成功倉卒遣使送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曲先本
西戎安定本韃靼別部強合爲一又與罕慎異矣上
魯番必不心服阿黑麻聞之果怒六年復虜陝巴及
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頭目寫亦滿速兒
等四十餘人入貢至京師上遂命張海侯謙往經畧
之海等至甘州遣使齎勅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
久不報海等上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撫之叛則拒
絕之而已遂脩嘉峪關捕通阿黑麻黠詐回夷二十

餘人奏發廣西海等還 上以其無成功下之獄降
海山西叅政謙住俸閑住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皆
安置閩廣閉嘉峪關絕不與通 五月 宣府山西
河南書星隕 六月 秋七月 以許進爲副都御
史巡撫甘肅 八月 加徐溥少傳吏部尚書謹身
殿大學士丘濬少保戶部尚書劉健太子太保並兼
武英殿大學士 九月 冬十月 十一月 十二
月

卯乙

八年春正月 二月 少保大學士丘濬卒年七十
六贈太傅謚文莊濬平生著述甚多有瓊臺類稿世

史正綱家禮儀節朱子學的及大學衍義補諸書。

命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講學士

謝遷並入內閣參預機務 張秋隄成召劉大夏爲

戶部右侍郎 安南侵占城占城國王遣使入奏請

命官往問其罪 上欲從之徐溥等上言春秋王者

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脩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

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國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

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尤大

宜勿聽乃止 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徐溥

等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黷于祭祀時謂弗欽且初

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原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上嘉納之。命甘肅巡撫許進總兵劉寧帥師

經畧哈密入其城而還先是張海等既撫處無功阿黑麻益驕肆聲言領夷兵一萬用雲梯攻肅州城并蹂甘州復令頭目牙木蘭率番夷數百據哈密時肅州撫夷指揮楊翥以奏事至京翥熟諳夷情兵部尚書馬文升詢以襲殺牙木蘭之策謂從罕東衛至哈密道路徑捷若調罕東番兵三千爲前鋒以漢兵三千爲後援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取之必矣文升

喜乃奏請勅甘肅守臣如翥策進借寧至肅州駐師
嘉峪關外候罕東兵久之不至乃與副總兵彭清督
兵冒險進至哈密城牙木蘭預知之率衆遁去惟餘
番夷八百人登臺自保進諭之使下將士欲盡屠之
進不可乃止僅斬首四十餘級而還 吏部尚書耿
裕卒謚文恪裕遵其父九疇之教世守清脩不營產
業不治居第儉約蕭然無異寒素表儀縉紳世濟其
美 三月乙酉朔日食 夏四月 張敷華攻陝西
巡撫 五月 東南諸省大疫 六月 上杭盜復
起 秋七月 西北諸省大旱 八月朔日食 以

副都御史金澤總制江廣湖福軍務撫捕荆襄羣盜

九月 冬十月 南京地震 十一月 陝西貴

州地震 十二月 靖虜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

電禮部以開 上令兩京文武羣臣同加脩省直言

闕失戶部主事胡燝上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

西北旱熯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大變也陸

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用

劉良輔輩左道惑亂聖心齋醮糜費財用差遣在外

如虎吞噬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於

宦官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爲耻言官有所舉劾瞻前

顧後苟且塞責陰盛陽微災異曷由弭乎乞用臣言則邪佞斥而陰慝消矣疏入未下人皆爲懼危旣而廉等果以賊敗由燿啓之也 以張悅爲南京吏部尚書尋改兵部 是年北虜擁衆入河套住牧

丙辰

九年春正月 追封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廷

二月 以屠瀟爲吏部尚書人異之 士魯沓復

據哈密 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

侍讀學士王鏊爲考試官取陳澗等三百人 三月

廷試賜朱希周等二百九十八人進士內有陳茂

烈 夏四月 以吏部左侍郎周經爲戶部尚書時

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經言國體
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有中官織造南京奏給長
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仍給淮鹽價銀二萬兩經言
鹽筴本以濟遠且各有分地若許之越境則私販必
多官鹽反滯乃命止長蘆鹽勿給又有旨取太倉銀
爲張燈具經言不可以小民膏脂供耳目之玩乃命
以明年內庫歲額補還之時邵寶爲戶部郎中經委
閱章奏釐正度支一時恩倖請求多所奏抑以禮
部左侍郎徐瓊爲禮部尚書六科都給事中龐洋
等及十三道御史劉紳等俱下獄時武岡州知州劉

遜以事忤岷王王訐奏之逮繫錦衣衛獄泮等率同
列交章論救上震怒并逮繫之有御史張淳公差
回耻不得與即上疏申救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諫言
遜情輕譴重言官爲國盡忠而繫以爲罪後有大利
害大闕失誰肯言者上乃釋之時中官李廣以燒
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上疏曰
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向召儒臣諮議政事令
朝叅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
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不有繫于
此則必繫于彼正士旣踈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

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爲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審經殿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昔李絳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妄之說太平之業可保

矣 上嘉納之 改倪岳爲南京吏部尚書 五月

六月 秋七月 以副都御史許進巡撫陝西

八月 九月 以戴珊爲南京刑部尚書 冬十月

致仕尹直上賀萬壽聖節表及太子承華箴却之

十一月 以張敷華爲刑部侍郎 十二月 以

王鴻儒爲山西提學僉事 陞廣東順德知縣吳廷

舉爲四川成都府同知先是廷舉初令順德值屠瀟

以都御史提督廣東軍務檄廷舉至督府溫言問勞

廷舉曰知縣越境奔命必有地方重事瀟乃以順德

權鑛家廟工程相托廷舉曰時歎民貧一夫不敢役

分金不取用遂辭出浦爲別處巡按御史汪宗器亦
惡廷舉曰彼專抗上官市名遂捕縣所縱盜逼誣廷
舉加以嚴刑盜曰死吾分也不敢誣廉令廷舉囚服
梏手日候訟廷舉卒得白順德之政邁古循良中外
又知至是漕衛舊怨僅遷同知尋以憂回復改松江

憲章錄卷第四十一

憲章錄卷第四十一

弘治十年丁巳
至十六年癸亥



十年春正月 二月 以考功郎中儲瓘爲太僕少

卿 三月 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纂脩大明會典

命司禮太監韋眷至內閣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
至文華殿 上命左右取羣臣章奏付溥等看詳相

與議定批詞以次陳奏上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

二句批畢發出中有山西巡撫及禮部諸疏皆從容

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答賜茶而退李東陽謂自天

順末至今三十餘年間嘗召內閣不過一二語是日

經筵罷有此召因得以窺天質之明睿廟筭之周詳
庶幾都俞吁咈之氣象云 召前左都御史王越入
見加太子太保命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經畧哈密先
是越奪爵謫居安陸弘治改元詔放還鄉尋以宣統
復左都御史致仕至是乃起用之 命戶部侍郎劉
大夏整理北邊糧草時北邊倉儲告乏大夏受命經
理瀕行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
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
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
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

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凡境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輸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蓄積有餘蓋往時糴買法糧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准告報以故中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陸續運至牟利十五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自得告輸中貴子弟即欲收糴無處可得邊上軍民云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僅見此耳大夏季以病三疏乞歸大同宣府諜報虜犯邊命中官武臣練京營兵以待以兵部

左侍郎李介兼僉都御史提督軍務介等至邊虜已引去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撫治兩廣地方陶魯卒魯廣西鬱林人景泰初以父成死事蔭授廣東新會縣丞年甫弱冠有膽畧適廣西徃賊流劫雷廉高肇勢熾甚將及新會魯帥其民築輔城置堡寨相聯絡誓死以守賊至不能克遁去時稱其功遂陞知縣進府同知再擢按察僉事專治盜賊九載滿進副使嘗平山後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復平廣西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賊擒斬共數萬計皆親冒矢石前後

身被數十創陞按察使進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並奉勅撫治兩廣民稱爲三廣公云蔭其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 夏四月 五月 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求直言 六月 秋七月 八月

上御平臺召輔臣議政事 土魯番請歸陝巴於冷

密 九月 冬十月 十一月 火篩寇宣大許仁

率師劉大夏轉餉禦之 以王越總制寧夏甘涼軍

務經畧哈密 十二月 加王越少保 以許進之

戶部侍郎

十一年春正月 二月 進內閣大學士徐溥少師

戊午

兼太子太師劉健少傅李東陽謝遷並太子少保

兵書馬文升少傅兼太子太傅刑書白昂太子太保

戶書周經禮書徐瓊工書徐貫左都閔珪並太子少

保 三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 以程敏政爲禮部

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 夏四月 五月 六

月 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覺馬文升謂

野獸不宜入城奏參守衛因乞嚴武備以防不虞兵

部郎中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爲兆旣當備盜亦宜

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焚旣而

禁中亦火乾清宮焚或問孟春此出何占書孟春曰

予不曉占書曾記宋人紀紹興己酉末嘉熒前數日
有熊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斧趙允縉曰熊於字
能災郡中宜慎火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
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 秋七月 徐溥乞致仕許
之 八月 復封陝巴爲哈密忠順王 九月 冬
十月 清寧宮災勅文武羣臣同加脩省大學士劉
健李東陽謝遷各乞罷不允遷復舉學士吳寬王鏊
自代亦不許 湖廣按察副使林俊上疏陳時政且
引疾乞致仕不待報徑歸 太監李廣自殺廣以左
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廣進言建毓秀

亭千萬歲山亭成幼公主中痘醫藥不效廣飲以符
水遂殤宮中方谷廣而清寧宮災咸謂建亭年月犯
太歲 太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
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戶科
給事中華臬上言二事一曰廣言路以開天下之壅
蔽大畧謂今日致災之由若貪饕之未去闕失之未
脩生靈困苦之未蘇邊境憑陵之未息諫官得言之
庶官亦得言之大臣得言之小臣亦得言之必使天
下無不敢言之人無不可言之事又勅所司考諸數
十年之前一二年之內有直言獻于朝廷有直聲動

于天下而解職調官者悉復而遷諸可爲之位又當
明示條章俾凡在臣工無得以言爲諱二曰明國法
以誅天下之奸諛大畧謂吏久而奸法久而玩今天
下之財多聚於大臣大臣之財多聚於內臣內臣之
惡莫甚于李廣雖云自殺寔天所誅也其餘黨猶蟠
據于中外里巷傳誼士人閱議凡有欲謀爲大京堂
者必以二三千計此輩盜攘剝削已不容誅况又納
諸宦官之門以爲固結之計將何所不至邪願亟發
李廣之私籍盡收李廣之私人合其數十百萬之賂
內充帑藏之虛外舒軍國之用亦足以寬一分之民

力非止弭災之一端也 上命內侍搜索李廣家得

一納賂簿籍首進之簿中其送黃米幾百石其送白

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 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

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上悟廣

賊溫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預名者

惶懼危甚各潛赴戚畹壽寧侯處求救昏夜奔馳不

期而會者十有二人 事雖得寢而納賂者之姓名一

一盡傳於朝野矣 十一月 十二月 詔清寧宮

災寬恤天下 總制三邊軍務左都御史王越卒謚

襄敏或謂其復起者乃寅緣壽寧所致云

紀

十二年春正月

遣官復送前忠順王陝巴入哈密

先是土魯番王阿黑麻以不得通貢貿易且夷使寫亦滿速兒等皆安置閩廣不得歸乃遣使將陝巴及金印送至甘州以求寫亦滿速兒等復通貢如舊王越在鎮時奏言哈密爲土魯番所破又弗繼立近番酋引罪還所侵地宜封其故王以守之兵部尚書馬文升因越奏乃請給陝巴蟒衣冠服令甘肅鎮巡護入哈密論興復哈密功甘肅總兵官都督彭清巡撫都御史周季鳳而下陞賞有差 二月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李東陽掌詹事府禮部侍郎兼翰林

學士程敏政爲考試官三場甫畢給事中華杲上疏
畧曰程敏政素因不謹已放歸田營求李廣復官禁
近叨爲考官甘心市井將論語表題策三問四問題
賄賣與江陰徐經蘇州唐寅二生狂童孺子先以題
問人且驕於衆已而果然敗露至此百口難掩臣思
景泰年間徐泰賈中順天解元事露覆試學士高穀
曲護幸免今徐經與泰同家敏政又從而招徠之遂
與唐寅等相率以賂其門朝廷取士之科關繫最大
豈容再壞疏入下景獄候問禮部尚書徐瓊等覆議
令敏政違避其私賣三場題目傳誦于外恐或未真

况未開榜其所買之人曾否取中難以定奪合令李
東陽會五經同考官將場中硃卷凡經敏政看者重
加校閱果有情弊出場之後通行究治 是月二十
九日揭曉取倫文敘等三百人凡敏政所取者李東
陽等俱封收備照不錄 三月 殿試賜倫文叙等
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工科給事中林廷玉復疏程
敏政事謂臣嘗為同考試官與知簾內事且職在諫
垣不可循默但據簾內所見敏政閱卷可疑六事上
之於是逮廷玉敏政并下獄 夏四月 會多官廷
鞠華景林廷玉所劾程敏政事間黜舉子唐寅徐經

等十餘人爲民令敏政致仕調景南京太僕寺典簿
廷玉海州判官 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言竊惟

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
士安於豢養租於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
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姦避事爲老成黨惡和
光爲忠厚其羣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
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羣
猜百口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奸名使必無所容身而
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爲
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托行否以爲毀譽

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
非由於此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 五
月 以張敷華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
等處 起林俊爲廣東右布政辭不赴 六月 曲
阜孔廟災遣翰林學士李傑祭告 時外戚張氏有
河間賜地數百頃欲併其旁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
乞畝加稅銀二分戶部尚書周經上言河間地多沮
洳比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
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三分而此獨
加稅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憲廟后

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爲業
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異矣疏至三四上後
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爲東宮莊者 上因經奏皆抵
之罪一時貴戚近幸有所陳請經一切裁以法皆歛
不得肆 致仕禮侍兼翰學程敏政卒 以禮侍兼
翰學傅瀚掌詹事府事 秋七月 八月 以雍泰
巡撫宣府謝鐸以禮侍掌國子監 九月 致仕大
學士徐溥卒 十月 命採珠於廉州珠池費銀一
萬七千兩有奇獲珠不償所費 虜寇榆林寧夏大
同一 皇太子講學少間少詹事吳寬率僚屬上疏曰

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
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况其間又多間歇人
生八歲出就外傳居宿于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
庶民且然况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于內終不若出
就外傳親近儒臣講習治道所得爲多也 十一月

上高王宸濂嗣封寧王 十二月 南京兵部尚

書張悅致仕

庚申

十三年春正月 命法司刪定條例時法司苦累朝
條例繁多 上命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大臣刪定
畫一頒中外行之 大學士劉健等上言自古願治

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機祖宗黎明視朝每日奏
事二次邇者視朝太遲散歸或至昏黑四夷朝貢奚
所觀瞻庶府文移多致寢閣矧今各邊啓釁四方荐
災尤爲可慮怠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
人心也 上嘉納之 北虜火篩寇宣府大同等處
京師戒嚴分遣文武大臣守潮河川天壽山居庸紫
荆白羊倒馬關命平江伯陳統總兵戶部右侍郎許
進兼都御史提督軍務經畧宣大 以林俊爲南京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理操江 二月 陳獻章卒

三月

問刑條例成

夏四月

以張元禎爲翰

林學士 帝御平臺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議政事罷
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遠安伯陳韶以保國公朱
暉鎮遠侯顧溥惠安伯張偉爲京營總兵溥同英國
公張懋提督團營 五月甲寅朔日食 彗星見

吏戶禮刑工部尚書屠濬周經徐瓊白昂徐貫各上
疏乞致仕許之濬昂並加太子太傅經瓊並加太子
太保各歲給人夫賜璽書給驛以歸 以右都御史
佶鍾爲戶部尚書掌詹事府禮部左侍郎傅瀚爲禮
部尚書左都御史閔珪爲刑部尚書工部左侍郎曾
鑑爲工部尚書 起養病戶部侍郎劉大夏爲右都

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先是兩廣軍多爲鎮閣及總兵私役大夏至申明曉諭各出其私役者歸伍十三村素強悍悉服從帖息六月召南京兵書倪岳爲吏部尚書南京刑書戴珊爲左都御史加兵書馬文升少傅刑書閔珪太子太保河決曹單以梧州知府張吉爲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秋七月虜寇榆林以王鏊爲吏部右侍郎以王軾爲南京戶部尚書八月陳銳總兵宣大遇虜畏怯嬰城自保無功而還罷任閑住許進亦致仕九月以秦民悅爲南京兵部尚書林瀚爲南京吏部尚

書 冬十月 十一月 虜寇偏頭關 十二月

火篩入河套 孫霁為浙江左布政尋為副都御史

巡撫河南 左都御史鄧廷瓚卒 兵部奏准凡大

同山西宣府延綏寧夏遼東薊州紫荆密雲等邊應

禁林木不許軍民人等砍伐違者問發煙瘴地面充

軍若軍職降二級發回衛所終身帶俸差操文職降

邊遠叙用

四年

十四年春正月朔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

震有聲韓城縣尤甚聲響如雷傾倒官民房屋五千

餘間壓死男婦一百七十自朔至望震猶未息縣東

安昌八里福地決破湧水有裂開地長一二丈或四五丈者湧出溢流如河南京僉都御史林俊上疏援古今徵應指斥時忌又疏乞錄正人以教東官因薦謝鐸儲瑾楊廉等堪爲輔導虜酋火篩擁衆入寇

榆林

二月

馬文升

上言

地道

主靜

動則失常

考之古典凡言地震者乃坤不承乾臣不承君夷狄不承中國之兆然亦未有震於元旦者亦未有裂地成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罕見也陝西四隣番虜而延慶二府又密邇河套地震未已而胡虜乘之侵凌之兆亦已明矣且小王子部落日衆酋首火篩梟

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值茲民困財竭兵衰
將懦之時而欲安內以攘外脩德以弭災亦甚乎其
難矣伏望陛下祗畏變異脩省尅責節金帛以備繁
急罷齋醮以省浪費止傳奉之官禁奏討之地將陝
西織造絨褐內臣早取回京以蘇軍民之困宗社生
靈庶幾有賴 上曰覽奏具見忠愛所司即便施行

命保國公朱暉佩征虜將軍印總諸路兵赴榆林
禦虜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暉等臨邊覘虜酋所
在至河套而還 以南鴻臚卿陳壽爲右僉都御史
巡撫延綏時火篩侵犯劇甚邊堡失事鎮城晝閉壽

兼程赴任先卹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兩旬間與
虜戰三勝虜知有備遂渡河北道同事者諷壽注子
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
竟不許時論賢之 保定府臣獻白鴉以爲祥瑞禮
部尚書傅瀚劾其不當奏詔斥遣之 三月 夏四
月 五月 六月 起致仕僉事章懋爲南京國子
祭酒時遭父喪詔司業署事員缺不補聽懋終制赴
官 秋七月 殲酋火節復擁衆寇大同威遠勢甚
猖獗京師戒嚴 上親灑宸翰賜馬文升以尚膳品
具召入便殿議戰守之策命保國公朱暉等整擱官

軍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堠脩戰具旣而虜引去 通
減王府房價及開墾造墳價銀有差具會典中 廣
東提學僉事宋端儀卒端儀字孔時莆田人雅志理
學嘗編考亭淵源初稿未就而卒 掌國子監禮部
右侍郎謝鐸上言四事一曰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
謂當如先儒熊去非之論立叔梁紇之祠而配以顏
路魯暫孔鯉以安其子配享之位黜吳澄之從祀以
明其事元之非二曰重科貢以清入仕之路謂各省
考官皆御史方面之所辟召職分旣卑權衡無預以
外簾之官而專去取關節相通人圖倖進必差京朝

官二員以爲主考庶幾革弊而真才可得歲貢一途
雖亦得人但近來提學官類從姑息必責其果通三
場方許充貢三曰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謂順天應
天寔爲京府大典宛平江寧上元四縣皆爲附郭學
校之設惟二府有之而四縣皆未嘗有凡今附郭縣
分俱各有學其視京府實爲冗濫請從順天應天之
制量加廩增歸併府學庶冗員革而風教稍重四曰
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謂納馬納粟入監者其賢百
不一二而不肖者常千百今日之所輸行將取償於
他日若此策再行則彝倫之堂竟爲交易之地必嚴

塞其途勿令再開雖或國用不足亦當別爲區處疏
入下所司知之 以戶部郎中邵寶爲江西提學副
使寶以身爲教先行檢而後詞藝士類淳興脩濂溪
書院檄取其族孫守之改建白鹿洞書院清學田定
課程遠近向慕 閏七月 八月 火篩寇固原總
兵恭順侯吳鑑罷還京以武安侯鄭英代之 九月
丙子朔日食 冬十月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岳
卒謚文毅岳在禮部十餘年儀文制度多所擬定在
吏部獎恬抑躁不恤恩怨正色盛氣人不敢干以私
事當廷議片言裁決天下皆仰其風采以爲謙之爭

子云 改兵部尚書馬文升爲吏部尚書召總督兩
廣右都御史劉大夏爲兵部尚書 十一月 以張
敷華爲南京右都御史 十二月 召戶部尚書秦
紘兼都御史巡撫陝西

壬戌

十五年春正月 江西盜起勅都御史林俊巡視江

西兼督軍務俊至榜示許盜自新抵新昌親入賊巢
賊首王五率衆出營擒四十餘賊自效賊黨解散遂
改巡撫庶務一新尋以憂歸江西人皆攀轅不忍其
去 二月 禮部尚書傅瀚卒以左侍郎張昇爲禮
部尚書 會試天下舉人命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吳

寬侍讀學士劉機爲考試官取魯鐸等三百人 三
月 廷試賜康海等三百人進士選何瑋等爲庶吉
士 夏四月 以羅欽順爲南國子司業 以秦紘
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整鹽課興屯田先後斬虜首九
千脩堡窖一萬四千所剷山崖三千里 五月庚午
朔日食 陞開城縣爲固原州開設總制府成化以
前套虜未熾平涼固原猶爲內地得以休息自火篩
入寇之後遂爲虜衝於是始改立州治而以固靖甘
肅四衛隸之設總制叅將遊擊等官遂成巨鎮 時
北虜逼近塞下邊臣告急 上以兵事屬中官苗達

謀出兵圖之密言于上乃召劉大夏議之大夏以爲不可上曰求樂間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皇上聖武固同于太宗柰今將士遠有不逮且當時如淇園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况今之將又在立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上乃悟曰善朕幾爲人所誤事乃寢戶部尚書佖鍾罷召南京兵書韓文代之六月秋七月發保定京操軍回衛團操先是上欲於附近團操以掖京師間於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擬將保定

兩班一萬人回衛團操奏入 上可之遂勅都指揮
戴儀往任其事 召劉大夏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
大夏對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 上曰各軍居
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貧對曰江南困於運糧江北
困於京操此外浪費猶有不能盡知者翌日即詔各
衛門條上軍民疾苦有造飛語帖于宮門以誣大夏
者 上曰宮門豈外人能到必內臣憎忿不得私後
此軍者所爲耳 減脩清寧宮夫筵先是詔兵部撥
用軍夫萬餘人劉大夏知工少人多蓋監督中官有
所利而爲此也奏請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于

上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爲重率意減去人夫可調旨切責之劉健曰愛惜軍夫兵部職也近日劉大夏每以老辭位朝廷每下溫旨勉留請猶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討得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上欣然納之所役軍夫悉如大夏所裁之數 八月

致仕尚書項忠卒

九月庚午朔日食

十月

以都御史楊一清提督陝西馬政 致仕尚書張悅卒悅字時敏松江華亭人自少篤學力行鄉里推重舉仕刑部出爲浙江提學請託不行歷官宮保清約

以終其身儉素一如寒士謚曰莊簡真無愧云 十

一月 雲南晝晦 十二月 前刑部尚書致仕何

喬新卒謚文肅喬新剛介寡與平生唯與彭韶丘濬
爲相知所著有周禮註解宋元史臆見椒丘文集等
書 上召劉大夏戴珊問曰邇聞軍民多不獲所焉
得天下太平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急唯行所當行
久之天下自治 上曰閣臣如劉健亦可計事顧其
所與之人太雜耳渠嘗獨薦一人甚不愜朕意亦不
言其姓名明日大夏詢之內使陳寬寬曰劉學士魯
薦副都御史劉宇才可大用 上不答劉學士再言

之上亦不答當時已服 上之知人云 甘肅副總
兵魯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其大同部落甚衆
麟結納嬖近求爲挂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
臣之風漸聞于京師 上召劉大夏問曰何以處之
對曰亦聽其歸耳上曰恐彼恃其部落爲亂柰何對
曰聞麟貪酷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爲矣麟家積黃金
數十萬使使至大夏願竭貲取挂印大夏語其使
曰麟苟篤忠貞且爲國家名將何挂印之足言今歸
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竟怏怏病死

十六年春正月 大明會典成 命大學士李東陽

等脩歷代通鑑纂要 二月 進劉健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謝遷太子太

保戶禮部尚書謹身武英殿大學士吳寬爲禮部尚

書兼翰學掌詹事府 三月 夏四月 陞陳壽爲

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 五月 京師大旱 兵部

尚書劉大夏引咎乞致仕 上不允大夏陳兵政弊

端十事一曰京軍苦于出錢供應二曰營軍困於私

役做工三日江南軍以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因京

操失業五曰漕運艱難而濫食者妄費不稽六曰養

馬困苦而私用者法禁不顧七曰鎮守太監貪婪特

甚八曰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多涉勢要十

曰禁衛苞苴公行 上覽奏嘉納命所司一一行之

上御文華殿召劉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

商確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

可以揭帖密進大夏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大夏曰

先朝李孜省可爲監戒上曰卿論國事豈孜省營私

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

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類也陛下所行當遠法帝王

近法祖宗公是公非與衆共之外付之府部內咨之

閣臣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視爲常規萬一匪人

目居要職亦以此行之害可勝言此甚非所以爲後
世法臣不敢効順 上稱善久之 按宋藝祖謂李
沆獨無密啓沆對曰臣爲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
密啓夫人君公聽並觀于大廷之上而奸邪猶且混
淆國是矧密啓乎當時謂沆不唯得宰相之大體而
寔人君之大防也劉大夏與李沆之貽謀遠慮其真
後先一揆矣 刑部尚書閔珪讞重獄忤旨批答又
不下一日劉大夏入對便殿 上因語及之對曰人
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珪所爲無足異上曰且道自
古何君何大臣如此對曰臣初讀孟子見舜爲天子

臯陶爲士瞽瞍殺人臯陶亦執之而已似未可深責

上頷之明日允珪所擬初劉大夏應詔陳言盡罷

光祿寺無名供億歲百萬計又議革騰驤四衛軍士

上召大夏密議又及裁抑內臣事大夏至榻前上

左右顧近侍解上意將有密語即退避大夏侍上語

又欲起不能上命可禮太監李榮等扶掖出左順門

外榮且扶且請曰吾輩多過失望於上前隱惡揚善

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吾於政事外未嘗敢毀譽他

人今日以老求退上曰李榮每在朕前說卿是好

官吾與君踪跡踈遠不知何以有此榮曰當朝大臣

公爲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大理寺副李承芳卒承

芳字茂卿湖廣嘉魚人舉進士授評事進寺副以講學明道爲務常謂今壞天下者莫如學校科舉儒先註疏可一切廢棄當直探孔孟之奧聞者莫察其意指爲狂惑而承芳自信不疑尋謝病去與其弟舉人承箕講學于黃公山疏食屢空相顧自得也承箕早謝會試不仕以理學著聞 貴州女苗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御史督兵討平之米魯普安土知州妻也知州死魯主州事殺其庶子欲自襲夫職鎮巡官不許且欲正其罪魯遂反囚鎮守

內臣戕殺文武藩臬官兵勢甚熾事聞命軾統湖廣

四川廣西雲南及貴州諸路漢土官軍共十餘萬討

平之斬首五千餘級加軾太子少保 六月 鎮遠

侯顧濟卒以保國公朱暉提督團營 秋七月 八

月 南國子祭酒章懋服闋到任 九月 冬十月

前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上所編皇明政要凡四十

篇 以張元禎爲太常卿兼翰林學士 詔建壽塔

于朝陽門外大學士劉健等上言前代人主信佛莫

如梁武帝竟餓死臺城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

事可爲明鑒我祖宗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浮

層異端竄財惑衆何關干治欲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令撰真人杜來祺等誥命及封號健等復言異端不可信誥命不當與誥命朝廷所以獎賢勵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此輩何賢何能頒誥封號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所給與儒臣所撰擬也天下後世其謂臣何遽入俱報罷 十一月 南國子祭酒章懋到任後謹矩度尚德行厲廉耻諸生翕然向風 十二月

憲章錄卷第四十三

弘治十七年甲子

至十八年乙丑

十七年春正月

御史陳茂烈以母老陳情乞終養

許之茂烈世爲福建興化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繼其
後厲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
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讀不少輟年十八慨然
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曾之日省豈
非學之法與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爲吉安府
推官明允公恕信孚于民考績歸至淮以乏寒具凍
幾死所知覆以敝裘始甦及爲御史袍服朴素借騎

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任風紀之重彈劾不避權貴
乞歸終養躬自治睦妻子服食粗糲人甚不堪而泰
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經書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嘗
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二月 哈密人
逐陝巴而以直帖木兒守哈密 三月 太皇太后
周氏崩上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睿
皇后立廟別祭初成化戊子孝莊錢太后崩大學士
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祔葬祔廟
之說矣至是周太后崩隨上尊謚同孝莊之制矣既
而大學士劉健等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

姑爲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是詔禮部會多官
詳議以聞上御便殿召劉健等出示裕陵圖一紙
言孝莊太后玄堂與英廟皇堂相去數丈間隔不
通因曰此大非禮當釐正健等奏曰此事臣等初不
知今欲釐正仰見皇上聖孝盛德高出前古臣等不
勝忻服上曰卿等如何得知此事都是內臣所爲
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輩奏
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爲國因論祔廟之禮健等奏曰
先年奏議已定孝莊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
右合祔裕陵配享英廟且引唐宋故事爲證臣等以

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
宋亦有二后並祔者 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爲
非禮謝遷對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

上曰事湏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李東陽對曰
皇上當以堯舜爲法 上曰然宗廟事關繫綱常極
重豈可有毫髮僭差 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
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 皇祖母
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
朕壞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且 孝穆太后朕生
身母止尊稱爲皇太后別祀於奉慈殿今仁壽宮前

殿儘寬意欲奉 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 孝穆太

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曰

皇上言及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 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

違先帝意又違羣臣議違議猶可柰 先帝何朕嘗

思之夜不能寐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尤重卿等其

詳議之健等奏曰容臣等且出計議奏聞時吳寬以

禮部尚書掌詹事府衆推寬言寬對衆議曰魯頌姜

嫫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爲別廟自漢唐來亦然

至宋始有並祔祭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前作

配非後世子孫嗣位追尊所生之比惟宋李宸妃沒
仁宗悲慟乃追尊祔祭雖出至情寔爲非禮不足爲
法衆皆從之會議跪上 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
悖改稱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殿在奉先殿西
上初建以祀孝穆太后至是令展其制中室奉孝肅
左奉孝穆於是中外翕然稱合禮云 南國子祭酒
章懋疏奏古者太學所養皆天下之俊秀故人材盛
而風俗美我國家稽古制治尤重太學以敦化原洪
武末樂年間在大學生徒動數千計其人類多少俊
而教育之法至爲周詳計日以通經積分以出仕布

列庶位得人爲多爰及近年生徒漸少計今本監見在之數科貢兩行共止六百餘人其歲貢一行非無可與其學之資而衰遲不振者十常八九蓋由積累歲月挨次而升故也誨誘雖勤不無扞格其舉人一行節該南京禮部劄付開送新舊舉人共該六七百人又多不肯前來坐監罰雖嚴於違限彼亦視爲泛常夫歲貢之入監既由挨次而舉人之坐監又每後時故差撥常患於不敷而教養尤難於見效有養士之名而無得人之實此臣之所甚懼而夙夜不寧者也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拔亦挨次之人資格所拘

英才多滯乙於常貢外公提學憲臣於人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厚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者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通計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材多少闡一行之如此則生徒之數可以漸及往年且多精銳可進之資不貽因循自誤之悔臣雖不知所以爲教然亦安敢不盡其心勤用提撕嚴加程督稍做積分之意用申激勵之方務令文行兼脩政教粗舉成材有裨附選及時豈惟差撥恒充固將官

使克稱庶乎國家有以收養士之效而臣亦少造尸
素之愆也命下所司議行 夏四月 授何璿爲翰

林編脩 閏四月 曲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

李東陽祭告及還東陽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奏詔
議行之 五月 加秦絃太子少保 勅吏部都察

院比年考察朝覲官員率多撫按官考語多不得實

爾等詢訪亦欠周詳以致賢否倒置明年正旦適當
朝覲之期宜預行各撫按官從公開報爾等備細叅

詳精白一心秉持公道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其

欽承之 六月 命右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司叅

議熊偉整理各邊關糧餉先是北虜小王子求貢甚急既而不至有走回男子報稱虜中有異謀欲搶黃裏黃裏者謂京城也又云朵顏衛頭目可兒乞蠻領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女寄養似有引誘入寇之跡於是遣仲宇赴大同宣府偉往各關各預整理糧餉以待出師以秦紘爲戶部尚書尋致仕

秋七月 虜寇大同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

煖閣 上袖出大同鎮巡官章奏言虜賊勢重近又殺傷墩軍延緩將奔兵累調未至乞增兵補馬情詞甚急 上曰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傷可選京軍三

漢定委將領即日啓行健等奏曰 皇上垂念赤子
一言誠宗社之福京軍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遷繼
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 上
意未釋猶欲出軍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與朵顏交通
潮河川古北口甚爲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
東行不知何處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
顧彼失此須少待之徐議所向耳健因備言大同險
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爲切
近誠宜先慮 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免致
臨期失措復召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夏力言京

軍不可輕出上曰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餉有兵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餉缺之軍馬疲弊將官少人士卒玩法非惟不能殺賊又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上納之師乃不出已而虜爲沿邊諸將所拒亦引去左都御史戴珊累以疾求退不得言于劉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京師如何爲處公受知于上獨不爲我一言未幾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戴珊近來何如大夏言珊有病累疏乞休出子至情伏望憐允上曰渠倩卿奏乎對曰珊在

告臣往視珊瑚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進見時爲
彼申達上曰卿爲朕說與珊瑚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
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歸大夏以告珊
泣曰吾不得還家矣改督理茶馬都御史楊一清
巡撫陝西兼經理邊務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吳
寬卒寬字原博長洲人爲諸生時有文行即負重望
歲貢入太學舉鄉試第三會試殿試皆第一歷官尚
書忠信宏厚廉靖方嚴衆皆屬望柄用而忌者沮之
贈太子太保謚文定掌國子監事禮部侍郎謝鐸
致仕八月令京官六年一考察令禮部禁服

色 上謂劉健等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
僭爲內官不知道理尤多僭妄皆對曰誠如聖諭但
臣等不知內府該禁花樣 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

詳且曰若蟒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開
有賜者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均爲不可又曰玄黃
紫皂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姜黃等色皆須禁之又
曰玄色可禁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乃內府人不
許用耳皆諾而退 陝巴還答密真帖木兒居甘州
虜寇環慶平鳳 九月 上屢御煖閣召輔臣議
政事一日 上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劉健曰

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太重恐邊將輕
易啓妄殺之漸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對曰臨陣用
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効死何
以取勝 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勅
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
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重處治如此
方可李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旣奏請若
明言不許却恐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贊其說 上
復申前論健奏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
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足矣 上曰兵

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場若止答一是字亦不爲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着意亦須於肯意說出乃爲重耳謝遷曰今遵聖諭批答仍用一是字爲宜且軍法亦不專爲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上曰然可去整理停當皆諾而退是月晦日復召輔

臣入見上曰令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陳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上微笑○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

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
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
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
年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
意皆叩頭謝 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
昨所講以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
此意以爲不若啓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
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
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以
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

諭益知 上意所嚮云 戶部尚書佶鍾致仕 冬

十月 劉山伏誅 十一月 十二月

十八年春正月 上召劉大夏戴珊面議政事既畢
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諭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
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
敢以賄賂通乎以故賜卿二人且命曰勿朝謝恐公
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 以韓文爲戶部尚書

廣西官軍討思恩府上官知府岑濬先是濬謀叛襲
破田州府逐其知府岑猛總督兩廣都御史潘養等
奏討詔調湖廣朱順保靖二宣慰苗兵一萬合兩廣

兵征濬誅之蕃等上言宜照馬湖府例改設流官知
府以變其俗從之 二月 陞太僕寺少卿儲璣爲
本寺卿璣躡上馬政便民者四事悉見施行語在太
僕寺誌中 以邵寶爲浙江按察使 三月 廷試
賜進士三百人 戶部主事李夢陽上躡大畧謂今

天下爲病者二爲害者三爲漸者六而終之曰水防
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 高皇帝
置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伏讀歎息以爲聖
主不易之論是所謂禮之防也此固保全而使之安
也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

其如壽寧侯今其招納無賴罔利賊民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中外側目而視切齒而談皆飲恨于壽寧者上陵下逼勢將必潰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靡萌之道也疏入后母金夫人及張鶴齡痛恨之日在上前泣訴不平上不得已下夢陽獄科道官交章論救金夫人猶在上前泣訴求加重刑上不聽旣而鎮撫司具獄辭以請上徑批李夢陽着復職罰俸三月他日上游南宮二張夜入侍酒皇后金夫人亦預上獨召

大張懸語左右咸莫聞知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
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既而劉大夏被召便殿奏
事畢上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
懽呼上曰夢陽本內張氏二字左右謂其語涉皇后
朕不得已下之獄及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作何
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杖以釋之朕揣
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致死以快宮中之怨朕所以即
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
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
圖西銘及性理諸書東宮兼講孝經小學 上嘉納

之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元
碩管内閣誥勅 夏四月 命兵部將兩京五府各
營及親軍衛分堂上營事并在外鎮守分守守備方
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按季開寫進呈以備觀覽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綏閣袖出數疏指一揭帖
曰此廣東巡按御史聶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緊鎮
巡官劉健對曰昨所擬已是切責 上曰然凡一應
事務當與當革者皆責在鎮巡今都不見奏報更須
加緊皆應曰諾上又指二疏曰此南京科道劾兩京
堂上官作何處置健等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

敢輕擬 上曰彼首言崔志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

有道士掌印者但不多耳健對曰固然上又曰彼言

周季麟喪師失律失律者非止一人健等對曰季麟

亦是好官 上曰然洪鍾在薊州時以潮河川開山

致損人命 故人論之不已健亦對曰洪鍾亦好李東

陽曰好處儘多 上曰彼言卑諂大臣要剛正有氣

節若果有卑諂之行當退但亦無指實難遽退耳健

曰 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是 上曰若大臣

有曠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

皆留辦事耳健等奏曰臣等每見留着辦事之文竊

有未安大臣宜甄別賢否若槩云留着辦事即係該
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 上笑問曰
然則先生輩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辦事
可耳上曰然又指一疏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
旨查洪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
別爲處置務使通行健等皆對曰此須自朝廷行起
如賞賜折俸之類在下如鹽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
通行且民間私鑄低錢聽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得
行誠非道理謝遷對曰昨令查議正欲通行但私錢
不禁則官錢決不能行前年鑄弘治錢曾禁私錢不

二三日即濫使如故 上曰何故如此皆對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上曰今須嚴禁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盡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遷曰昨令查已未鑄造數目亦是此意 上曰然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關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 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

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且坐此等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斤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止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

贊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

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
商賈不行各邊關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
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
慶知上意勵精思治如此是日天顏甚霽問答詳悉
藹然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 復召輔臣
至煖閣 上問曰昨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偁私
寄書二冊題曰均徭則例又擅革接連夫役若干名
陸偁爲御史柰何寄人私書於理不當且夫役係是
舊制何得擅減李東陽對曰觀奏詞恐所寄即是則

例 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劉健對曰均徭事亦是御史所管上曰何爲不奏健曰然則罪之乎上曰今日陸爾已見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應曰諾 上又出一疏曰此戶部覆奏處置流民疏內推刑部侍郎何鑑查已服滿此酒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健對曰凡係本部承行事亦有徑推者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健東陽皆對曰何鑑識是好官能了此事 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健曰然則通令吏部會議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

事只用是字答之不須再會吏部惟所推官員須會
吏部耳皆諾而出蓋上旣明習國事論議屢出或累
數十言臣下欲盡一二語至無間可入或不竟其辭
而退 五月 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

義出左掖門急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至寢

殿 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近前健等直叩

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

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

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為

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

漱口掌御藥事太監張倫勸 上進藥不答 上又

曰朕爲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
費心因執劉健手若將來訣者上又曰朕蒙皇考厚
恩選張氏爲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
稷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陳
寬李德蕭敬等皆至羅跪榻外 上曰投遺旨太監

扶安李璋捧筆硯戴義就榻前書之上又曰東宮聰
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勤請他出來讀書輔他做
好人健等皆叩頭曰臣等敢不盡力健等遂出調旨
傳禮部行之 初七日 上崩 十八日皇太子即

位詔以明年爲正德元年大赦天下 六月 上大

行皇帝尊謚曰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

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 奉安太陵頒徽號詔于天

下咸使聞知 北虜寇大同宣府邊將失利命保國

公朱暉帥師禦之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暉等出

師分駐大同宣府虜引去斬獲百餘級加暉太保琳

太子少保琳尋卒 秋七月 加少師大學士劉健

左柱國太子太保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少傅兼

太子太傅 起致仕戶部侍郎許進爲兵部尚書提

督團營 八月 上皇祖母王太后尊號曰慈聖康

壽太皇太后尊母后張爲皇太后 差承運庫太監
王瓚崔果往南京浙江織造璫等奏討長蘆運司鹽
一萬二千引至南京變賣辦織造物料戶部司官李
夢陽王崇文徐廷用言于尚書韓文曰今新政之初
不當准鹽課織造文等執奏止與六千引 上問內
閣曰戶部何不全與劉健等對曰內官裝載官鹽中
間夾帶數多沿途害人且壅滯商課 先帝末年銑
意整蠲鹽法此正今日急務 上不愧曰天下事豈
只是幾箇內官壞了譬如十人中也有三四箇好
人健等退復具揭帑力請如戶部議上不得已從之

九月庚子恆星晝見 以周經爲南京戶部尚書

致仕尚書秦紘卒年八十紘字世纓單縣人剛毅

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位列孤卿所居僅蔽

風雨及卒家無餘貲贈少保謚襄毅 冬十月 建

立皇莊七處 更易各處鎮守等內臣 上初即位

舊東宮內使馬末成谷大用劉瑾張末魏彬羅祥丘

聚張興等日夕近侍與上同卧起宴游謀議時稱爲

入黨內劉瑾通文墨熟世故而性剛狠尤甚惡文臣

專權屢於 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爲司禮監及內

閣所掌金銀盡入其手朝廷不過虛名而已 上信

之新差者盡數收回於是內臣欲出分守者隨地方
大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任肆意誅求無忌
甚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者 北虜數萬人寧夏乘

勝直抵固原關中震恐道無行人巡撫陝西都御史
楊一清時在平涼率帳下五千餘人馳至瓦亭驛會
總兵曹雄議方畧嚴守備虜見兵馬駭之移侵隆德
夜薄城下我師連發火砲吶喊響應如數十萬人虜
疑我大兵至遂引去 十一月 十二月 左都御

史戴珊卒謚恭簡珊江西浮梁人耿耿不苟合而洞
達無城府奉職守法不爲物撓祿仕四十餘年家無

餘贊厥歷中外所至有聲而學政則尤著云 召南
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爲左都御史時南都稱四君子
蓋指敷華與尚書林瀚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云
翰林編脩何瑋上疏臣以菲薄待罪史官伏覩內外
百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朝叅之餘退
安私室於國家政務無分毫補益循且月受俸錢日
支廩給旣失官守之職難逃尸素之譏每念及茲不
勝惶愧臣謹考古者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
我祖宗設脩撰編脩檢討謂之史臣俾司紀錄法古
意也謹按太祖時劉基條答天象之問 上悉以付

史館在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註凡聖
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由是推之史官
之職在國初猶未失也不知因循廢墜始於何時沿
襲至今未克脩舉方今山陵既畢政治維新伏望遵
祖宗所已行脩史職於文廢勅令脩撰編脩檢討
直史館凡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列大政事之因革
弛張大臣僚之陞降拜罷皆令即時紀錄止用據事
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紙尾書某官某人記藏之
置櫝以待纂述史職既脩國典斯備上則聖君賢臣
嘉謨嘉猷不至有所遺落下則儉夫小人懼遺萬世

之譏亦有所懲戒不敢縱恣爲惡公則明朝廷無虛
設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餐之愧事體甚便或謂館
閣之地所以儲養異才不必責以職守臣竊謂養才
之道當使之周知天下之務方可以備他日之用今
諸人於國家政事初不聞知雖欲練習其道無由若
令史館供職庶因紀錄之間得練習政事之體他日
任用不至踈脫是於脩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上
命所司知之

指人亦因家如事有不聞味雖將登其義雖自味
 之難當對之自朕天不之為大行以滿於國之則今
 聞之此而以及於外不亦不亦不亦不亦不亦不亦不
 結文宮城風動入心自改其法其法其法其法其法其法
 之難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藏



憲章錄卷第四十四

正德元年丙寅
至四年己巳



武宗毅皇帝正德元年春正月

上耕籍田

命都

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軍務

天鳴地震

大

學士劉健等上疏言臣等遭遇

先帝簡任內閣臨

終顧命以陛下爲托即位詔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

旋致廢格不行變易殆盡以建言爲多言以幹事爲

生事以執奏爲瀆擾以革弊爲紛更憂在民生國計

則若罔聞知事干近幸貴戚則率皆承順以一二人

之私恩而壞定制以一二人之邪說而違公議臣等

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若諉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乞賜罷黜

上慰留之

二月

勅大學士劉

健等脩孝宗實錄

三月

隕星如雨

以儲璫爲

左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

夏四月

吏部尚書

馬文升罷先是御用監太監王瑞以大昏禮奏書篆

儒士缺人吏部已奉旨考選復有旨令革退人役通

送本監考校優劣文升方杜塞侍門堅執不從瑞慚

憤奏文升抗拒科道皆上疏力辨事乃寢文升素與
劉大夏不協文升與許進劉宇皆河南人在先帝時
文升嘗薦進提督團營宇總制宣大大夏見先帝因
言宇之過宇幾不免戶部侍郎王儼兵部侍郎熊繡
皆湖廣人儼與大夏姻親繡以廉著文升欲抑儼等
引進劉宇會兩廣缺總督都御史文升薦繡往補之
繡不樂于外請吏部辭之不允繡憾之與李東陽謀
去文升以大夏代其任至是乃諷同鄉御史何天衢
屢疏論之文升遂力求致仕章疏前後至二十一上
乃允以吏部左侍郎焦芳爲吏部尚書芳河南泌

陽人時司禮太監李榮亦河南人爲芳內援故李東陽輩之謀不行 以林瀚爲南京兵部尚書 五月

以彭澤爲真定知府 以王瓊爲副都御史總督

鹽法 六月 辛酉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 以

孔彥繩爲翰林五經博士 秋七月 彗星見參井

掃太徽垣太日經天 八月 冊皇后夏氏及德妃

沈氏賢妃吳氏后父授都督同知尋封慶陽伯妃父

並授錦衣衛千戶尋進指揮僉事並給莊田 南京

國子祭酒章懋上疏乞致仕先陳言治道要務五事

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昏重詔令敬天戒再疏乞休

未允至是以任滿三載年踰七十上疏不待報而歸
歸復三疏未獲允命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
致仕章四上從之以許進爲兵書提督團營王瓊
戶右侍郎召總制宣大右都御史劉宇爲兵部尚
書冬十月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兼提督團
營大學士劉健謝遷罷初上即位內臣馬永成及
劉瑾等八人以青宮舊恩日導上弓馬鷹犬歌舞
角觝爲樂舊內臣段敏黃偉端慎斥不用戶部尚書
韓文每朝退對屬官言及輒泣下郎中李夢陽曰公
爲國大臣義同休戚徒泣何益文曰柰何曰比諫官

有章入交論諸閣下之閣矣閣三老持諫官章甚力
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持
之更易爲力事或可濟也文毅然改容曰是也汝爲
我草疏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夢陽具疏草文讀而
笑之曰是不可文文恐 上弗省不可多多恐覽弗
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人主以辨姦爲明人
臣以犯顏爲忠臣等伏覩近來朝政日非視朝漸晚
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太監馬末成谷大用張永羅
詳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或擊毬走
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衆之

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媒蕞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候占咸非吉兆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行私而不知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一身今大昏雖畢儲嗣未建萬一游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整粉蒔醢何補於事乞將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潛銷禍亂之萌先是科道交章請除羣姦上命司禮監至內閣傳諭已悟當痛加脩改所劾太監馬永成等姑示涵容劉健李東陽謝遷上言此數人者蠱惑誘引罪大惡

極得罪祖宗非 皇上所得而赦再跪乞誅未成等
上不允於是健等以去就決之各上疏求退初閣議
持言官章不下諸閣業已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
又入於是 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
者三健等卒持不下內司禮太監王岳者亦東宮舊
臣惡儕輩所爲獨是閣議明日召韓文等諸大臣至
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傳 上諭曰諸先生
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之心但各奴儕事上久不忍
即置之法幸少寬之待上自處耳衆皆慄愕莫對惟
韓文述羣小導非之罪榮曰疏備矣 上非不知今

第欲寬之耳。是日諸闈益窘業。自未安置南。而閣議猶持不從。時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亦助文等密奏於上。言外朝多官論劾不可不從。上不得已。允之。明發詔捕劉瑾等下獄。瑾等趨至上前環跪伏哭。以首觸地。訴岳等交通外臣欲害奴輩。上爲之動。瑾因進曰：狗馬鷹犬何損於萬機。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上怒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收王岳等繫獄。設內行官校。太監丘聚提督東廠。谷大用提督西廠。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各遣官校巡察。

先是瑾等嘗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及言文官
欺壓內臣武職之事至形于戲劇 上又信之至是
遂准令劉健謝遷致仕惟獨留李東陽蓋前閣議時
健嘗推察哭遷亦嘗瑾等罔休惟東陽不出一語遂
得獨留既而王岳李榮范亨徐智並發南京克淨軍
仍遣人縊殺王岳于途由是大權一歸瑾等勢傾中
外莫敢誰何文臣慘禍自此始矣初舉朝共攻瑾等
欲誅之閣議堅持期在必克兵部尚書許進謂同事
者曰此屬得踈斥足矣若峻其事恐有甘露之變既
而果貽縉紳數年之禍識者恨之 李東陽乞致仕

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
辭以謝天下䟽屢上竟不允 劉健謝遷既罷瀕行
東陽祖錢歛歔泣下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
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爾東陽默然無以應 下
戶科給事中劉蒞獄蒞上䟽極陳時政其畧曰近日
權姦預政事勢異常聰明漸壅弊端日滋各處地方
太監及各省鎮守內臣何必數數更換用新人固不
若用舊人養饑虎固不如養飽虎蓋舊人猶或知事
飽虎猶或易餒也又云方今備邊無良策只增年例
之銀兩理財無良謀賣及廣東之庫藏浙江旣奏軍

士無釋餉者已累數月山西又奏歲入不較歲出者
幾五十萬小民困苦而征歛益急帑藏窘乏而用度
日奢今日之財用如此何所恃而不動心哉蒞䟽數
千言言皆剴切遂下詔獄 刑科給事中呂狝上䟽
乞留劉健謝遷亦下獄 以吏部侍郎王鑿爲戶部
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十一月 命吏
部尚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不妨部事入閣辦事
尋加太子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解部事專在內閣
按詞林記稱芳性險愎始比尹旻父子旻敗由侍
講學士謫桂陽州同知復累遷至尚書劉健與韓文

謝除瑾黨芳潛通於瑾由是健等相繼斥罷黨
熾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爲姦凡變紊成憲桎梏臣工
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暨充孝廟實錄總裁
官筆削任意凡先正名卿悉加醜詆授意檢討段昊
以快不忿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先是七月中
源奏占候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璇天璣天權星
不明因勸上安居深宮絕嬉戲禁游獵罷弓馬嚴號
令毋輕出入至是復奏言十月末占候連日霾霧交
作爲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爲下
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捏旨楊源假以天象妄言禍

福廷杖三十 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上疏黜權閹正國法留保輔托大臣以安宗社劉瑾大怒捏旨差官校俱逮繫錦衣衛獄

調提督團營兵部尚書許進爲吏部尚書時劉瑾與進同提督團營故用之 罷戶部尚書韓文劉瑾恨

文令人日伺其過會有進納內府折銀者內有假僞以文不能防姦矯詔令落職閑住瀕歸復陰遣邏卒伺察于途文乘一驛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昂上言文率九卿上疏忠憤所激不應勒停昂坐除名爲民於是文子高唐州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

坐爲民 以顧佐爲戶部尚書 罷左都御史張敷
華敷華疑重端介不爲詭隨瑾惡之捏旨令致仕以
兵部尚書劉宇攝之 降李夢陽山西布政司經歷
罷之劉瑾知韓文等奏疏寔夢陽贊成之也 十二
月召前吏部尚書屠濬爲左都御史 加李東陽少
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焦芳太子
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王鏊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劉瑾旣入司禮監上悉以天下章奏付瑾剖斷初
亦送內閣後瑾自於私宅票旨批出專用松江人張
文冕者紀錄謄寫府部等衙門官稟公事日候其門

目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都察院一日審錄重囚
內寫劉瑾傳奉字樣重複數多瑾大怒罵之都御史
屠濟率十三道御史謝罪御史跪階下瑾數其罪斥
責皆叩頭不敢仰視大小官公差出外及回京者朝
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爲常惟瑾自建白本則送內
閣票李東陽輩必爲溫旨有曰爾剛明正直爲國除
弊等語 吏部侍郎兼學士張元禎卒元禎字廷祥
南昌人以進士庶吉士入翰林歷前職平生論議慷慨
立名好脩每與陳選羅倫陳獻章以理學相箴警
天下之士皆想望風采晚年以纂脩再出務爲貶抑

和丁

言官詆其營求竟歿于京邸未免齎恨云 以中書
李憲改選給事中憲與劉瑾同鄉瑾謂中書由進士
出身者當與博士行人一體選科道遂以憲選科而
中書得預科道之選自此始

二年春正月 逮尚寶卿崔璿按察副使姚祥主事
張偉下獄時劉瑾方張威勢適璿以冊封回祥以御
史陞出偉以公差各馳驛乘輜爲避卒所緝瑾奏拿
下獄璿祥枷于長安門偉枷于張家灣內閣部院大
臣連上章乞寬宥始釋獄各充邊衛軍 謫兵部主
事王守仁爲貴州龍場驛丞守仁以戴銑薄彥微等

繫獄抗疏言銑等以言爲責如其言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諫之路今逮至拘囚恐中外以言爲諱自是而後雖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伏願宥銑等仍舊供職疏入瑾怒廷杖五十絕而復甦因謫龍場 閏正月 劉瑾捏旨將戴銑薄彥徽等二十人并呂紳劉蒞各廷杖三十發爲民時南都御史陳壽抗疏救諸言官併奪職 謫南京兵部尚書林瀚浙江右布政勒致仕先是戴銑等言事被逮瀚連疏論救瑾怒捏旨械繫赴京計米三百石行居庸關監禁追納罷其官 二月 勅諭都

察院左都御史劉宇御史凡有章奏必先呈稟爾等
仍令南京都察院一體遵行前此所未有也 以詹
事楊廷和爲南京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爲南京禮
部右侍郎時 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書畢因致諷
諫語是日廷和忠直講旣罷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
書耳何又添出說話瑾因奏曰二人當打發南京去
遂遷南部侍郎雖若遠之實陞之也蓋瑾與廷和等
皆舊東宮官廷和等見事勢難處亦欲南官以爲自
全之計嘗善爲辭以托於瑾因得是擢未幾罷南京
戶部尚書秦民悅復陞廷和爲本部尚書 南國子

祭酒章懋准回養病 三月 劉瑾傳勅譴責奸黨

朕以幼冲嗣位惟賴廷臣輔弼其不逮豈意去歲奸

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

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郎中李夢

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槃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

禮敬陳霖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呂翀任惠李光翰戴

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

安南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諾李熙王蕃葛浩陸崑張

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鏗王良

巨趙祐何天衢徐鉅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逵相交

通彼此穿鑿彼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休致其勅內有
名者吏部查令致仕毋俟懇稔追悔難及 夏四月

王守仁被謫在途瑾遣人隨偵將置之死行至錢
塘度不免遂乘夜伴投于江冠屨浮于水上遺詩有
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濤聲泣子骨之句浙二司及
杭守楊孟瑛皆信之命漁人索尸不得祭于江上家
人亦成服守仁乃潛附商舟浮海至閩中入武夷山
且將遠遁或謂之曰汝有親在未免爲累遂旋赴龍
場 時新差天下鎮守太監奏乞如巡撫都御史之
任干預刑名諸政劉瑾從之令內閣撰勅增入由是

中官挾勢剝害憲臣不能禁矣其最爲害者河南鎮
守廖堂剝取民財輦送數十萬于京師畢真者初差
天津取海鮮後請勅自山東沿海達于蘇松浙江福
建所至括民財凌辱官司莫敢言者 逮巡撫南畿

右副都御史艾璞下獄發海南爲民先是勲戚徐備
受無錫奸徒長獻田地民訟之朝璞承勘悉以還民
備賂劉瑾別差官覆勘承瑾風旨乃悉以其田歸備
目劾璞前勘非是瑾捏旨逮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
實民田也瑾怒盡之幾死數日方蘇全家流徙海南

瓊州

罷禮部尚書李傑時晉府鎮國將軍表樵賂

劉瑾求封郡王傑不與瑾嚮之竟以是罷去復起前
禮書張昇代之尋亦以忤瑾罷 劉瑾矯詔以大學

士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林瀚都御史張敷華爲朋
黨頒示天下 五月 六月 秋七月 八月黃河

清慶雲見翼軫分野 世宗生于典邸 加焦芳少

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王鏊少傅兼太子太

傅武英殿大學士 追贈故工部尚書謝一夔謚文

莊錫之誥命 罷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先是一

清巡邊因上䟽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方地

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脩濬墻塹以固

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奏上報可一清遂興築邊
牆尅期完功會劉瑾憾一清遂乞休王亦停罷 按
邊境沙土浮散可以城不可以牆城則厚度可以堆
積而成牆則薄版築解而隨頽矣秦竭天下之力以
築長城卒爲平壤矧牆哉今觀寧夏花馬池東至延
綏安邊營西至黃河橫城延袤四百餘里無高山巨
壑誠宜設法以防之而所謂邊牆者恐不足恃且未
易築也如欲築之必須燒磚運石縱不惜費此豈可
以歲月計哉成化間都御史徐珵璋余子俊先後脩
築邊牆所費何啻百萬迄無成功而楊一清又踵爲

之劉瑾逆豎別憾一清未可知要之遣墻之築在後
人須當核實爲之不得承訛襲舛以滋無窮之費傾
江海以實瀚卮也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謫戍
肅州死于道時源復奏自今年以來一向占候得火
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 上
思患預防意在劉瑾也瑾將源疏留中不出召源面
斥之曰你何等官要學做忠臣遂捏旨拿送錦衣衛
着實打三十棍發肅州衛末遠充軍差官押送至河
南河陽驛因傷重死焉妻度氏斬蘆荻覆尸塋于驛
後源江西豐城人御史瑄之子瑄以劾曹石謫戍領

外猶幸生還源累疏獻忠不愧其父而身遂不免朝
野悲之 九月 以副都御史雍泰爲南京戶部尚
書 冬十月 賜皇親沈傳吳讓靜海縣莊田六千
五百餘頃讓妻厲氏奏稱河間靜海莊田一處原係
河淤退灘田土乞北照呈親夏儒事例給與管業蓋
姦民李良等捏稱投獻也事下戶部查河間府莊田
冊並無靜海河淤退灘地及差官勘前地頃畝數多
見有軍民管業難便定擬覆奏 上不從卒賜二家
爲莊田末業 以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爲戶部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闕辦事 南京戶部尚書雍

秦罷秦陝西咸寧人由進士爲知縣御史按察使都
御史所至紀綱肅然人不敢干以私按察山西時以
事播太原知府伊珍爲珍所訐奏繫詔獄左遷湖廣
叅政尋擢都御史巡撫宣府叅將李傑不法部下訴
于秦將劾秦之傑庭叅謝罪秦按軍法呼左右縛而
杖之三十三軍股栗傑有內援遂以秦擅打將官劾
罷旣而尚書馬文升劄大夏交薦之給事中潘鏐等
復疏秦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許進素善秦薦于劉
瑾瑾原籍陝西興平人以同鄉故起爲南京操江副
都御史時瑾專國卿佐遷除皆厚賂行謝鄉人以喻

泰泰曰進退在天若柰我何未幾遷尚書又不謝瑾
怒遂捏旨令致仕仍罰米千石錫千束輸宣府文升
大夏并潘鐸等數十人皆以舉泰罰米有差 十一
月 劉瑾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票旨將各省巡撫
都御史俱取回惟遼方及漕運都御史仍舊其餘衙
門添設官員悉裁革不用 逮各邊巡撫都御史及
管糧郎中下獄劉瑾素知邊方召商賈納糧草情弊
因戶部奏差科道官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糧粗
批草沓爛者票旨逮繫各巡撫及各管糧官下獄既
而鎖扭差人押至所任地方加倍陪償凡商人納過

糧草拖欠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弊邊儲愈
乏 十二月 以劉忠爲南京吏部尚書

戊辰

三年春正月 天下諸司官員朝覲劉瑾令每布政
司送銀二萬兩皆借于京師富家及回任括民財倍
償之 李夢陽下錦衣獄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誦

出之猶不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至京遂下之獄將置
之死時翰林脩撰虞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
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必
欲其一至海每闕亡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
所親有左姓者請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唯康

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臨死生之際乃始托之獨不愧於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爲匹夫之誦也強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字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揀我唯對山爲能揀我餘無一言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請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爲良友一碎谷也遂請瑾瑾焚香迎海筵置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公如聽吾言當爲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

乎瑾曰瑾即謂為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
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不為
之投柰何欲為白等脫靴哉即奮衣起瑾固塞而止
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即當軒旋之海遂解帶與之
痛飲天明始別夢陽遂得釋歸而海自是與瑾往復
遂惟清議矣

罷吏部尚書許進尋除名為民調兵

部尚書劉宇為吏部尚書進不媚劉瑾然亦不與抗
事多調停朱瀛者每為宇謀欲傾進乘間言于瑾曰
許尚書佯為恭謹而外示仇直如雍泰平昔剛暴朝
廷貶謫不用因其有虛名乃欺公舉用却又揚言于

外曰公雖與秦同鄉不阿于公乃吏部委曲用之耳
瑾方怒秦不置及聞此言大怒屢稟旨責進欺罔進
乞歸遂落職以字代之 以曹元爲兵部尚書 以
王瓊爲吏部右侍郎 二月 會試天下舉人命少
傅大學士王鏊掌詹事府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爲
考試官取邵銳等三百五十人 養病南祭酒章懋
奏乞致仕許之 三月 廷試賜呂柟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 改翰林院編脩顧清等爲部屬官先是
焦芳子佳黃中會試中式芳意欲爲殘寇旣而取呂
柟爲第一黃中居二甲首芳謂諸執事柝之遂入言

子劉瑾改清等官授黃中檢討及劉宇之子劉仁等
六七人俱爲庶吉士數月黃中與仁等皆擢編脩
下御史涂禎獄謫戍邊未行死於獄禎江西新淦人
初知江陰縣政蹟績著適朝覲吏部奏禎天下治行
第一徵爲御史差巡長蘆鹽課劉瑾欲令割送該年
餘鹽銀兩禎弗從瑾深銜之後禎復命俟於朝門適
遇瑾又不行跪禮即捏旨拿送錦衣衛獄二次各杖
三十發肅州衛末遠充軍禎傷重死於獄仍行原籍
查取禎男涂朴起解補伍以浙江右布政邵寶爲
湖廣左布政召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改戶部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尋加太子太保 逮
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至京下獄劉瑾惡其築
邊太費王鏊言于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爲國脩邊
乃可以爲罪乎李東陽亦救之乃得釋還 夏四月

南京國子司業羅欽順除名 致仕吏部尚書王

恕卒年九十四贈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恕字宗貫陝
西三原人舉進士授大理評事寺副知揚州歷江西
河南布政巡撫荆襄河南雲南進南兵書巡撫南畿
復兵書以至冢宰隨在著稱好學則至老不倦所著
有漕河通志介菴奏議玩易意見石渠意見經籍格

言等書 五月 南京右都御史熊繡致仕 六月

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以盤糧報數不明枷于東西長安門外都御史劉孟以到任遲枷于吏部門外時劉瑾益務嚴刻動以一百五十斤大枷枷號威衆暑雨晝夜不輟文臣垂首喪氣惟恐獲罪 執朝官

三百餘人下詔獄時早朝有遺匿名書于丹墀者

上見之命拾以進乃備言劉瑾等亂政瑾下殿入班詰問無肯承者瑾疑羣臣所爲乃分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出午門跪聽處分至午後不放時酷暑暴于烈日中仆地死者十餘人至晚悉械送錦衣衛獄追

究竟無踪跡李東陽奏此事必一人陰謀所爲同朝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乃得釋 逮前戶部尚書

韓文瑾已勒文落職猶嗾恨未已乃以戶部廣東司遺失簿籍差官校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考訊次死之死監禁數月罰米一千石押赴大同親納續以他事數次罰米二千餘石家產不能償皆稱貸以給

秋七月 八月 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先是大夏在兵部議革騰驤四衛勇士議節光祿無名供饋歲省官府浮費數百萬近幸者滋不悅大夏既歸有激怒于 上者大監竇瑾素重大夏叩頭諫曰此先帝

意非劉大夏建白乃免時劉瑾日誅求臣僚劉宇與
大夏有怨言于瑾謂抄沒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焦芳
亦忌大夏共譖之瑾因廣西上官岑濬獄辭連大夏
遂逮繫至京下錦衣衛獄將坐以激變土官罪死大
學士王鏊曰岑氏木叛何名爲激變集大臣議都御
史屠滹謂大夏不宜深罪瑾怒乃與劉宇謀謂大夏
輕議夷人遷徙發肅州衛來遠充軍大夏即顧騾車
出都城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有焚香密禱
願大夏生還者 進大學士楊廷和少保兼太子太
保 大學士王鏊致仕鏊見劉瑾克悍不能沮退居

常戚然不樂遂累疏乞休歸 南畿提學御史陳琳

以劉瑾陰排大臣顯挫臺諫上言老成不可不惜狂

直不可不宥言甚切至疏入忤旨謫廣東揭陽縣丞

以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為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

泰成化中為御史嘗言宮闈預政被捶幾死累遷長

南臺所至有聲至是奉表入賀誕節惟以土葛布遺

劉瑾瑾知其清苦然猶嗇之會吏部以南京戶部尚

書員缺疏泰姓名以請瑾令陞職致仕 九月 冬

十月 調翰林學士張芮為鎮江府同知芮見瑾長

揖不拜遂坐事謫之 下陝西舉人郝序獄序戶部

侍郎郝志義之子志義卒序按例乞祭葬劉瑾以爲無此例遂下錦衣衛獄問發充軍瑾自擅政大率抑文右武尤崇重內臣馬永成等八黨皆封父爲都督造墳葬祭所命祭文皆李東陽撰臺諫不敢言 罷送各邊年例銀兩劉瑾因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兩瑾以爲祖宗朝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天順以前年例銀數佐報以天順前無此送銀例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同邊方巡撫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罪革罷送銀之例 按自成化間開設榆林衛巡撫余子俊增置城砦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

折糧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至弘治間戶部尚書葉淇奏改商人赴邊納糧中鹽之法令納銀運司解部分送各邊自此始有年例銀兩而鹽法屯田一時俱壞商人既不上納本色而邊方米價湧貴市糴艱難鹽課銀兩不敷支用遂日漸增加迨至數萬益以各鈔關商稅猶且不足而加賦於民內帑漸虛東南民力日竭若鹽法復國初之舊則邊境田地皆爲商人佃種以供本色而年例銀兩可以盡革

惜顧佐不盡言於瑾而復正鹽法迨後邊儲告缺而
年例銀兩終不可罷自茲輾轉侵漁其弊日滋而邊
方屯田盡皆荒蕪因計民生將何底極雖逆豎猶知
年例之爲害邊圉之無益恐不可以人而廢言也

四川盜起召服闋家居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
兼贊理軍務督兵討之十一月禮部侍郎掌國

子祭酒事謝鐸致仕十二月起前江西提學副

使蔡清爲國子祭酒未至卒清福建晉江人平生好
學至老不倦家極貧雖位至四品恒借貸於人以自
給云

四年春正月 以邵寶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尋罷時劉瑾擅權公卿多出入其門寶一無所通瑾啗之數令人以危言撼之不爲動乃勒令致仕 廣東盜起陞松江同知吳廷舉爲廣東兵備僉事征十三村池水盜平之時天下鎮守恣橫廷舉劾廣東鎮守太監潘忠二十罪忠亦列上廷舉罪逮鞠之無狀止以枉道回枷于吏部門外十有二日尚書張綏心服廷舉言于劉瑾釋之發薦門充軍 二月 三月 以席書爲貴州提學副使 以儲璣爲戶部左侍郎 夏四月 以王雲鳳爲國子祭酒 降吏部尚書

兼學士梁儲爲右侍郎劉瑾以儲等在弘治中纂脩
大明會典壞祖宗制書雜以新例悉毀之儲因降爲
侍郎左庶子毛澄左諭德傅珪等皆降職大學士王
鏊致仕免寇維李東陽劾故五月 孝宗實錄成進焦
芳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梁儲復吏部尚
書兼學士 按王鏊擬罪言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
史矣古之所謂史官皆世守之人主所在執筆以從
隨其言動皆親見而直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
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逸不相及政事不及與
聞惟易世之後則集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以宰臣

爲總裁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宰臣之意果
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于數十年之
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
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燭其情僞或奪于衆不得書或
迫于勢不敢書或局于才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
勲業泯沒不傳而姦愴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爲世
戒監領者又徃徃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
史矣 改翰林侍讀徐穆編脩汪俊等爲南京部屬
先是劉瑾惡諸翰林不行跪禮及脩孝廟實錄成例
進秩瑾謂文士不習世故擿所忌者十餘人陞調南

京員外郎主事等官俾擴充政務 六月 以石琚

爲南京國子祭酒 南國子司業羅欽順除名右都

御史熊繡致仕 秋七月 日本南海酋遣使來貢

八月 榮王之國常德 劉瑾既止各邊年例銀

兩又不令商人在邊輸納鹽課邊儲遂大匱乏因詢
國初如何充足議者以爲國初屯田脩備故軍食自
足後爲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脩舉屯
田分遣御史胡汝礪周東揚武顏願壽等往各邊丈
量屯田以清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爲能否則
罪之於是各邊增屯田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東

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糧尤嚴加刑於軍
官妻子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
以誅瑾等爲名瑾禍始於此矣 按鹽法復舊令商
人上納本色則商人佃種邊地不致荒蕪鹽課有資
屯糧自辦苟不復鹽法止清屯田則邊人無力耕種
子粒仍無從出適擾貧軍以釀亂也 九月 遣御
史竄杲殷毅薛鳳鳴督捕盜賊于真定等處京師之
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地方京衛屯軍雜居其地人
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號爲響馬盜至是聚
黨益熾劉瑾遣御史竄杲于真定殷毅于天津薛鳳

鳴于徐淮專一捕盜舊例御史出差不得以家口隨至是許杲等令攜家以滅賊爲期鳳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歌舞爲樂瑾遣邏卒緝知之傳旨降鳳鳴爲徐州弓手毅在天津稍收飲惟杲奏立什伍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繫盜賊入真定城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月不絕由是姦人無所容盜賊多內官張忠姪張茂爲窩主杲親往捕斬之啖其心霸州盜劉六劉七齊彥名因是聚衆爲亂瑾以杲毅捕盜有功皆陞爲僉都御史仍專督捕盜改梁儲爲南京吏部尚書劉瑾惡其不附已也 閏

九月 陞龍場驛丞王守仁爲廬陵知縣 奪平江

伯陳熊爵 起吳廷舉爲雲南副使尋陞江西叅政

冬十月 虜寇寧夏殺總制尚書才寬 四川保

寧賊劉烈聚衆作亂僭號稱王侵掠陝西漢中等處

又有藍廷瑞鄆本恕廖惠等亦僭稱王衆至十萬侵

入湖廣鄭陽等處 大學士焦芳以老病致仕命吏

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以吏部

左侍郎張綵爲吏部尚書綵陝西人弘治中任文選

郎中養病歸劉瑾查京官養病久者悉革爲民綵赴

京焦芳薦于瑾復補舊任已而楊一清薦綵諳曉韜

畧堪任邊方巡撫陞都御史尋陞侍郎劉宇入閣遂以綵代之綵嘗勸瑾今天下諸司官有饋送禮物者非取于官庫則斂于小民取怨貽患不可瑾納其言遂禁察饋遺者適巡按山東御史胡節回斂銀欲行饋送瑾偵知之捕下獄死少監李宣侍郎張鸞錦衣指揮趙良差往福建回斂銀二萬兩饋瑾瑾奏收其銀於承運庫宣等皆降黜其餘因饋送得罪者甚多剝削之弊一時少息綵又嘗言于瑾謂其左右用事者多騙財壞法瑾悉去之其他救正頗多衣冠之禍少減然綵在吏部惟知敬瑾諸宦者以爲瑾之踈同

憲章錄卷第四十五

正德五年庚午

至九年甲戌

五年春正月 儲璫以疾乞致仕許之 命刑部尚

書洪鐘兼左都御史總制軍務督陝西川湖三省兵

征勦四川流賊 二月 擢楊廷和為吏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曹元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皆入閣辦事元瑾之黨也正德中入閣不由翰林者

三人惟楊一清以才望劉宇與元皆以阿附瑾得之

致仕禮部侍郎國子祭酒謝鐸卒鐸字鳴治浙江

黃巖人以進士庶吉士歷官前職孤介廉直取與進

退一斷於義雖未究其素志而激貪立懦蓋大有足
尚云 以劉忠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
劉瑾專政欲盡除軋已者一日伺間言於上調張
永于南京旨未下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
放永入永覺之直趨至御前訴已無罪爲瑾所害召
瑾至語不合永即奮拳毆之谷大用等解之令諸近
臣皆置酒和解 三月 禮部尚書致仕周經卒經
字伯常山西陽曲人初以庶吉士徧翔翰林者幾三
十年一旦畀以政務久掌國計以身任事秉正執法
罔恤利害有古大臣風 脩撰何瑒以長揖忤劉瑾

乞致仕歸 夏四月 慶府安化王寘鐸與寧夏都
指揮何錦周昂丁廣等集衆反殺總兵江漢巡撫都
御史安惟學僞鑄印章封拜賊黨傳檄以誅劉瑾爲
名刻期渡河關中大震 五月 命涇陽伯神英充
總兵官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前右都御史楊一清
爲提督帥中外兵討寘鐸 寧夏游擊將軍仇鉞襲
執寘鐸父子賊黨悉平時神英兵猶未至陝西諸路
兵已先約進勦鉞爲內應遂手斬周昂執安化王父
子械繫之又執何錦丁廣於外并誅其黨於是令神
英帥師還張永及楊一清仍往寧夏撫安地方 六

月 京師旱霾 秋七月 四川威州茂州等處地震有聲如雷既而潼川州樂至縣皆地震 四川賊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四川巡撫林俊調發官兵及催回石砭等處土兵討敗之殺溺死者六千餘人廖惠被擒藍廷瑞奔紅口會合馱木怒越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後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八月 太監張永還京獻俘寘鐺等伏誅以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諸軍事初一清之起征寧夏也實張綏薦之劉瑾不得已從之事平瑾不欲一清還京師遂留總制 劉瑾譟不執伏誅瑾擅政五

年毒虐遍中外無不怨恨切齒者張永旣憾瑾征寧
夏平與楊一清定謀誅瑾永旣回京獻俘與素所厚
宦侍張雄張忠等乘間共訴于上言瑾流毒海內
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早擒之
因疏其大罪十七事上猶豫未決永等曰少遲我
輩皆齏粉矣陛下安所之乎上乃允其奏即命禁
兵逮瑾永等勸上親至瑾第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
熟寢禁兵排闥入瑾驚起曰事可疑矣趨出戶遂被
執詔多官廷鞠皆錯錯索莫敢先發言衆促刑書
何鑑乃問瑾胡爲引用鄉人瑾笑且罵曰汝文武大

官皆由我進何得言鄉人駙馬蔡震將瑾拷掠具獄
刑部主事王宗哲亢朗讀瑾要詞坐以謀反凌遲三
日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啖之悉誅其家屬抄沒財產
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
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金甲蟒衣袞
龍袍金龍盞甲玉印玉琴玉帶數多皆籍內帑下
吏部尚書張綵獄初綵在吏部尊敬劉瑾故事吏部
推用大臣必關白內閣綵以爲事在劉瑾內閣不得
預每忽之及瑾被繫捕綵下都察院獄病死仍暴其
屍家屬流嶺南 大學士劉宇曹元罷 前大學士

焦芳及子侍讀焦黃中並除名爲民先是黃中爲檢
討數月即陞編脩踰年復陞侍讀狂恣無耻時土官
岑濬沒入家口內有殊色芳聞求瑾得之後卧病黃
中淫烝天下噉之瑾誅言官交章劾其罪遂並褫職
論平寘鐻功封仇鉞爲咸寧伯 召楊一清爲戶
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李東陽等奏言旬月之間二
難交作悉底平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於是封張永
兄張富爲秦安伯弟張容爲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爲
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爲平涼伯谷大用弟谷大玘
爲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爲永壽伯給誥券世襲 復

詹李東陽楊廷和子爲尚寶司丞楊一清子爲中書舍人 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印時劉瑾誅詔凡瑾所行各衙門逐一裁革但又云百官緘默願從皆非得已事干人衆都不查究於是逆瑾流毒尚在而魏彬馬永成等仍濁亂朝綱賞罰失當山東河南北江西四川諸處盜賊蠡起而天下不勝煩擾矣 罷工部尚書畢亨時亨請拆毀劉瑾原籍陝西祖塋且云內官脩墳不係舊例宜悉革罷魏彬等大怒曰洪武禮制豈有文官脩墳例耶遂示旨劉瑾祖塋不必拆毀勒亨致仕 起邵寶巡撫具州尋陞戶部左侍郎

兼左僉都御史督理漕運乞歸養不許 九月 以
誅逆鐸逆瑾詔天下 以梁儲劉忠並爲吏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以傅珪爲翰林學士
尋陞吏部右侍郎 以國子祭酒王雲鳳爲南京右
通政石珪爲國子祭酒王瓚爲南京國子祭酒 以
羅玘爲南京吏部侍郎 進楊廷和少傅謹身殿大
學士劉忠少傅梁儲少保並武英殿大學士 冬十
月 南道御史張芹疏劾李東陽當劉瑾專權亂政
之時阿諛承順不能力爭及陛下任用得人潛消禍
變却又攘以爲功冒膺恩賚乞賜罷黜不聽 以羅

欽順爲南京國子司業 前吏部尚書許進卒贈太

子太保謹襄毅 十一月 以章懋爲南京太常卿

辭不赴 十二月 陞廬陵知縣王守仁爲南京刑

部主事 致仕叅議賀欽卒 欽字克恭世居定海其

先戍廣寧後屯遼爲遼西人 欽不務博覽惟讀五經

四書舉進士爲給事中上疏解官游于陳憲章之門

反身實踐薦授叅議尋以母老疏辭晚更好易究心

象數手不釋卷旣卒鄉人祠之學者稱爲醫閭先生

六年春正月朔四川江津賊曹甫復起僭稱順天王

攻圍縣治僉事吳景被殺巡撫林俊聞報馳赴乘元

未辛

且賊方醉酒不設備乃夜半虜食嚼枚而往圍而燒之甫伏誅前後所得賊級千數百人 改兵部尚書

楊一清爲吏部尚書召南京吏部尚書孫交爲戶部尚書 起李夢陽爲江西提學副使 調南京刑部

主事王守仁爲吏部驗封主事 二月 召編脩何

瑋復任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劉忠學士靳貴

爲考試官取鄒守益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 廷試

賜楊慎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慎輔臣楊廷和子也

慎頗博習綴緝京師人猶稱爲面皮狀元 按餘冬

序錄宋太宗朝呂蒙正李昉爲相蒙正之弟蒙亨舉

禮部高第既廷試與昉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罷
之仁宗朝韓億爲叅知政事子維舉禮部不與廷試
受廢入官宋制嚴於宰相子弟如此惟秦檜柄國而
子熺孫埴南省廷試皆冠多士我朝景泰間大學士
陳循王文子鄉試不第評訟考官特賜舉人弘治乙
丑科謝遷子不至是廷和子慎其父引嫌不預讀卷
其子並得及第前此戊辰焦芳以子黃中不得狀元
及第降調翰林諸執事官故是科不得不爾於此見
我朝法制視宋爲稍寬而公卿典刑不逮宋人遠矣

夏四月 大學士劉忠省墓還先是忠有疾累疏

乞歸未允強出爲會試主考官揭曉後即乞省墓時
費宏爲禮部尚書知貢舉將會錄所刻文字指摘其
疵謬以白紙票粘於文字之旁托中官入奏 上召
李東陽等至燧閣命太監張永以所進會錄授之曰
今欲別有施行恐壞衙門體面但與卿輩知之耳東
陽捧錄叩頭出是日忠道以省墓辭聞之抱快而
去批案遂具疏乞休 上已有先入之說遂許之

起章懋爲南京禮部右侍郎疏乞致仕許之 江西
盜起召守制右都御史陳金總制軍務以右副都御
史俞諫提督軍務發兵征之先是江西諸郡盜賊叢

起贛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礪
瑯寨華林賊破瑞州府既而撫州東鄉饒州姚源洞
等處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狼兵
共征之 五月 兵部尚書致仕劉大夏卒逆瑾誅
大夏自甘肅放還詔復職致仕還家遭疾卒年八十
一謚忠宣君子謂劉忠宣公之爲人明識治理如賈
誼通達國體如陸贄質直不阿如汲黯廉潔不私如
包拯忠誠懇切如司馬光是固先民之遺軌云 六
月 總制尚書洪鐘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陝西都
御史藍章會兵討藍廷瑞鄆本恕等賊擒之加鐘太

子少保陞俊右都御史章右副都御史 日本遣寧

波叛民宋素卿來貢 秋七月 流賊劉六劉七齊

彥名等劫掠畿內州縣劉六等皆霸州文安響馬盜

時太監谷大用馬末成張忠皆霸州文安人劉六等

嘗因諸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縱觀 上游幸

之所及爲都御史竄杲所逼遂聚衆拒捕劉瑾誅杲

亦罷兵部尚書王敞行有司擒捕已獲齊彥名繫安

肅縣劉七等帥衆劫獄奪去旬日間聚衆數百到處

窮民響應增至數千遂橫行北方殘破州縣屢敗官

軍 八月 流賊劉七等擁衆北向京師戒嚴 上

命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
固安甚急 上召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至左順門問
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適令兵部追還陸
完令東出東陽等對曰甚當但恐官軍在北賊若南
奔逸不可制 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東陽
復奏曰願朝廷賞罰嚴明諸將效力必有成功上慰
諭令退 四川巡撫林俊乞致仕許之時宦官用事
每各邊征勦必以其子弟私人寄名兵籍冒報功次
陞賞俊一切拒絕不許權幸惡之且與總制洪鐘議
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忌者謂盜已衰內批即允之

比時蜀賊尚有餘黨科道保留不從俊歸蜀人號哭
追送未幾而兩川遁寇方四任鬻子及麻六兒等復
熾殘破蜀土人民益遭荼毒矣 改兵部尚書王敞
掌通政司事調刑部尚書何鑑為兵部尚書時流賊
勢日熾敞束手無策言官論敞不職遂改敞而以鑑
代之 以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副都御史馬中
錫提督軍務統京營兵征流賊 流賊劉六趙風子
等分竄寇掠河南山東州縣風子名璉初為霸州文
安縣生員有勇力好任俠劉六劉七齊彥名邢老虎
楊虎率衆萬餘攻掠文安璉借家屬避賊立水中賊

劫其妻將汚之璉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爲盜父之劉六等欲分夥爲寇於是璉與楊虎邢老虎合爲一夥轉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爲一夥寇掠山東其勢愈熾 南京吏部尚書張濬等會疏言儲位久虛請選立太子不報 推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壽爲南京刑部尚書乞致仕尋卒壽字本仁新淦人貫遼東衛籍登仕四十年其建明樹立多可述而廉名尤著居常布衣蔬食如寒士沒無以爲殮親舊共資助之諸子旅寓南京環堵蕭然 九月 逮總兵官惠安伯張偉提督軍務都御史馬中

錫下獄先是二人受命征劉六等所領京營人馬皆
未經簡閱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盜事招撫解
散張偉統袴之子亦不知兵旣出兵中錫徧檄諸路
凡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仍與飲食若聽
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
中錫至德州系兒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
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國事馬都堂豈能自
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
山東所掠金銀輦載至京饋權幸求救不得遂大肆
劫掠聚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

劫馬都堂家房屋財物由是謗騰謂中錫玩寇殃民
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及偉下獄論死後中錫竟死獄
中宥偉革爵閑住 冬十月 大發兵討流賊命伏
羌伯毛銳充總兵官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
郎陸完提督軍務先是馬中錫等既無功中官因以
爲此事非書生所能辦遂命谷大用總督令與陸完
在臨清駐劄調宣府游擊許泰卻末大同副總兵張
復游擊江彬各領邊兵入征內地俱聽谷大用陸完
節制調遣 逮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巡撫真定都
御史蕭狎下獄除名爲民時兵部奏二人撫馭無方

遇賊失機故也又著爲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
守邊將帥例抵死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達爲山東
按察僉事備兵于武定州達河南固始人由進士令
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達預築城浚隍貧
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築牆高過屋簷仍開墻
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執刃俟于竇內其
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號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
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
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
陵城撫按交薦其才遂超擢是職旣而劉七楊寡婦

以千騎犯利津逵率衆追至高苑斬首四十餘級復破之于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 十一月 大學士劉忠致仕 京師地震 流賊攻徐州掠淮西 十二月 流賊趙風子攻破裕州同知郁采死之贈采光祿寺少卿廕其一子時又有上蔡縣知縣霍恩城破被執不屈而死真定知縣王佐棗強知縣段豸與賊戰死朝廷憫之咸贈官賜廕 趙風子與劉六等分竊爲寇衆至數萬漸引而南河南北山東兩淮地方俱被其害所破州縣數十間有以金幣遺賂求免攻城者則飲兵而過官軍追討拒戰亦互有勝負

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節制寧夏延綏諸路軍馬討河南流賊 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斫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賊黨聲言欲屠城趙風子以馬文升尚書家在圍中引衆去之 命禮部尚書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以蔣冕爲吏部右侍郎 以孫需爲南京工部尚書 以楊廉爲順天府尹 以吏部左侍郎傅珪爲禮部尚書時 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雖聞之無可據以進諫

會番僧奏討腴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
法王與聖旨並珪伴不知執奏曰孰爲大慶法王者
敢並至尊書之聚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當誅詔勿
問田亦竟止優人臧賢者有寵能軒輕榮辱人縉紳
或趨附之因請改牙牌製如印文爲方者珪不可召
老優更事者詰曰爾優敢亂法爾寵可常保否果爲
此爾禍無旣矣優乃戢而聽命

七年春正月 起儲璫爲南戶部左侍郎 黃河清

自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清五日 伏羌伯毛銑帥

師與流賊劉七等戰敗績銑衰老怯懦所領京營兵

萬餘皆未嘗經戰陣谷大用擁衆觀望銳帥師至真定地方遇劉七等與戰大敗適宣府游擊許泰兵至救援銳僅以身免失去所佩將軍印徵回京師以與谷大用同事不問失律喪師之罪但罷歸第而已

以王守仁爲考功郎中 陞提督軍務陸完右都御

史先是內閣票旨從楊一清之議有能擒斬盜賊三

名顯者陞一級時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雖擁衆數萬

然多擄掠脇從之徒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及千

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驅脇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棄

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獲脇從首

級屢報捷音降勅獎勵論功陞賞谷大用陸完得獎
勅十餘次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
已過而官軍遇平民亦殺之以報功大同游擊江彬
過冀州入人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狀谷大用陸完
皆不問大用等復奏帶權勢子弟僕從數多坐冒功
級日費糜餼自出師發糧犒實至費太倉銀二百餘
萬兩府庫爲之虛耗 前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
年八十五贈太傅諡端肅文升字負圖鈞州人性介
特不尚華侈立朝五十餘年重名節勵廉隅雖位極
人臣退然不敢自居至於值事變臨利害則屹然不

可奪云 遣太監陸闇監鎗督諸軍討流賊羅禮部
尚書傅珪時闇以陸完等討賊未有成功乃立監鎗
名謀出統軍命下多官議可否衆懼忤中貴意觀望
依違不決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賊方日熾以曷功
者多僨事者漏罟失將士心今賊在郊圻民譁然思
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尚首鼠唯唯
將何待乎議罷跪上明日竟遣闇監鎗傳旨令珪致
仕 江西華林賊殺按察副使周憲總制陳金檄按
察使王秩與南昌知府李承勛討敗之斬首三千餘
級 二月 流賊攻河南總兵馮禎戰歿 三月

彭澤遣兵擊賊於西平大破之 夏四月 賊轉掠

畿內 五月 流賊趙風子伏誅風子寇掠河南州

縣爲延綏寧夏官軍所敗轉寇至六安州官軍復追

擊之其衆多道散亡劉三楊虎邢老虎先後俱死走

至商城風子知事不濟遇一僧奪其度牒削髮詐爲

僧欲渡江投江西賊尋船將渡遇武昌軍人趙成等

執而誅之超授成正千戶 閏五月 流賊劉六劉

七齊彥名等爲官軍所敗遁走至黃州府團風鎮奪

船入揚子江下南京操江官軍不敢逼至鎮江官軍

禦之敗績劉六等欲自通泰登岸趨淮安復還山東

爲揚州官軍所拒六月復自通州泝流上至九江

秋七月 流賊又下過南京凡三往來如入無人之

境 八月 劉六等舟至江陰海濱遇颶風大作舟

覆登狼山陸完兵至因而平之生擒齊彥名招稱劉

六劉七投江溺死 按山東羣盜不過狗鼠之雄烏

合而起攘隣相驅乃醜此大患朝廷命將出師散中

帑銀帛不下數百萬而卒借邊徼之兵然而山東西

兩畿河淮南北城陷者十三死者十五僵尸成丘流

血成川使天不悔禍有隱憂矣 九月 論平流賊

功封太監谷大用弟谷大寬爲高平伯陸闈弟陸求

爲鎮平伯咸寧伯仇鉞進封咸寧侯並賜誥券世襲
都御史陸完加太子少保召入掌院事廢一子錦衣
衛百戶其餘權勢所托奏帶之人以首級論功陞授
都督錦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者千餘人又以盜賊
平定由內閣官運善定議之功李東陽楊廷和梁儲
費宏各廢一子錦衣衛正千戶東陽等固辭之 邵
寶乞歸省抵家再䟽乞終養許之 冬十月 進揚
廷和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梁儲少傅謹身殿大學士
費宏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調邊軍入衛京師
時近幸有密獻計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大同

宣府邊軍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充數成邊
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 上即欲行之遣司禮監
與谷大用同至內閣議李東陽等力辯以爲不可府
部科道皆交章以爲不可不聽復遣司禮監文書房
官至閣促令擬票旨 上坐乾清宮必欲是夜批出
東陽等復陳其十不便狀翌日乃以內降傳旨行之
大同游擊江彬因此得入京尋致寵幸 十一月
以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軍務 以王鴻儒爲南京
戶部侍郎 少師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許之東陽
家京師旣致仕猶歲時賜賚及頒上尊珍饌與見任

同郊祀慶成光祿猶致宴云 十二月 初成化間
劉千斤石和尚相繼作亂皆山西李姓者以幻妄之
術佐佑之及劉石敗李挾重貲遁走至是其孫李五
世習幻術復來延安府地方坐卧一深室內令其徒
黨鼓惑愚俗謂彌勒佛出世當王天下某人當爲文
武將佐某女當爲后妃嬪御置水一盆令其自照果
見各樣冠服于是人皆尊信不疑凡來照者置立簿
籍記其姓名約各出財共舉大事愚民被其誑惑遠
近爭附所獻金帛隨其貧富以爲多寡至有千餘金
者雖傾家破產亦所甘心或子女或器物接踵而至

所積輜重陸續潛移他所惟留磨身鼓衆劫縣殺人
及官兵敵敗五先遁走 江西總制陳金等督率官
軍狼兵征討華林礪礪諸寨盜賊 羅總制軍務尚
書洪鐘巡按四川御史王綸劾其縱寇殃民也 以
吏部考功郎中王守仁爲南京太僕少卿 是年致
仕都御史艾璞卒璞字德潤南昌人居家孝友立朝
持正晚值逆瑾在勢家中禍瀕死播遷及瑾誅且復
用之而遽以訃聞君子爲之深惜云

八年春正月 河南布政楊子器脩元許文正公祠
堂成元時祠在河內者已毀子器捐俸屬懷慶府脩

之 命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川軍務征勦盜賊

以儲瓘爲吏部左侍郎未赴而卒年五十七瓘字靜夫先世毘陵人元末徙泰州瓘少貧無資勤苦嗜學舉成化癸卯甲辰鄉會試皆第一狷介清脩與物無競推引名士振起阨窮迨瑾專權時公卿奔走瓘愧憤引疾去旣而起用亦遂乞休至是再起卒謚文懿

江西姚源崗賊作亂總制等官歷年征討費以萬計叅政吳廷舉欲設竒取勝不用甲冑單騎入賊巢諭令解散爲賊所留耀武劫威廷舉畧不爲動久之因得以識其左右之有謀勇者重犒賞之使執其首

丙奉廷舉歸 時華林礪東鄉賊皆平移師姚源
賊聞狼兵至議降按察使王秩欲受其降已有納款
者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撲絕取來降者
殺之賊復大亂棄寨奔突四出踰饒越信衝掠徽
衢諸縣皆被其害 按正德間平中原盜用邊兵平
蜀盜用番兵平江西盜用狼兵而兩京十三省之兵
舉無一可恃自是以後不但邊兵日益驕悍而福建
省城之兵亦效尤矣 二月 真帖木兒還土魯番

三月 夏四月 脩撰何瑋以經筵進講忤旨謫

開州同知 五月 達賊入掠大同渾源靈丘繁峙

等處 六月 以王瓊爲戶部尚書 江西姚源賊

走徽衢者皆爲官軍所擒總制陳金等奏立東鄉萬
年二縣分治地方撫安人民 秋七月 以席書爲

浙江按察使 八月 以石琚爲南京吏部侍郎

哈密忠順王速檀拜牙即降于土魯番先是弘治已
未朝廷遣使護送陝巴回哈密弘治末哈密屬夷阿
李刺等怨陝巴措剋陰誘土魯番王阿黑麻子真帖
木兒來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亦退避刺
木城曰我來恐達賊占奪哈密若有受命來守哈密
者我歸本土無他意也甘肅鎮巡官遣都指揮朱瑄

送陝巴還哈密復立殺阿孛刺等陝巴尋死于速壇
拜牙即立淫酷不道屬夷謀害之至是走歸土魯谷
其王速壇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

賜終養御史陳茂烈月米先是吏部以茂烈養母清
苦奏改爲晉江教諭俾得資其祿以便養茂烈辭至
是福建守臣復上其孝行貧苦吏部援侍郎潘禮例
奏給月米制曰陳茂烈清苦可嘉着有司月給米三
石以資孝養茂烈仍具疏辭不允 立皇莊五處一

在昌平州樓子村一在靜海縣衛河兩岸一在青縣
孫兒莊一在安州騶馬廟一在清苑縣閭莊社 九

月 以王瓚爲國子祭酒 冬十月 以都督錢寧
掌錦衣衛事寧本內臣家人有寵于 上賜姓朱

十一月 十二月 河南右布政使楊子器卒子器
字名父慈谿人初舉進士歷知崑山常熟二縣即稱
循良有異政歷官所至以賢能著聞 贈誠意伯劉
基太師

九年春正月 乾清宮災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五
事一謂視朝太遲二謂郊祀太慢三謂不宜創梵宇
于西內四謂不宜調邊兵于禁地五謂皇莊皇店及
織造等事言皆剴切不報御史張士隆上疏曰陛下

前有逆瑾之橫後遭劄盜之亂旣不之警方且興居
無度暱近非人積戎醜于禁中戲干戈于卧内徹夜
燕游外見煙燎内廷大土木權豪競華侈親信内臣
取貨于外又扣軍糧皆名進貢織造龍幄科害靡極
鄙猥無聞使之巡撫納銀指揮授之政事盜伏而虜
發民竭而兵罷守法御史如劉天和則就逮張璞則
死詔獄閭閻之苦禍機之畜皆不知也今宜痛懲前
弊更宜克慢絕淫早朝親政講官說經師保論道究
精一之傳考興亡之故以表天下褒衣博帶之雅孰
與市井狡穢之羣廣厦細旃之樂孰與遼徼凶危之

隊不報 總制都御史彭澤討四川賊號令嚴明賞

爵公信先平劇賊麻六兒喻思俸次征內江駱松祥

次討崇慶州范藻羣盜悉平 陞王守仁爲南京鴻

臚卿 二月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梁儲翰林

學士毛澄爲考試官取霍韜等四百人費宏以儲位

在已上仍將會錄彙注貼說指摘以進 上察知之

置不問 以掌詹事府禮書勳貴爲文淵閣大學士

三月 廷試禮部舉人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寧王宸濠奏乞復護衛屯田許之宸濠貪殘僭侈志

欲無涯而以文行自飾先是天順間寧府以事革去

南昌護衛及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得之瑾誅
護衛屯田復革陸完先爲江西按察使與宸濠通至
是完爲兵部尚書宸濠喜曰完爲大司馬護衛可復
得矣遂遺完書謀乞護衛完答書頌以祖訓爲言時
伶人臧賢有寵于上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輩及內
閣部院大臣皆陰結之以求固寵宸濠因賢之壻司
鉞以通于賢每親書寄賢輒稱爲良之賢契良之賢
字也及是乞復護衛輦載金器銀寶藏於臧賢家分
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於內閣曰今寧王
以金寶鉅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爲吾江西無噍

類矣陸完知宏必爲梗乃密謀于朱寧楊廷和時三
月旣望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
卷先於十四日覆寧王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以
疏下閣擬旨過東閣言只請楊師傳到閣諸公不必
動勞廷和趨出票旨云旣王奏缺人使用護衛屯田
都准與王晉業言官交論護衛不可與不聽 夏四
月 復興府護衛屯田 五月 大學士費宏罷先
是准復寧王護衛出諸近幸意票旨出於楊廷和宏
以讀卷不預知旣而旨出宏言納重賄許護衛者何
人也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諸近幸以爲宏囑

之乃共謀譖宏于上及宏弟編脩宋俱勒令致仕

命典誥勅禮部尚書靳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
辦事 六月 以孫需喬宇為南京吏禮尚書 秋

七月 北虜入寇大同宣府等處 八月辛卯朔日

食 命右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經略哈

密先是土魯番王速壇蒲速兒既遣火者他只丁占

守哈密尋遣使遺書甘州鎮巡曰哈密城池金印在

我與我段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

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方去總制三邊都御史鄧璋

巡撫甘肅都御史趙鑑以土魯番書聞乞照先年差

張海故事差官往經畧時彭澤在四川征盜適平兵部遂奏差澤往總督經畧戶部侍郎馮清總督軍餉命澤徵調三邊人馬外過番夷內逐達賊仍勅諭速壇滿速兒并火者他只丁令其獻還哈密城印將忠順王拜牙即送回本城居守時給事中王江御史張麒各上言治病者藥無二君奕棋者局無二帥甘肅之路既有鄧璋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不聽澤至甘肅調集兵馬適土魯番寇赤斤苦峪諸處竄掠甚慘復遣人來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澤以爲番夷可以利啗遣通事火信馬馴駝段幣二千銀酒器一副

同哈密衛都督寫亦虎仙往土魚畚贖取哈密城印
按官多則民擾十羊難九牧今甘肅有巡撫又有
總制矣經畧哈密豈非巡撫總制者之責乎乃復另
差大臣總督經畧豈以當時居巡撫總制者爲不足
任此乎夫不足任則當易置而責成不宜復另差經
畧重爲煩擾也卒之彭澤亦無竒謀深策惟思以利
啗番夷而已夫但以利啗夷贖取城印一分守官足
任之矣更何用別差大臣經畧哉 江西右布政使
鄭岳坐事爲民提學副使李夢陽閑住時寧王宸濠
恣橫虐害軍民岳先爲按察使每事執法沮之遂致

恨濠以夢陽有文名慕之每托以詩文交懽既而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相訐奏行都御史陳金委三司掌印官會勘岳因與夢陽言語相激夢陽因通宸濠遂執岳門子拷掠逼供無名贓私數多奏差大理御燕忠勘問岳因爲民時以夢陽附勢借威逞私誣善不爲士論所與冠帶閑住 九月 冬十月 十

一月 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給事中王昂以選法不公劾之詔下謫昂一清持之上章自劾而保留昂朝廷不聽謫昂爲休寧縣丞到任期月轉應天推官昂不避權貴一清受善納諫天下兩

賢之 王雲鳳貽一清書曰留二昂一疏人所傳誦
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文潞公 此不然介貶數月即
復殿中侍御史今王昂即不獲還之青瑣推薦超陞
亦在執事筆端耳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
淪落以死憾岳正坎坷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
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身之榮顯可畧而天
下指示之嚴可畏一時之快意可畧而史氏紀載之
公可畏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
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
有奔趨富貴利達者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辭則

乞憐希進之語未有以直諫之言達于聰聽以一人
功業望執事者故敢布其愚焉一清得書爲之悚然
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
陽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自是邊用益窘遠
有米珠草桂之誼矣按成化中葉淇旣變中鹽木
色爲納銀茲馮清又改陝西糧草爲折色邊境旣以
市糴爲艱而官司又有侵剋之弊不免請發內帑而
虧國損民二人寔爲之作俑也十二月以都御
史陶琰總督漕運南戶部仁雍泰卒

憲章錄卷第四十六

正德十年乙亥
至十三年戊寅



十年春正月 二月 以楊廉爲南禮部侍郎 三
月 大學士楊廷和丁憂 夏四月 土魯番歸哈
密大掠嘉峪諸夷 閏四月 命少傅吏部尚書楊
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 陞開州同知何
瑋爲東昌府同知 調兵部尚書陸完爲吏部尚書
調戶部尚書王瓊爲兵部尚書 慶陽伯夏儒卒
按楊一清曰自古君天下者據春秋褒紀詩美申
伯繇漢而降日寢廣博顧使之預政干紀恃恩而驕

顛敗隨之者比比也國朝禮遇外戚雖極貴寵例不治事故凡姻婭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令名若慶陽以椒房之恩榮被顯封列于五等賜第命服可謂盛矣然能循禮畏法翼翼小心子姓滅獲皆遵約束不敢恃恩澤爲驕縱門庭間然若慶陽者不失爲賢矣 召總制甘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京掌院事先是澤於二月初旬遣通事火信齋賂幣往土魯番贖取哈密城金印猶未至番境澤即奏西夷事寧乞休致詔彭澤待處置哈密事結出停當行取回京時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官番之首長尚爾驕悍

哈密之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溪壑之欲要我
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覩時
陸完猶在兵部寢其奏既而澤又奏言上魯番速壇
滿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城池金印獻還乞將
鎮巡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而哈密終不可復
朶顏通小王子部落兀良哈寇馬蘭谷叅將陳乾
戰死 戶科給事中黃重上言邇來法制屢變天下
司府州縣官員到任未久往往陞擢其間又因別項
事故去住不常夫久於其職賢者可以責其成功不
肖者難以掩其罪狀今屢更易雖有高世之才年月

未久何由積事程功况舊者去而新者代送舊迎新
費出小民緣絕簿書弊生姦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地方不寧民生不安皆由於此不報 五月 以石

珪爲禮部右侍郎羅欽順爲南京吏部右侍郎 六
月 提督軍務兵部侍郎陳玉都督桂勇帥師討兀

良哈 秋七月 北虜大寇固原平涼等處 浙江

左布政使方良末劾奏朱寧醫鈔害人時寧贖貨無
厭以鈔二萬發浙江十一府易銀三萬餘兩良末上
言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塞多虞浙東西諸
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

也臣苟隱忍不爲陛下言之則已歛之財必入朱寧
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本動搖陛下寧不爲
之寒心乎臣惟朱寧籍隴以來陛下之賜予無筭四
方之饋遺不貲篋笥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
何乃爲此負恩之賊伏乞陛下割偏私之愛下之詔
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將已歛
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臣死且甘心倘不
以臣言爲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蚕食
軍民肆無厭之求有出於尋常所不料者陛下於是
時悔之晚矣疏入朱寧頗懼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

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寧怙寵恣橫舉朝無人
敢言者獨良耒亟攻之寧憾之不置良耒三上疏乞
致仕 八月 以毛紀爲禮部尚書 虜寇固原平
鞏 以僉都御史王雲鳳清理兩浙鹽法尋致仕
九月 東昌府同知何瑋奏乞致仕吏部不允 冬
十月 以孫燧爲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謫胡世寧
戍遼東藩陽衛時寧王宸濠蓄異志誘聚亡命謀反
威脅方面守令賄結朝中權貴在位者皆親望畏憚
莫敢發世寧爲江西副使上疏言寧王自因劉瑾討
護衛兵以來威勢日盛利害遍及於閭閻三司多被

其鈐束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地方之事蓋有可
憂乞簡命威望重臣假以便宜之權俾兼提督巡撫
之任以弭變于未形勅王遵依祖訓止治其國勿干
撓有司庶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紆南顧之憂矣於
是宸濠恨甚賂用事者中以危法逮捕之時世寧已
遷福建按察使過家宸濠又囑其黨巡按浙江御史
潘鵬發卒搜捕其家世寧乃間道赴京投繫詔獄繫
再經冬榜掠備至幾瘦死獄中御史徐文華蕭鳴鳳
等咸訟其寃乃得赦死謫戍遼東 十一月 十二
月癸丑朔日食 以王鴻儒爲吏部侍郎 右都御

史陳金總督兩廣軍務

十一年春正月 二月 虜寇榆林 三月 東昌

府同知何瑋再乞致仕乞歸 夏四月 安南國王

黎明爲其臣陳嵩所弑無子國人共推立其兄子黎

譔管國事年號光紹陳嵩子陳昇占據諒山府等處

稱王年號天應 五月 風霾大旱 六月 加王

瓊太子太保 虜寇大同提督軍務兵部侍郎丁鳳

都督劉暉率師禦之 秋七月 虜入宣府 大學

士致仕李東陽卒贈太師謚文正東陽與楊一清素

相善初劉瑾欲害一清東陽力救之至是東陽病劇

一清借梁儲靳貴就問之一清等知其不起無以慰之曰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公如不諱請以謚公東陽倚榻頓首遂卒 加大學士梁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 八月 楊一清致仕以掌詹事府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士 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李充嗣檄河內脩韓文公廟復許文正公祀田 九月 土魯番復占據哈密縱兵犯肅州游擊將軍芮寧禦之敗沒 陞王守仁爲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冬十月 兵備副使陳九疇敗土魯番於肅州先是火信等至土魯番納

幣贖哈密城印仍許增幣速壇蒲速兒大喜差頭目
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甘肅巡撫
李昆以雜幣二百疋付來使亦思馬因等歸貽速壇
蒲速兒令其送忠順王還國拘留虎都六及撒者兒
於甘肅爲質以制其變亦思馬因歸以質留二夷告
速壇蒲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來占守哈
密差斬巴思等來貽番書訐問遂引兵直犯肅州苗
寧與戰敗沒九疇以哈密回夷居肅州城者謀爲內
應并進貢頭目并失煙答及斬巴思等凡衷甲者皆
收繫搆死令內附夷兵劫其營外結瓦剌使據哈密

九疇自搏戰敗其兵土魯番懼乃引去時總制彭澤
經畧哈密諭火者他只丁速遷哈密城印土魯番計
窮陰遣間使寫亦虎仙以祕術干進得預養子之列
知兵書王瓊與彭澤有隙即誣奏澤九疇激變番夷
以啓邊釁瓊爲覆奏下九疇獄論死澤削籍爲民

北虜突入白羊口大掠而去 大學士楊一清罷一

清在內閣以時事多垂言不盡用乃因災異自劾且
言用舍違宜官府異體賞功大濫刑罰失中弊政日
滋疏入朱寧等劾之一清遂謝病乞致仕歸兵科給
事中毛憲上疏留之謂今天下多事百姓困乏四夷

交倭正宜上下一德圖謀治理在一清當審人臣之
大義不宜托疾而來去在朝廷當惜老成之難得不
宜因請而遽免詔吏部知之 十一月 以黃珂爲
南京工部尚書 十二月 虜入宛平清水社殺掠
人畜

凡丁

十二年春正月 上獵于南海子 王守仁至贛行
十家牌法其法編十家共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
年貌行業日輸一家沿門按牌查察遇面生可疑人
即報之官如或隱匿則十家同坐且諭所屬無遠近
皆務實行之告諭其父老子弟務要父慈子孝兄愛

弟做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
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懷
險譎事貴含忍毋輕鬪爭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
懲戒父老子弟曾見溫良遜讓早已尊人而人不敬
愛者乎曾見有凶狼貪暴利已侵人而人不疾怨者
乎夫鬻訟之人爭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
上辱祖父下累子孫亦何苦而爲此也言教懇懇其
勉聽之又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三
之一窺伺剽掠大爲民患當事者不勝忿多調狼達
土軍動經歲年糜費逾萬有損無益乃使四省兵備

官於各屬拏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
出衆者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或
行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
廣東湖廣二兵備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有出衆者
優其廩餼署爲將領除南贛兵備自行編選餘四兵
備官仍其原額量留三之二委該縣賢能官統練專
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
着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募賞所募精兵專隨
各兵備官屯劄別選官分隊統押教習之如此則各
縣屯戍之兵旣足以護守防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

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服矣 兵科給事中

毛憲上疏臣於去年十月奉命往湖廣遼府冊封今始入境見沿途老幼男婦掘食野草僵卧呻吟死者枕藉蓋連遭洪水田地拋荒而督征部使方且絡繹而至日加鞭撻重以採木煩難遺害非細伏望垂憫勅下該部速行議處賑濟督征使臣暫取回京採木等項稍從寬減更乞罷工作以息勞費節賞賚以惠困窮不報 二月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靳貴少詹事顧清爲考試官取倫以訓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 殿試賜舒芬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加兵

部尚書王瓊少保尋復進少傅兼太子太傅瓊善結
權幸故遷兵部不二年三進公孤 夏四月 大學
士靳貴罷先是辛未春貴主考會試言事者訾其家
人受賄鬻題至是春貴方以病在告既而稱愈復出
典會試益致羣疑於是言官復醜詆之遂致仕 命
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五月
擢吏部侍郎毛澄爲禮部尚書 六月己巳朔日食
左都御史彭澤爲民兵部尚書王瓊劾其擅命遣
使納幣土層番復許增幣失信致起邊釁故也澤剛
毅遇事敢爲累征流賊有功至是閣部大臣及言官

多救之者命下多官會議戶部尚書石玠禮部尚書
毛澄等議以爲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
可也奏上朱寧嘗有憾于澤內批褫職爲民都御史
李昆降叅政副使陳九疇亦爲民先是澤嘗與言官
論及朱寧輒忿曰吾恨不手刃此奴王瓊因以語寧
且曰吾爲君致彼來君私察之於是招澤過瓊匿寧
屏後瓊激怒之澤復大罵寧由是齟之 南贛巡撫
王守仁請䟽通鹽法初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立
廠於贛州抽分廣鹽許至袁臨吉三府發賣起正德
六年至九年止至是守仁以勅諭有便宜處置語䟽

請暫行待地方平定之日停止從之 秋七月 加

蔣冕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毛紀太子太保文淵

閣大學士 召大學士楊廷和還京師先是廷和守

制不出梁儲力請起之既至儲遜廷和爲首相 秦

府三上疏請闢中田爲牧地朱寧江彬及宦官張忠

輩皆受其賂請 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

太祖高皇帝有令禁茲土不得畀藩封 上曰朕念

親親與之勿爲間言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不

出梁儲曰如皆引疾如國事何是時 上震怒令內

臣督促草制儲承命上制草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

藩封不當益以土地土地既廣將多畜士馬姦人誘
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求親駕朕念親親畀地于
王王得地宜益謹候度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
聽狂人誘爲不軌危我社稷是時雖欲念保親親不
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 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

勿與事遂寢儲一草制間有回天之力咸嘉其善諫

南顧巡撫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 以許達爲

江西按察副使 八月 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

等處游獵邊將江彬輩導之也先是彬與邊將許泰

劉暉等皆有寵于 上賜姓朱氏號外四家與 上

在豹房同卧起狎近而彬寵尤盛屢導上出宮游

戲近郊至居庸關巡關御史張欽閉關上疏不聽遂

送出關外楊廷和等累疏請回鑾且言居庸臨邊北

虜不時出沒爲冠正統末年之事未遠可爲明鑒不

聽 九月 雨雹墜 上幸大同獵陽和虜以衆

數萬掠應州 上命諸邊將擊之虜率引去 冬十

月 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上疏言自古國家信用

姦邪未有不爲所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懷儉

邪之志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游衍馳驅

或聲色貨利凡可以盡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

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流聞四方
驚駭人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
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使當時
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沓來幾何不蹈土木之往
轍哉是彬在一日則爲宗社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
容一江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省 改都御
史王縝撫治鄖陽縝先巡撫南畿諸郡上疏乞省內
臣以慰民望數事不報至是改撫治鄖陽聞 上欲
幸武當諸郡預備供億動以萬計有求活虎豹以獻
者悉令罷之 十一月 楊廷和起復仍入閣辦事

王守仁督兵攻桶岡賊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殪
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
其脅從千餘流亡復業 十二月 上還京封左都
督江彬爲平虜伯許恭爲安邊伯冒應州功也

實

十三年春正月郊祀畢 上復出關游幸 二月二

日 太皇太后王氏崩 上還京謚大行太后曰孝

貞純皇后 三月 王守仁平江西諸賊數開縣置

官司明示約束盡爲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祀之

夏四月朔 上以大行太后梓宮將祔塋親詣天壽

山祭告六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游獵 五月己

亥朔日食 是月末旬 上還京 六月 虜入寧

夏塞 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萬乘不宜輕出

上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
又欲以朱彬爲威武副將軍扈從以行命內閣草勅
廷和語毛紀具疏連名上之疏畧曰人君承天命以
爲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乃假稱威武大將軍
國公名號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自古及今
未之有也鑿者皇上時出巡游天下人心無不疑懼
柰何又復爲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
爲言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

邪爲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
以自解臣等戮身亡家固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禍
亂或從此始耳此臣等之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
敢以自默也疏上不省時上必欲內閣草勅屢
遣中官促之楊廷和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
面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上曰何乃逆命對曰凡
事可將順獨此勅不敢草上曰何不敢對曰陛下
爲君乃自卑而列於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不敢
上大怒手劍立曰不草勅齣此劍儲免冠解帶伏地
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若草勅則以臣名君臣

死不敢奉命良又上亦察其誠擲劍而起更命廷和
草之既而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欲建儲居守時
朱寧陰受寧王宸濠賂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江彬
亦欲立所厚遠藩各陰有所主梁儲厲聲曰皇上
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鑕矣
邪謀豈可聽徇王瓊王鴻儒亦助言之議遂寢 秋

七月 虜寇擁衆深入陝西固原靖虜臨洮鞏昌秦
州等地方殺掠而去時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
著次蒲官噴太師亦不刺弒阿爾倫逃入河西西海
之有虜自亦不刺始吉囊倫答皆出入河套二酋皆

阿著子也。按許論曰：北虜自永樂犁庭之後，百餘年來生聚既繁，侵躡漸近，開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爲所據，自也。先火篩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披，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劄營以防衝突，僅能支亂，卽爲萬全。視彼驅掠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自未有與之交戰者，其零騎出沒，雖稍有俘斬，亦乘其間隙，蓋衆寡之勢殊強弱之形異耳。幸彼狼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曠肉賒馬，頗亦勞費。若得不償，失卽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橫。

既連得利心益歆豔而吉夢者復跳梁其間最稱雄
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逋逃之衆竊
知內地虛實若一旦改慮不爲狗鼠之計則久敝之
鎮不免外憂供餽之擾或生內變誠不知邊事所終
矣 八月 上北巡出居庸關遂歷宣府至大同

九月 上在大同 冬十月 上自備頭關渡河幸

榆林 南贛巡撫王守仁再請䟽通鹽法初廣鹽止

行於南贛而淮鹽行於袁臨吉以灘高三府之民長
苦乏鹽守仁乃上議以爲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
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

宥利歸於豪右况南頓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
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統一革軍餉之費苟非
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歛不休
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彈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
竊以爲宜開復席鹽著爲定例得俞旨 十一月
上在榆林 十二月 上在榆林 以僉都御史張
潤巡撫順天右都御史楊旦總督兩廣軍務

憲章錄卷第四十七

正德十四年己卯
至十六年辛巳

十四年春正月

上在榆林

二月初旬

上自榆

林還京師

以劉瑞爲浙江提學副使

三月上

欲巡視秦岱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浙浮江漢登武嘗
且遍觀中土繁麗諸處都下人情恂恂時江西寧藩
久蓄異謀俟釁而發內外咸以爲憂於是翰林脩撰
舒芬等約諸同志上疏乞留俱會闕下吏部尚書陸
完迎諸上疏者曰主上聞直諫輒引刀爲劓狀今且
撤賴矣其容色詞氣盡歸咎於上以沮言者一時

言官又多其黨遂爲所沮芬乃邀吏部郎中夏良勝
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各跪連入太醫院
醫士徐鏊以醫諫又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
中姜龍兵部郎中黃鞏孫鳳員外陸震刑部郎中顧
崇等率部僚合跪入又明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大
理寺正周叙等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並連名跪入於
是上大怒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
于錦衣衛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孫鳳陸俸等百有
七人跪于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叙余廷瓚等二十
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跪五日於是數

日京師陰霾晝晦人情震駭宮城內海子水溢四五尺折橋下鐵柱有金吾衛指揮張英明言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于胸以死諫於是有旨命錦衣衛將舒芬等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爲首者調外任芬調福建市舶副提舉餘俱罰俸半年 夏四

月 命錦衣衛將黃鞏等六人午門前杖五十徐鏊發充軍鞏震良勝潮九川俱爲民林大輅周叙余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主事劉校何遵評事林公黼照磨劉珏行人孟陽李紹賢劉平甫李翰

臣詹軾十有一人車駕遂不果出雖士氣少振江彬
姦謀少沮而國體亦少損矣 五月 福建福州左
右中三行軍人進貴葉元保等二千餘人因月糧缺
少吶喊擁入左布政伍符衙內要將符殺死時符已
陞都御史脫走遂將符子伍三及經歷顏玉驛丞梁
繼道用繩背綁驅逼軍前行走擇日殺死祭旗進貴
等僭稱大總兵等名號餘各分爲隊伍鎖閉城門斷
絕來往鄉官居民之富者盡行打劫逼要鎮守尚太
監銀二萬兩三司等官請致仕尚書林瀚都御史林
廷玉等前去賊營撫諭不聽 勅差太監賴義駙馬

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願壽往戒諭寧王宸濠章其護
衛先是寧藩世裔異志迨濠奸惡尤甚至是因上
巡游無已儲貳未建外議籍籍遂興異圖陰養盜賊
閔念四凌十一吳十三等肆行劫掠以佐妄費濠與
民爭田不得必使盜屠其家官司莫敢問旣而巡撫
孫燧副使許逵捕賊甚急吳十三等已獲繫南康府
獄濠恐泄謀陰令賊黨劫獄奪去且謀去孫燧以息
事乃復令南昌生徒呈舉孝行申燧及巡按御史王
金等保奏乞朝廷褒獎以張聲譽以惑衆心差人載
金寶於臧賢處分饋權要密與司禮監蕭敬及吏部

陸完書必急去孫燧別用一都御史湯沐可梁宸可
王守仁亦可吳廷舉不可不可時江彬寵倖日盛大
監張忠欲附彬以傾朱寧及孫燧等保奏寧王疏至
上見奏驚曰保官好陞保寧王賢孝欲何爲且將置
我何地邪張忠聞是言乃密言于上曰朱寧藏賢
交通寧王其意未可測奏內稱王孝行譏爺爺不孝
也稱早朝勤政譏爺爺不朝也上領之東廠太監
張銳初亦黨濠助楊廷和爲濠復護衛已而知其有
反謀且知上入忠言乃與楊廷和言欲復革去護
衛以免後患交爲內主上知濠差人留京師令太

監業靈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無愆期者
今故違非制應治之於是御史蕭淮上疏畧曰近奉
勅旨王人無事不得延留京師臣有以窺陛下微意
矣竊見寧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招納亡命潛謀不
軌官校交通積有年歲如致仕侍郎李士實等皆今
日亂臣賊子關係宗社生靈安危非細故也宜勅錦
衣衛凡濠黨與逮繫至京究治以快人心前鎮守太
監畢直等首保濠賢行及諸前後附勢者宜坐名罷
削布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守正蒙害宜急起用庶
幾人知順逆禍變可彌矣疏入忠彬等贊羨欲內閣

降勅切責鎮巡以抑之而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灼等又俱連章廷和恐禍及將勸濠上護衛自贖適駙馬崔元聞遣詣問廷和廷和曰宣德中有疑于趙府嘗命駙馬袁泰往竟得釋或此意也明日元等行勅諭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其護衛益用廷和意也元等既行廷和復令兵部發兵觀變王瓊曰此不可洩近給事中孫懋易瓊建議議選兵爲江西備留中日又第請如議行之廷和默然袁濠偵卒林華匿城賢家有旨大索賢家多複壁

外鑰木厨開則長巷後通屋甚隱人無覺者華以是
得脆歸 六月 寧王宸濠反殺巡撫都御史孫燧
按察副使許逵遂遣兵攻破南康九江先是朝廷差
賴義崔元顏順壽等行京師誼傳以爲必擒治寧王
不知止革護衛寧府偵卒林華在京即兼程飛報以
六月十三日至江西值濠生日宴鎮巡三司等官濠
聞大驚竊以爲詔使此來必用昔日蔡震擒荆府故
事且舊制凡抄解官眷始遣駙馬親臣蓋不記廷和
所云趙府事也宴畢密召李士實劉養正及承奉劉
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謝宴可

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閔念四吳十三凌十一等
飭兵器以待及旦諸司入謝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
數百人拜畢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孝宗爲李廣所
誤抱養民間予我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於茲矣
太后有旨令起兵討賊共伸大義汝等知否燧曰請
旨看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
二日民無二王此是大義不知其他濠戟手怒曰爾
旣說我孝行又遣人奏我如此反覆豈知大義令縛
之副使許逵大呼曰孫都御史朝廷所命大臣汝反
賊敢擅殺邪反覆辨論斥其爲賊且顧燧曰我欲先

發不聽今制於人尚何言罵賊不絕口且曰今日賊
殺我明日朝廷殺賊濠遂喝校尉火信并縛達同燧
曳出惠民門外殺之時烈日中忽陰暄慘淡遂執鎮
巡諸司奪其印於是太監王宏巡按御史王金并公
差戶部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胡濂叅政陳杲劉斐
叅議許效廉黃宏僉事顧鳳都指揮許清白昂並械
鎖下獄思聰與宏不食死濠乃偽置官屬以劉吉涂
欽萬銳等爲太監迎士實爲太師養正爲國師閔念
四等各爲都指揮等官叅政王綸爲兵部尚書李敦
暨僉事潘鵬師夔甘聽役使持檄諭降諸郡縣布政

梁宸廉使楊璋副使唐錦復爲所脇移咨府部傳檄
遠近革正德年號指斥乘輿分遣所親婁伯王春等
四出收兵 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奉勅勘處福建叛
軍自贛啓行至豐城知縣顧似迎告濠反遂易小舟
轉至吉安上疏告變因推都御史王懋中評事羅僑
才識復薦驛丞李忠王思當擢用以勸忠貞守仁以
未奉討濠成命乃與知府伍文定等共謀牽制傳檄
四方暴濠罪惡張疑兵設詐牒以緩賊勢仍奏留復
命御史謝源伍希儒以紀驗軍功濠初欲徑襲南京
以圖北向至是亦爲少沮猶據南昌集亡命括丁壯

命凌十一等奪船順流襲南康知府陳霖等浙隨襲
九江兵備副使曹雷知府汪穎及衛縣官屬俱遁走
濠令師夔守之 參政季敦同南昌府學教授趙承
考旗校十二人齎濠偽檄榜諭吉安至墨潭王守仁
領哨官縛送軍門守仁即固封以進疏畧曰陛下在
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尚爾巡游不已致
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訖覩豈特
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慄骨寒
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
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出

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游以杜天下奸雄
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 福建叛軍

進貴葉元保糾集林銘等盟誓刻期攻打廷平等處
秋七月朔宸濠屬宗支拱楫與萬銳等留兵萬餘
守南昌自與拱楫李士實劉養正并閔念四等六萬
人號十萬以劉吉爲監軍王綸爲叅贊指揮葛江爲
都督總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出鄱陽舳艫蔽江而
下聲言直取南京經安慶守備都指揮楊銳與知府
張文錦安慶衛指揮崔文集衆誓死固守令軍士鼓
譟登城大罵之濠怒遂駐師督衆運土填塹攻城城

上矢石如雨賊多死傷數日不能克濠乃令僉事潘
鵬遣其家人持書入城諭降銳手斬之支解其屍投
城下以殉賊勢遂怯 巡撫南畿都御史李充嗣飛
章告變兵書王瓊請會議左順門衆觀望尚不敢斥
言濠反瓊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造亂豈足爲
慮有王守仁在彼必成擒矣頃刻覆十三跪首詔削
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京戶書王鴻儒主給
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朔南京戶書王鴻儒主給
餉王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兵由
荆瑞會南昌李充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

儀真慎防瓜洲壩傳檄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義
旅擒反者封侯如此則賊如釜中魚何能爲乎且令
南京守備操江諸武職并五府掌印僉書即自陳取

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詔悉從之 南京戶部尚

書王鴻儒卒鴻儒南陽人少穎悟書過目成誦家貧

爲府史佐書知府段堅見而奇之命讀書府中續食

授衣俾專志於學提學副使陳選試之謂爲經世之

文尋發解河南第一舉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歷山西

提學國子祭酒吏部侍郎以至南戶書學有體要明

習國家故事處已待物開誠布公人亦不以干以私

至是以宸濠反方督餉起兵又聞車駕南巡忽疽發背卒謚文莊 逮吏書陸完太監蕭敬及秦用盧明錢寧臧賢俱下獄籍其家以交通宸濠也惟蕭敬罰銀二萬兩贖免仍掌司禮監 王守仁起義兵討宸濠躬督知府伍文定通判談儲推官王暉以十三日甲辰發吉安於是袁州知府徐璉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珣瑞州通判胡堯元童琦南安推官徐文英贛州都指揮余恩新淦知縣李美恭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各以兵至丙午大會于樟樹已酉誓師守仁手書牌曰軍伍不用命

者斬隊將隊將不用命者斬副將副將不用命者斬
主將次早已酉呼文定等四知府入手是牌授之曰
此是實語不相誑也師遂行次豐城謀知賊設伏新
舊廠以應省城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從間道夜襲破
之庚戌發市汙辛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南昌城中
爲備甚嚴及廠潰一城皆驚又見我師驟集益奪氣
衆遂呼譟梯組入城擒拱樛萬銳等千餘人所遺宮
眷縱火自焚守仁乃撫定居民分釋脇從封府庫收
印信人心始寧遂促兵追濠濠聞南昌告急即欲歸
援遂解安慶圍移沅子港先分兵二萬趨南昌濠繼

其後我衆謂賊勢強盛宜堅壁觀釁徐圖進止守仁
曰賊勢雖強未逢大敵唯以爵賞誘人今進不得退
退無所歸衆已消沮若出奇擊之不戰自潰所謂先
人有奪人之氣也於是各哨兵迎擊之過於黃家渡
甲寅伍文定哨先進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各領精兵
分道並進夾擊賊大潰丙辰賊復併力挑戰我兵少
却文定鬚爲砲火所燎乃殊死戰奮斬賊首吳十三
賊衆敗走濠懼退保樵舍盡出金寶犒士丁巳濠猶
晨朝羣臣責不用命者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
火焚之賊遂奔潰溺死者萬餘人婁妃及宮人皆赴

水死濠爲知縣王冕所執世子諸子及李士實劉養正等僞授官屬皆被擒江西平初濠將反婁妃嘗泣諫之不聽旣就擒檻車乃痛哭曰昔紂用婦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婦言而亡家國悔恨何及 八月 下詔南征大學士梁儲將冕扈從時王守仁擒宸濠捷音猶未至京諸邊將在豹房者各逞所見獻擒宸濠之策 上亦欲假親征南游太監張忠等見錢寧賊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 上出師駐蹕良鄉守仁捷奏至且諫止親征其畧曰臣於告變之後選將集兵振威揚武先攻省城虛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墮歸

今宸濠已擒謀黨已獲從賊已掃閩廣赴調軍士已散地方驚擾之民已定竊惟宸濠擅作辟威睥睨神器陰謀又蓄招納叛亡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跡廣置姦細臣下之奏白有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遺憾矣蓋時事方艱賊雖擒亂未已也 上令遣回待至南京另奏梁儲蔣冕以宸濠就擒江西已寧屢請廻鑾不聽 福建叛軍進貴等以鎮守府

前窄隘移兵開元寺屯駐有軍人姚壽鍾通等率衆
赴義擒賊各賊卒不相照惶懼進貴縊死葉元保躲
入九仙觀藏匿被軍人張齡等用鎗搜截廟屋頂板
跌下就同姚壽鄉縛餘黨星散 九月 上至南京

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等謂當縱
之鄱湖俟 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迎
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末已候于杭州守
仁至杭謂末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
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
助濠尚爲脅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羣起天下遂成

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求深然之乃徐
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
躬非爲掩功來也但 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
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
於是守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 擢吉安知府伍文

定爲江西按察使贛州知府邢珣爲右叅政 改王

守仁巡撫江西 冬十月 上在南京 禁約人民

不許養猪及易賣宰殺違者發極邊衛分充軍以猪
音同國姓故也遠近流傳旬日之間各處城市鄉村
居民將所養猪盡行減價賤賣 十一月 上在南

京王守仁至京口將徑趨行在致仕大學士楊一清
固止之會奉巡撫之命遂從湖口赴江西守仁既還
張忠朱泰朱暉等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在南昌勦捕
宸濠餘黨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隨軍紀驗望風附
會肆爲飛語北軍曉夜呼守仁名嫚罵或衝導啓蒙
守仁一不爲動務待以禮豫令巡捕官諭市人移家
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冬至將近務哭莫如禮始欲犒
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勿受守仁示內外述北軍離
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
故厚與之櫬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

有禮我安得犯之會冬至又新經濠亂家家上墳與
亡酣酒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守仁與
忠等語不稍徇漸已知畏忠泰自居所長校射教場
中江西官軍射多不中忠泰乃強守仁守仁不得已
勉應之忠泰含笑守仁連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
傍同聲喝彩遠近嘖嘖忠泰大不樂而罷且曰我軍
皆附於彼柰何遂班師泰即許泰暉即劉暉皆係邊
將賜姓朱 十二月 上在南京

十五年春正月 彗星見 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
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南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

素乃止時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彬恃恩跋扈
傲狠無人臣禮下視公卿潛懷不軌喬宇爲南京兵
部尚書獨任留守機務諸司皆倚之爲重宇鎮之以
靜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憚不敢甚肆一日彬遣兵
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督府遣人謀于宇宇曰
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雖
天子詔柰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
有所求索日或數事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遂不
行

張忠朱泰屢矯命召王守仁不赴乃讒于

上前謂守仁必反 上問曰何以驗其必反對曰試

召之必不至張求聞之乃密遣人報守仁既而召守
仁守仁即行忠等復拒之蕪湖守仁入九華山宴坐
上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
乎仍命還江西從湖口過南康過開先寺刻山石紀
擒宸濠事于讀書臺後 二月 上在南京 命吏
部左侍郎兼學士石琚侍讀學士李廷相爲會試考
官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以 上南巡未廷試 三
月 上在南京 楊廷和毛紀疏請廻鑾謂大祀之
禮行於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 孝貞皇后大祥
在二月二日禮應即時祔廟今俱改卜至再甚爲非

宜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之制亦已踰期自去秋

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出施行伏望亟賜頒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奏文書早賜發出毋致事務久稽致生他虞不報 夏四月 上在南京 五月 上在南京

江西大水 王守仁上疏自劾 六月 上在南

京 秋七月 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游蘇杭泛江浙浙湖湘登武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難梁儲將冕自執章奏懇請起鑾泣跪於行宮門外自未至酉

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
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日下便要廻鑾儲等乃起
八月 上在南京 致仕大學士靳貴卒 瓦刺
掠土魯番 閏八月 上至鎮江 幸楊一清宅

又幸靳貴宅撫樞嗟悼者久之 九月 上在南京

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
柰何襲之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音
守仁乃節畧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上之始議北旋
冬十月 調兵部尚書王瓊爲吏部尚書 上自

南京班師凱旋 十一月 十二月 駐蹕通州宸

濠及逆黨宗室拱樞等皆伏誅濠賜自盡乃燔屍揚
之起胡世寧爲湖廣按察使按崔銑曰自關人
谷大用八人思蠱君以極其欲而燕游啓八人又進
劉瑾使攝廷論而士禍慘自論者欲劉大夏爲冢宰
以攻馬文升而黨與分自理逐劉健而相權失自杖
言官而言路塞自遷秩免罪以賂而利門肆朱寧進
而閹寵衰江彬入而巡幸興官輕而頽民窮而盜桀
夫思亂驕藩侯隙而生心矣胡世寧曹琥之持法孫
燧許達之死義嗟乎懿哉若人政奚底于壞哉

十六年春正月 上還京加蔣冕少傳戶部尚書謹

身殿大學士毛紀少保武英殿大學士 擢胡世寧
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以石珪爲禮部尚書兼
翰林學士掌詹事府羅欽順爲吏部左侍郎 二月
上不豫 三月十四日丙寅上崩遺詔曰 皇考
孝宗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某聰明仁孝德器夙成
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
慈壽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 丁卯
司禮太監韋霽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皇親
邵蕙大學士梁儲尚書毛澄齋捧詔諭金符趨安陸
藩府奉迎 皇太后懿旨誅江彬籍其家黃金七十

櫃銀二千二百櫃金銀首飾五百一十箱金銀湯盃

四百餘錦綉珠玉珍寶不可勝紀隱匿奏本數百件

戊寅遣迎官至安陸藩府 上候迎府門外至承

運殿行禮開讀畢 上陞座藩府及安陸州衛官侍

班乃進金符 上親受之遣迎官遂行朝見禮賞賚

有差 夏四月 壬午 上辭興獻王寢墓成拜慟

哭從官莫不感泣 癸未車駕發安陸 上不忍遽

離聖母嗚咽涕泣聖母曰吾兒此行荷負重任慎無

輕言 上對曰謹受教駕行安陸民人老幼攀戀扈

從內臣張佐戴永長史袁宗臯指揮駱安等凡四十

餘人所過約束不擾至河南渡河有父老拿舟者曰
昔我 聖天子初生之年此河清三百里者三日當
時謂黃河清聖人出今果然矣 丁亥禮部員外郎
楊應奎具合行禮儀途啓 上知此係楊廷和令儀
制郎中余才所擬請 上至京由東安門入居文華
殿次日文武百官于文華殿朝畢三上箋勸請即位
候令旨俞允擇日具儀 壬寅駕至良鄉 上覽禮
部具儀謂袁宗臯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非為皇子
此所具儀何謂也 癸卯 上至京城外御行殿楊
廷和請 上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上箋勸進擇日

登極 上遂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登極詔

天下以明年爲嘉靖元年凡所開列一洗正德間敝

政薄海內外無不鼓舞快觀 丙午遣太監秦文等

詣藩府奉迎聖母 戊申命禮部會多官議與獻王

主祀稱號毛澄請之內閣楊廷和出文獻通考檢漢

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爲據異論者即奸邪

當斬 會試中式舉人張惣請同鄉禮侍王瓚曰今

上繼統非爲人後與漢哀帝宋英宗事體不同瓚信

之遂形諸言楊廷和令言官論瓚改調南京以侍讀

學士汪俊代之 五月 癸丑禮部尚書毛澄會同

府部堂官翰林科道上議主祀漢成帝立定陶王爲
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共王祀今一上入
奉大統宜別立興獻王後以主祀事宜令益王第二
子崇仁王厚炫襲封奉祀又稱號宜如宋英宗濮安
懿王故事稱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
興獻王妃爲皇叔母議上上曰此事體重大其再
議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
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葬康陵大學士
梁儲乞致仕許之論扈從功以袁宗臯爲禮部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其餘陞秩有差殿試庚辰年

中式舉人禮部奏武宗喪禮事宜從簡 上御西角

門發策問賜進士三百三十人狀元率諸進士於西

角門上表謝恩 召前戶部尚書韓文文時年八十

有一以老疾力辭 上復遣行人齎聖書存問特加

宮保柱國月給役米贈先世悉如其官廕孫爲光祿

丞且望以嘉謨嘉猷入告云 詔陞章懋爲南京禮

部尚書仍舊致仕着令有司以時存問時懋已年踰

八十矣 起何瑋爲山西提學副使瑋以居憂不赴

任 六月 毛澄汪俊會府部大臣翰林科道上議

武宗以神器授上有父道焉特以昭穆同止稱皇兄

與獻王雖有罔極恩斷不可以稱諸孝孺者稱之因
復錄魏明帝詔上之留中 召王守仁尋中止陞爲
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守仁疏乞省葬 勅尊本
生父母及邵貴妃稱號 勅脩武宗實錄 召彭澤
爲兵部尚書 詔正德十四年各官諫止巡游跪門
責打致死者追贈諭祭廕子其降調充軍爲民者起
取復職陞用 命給事中夏言御史鄭本公查革濫
受武職言等上疏謂正德年間各處軍功之濫其弊
有三奏帶之數太多紀驗之次失實武選之法盡壞
如鎮守官奏帶例該五名今則領兵奏帶至三四百

名者有之徃徃安居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處獲功其不在斬馘之列又復巧立別名或曰運送神鎗或曰齎執旗牌或曰衝鋒破敵或曰三次當先或曰軍前効勞紀驗之地旣無審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駁勘之實其改正重陞併功加授之類私謀巧術弊出百端難以枚舉 秋七月 庚戌大理寺辦事進士張璠上疏其畧曰朝議擬尊聖考爲皇叔父聖母爲皇叔母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漢王故事耳言者謂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夫孝宗誠不可忘使聖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

後兄之義今聖考往矣稱以皇叔父幽冥之中固不得而知但迎養聖母稱以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故謂繼統 武宗而尊崇其親則可謂繼嗣 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惟聖明體察 上遣司禮監官以䟽送至內閣楊廷和曰秀才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 甲子 上御文華殿召楊廷和蔣冕毛紀入諭曰至親莫如父母因授以手勅曰卿等所言俱有理但朕罔極之恩無由得報今尊父爲興獻皇帝母與獻皇后祖母康壽皇太后廷和等退而上言禮謂

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惟
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
手勅 八月 上以聖母將至命禮部具儀初議由
東安門入再議由大明左門入 上遂斷由大明中
門入謁廟 毛澄等上言興獻王稱號 皇上未即
裁定張璉乃力非廷議御史盧瓊極論恐聖知因邪
說而生惑大禮踵棄世而不經宜將張璉戒諭不聽
兵科給事中夏言等奉命查革武職上既謂祖宗
開國立爲武爵專以待有功之臣品秩之尊莫有過
於公侯伯者我 高皇帝開天啓運一時翊運元臣

懋建厥功然在當時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有八
人至我 文皇帝克靖大難其所封拜亦不滿十餘
人列聖相承益加慎重未有中官弟姪封拜之濫爵
賞之極如先朝者寘鑄背逆實逆瑾結憤所致仇鉞
一舉平定張永擢爲已功旣而太監谷大用馬永成
陸閻魏彬等並受褒崇於是張容張容谷大寬谷大
亮馬山陸永魏英俱各封伯其他俱加陞都督都指
揮者又不下數十人今仰遵詔旨俱已查革合行該
部追奪誥券削爲編民又凡正德年間巧立別名陞
授職級者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兵部尚書彭澤覆

奏盡行革退積年宿窳一旦頓清 九月 毛澄等

復上請謂大禮未定給事中史干光歷數張璵建議

之偏誠懼其上推璵志下起羣疑還宜將張璵戒諭

不聽 大學士袁宗皋卒 上命備駕奉迎聖母禮

部奏請用王妃儀仗 上命錦衣衛治母后駕儀聖

母不入 上涕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躬奉聖母

歸藩羣臣惶怖 召大學士費宏復入內閣 冬十

月 己卯張璵齋疏至左順門楊廷和令脩撰楊維

聰偕廣吉士十餘人沮之璵不聽遂上疏及大禮或

問以進 上覽之留中 辛巳勅禮部曰聖母慈壽

皇太后懿旨以朕承大統本生父興獻王宜稱興獻
帝母興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皇太后仰承慈命不敢
固違 壬午聖母至由大明中門入 上候迎午門
內入見奉先殿奉慈殿 乙酉兵部主事霍韜同知
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疏議大禮一如張
璉之議 上令禮部知之 十一月 丙辰遣司禮

監官至內閣諭令擬加皇太后與獻后尊號楊廷和
等上言少俟來年 皇上大昏禮成加上 諭江西
平宸濠功王守仁封新建伯給誥券世襲其餘陞賞
各有差 甲戌乾清宮成 上自文華殿入居之張

璉大禮或問留中者始下禮部看詳時大學士楊一清家居寓書吏書喬宇曰張生此論恐終當從之宇不聽 乙亥給事中熊浹疏言大禮亦如張璉之議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孟春奏興獻帝宜止稱皇叔請去父字喬宇尋以孟春爲吏部侍郎熊浹陞僉事時費宏初起用爲大學士以浹爲鄉人恐廷和致疑遂外補之 十二月 選張璉爲南京刑部主事尚書石瑄語之曰第慎之大禮說終行也 楊廷和寓書致仕都御史林俊俊上奏曰司馬光謂秦漢而下自芻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爲帝爲后皆取譏

當時貽議後世陛下何忍襲爲之奏入留中 起林
俊爲工部尚書䟽辭不允 庚寅御批加興獻帝與
獻后尊號皇字楊廷和等上言恐紊一代綱常拂萬
世公論敢封還御批若加皇字是忘所後而重本生
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者願罷歸 上
曰卿等所言皆大義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於史志
可勉錄皇號 內閣九卿翰林科道連章累䟽皆言
張璉倡爲邪說願罷斥之後璉等據經累䟽極言大
合 上意以全大孝從之大明會典可考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卷四十七

三